

鐵娘子（新派俠義倫理小說） 東方英・著

太平是一個好的字眼，叫一個久經戰亂的人聽了，會打從心眼底感到舒坦和神往。太平村是個世外桃源、洞天福地。突然村人感到太平已不太平了，連日無緣無故發生了死亡。眞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使到村人產生大恐慌，惶惶不可終日，但是太平村這一劫是否能逃大難……

$4.00

1167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由東方英執筆，刋出是一篇俠義、倫理、恩仇兼而有之的巨型故事﹂鉄娘子﹂。題材別創，結構嚴謹，全文充滿懸疑詭秘、哀艷感人氣氛。故事內容叙述一張前朝忠義之士所遺下的﹂血盟單﹂而引起了連串軒然風波，把一條世外桃源，洞天福地的太平村弄得鷄犬不寧，村民大起恐慌，惶惶不可終日，後來……要知整個故事的結局，非到尾段難於蠡測，敬請購閱。

＊＊　　＊＊　　＊＊

太空爭霸戰故事的發生地點，今期移師加拿大北部、原因是該地發現的一塊隕石是有型有款的，好像一條魚，十分古怪，於是當地的太空署便派出人員和最新型的偵察機接近它，同時美國太空署亦不甘後人，也派出最先進潛艇深入調查眞相，結果……？欲知其詳，請切勿錯過今期刋出之﹂奇形隕石﹂。下期我們繼續刋出故事之十三﹂銀冰地獄﹂。

＊＊　　＊＊　　＊＊

下期除了刋出巨型小說雙鷹神捕故事﹂隱形兇手﹂外，滄海客的中篇連載﹂英雄店﹂亦同期推出，屆時敬請留意，多謝捧場！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02.00
一年港幣$20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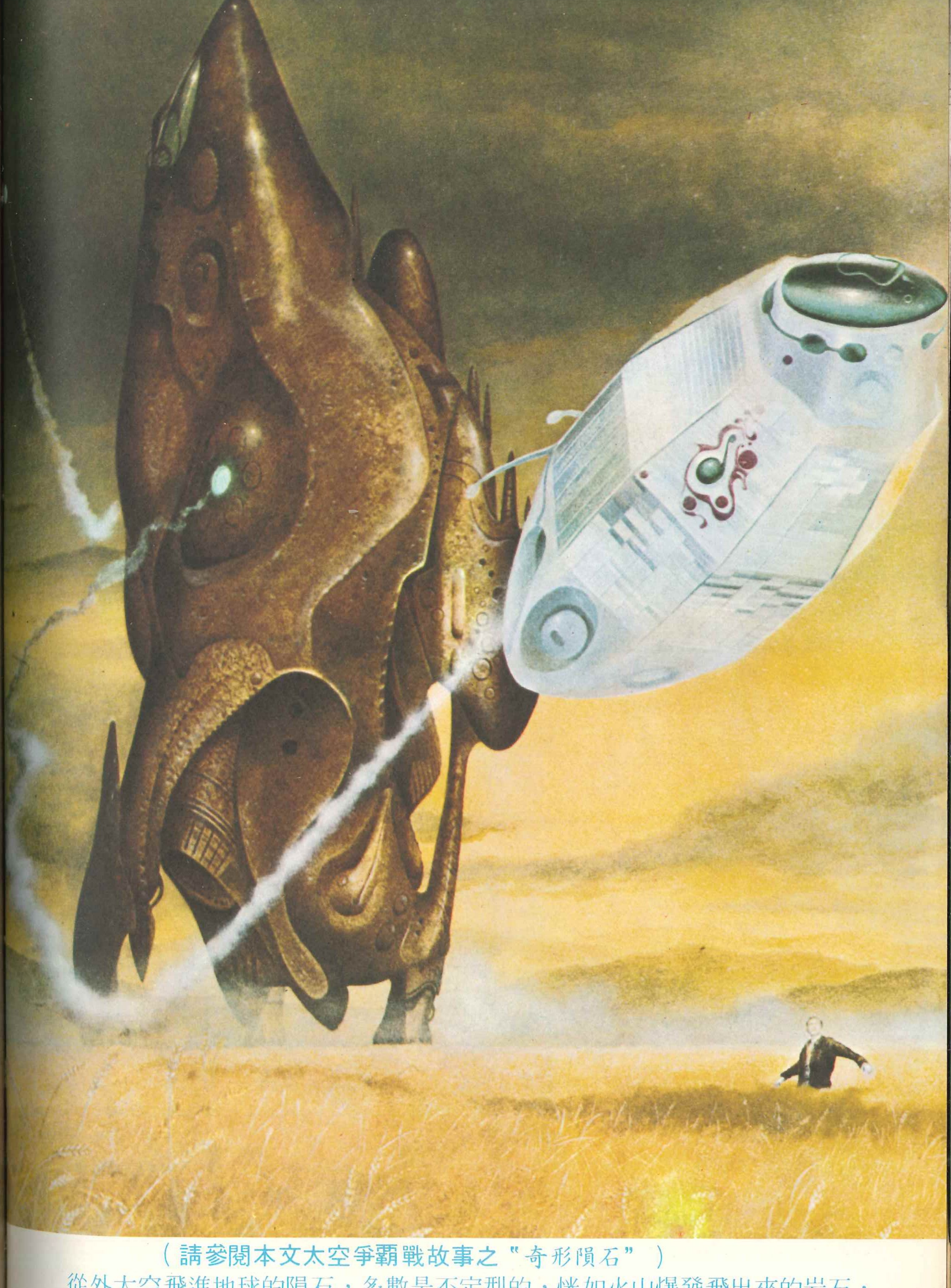
第116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請參閱本文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奇形隕石"）

從外太空飛進地球的隕石，多數是不定型的，恍如火山爆發飛出來的岩石，可是，加拿大北部發現的一塊隕石却是有型有款的，好像一條魚，十分古怪，加拿大太空署奧倫博士指揮最新型的偵察機接近它，多方面的探討，才知道它含有很强的電磁，趕快叫附近居民疏散。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鐵娘子

東方英・文
黃耀基・圖

太平村莊 怪人出現

「太平」是個好字眼，叫一個久經戰亂的人聽了，會打從心眼裏感到舒暢和無比的神往。

黃金洞附近的太平村不但村名叫人聽到舒坦，實際上太平村也實在名至實歸，儘管外面的世界鬧得翻天地覆，血肉橫飛，太平村就像是世外桃源，誰都太太平平，沒有遭到任何波及。

太平村眞是個世外桃源，太平福地。

太平村人口不多也不算少，一百多戶，大大小小老老少少也有四五百口。

村長許富春五十多歲，除了老妻外還有兩個小孩，一男一女，哥哥叫許惠山十四五歲，妹妹十一歲左右叫許惠仙，此外，還有二個二十多歲的小伙子，一個叫吳方，一個叫田猛，算是他們家的長工。

這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家庭，快快樂樂的家庭，安安詳詳的家庭。

這種家庭在太平村不算稀奇，也不特出，因爲在太平村落戶的人，都是快快樂樂安安詳詳的。

但，近來太平村好像有點不太平了！

十天前，王大媽的三隻老母鷄忽然無緣無故的死了。

九天前，李拐子家的三隻大山羊也無緣無故的死了。

八天前余痲子的三條大水牛又死了！

山雨欲來風滿樓，這可不是好徵兆，太平村的人，確實在驚、疑、恐、懼的席捲之下騷動了好一陣子。

好幾天過去了，但却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大家的心情又漸回復了平靜，全村像往常一樣過着安安靜靜，和和樂樂的生活了。

可是，今天一早怪事又出現了。

那大毛放牛時第一個發現的，他發現村前大王樹下面跪着一個怪人。

說那人怪，那大毛的看法，太平村就沒有這種穿裝打扮的人，在大毛眼裏，那人那能不怪。

那人一動也不動的跪在那裏，大毛被嚇了一跳，接着便鼓起勇氣，問道：「你是誰？跪在這裏做什麼？」

那人沒有任何反應，連眼皮都沒有轉一下，根本不答理他。

大毛一連問了好幾聲，那人都充耳不聞。

大毛伸手試了一試那人鼻息，證明他不是死人。

大毛把這發現告訴了同村的人，太平村又掀起了一陣驚奇的熱潮，把大王樹附近的草皮踏死了一大片。

那人確實怪到了極點，再多人的圍觀，對他是視而不見，再多人的問語，對他是聽而不聞。

時間一久，那怪人的行爲就不新鮮了，也刺激不起村人的好奇了。

圍觀的人潮由熱而冷，由多而少，最後，連發現這怪人的大毛都覺得毫無意思，絕口不提這件怪事了。

也沒有去打擾那怪人了。

那怪人可眞怪，一口氣就跪了七天七夜！

「不吃不喝的七天七夜，好可憐啊！」村長的寶貝女兒許惠仙不但心裏好可憐那怪人，而且採取了行動，暗暗取了些食物，帶了一壺水，躡手躡脚的偷偷出了後門……

「哼！你可給我抓着了。」

許惠仙嚇得退了一步，冒出一冷汗，「我……」抬眼間看清了那發話的人，原來是她大哥許惠山，她可不怕這位哥哥，小眉兒一挑：「你管不着！」頭一揚，人就走出去七八步。

許惠山笑道：「我管不着，娘可管得着！」

許惠仙身子一回，拉住許惠山道：「哥，你陪我一道去，好不好？」小妮子不求饒，却另外有一套辦法。

許惠山笑道：「你早這樣說，不就結了。」

兄妹倆相視一笑，在夜幕之中逐漸消失了。

那怪人這時候居然還跪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許惠仙把食物和水放在那怪人面前：「快吃一點，不吃你會餓死的。」

那怪人居然抬起眼皮望她一眼，而且說了話：「你叫許惠仙。」

許惠仙大驚道：「你認識我？」

那怪人的目光轉向許惠山道：「你叫許惠山。」

許惠山道：「吃過東西再說吧。」

那怪人一搖頭，道：「我不吃。」

許惠仙一臉迷惑之色，斜着頭道：「爲什麼？」

那怪人道：「吃了你們的東西，那就活不成了。」

吃了東西反而會活不成，天下那有這種怪事，兄妹倆張大眼睛一楞，他們實在想不通，自然也就不知道該說什麼話了。

那怪人居然在嘴角上裂開一絲笑容，道：「除非……」

許惠仙道：「除非什麼？快說！」

那怪人道：「除非……。」

「你們不要理他，他餓不死的。」身後有人替他們兄妹打斷那怪人的話。

許氏兄妹聞其聲知其人，頭也不回的開聲道：「張大叔，你也來了。」

張大叔張業峯是太平村的更夫，因爲年紀不輕了，大家都叫他一聲大叔。

張大叔打着笑臉道：「惠仙，快回去吧，你娘在找你們哩！」

許惠仙一聽驚動了父母，女孩子胆子

小，便悄悄的扯着許惠山的衣襟道：「哥，我們走吧。」

許惠山搖頭道：「不，我不走。」男孩子就是和女孩子不一樣，天生的好奇心特重。

張大叔伏腰拾起放在地上的食物：「好，我們一道回去。」

許惠仙心裏高興了：「張大叔，他餓了好幾天了，食物留給他吧。」

張大叔說道：「你放心，他不會餓死的。」

許惠山道：「張大叔，你本來是個大大的好人，爲什麼現在變得這樣壞了？」

張大叔一怔，訕訕的道：「我這樣做就是壞人？」

許惠仙道：「只有壞人，才想不到帮助別人。」

那怪人忽然接口道：「你們錯了，張大叔是個大好的人。」

許惠仙開聲道：「他不給你吃，你還說他是好人，你這人眞怪。」

張大叔望了那怪人一眼道：「走，不要理他。」他伸出一隻手拉了許惠仙，就要掉頭而去……

這時，忽然又有另一個聲音傳了過來：「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老張，就把那包飯留給那孩子吧。」說話的是村長許富春，正從大王樹後面走了出來。

張大叔一怔，愕然道：「村長是你。」眞是有點出人意料之外。

許富春微微一笑，點頭道：「老張，我也沒有想到太平村隱有你這位高人，失敬！失敬！」

張大叔放聲一笑道：「彼此，彼此，村長更是高人一等。」

許惠仙仰頭問道：「什麼高人，爹，你並不比張大叔高呀！」

許富春哈哈一笑道：「你們先回去，爹和張大叔還有話要說。惠山，帶你妹妹回去。」

許惠山聽了心不甘情不願的帶着妹妹走了。

許富春這才向那跪在地上的怪人，一揮手道：「少俠，你起來吧，用過飯好說話。」

那怪人雖然經過一番化裝，但逃不過許富春的神目，他一眼就看出他只有十八九歲，所以稱他爲少俠。

那年輕人沒有馬上起來，却說了話：「老爺子，您可知道，您這一叫晚輩起來，可就惹禍上身了。」

許富春哈哈一笑道：「你不是誠心送禍來的麼，怎麼，又想打退堂鼓了，你還是吃你的飯吧。」

那年輕人吃過飯，許富春與張大叔已走了回來，也不知他們避着那年輕人談了些什麼話。

這時，那年輕人也恢復了本來面目，年紀約二十歲左右，長得劍眉星目，蜂腰熊背，站在地上就像一座山石，穩定而堅實。

他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令人覺得他很不錯，而且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

許富春請大家席地而坐，然後道：「少俠，我們既然出了面，你的事我們就管定了，你有什麼事，請說吧。」

那少年人一抱拳道：「晚輩之來，可能給貴村帶來一場人禍，但晚輩却不能不來，特此先向二位前輩致歉。」

張大叔哈哈一笑道：「這是天意，不能怪你，你不要放在心上，哼！就三屍九絕那批惡賊還動不了太平村一根毫毛。」

那年輕人淡淡的道：「晚輩已將三屍九絕除去了。」

許富春一震，愕然道：「你已經把三屍九絕除去了？」實在令人難以相信。

那年輕人道：「所以兩位前輩儘可放心，太平村依然可保有他的太平生活。」

張大叔道：「你既然有能力一舉除去三屍九絕，還來太平村做什麼？」

那年輕人道：「請前輩義伸援手，相助一臂之力。」

張大叔臉色一變，冷笑一聲道：「你倒很會消遣人。」

那年輕人道：「晚輩是一片誠意。」

張大叔怒氣更熾地冷「哼！」一聲道：「你這片誠意，我老張可當受不了。」

看來，他心中有了某種誤會了。

許富春打着笑聲，道：「少俠，我們可否知道你的高姓大名。」

那少年人應聲道：「晚輩失禮，忘了報名了，晚輩姓江，草字九峯。」

許富春接着又問道：「令師是……」

江九峯道：「家師的眞實姓名晚輩也不大清楚，不過他老人家常以『一味』二字自稱……」

一味何許人也，許富春壓根兒就沒聽說過，望了張大叔一眼，他也同樣報以茫然的眼色，許富春只有禮貌地道：「原來少俠是一味奇人的高足，久仰，久仰！」

江九峯一嘆道：「家師……」只說了兩個字，就戛然止住了。

人家似有難言之隱，許富春便不好追問下去，話鋒一轉道：「還有一事，請少俠說個明白。」

江九峯道：「前輩可是想知道，晚輩這『七星請將』方法？」

許富春點頭道：「太平村是個與世無爭的太平村莊，我們居住此地的底細很少人知道，就拿張大叔與老夫來說，我們過去雖然都是武林中人，但居住此村之後，却是各自隱秘了自己的身份，誰也不知道誰的來歷，唯一能够令我們自暴身份的，只有這『七星請將』方法，這一點老夫必需弄個明白。」

江九峯微微一笑道：「據晚輩所知，這『七星請將』之法，前輩們可以不受理，如果前輩們不愛理，七七四十九個時辰一滿晚輩只有自行離去，前輩既然答理了，晚輩似乎……似乎……」

許富春哈哈一笑，截住江九峯的話道：「是，是老夫的不是，老夫問得不當，但有少俠這番話，老夫之疑已釋，但不知少俠要老夫等如何相助？」

江九峯道：「晚輩在九江地面上開了一家酒樓，有請前輩賜助掌厨。」

許富春一怔，愕然道：「你要老夫去替你掌厨？你花這麼大的勁，又跪了七天七夜，只請老夫去替你掌厨，你這是什麼想法？你沒說錯吧？」

江九峯道：「晚輩的話，說得很明白呀！」

張大叔大聲道：「小伙子，你沒發燒吧。」

江九峯微微一笑道：「晚輩很好。」

許富春道：「就算你說得不錯，可是老夫不會掌厨呀！」

張大叔道：「老夫只會做一樣菜，炒鷄蛋！」

江九峯一怔道：「兩位前輩那位本姓梁？」

許富春搖了搖頭道：「老夫本來就姓許。」

張大叔說道：「我們太平村沒有姓梁的。」

江九峯發出一聲苦笑，訕訕地道：「看來其中一定有了錯誤。」

張大叔道：「我們出錯了頭。」

江九峯道：「晚輩上了別人的當，對不起，晚輩就此告退，有擾清修之處，容當後報。」

話聲未了，許富春與張大叔只見江九峯身形一幌，便失去了影子，當最後一個字傳過來時，他已在二三十丈之外了。

張大叔「呸！」的一聲，頓脚道：「見他的大頭鬼！」

許富春搖頭一嘆，說道：「老張，小心一點，事情只是一個開始，我們先回去吧。」

他們兩人一轉身，迎面多了四個人，四個身穿黑色夜行衣的人，橫刀當胸，擋去了他們的去路。

許富春喝聲道：「你們是什麼人？」

「要你們命的人！」說話的那人看來是爲首之人，手中大刀一揮，另外三個人移形換位，便把他們二人包圍在當中。

許富春冷笑一聲道：「四位有這個本事麼，老張……」

暗影中忽然有人接上了話道：「不勞兩位前輩出手，他們是冲着晚輩來的。」原已離去了的江九峯，不知什麼時候又回來了。

他來得像去時一樣快，話到人到，人到劍到，當他的身形一歛時，四個人之中，已經倒下了三人。

也不知他是怎樣出手的，那三個人連回手的機會都沒有，就一命嗚呼了。

剩下那個爲首的漢子，雙腿只發軟，打着顫聲，道：「你……你是什麼人？」

江九峯一笑道：「在下江九峯，也正是你們想嫁禍的對象。」

那人叫道：「請少俠饒命，小的是身不由己……」

江九峯冷冷的道：「在下本不是嗜殺的人，換了任何一處地方，你決不會死，但爲了太平村的安寧，却絕不能讓你活着回去，你只有認命了。」

劍光一閃，那人想叫想逃，那還來得及，江九峯的劍一出，就刺進了那人的心口。

江九峯的劍快得令人看不出痕跡，這那裏是打鬥，簡直是在殺鷄。

許富春與張大叔早年在江湖上也是個見多識廣，經過不少大風大浪的人物，像這樣威力無倫的快劍，他們別說沒有見過，就是做夢也想不到武林之中竟然有這種人物。

他們兩人可楞住了，江九峯不但令人刮目相看，而他的神秘性也更叫他們摸不清想不透了。

只是爲了請一個掌厨的大師父，竟然不惜跪上七天七晚，這種人要不是心智失常，一定是個小怪物了。

他們微一失神之下，眼前又不見了江九峯。

其實江九峯不是心智失常，也不是甚麼小怪物，他只是想帮助一個年老的老孝女而已。

不過話又說回來，用這種方法去帮助一個老孝女，就算他不是小怪物，也非常人可比了。

離太平村三十里有一個市鎭叫仰人鎭，這裏有吃的地方，也有住的地方，江九峯就是落店在這裏。

江九峯在一家生意清冷的小客店裏包了一間房間，一口氣先付了十五天的飯房錢，雖然他已經付了飯房錢，可是這深更半夜的回來，當然不便去驚動深入夢鄉中的店家，不驚動店家的最好方法，就是穿窗而入，他人一進入房中便發現房中有點不對頭，但覺房中多了一股淡淡的幽香，他暗暗一驚，苦笑忖道：「我也太神不守舍了，房中換了新房客，我在窗外就該發現的……」

此念一生，就待悄悄退返了出去……

可是，他這時再想退出去，已經來不及了，背脊上一冷，已經有一道劍氣對準他「背心穴」了。

「你動！就死！」淸脆的聲音，聽了令人又羞又愧。

接着，火光一亮，桌上的油燈已點亮了。

亮光中，江九峯被背後用劍抵住的人在身上點了三處穴道，接着，便被一帶一推，被推在椅子上去了。

這時，人家看清楚了他，他也看清楚了人家：「好呀！你這小子找到我辣手仙姬頭上來了，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一點罷！」

所謂「辣手仙姬」，乃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妙齡少婦，只見她柳眉倒豎，杏眼圓睜，一臉的怒氣，怒氣之中還充滿了殺氣。

但是，美中帶嗔，嗔中有俏，俏裏勾魂……

江九峯暗暗一震，忖道：「怎麼是這位女煞星！」他的魂沒有被勾去，却是皺起了眉頭。

這位女煞星，他不是惹不起，但因此而結上樑子，實在是件倒霉的事。

江九峯苦笑一聲，道：「你不會就這樣要我的命吧。」

辣手仙姬冷峻的道：「本姑娘的寶劍，最愛殺你這種行爲的人。」

江九峯道：「走錯房間就該死，姑娘，你也未免太過份了一點吧。」

辣手仙姬格格一笑道：「走錯了房間，你會走錯房間？你這話騙鬼去，本姑娘見得多了，也聽得多了，你就認命了吧，報上名來，領死！」

江九峯眉峯一挑道：「死就死，還報甚麼名。」

辣手仙姬道：「你難道不不願魂歸故里，死後落葉歸根？」

江九峯雙目一睜道：「你難道還會把我屍體送回老家去？」

辣手仙姬道：「要本姑娘把你全屍送回去，那是不可能的，但本姑娘會把你的頭髮送回你家中去，作爲本姑娘取你一命的回報。」

江九峯噗哧一笑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辣手仙姬一怔道：「甚麼這回事？」

江九峯道：「難怪有人說辣手仙姬最愛吃男人的頭皮……」

辣手仙姬氣得打顫道：「胡說，你們男人的頭皮有甚麼好吃，本姑娘割你們頭皮，是爲了你們的頭髮不致散失之故。」

江九峯點頭道：「現在我明白了。」

辣手仙姬道：「那麼你可以把你的姓名住處說出來了。」

江九峯抬起眼皮道：「我們談得很投機，你爲甚麼還要殺我？」

辣手仙姬道：「你該死，就是該死，該死的人，本姑娘絕不放過，這也就是本姑娘之爲辣手仙姬了。」

江九峯道：「本人知道了，我要不把姓名住處告訴你，你就不能殺我。」

辣手仙姬道：「你已經落到我辣手仙姬的手中，我就有本事叫你把姓名住處說出來。」

江九峯一震道：「你要嚴刑逼供。」

辣手仙姬道：「你想不想試試本姑娘的『冷焰搜魂指』？」

江九峯道：「在下受不起不想試。」

辣手仙姬道：「那你就老老實實把姓名住處說出來吧。」

江九峯道：「也不能說，因爲你根本就沒有理由殺我。」

辣手仙姬瞪目道：「沒有理由講。」

江九峯道：「命可是我的。」

辣手仙姬道：「現在我要你的命。」

江九峯道：「你說我對你心懷不軌，有什麼證據？」

辣手仙姬脆脆的嬌笑道：「一個大男人跑到本姑娘房中來，就是心懷不軌。」

江九峯一笑道：「在下可不可以說，是你姑娘自己……」

辣手仙姬臉色一變，却沒讓他把話說完：「該死的東西，討打！」

玉手一揮，便是一記耳光，向江九峯左臉摑去……

江九峯一偏頭，辣手仙姬一掌走空，辣手仙姬不覺一怔，手中的寶劍就向前一送，直刺江九峯肩頭，她不能此時要他命，但也不能不給他一個厲害。

江九峯一幌肩，又讓過了，他不但讓過了，而且也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辣手仙姬大驚失色道：「你會自行解穴！」

江九峯笑笑地道：「在下是移宮過穴逃過了姑娘的『冷焰指』。」

辣手仙姬心神大震，楞住了。

江九峯緩緩的坐回椅子上，指着對面的另一張椅子，笑着對她道：「姑娘，請坐！」

辣手仙姬居然依言坐了下去。

江九峯面色一肅，說道：「姑娘，天下儘多好色淫邪之徒，但在下絕不是那一種人。」

辣手仙姬一嘆道：「看來本姑娘是非聽聽你的理由不可了。」

江九峯道：「在下七天前訂下了這間房間……」

辣手仙姬截口道：「哼！鬼話，誰會相信。」

江九峯忙說道：「在下說的可不是鬼話，店家就是證人。他收了在下半個月的房錢飯錢，沒想到他又把房子給了姑娘，這才發生了這場誤會，姑娘如果不信，可以請店家前來一問，便可證明在下所言不假。」

辣手仙姬道：「好，我們一同去找店家問個明白。」

江九峯道：「不用去叫，在下已知會店家了。」

店家又不是聾子，他們這樣又打又殺的，店家能不聽到，只是店家沒有胆子進來吧了。

有了江九峯這句話，店家在下面重重的咳了一聲，然後發聲道：「小的是店家，請開門來。」

店家進來了，見了江九峯忙陪着笑面道：「江爺，你回來了，小的以爲您不回來了啦！所以就把房子給了這位姑娘，江爺要房間，小的替你另外準備一間上房可好？」

這確是一個誤會，辣手仙姬微微一笑，向江九峯表示了歉意，但又臉色一冷，向店家道：「店家，你這就不對了，收了江大爺的房錢飯錢，如何可以再將房子給本姑娘。」

店家急口道：「姑娘有所不知，前天有人來替江爺退了房飯錢，所以小的才敢將房子再給姑娘，否則，小的天大的胆子，也不敢自壞規矩。」

忽然，他又多了一句嘴：「其實姑娘的房間，也是那人吩咐給您留下的。」

辣手仙姬一震，道：「你爲甚麼不早說。」

店家道：「小的以爲那人是姑娘的朋友，所以就沒提罷了。」

江九峯暗暗忖道：「這好像是一個巧妙的安排，似乎是衝着我來的！」

江九峯心中犯着嘀咕，却也不便向辣手仙姬提及，於是起身道：「姑娘，在下可以走了吧？」

辣手仙姬苦澀的一笑道：「你是唯一的例外。」

江九峯跪了七天七夜，也餓了七天七夜，不久前雖然吃了一點，那只够塞塞牙縫，先別忙睡覺，吃一頓飽飯再說，於是再請店家把店家所有的食物都送來了。

他正要據桌大吃的時候，辣手仙姬在房外叫門道：「喂！你擾了人家清夢，一個人獨吃，太不禮貌了吧。」

江九峯不能不肅客入室，笑道：「姑娘虎威，在下實在招惹不起。」

辣手仙姬也是一笑道：「本姑娘也不是沒有朋友。」

江九峯道：「在下有這個榮幸？」

辣手仙姬說道：「你的年紀還不太大吧。」

「痴長二十一歲。」

辣手仙姬道：「那你還是小老弟。」

江九峯說道：「你可是要小弟稱你大

姊？」

「廢話！總不成本姑娘叫你大哥吧！」別看她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煞星，倒也有她爽朗的一面。

江九峯倒有些猶豫了，叫叫不要緊，他對她可是並沒有太多的認識。

「怎麼？難道我這大姊還會辱沒你這小子！」辣手仙姬的臉色不大好看了。

她倒是個一根腸子通到底的直腸子的人。

除非翻臉，否則這聲「大姊」是非叫不可，好在江九峯還不是一個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人，江九峯一笑道：「小弟高攀得上麼？」

辣手仙姬的柳眉一挑道：「又是一句廢話。」

江九峯只有乖乖的叫了一聲：「大姊，小弟敬你一杯。」他只有一隻杯子，只有把自己的杯子遞了過去。

辣手仙姬毫不猶豫的接過酒杯一口乾了，笑道：「兄弟，大姊不會給你丟人的，……咳！咳！咳……」好一陣急咳，她分明不是一個會喝酒的人。

江九峯沒有笑，只有感動：「大姊，你原來不會喝酒，這又何苦呢！」

辣手仙姬擦着嗆出來的眼淚，緩過一口氣，道：「酒算得甚麼，刀子大姊都不怕，大姊要喝不下你這杯酒，那還配當你的大姊。」

江九峯道：「多謝大姊的盛意。」提起酒壺又倒了一杯酒。

辣手仙姬不待他開口，忙搖手道：「就此一杯，下不爲例，以後都是你自己的了。好熱呀！這酒眞不是好東西……」臉上湧上一朵紅雲，在燈光一照之下，更爲嬌艷絕世。

江九峯搖首一嘆，道：「大姊，你不覺得死在你劍下的人有點冤屈麼？」

辣手仙姬目光一怔道：「你怎麼在這時候說出這種話來？」

江九峯道：「小弟不敢說。」

辣手仙姬道：「不說不行。」

江九峯道：「你可不要生氣。」

辣手仙姬道：「不生氣就是。」

江九峯道：「你說過不生氣啊！」

辣手仙姬道：「我說不生氣，就不生氣。」

江九峯訕訕的道：「因爲你長得太美了……」

辣手仙姬說不生氣，結果還是生氣了，截口道：「我美又怎麼樣，難道有甚麼不對。」

江九峯道：「孔老夫子都說『食色性也』。何況一般凡夫俗子，自是難於自律，大姊你動不動就要人的命，你說他們死得冤不冤，話又說回來，其實大姊你也有不是之處。」

辣手仙姬大叫一聲，道：「甚麼，你說我不對，你不要給你三分顏色，就開起染坊來了，你要不還我一個公道，你看大姊我饒不饒你。」

江九峯道：「你有引人入罪之嫌，你如果能稍稍掩住幾分姿色，不就可以減少許多無謂的紛擾。」

辣手仙姬怔了一怔，點頭道：「你的話好像有點道理。」

江九峯道：「小弟交淺言深，如有不是之處，尚望大姊海涵。」

辣手仙姬道：「你沒說錯，大姊確是沒有想到這一點。」

江九峯道：「爲聖爲賢乃是何等境界之人，豈是人人得而爲之，何況莽莽江湖，多是血氣爭先，勇武自恃之士，偶有冒犯，施以微薄就是了，大姊以爲如何？」

辣手仙姬一笑道：「你是越說越有理了。」

江九峯道：「小弟說的是人之常情，事之常情。」

辣手仙姬道：「小兄弟，大姊領你這份情，現在不談這個了，我還有另外一事和你相談。」

江九峯道：「甚麼事？」

辣手仙姬道：「剛才大姊心中一動，好像我們發生的那場誤會，是有人暗中安排的。」

江九峯點頭道：「小弟有此同感。」

辣手仙姬道：「你說是對你呢？還是對我？」

江九峯道：「目標不會是你，是小弟我。」

辣手仙姬道：「何以見得是對你？」

江九峯道：「因爲誤會形成之後，倒霉的是小弟我。」

辣手仙姬道：「兩人動手，機會均等，怎會倒霉的只是你。」

江九峯道：「小弟也常殺人，但絕不會在這種情形之下殺人。」

辣手仙姬玉面一紅，輕「啊！」一聲道：「我明白了，照說，你心裏應該有個數，那是甚麼人？大姊決不坐視。」

江九峯道：「現在小弟還不大清楚，不過我相信遲早要把他們找出來。」

辣手仙姬話峯一轉道：「你這幾天那裏去了，爲甚麼給人可乘之機？」

江九峯一笑道：「別提了，提起來我自己都無法向自己交待。」

辣手仙姬道：「趣事？」

江九峯道：「糟事！」

辣手仙姬笑道：「那大姊非追問到底不可了。」

江九峯道：「我到太平村去了。」

辣手仙姬道：「聽說太平村乃是當今世外桃源，你去做什麼？」

江九峯道：「找人。」

辣手仙姬雙眉一聚道：「太平村有你要找的人？」

江九峯說道：「當然有，只是他沒有出面，害我跪了七天七夜，結果，出來二個不相干的人，弄得我啼笑皆非，狼狽而回。」

辣手仙姬笑得花枝招展地道：「有趣，那是什麼大人物，你跪了七天七夜居然不得一見？」

江九峯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說來也可笑得很，那是一個做大師傅的人。」

辣手仙姬驚叫一聲道：「大師父！是那位老前輩？」

江九峯道：「我不知道。」

辣手仙姬大感意外地道：「你不知道，你自己做的事都不知道？」

江九峯不好意思地道：「我只知道他做得一手好菜，尤其一道『白菜豆腐蛋花

湯』，更是妙絕天下，獨步當今。」

辣手仙姬心裏好不想笑，可是臉上再也笑不出來，她眞有點替他可惜，想不到一位這樣有前途的少年奇俠，居然爲了一道「白菜豆腐蛋花湯」去跪了七天七晚，這算是什麼志氣，冷笑一聲道：「孔老夫子的話『食色性也』眞的一點不錯，爲了口腹之慾，跪個七天七夜也不算什麼。」

江九峯苦笑一聲道：「嚴格一點說，只是爲了那道『白菜豆腐蛋花湯』，有人想吃他做的那道菜想吃得要死，所以小弟只有替他前來跪求了。」

辣手仙姬大叫一聲道：「什麼，你不是爲了自己口腹之慾。那是爲令尊令堂了，那你是一位可敬可佩的大孝子了。」

江九峯搖首道：「先父先母早巳過世了，完全是爲了我奶娘……」

話還沒有說完，辣手仙姬肅然起敬截口道：「老弟，那更了不起，大姊敬你一杯，不，大姊只能這樣說說，可不能眞的敬你了。」

江九峯道：「大姊，小弟的話沒說完啦，我是說小弟奶娘的老母親想吃那道『白菜豆腐蛋花湯』，我奶娘又是一位大孝女，她本來要親自來跪求的，小弟見她體弱多病，所以只有代她一行了。」

辣手仙姬忽然搖了一搖頭，說道：「不對……」

江九峯道：「有什麼不對？」

辣手仙姬道：「白菜豆腐蛋花湯普通得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名菜，了不起多給他銀子就是了，那也用不着如此大禮請求。」

江九峯道：「人家不要銀子，銀子有什麼用。」

辣手仙姬一皺眉頭又道：「還是不對，你那奶媽的娘就這樣饞嘴非吃這道『白菜豆腐蛋花湯』不可，最不可理喻的是，她又怎知道那跪求之法？」

她的說法沒錯，處處都顯得江九峯太幼稚了。

江九峯嘆息一聲道：「我奶娘的媽巳是殘年風燭之人，她雖沒有非吃那道『白菜豆腐蛋花湯』的表示，但奶娘之要這樣做，只是一份心意而巳，至於，我那奶娘如何知道那跪求之法一節，那是因爲她們母女本是太平村中之人，所以知道太平村有這個規矩。」

辣手仙姬搖了搖頭還是不以爲然地道：「說來看似有理，其實還是不對，想那太平村只不過是一處村落而巳，那來這麼些臭規矩。」

江九峯一笑道：「大姊，你要是把太平村看成普通村落，那就大錯特錯了。」

辣手仙姬一震道：「那太平村有什麼出奇之處？」

江九峯道：「據小弟所知，太平村百十年前出過一位奇人，替江湖上做了不少有利於江湖人物的大事，因此江湖上黑白兩道感恩圖報，相約不犯太平村一草一木，所以太平村有世外桃源之稱，也因此有許多隱世的江湖奇人隱姓埋名的住到太平村去了。」

辣手仙姬愕然道：「有這等事，大姊却是毫不知情。」

江九峯道：「江湖後浪推前浪，老一輩子的事，自然也越來越淡了。」

辣手仙姬「嗯！」了一聲，想了一想，又搖起頭道：「我總覺得不大對勁，也許你有難言之隱，也許你自己都莫明其妙，大姊也不想多傷腦筋了，我還是回房去睡覺的好，你累了七天七夜，也該好好睡一覺，明兒見！」

江九峯也眞累了，倒頭一睡，把個白天就睡過去了，一覺醒來，房中還是點着一盞油燈，燈前還是坐着辣手仙姬。

江九峯揉了一下眼睛笑道：「大姊，你還沒有回去睡覺？」

辣手仙姬道：「睡覺，我又不是睡虫，天剛黑就睡覺，那還像什麼話。」

江九峯哈哈一笑道：「看來我是睡糊塗了，敢情，這又是一個夜晚了。」

辣手仙姬說道：「白天我去了一趟太平村，太平村實在是個好地方，山清水秀，人情純樸，只可惜美好的時光快要結束了。」

江九峯道：「此話怎講？」

辣手仙姬道：「太平村今後可能不會再太平了，我發現有好幾批武林人物虎視眈眈的注視着太平村了。」

江九峯道：「可有人找過太平村的麻煩？」

辣手仙姬道：「目前還沒有，但我想，這種觀望的日子不會維持太久，遲早都會爆發起來。」

江九峯道：「這會不會是小弟帶給他們的麻煩？」

辣手仙姬道：「可能是的，也有人隱約之間提到過你，你的外號是不是叫雲中月？」

江九峯點頭道：「人家是這樣叫，我是一點不喜歡這外號。」

辣手仙姬道：「另外有一件事，很叫人尋味，你想不想知道？」

江九峯道：「大姊，你有話就直說罷，別賣關子了。」

辣手仙姬道：「太平村外的那棵大王樹做了出家人了。」

江九峯搖頭道：「大姊，我看你快要成小老太婆了，一張碎米嘴巴，就像我奶娘一樣。」

辣手仙姬一笑道：「兄弟……」

江九峯道：「大姊，我們到太平村去看一看。」他是說去就去，話聲未了，人巳從窗口飛了出去。

辣手仙姬輕罵了一聲：「小鬼！」一踩蓮足，幌身急急追了出去。

大王樹原是一棵枝葉茂盛的大樹，這時只成了一個光身子，屹立在夜風之中。

它的枝椏被人砍伐得殆盡，散滿了一地。

江九峯對着大王樹不言不語站得筆直，一動也不動的像是另外一棵小大王樹。

辣手仙姬眞有點替他担心，不知他在發什麼神經病。

忽然，江九峯放聲笑了起來：「還好，它做的不是和尚，而是道士。」

辣手仙姬怔怔的道：「兄弟，你在說什麼？」

江九峯指着樹身頂上一枝殘存的帶葉樹枒說道：「你看，他頭上還有一個髮結啦！」

辣手仙姬莞爾而笑道：「道士也罷，和尚也罷，你沒發神經病就好了。」

江九峯道：「這是什麼人幹的？大姊，你查過沒有？」

辣手仙姬搖了一搖頭道：「我還沒查清楚。」

一陣鼓更之聲遠遠從太平村之內傳來：「篤！篤！篤！篤！篤！篤！篤篤！噹！噹……」

辣手仙姬一怔道：「你聽……」

江九峯笑道：「聽什麼，那是更鼓之聲呀。」

「誰不知道那是更鼓之聲，廢話，你仔細聽一聽，八下梆子聲，隔着才是二下鑼聲，大是不尋常，莫非其中帶了什麼暗號？」辣手仙姬倒眞是細心得很。

江九峯只差一點沒有做聲大笑了起來：「人家太平村打更的就是這種打法，八下梆子聲那是代表八個字……」

辣手仙姬截口道：「那八個字？」

江九峯立刻道：「小心火燭，愼防盜賊。」

「那鑼聲呢？」

「鑼聲就是一更一聲鑼，二聲鑼表示現在巳是二更了。」

辣手仙姬忍不住也笑了起來道：「原來是這樣一回事，我幾乎被他唬住了。」

江九峯道：「打更的是張大叔，走，我們去問問他去，這樹是什麼人砍成這個樣子的。」

兩人迎着更聲走去，走不幾步，那更聲忽然中斷了，不再繼續下去。

辣手仙姬一震道：「兄弟，好像有點不對頭了。」

江九峯搶身射了出去道：「快……」

兩條身形快如閃電般，飛進了太平村，接着身形一斂，慢了下來，悄悄向前接近。

這時張大叔正被二個身穿夜行衣靠的漢子，一前一後的夾在當中，向着村外走去。

張大叔表現出一副胆戰心驚的樣子，沒口的求告道：「二位大爺，你們要把小的帶到那裏去？有話就在這裏說不是一樣，小的一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少囉嗦！快走！」那說話的漢子，還出手推了張大叔一把，推得張大叔幾乎跌倒。

辣手仙姬看得怒氣上冲，就要現身出去，却被江九峯輕聲止住道：「大姊，張大叔不是省油的燈，用不着你我出頭。」

他們帶着張大叔一直走到大王樹那裏，停了下來，那二個漢子先不問話，却一連打了張大叔十幾記耳光，打得張大叔滿口鮮血，牙齒掉了三顆，而張大叔除了口中只叫：「大爺，大爺……啊！啊！啊！……」之外，便一點反抗之力都沒有。

辣手仙姬實在看不過去，怒視着江九峯傳音道：「這就是不是省油的燈，老弟，我看你是看走了眼。」就要挺身出去維護那張大叔。

江九峯一把拉住她道：「大姊，看看再說吧。」

只見那打人的人，自己停住了手，冷笑一聲道：「老小子，這只是給你一點顏色看看，目的是告訴你，大爺問話時，你要好好回答大爺的問話。」

更夫張大叔也眞會做作，打拱作揖地道：「是！是！大爺要問什麼話，小的一定據實回答。」

另一個漢子沒有動手打過人，也沒有說過一句話，好像也是個比較好說話的人，那知他不聲不响的手中鬼頭大刀一揮，就削去張大叔一隻耳朵。

痛得張大叔撫着耳朵跺脚大叫，却隱忍着，沒有發作起來。

辣手仙姬看得直皺眉頭道：「你說，張大叔是怎樣的一個人，人家削了他一隻耳朵，居然也受得下來。」

江九峯道：「這大約就叫『忍辱負重』吧。」

那時那刀削張大叔耳朵的漢子乾鴨公似的叫道：「老小子，老子不會打人，只會殺人，小心老子下次出刀，就是要你腦袋了。」

張大叔忍着痛，連連道：「是！是！是！小的知道，腦袋一丢就活不成了。」

那漢子道：「你知道就好，現在老子問你，我們有幾個同伴不見了，你可知道他們到那裏去了？」

張大叔道：「是死人還是活人？」

那漢子道：「當然是活人。」

張大叔道：「小的沒有見到活人。」

最初打落他牙齒的漢子接口道：「那你是見到死人了。」

張大叔點頭道：「小的見到三個死人，就倒在你們站的地方。」

那削他耳朵的漢子乾叫一聲，道：「是你殺了他們……」

不待張大叔回話，那打他耳光的漢子巳是一笑道：「老九，你看他是能殺死他們的人麼？」

原來那叫聲似乾鴨公的人叫老九，老九一瞪眼道：「那是什麼人殺死他們的，快說！」

張大叔道：「小的來到這裏時，那三個人巳經被人殺死了，小的可沒看見是誰殺了他們。」

另外那漢子道：「大王樹前不是有一個人跪在這裏麼，當時，他還在不在？」

張大叔道：「那人也不見了，他在這裏足足跪了七天七夜哩！」

老九道：「他跪在這裏幹什麼？」

張大叔道：「不知道。」

「不知道，難道你們也不問他？」

張大叔道：「怎麼不問他，問他的人可多啦，他就是不說話，誰對他也沒有辦法，要是大爺們早來一天就好了，只要這樣一下，怕他不說話。」他還眞有意思，用手做了一個殺人的動作。

老九回頭向另外一個漢子道：「猴子，你看是不是那小子殺的？」原來那人叫猴子。

那叫猴子的人道：「諒那小子也沒那本事。」

老九道：「那會是什麼人呢？」

猴子道：「老小子，他們三人的屍體在那裏？」

張大叔道：「是小的把他們給埋了，就埋在那一堆樹枒之下。」

猴子道：「把他們給刨出來，大爺要驗屍。」

張大叔皺起眉頭道：「這……這……小的沒有東西可刨呀！」

老九道：「用老子的刀刨好了。」他可眞沒把張大叔放在眼裏，眞的把手中鬼頭大刀，交給了張大叔。

辣手仙姬傳聲道：「你說張大叔有了刀，會不會突然發難？」

江九峯道：「不會，裝孫子就得裝到底。」

辣手仙姬傳音道：「他爲什麼要這樣裝孫子？」

江九峯心中一動，道：「可能是我們害了他。」

辣手仙姬道：「此話怎講？」

江九峯說道：「他一定發現了暗中還有人，所以不敢輕率動手，只有裝孫子裝到底。」

辣手仙姬道：「這樣說來，我們不能再藏在暗中了。」

江九峯說道：「看來我們是應該現身了。」

他們兩個人身形一幌，就到了那猴子和老九的身後，這時，張大叔正在清理那些樹枝，猴子與老九沒有聽到身後有人。

江九峯發話道：「張大叔，不用麻煩了。」

「誰？」猴子與老九身形一錯，向兩旁射了出去，他們應變之能倒是不壞。

他們避開被襲的弱點轉過身來，見是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當下吁了一口氣，厲聲喝道：「好小子，你們可是吃了豹子胆，來管老子們的事。」

張大叔當然還認得江九峯，忙道：「大爺，他們是村子裏的人，想必是來找小老兒的。」

老九立時大喝道：「老小子，把刀還來。」

張大叔提着刀走向老九，忽然向江九峯發話道：「江少俠，沒有你們的事，老夫要自己動手，出這口怨氣，小子，你們兩個一起上吧。」突然變了一個人，鬼頭大刀一揚，樣子還眞嚇人。

猴子哈哈一笑道：「老鬼，你終於現出狐狸尾巴了，嘿！嘿！嘿嘿！咱們兄弟算是不虛此行了，老九，你收拾那兩個小子，這老小子就由我一個人對付好了。」

他們忘了一件事，江九峯到達他們身後時，他們却是毫無所知，就憑這一點，他們就差了一大截。

江九峯向老九一笑道：「你們還是聽那位大叔的話，兩個一起上吧，這樣還比較公平一點。」

張大叔又大喝一聲道：「小子，接着你自己的刀，兩人一起上吧，老夫今天要不能收拾下你們兩人，也就不是『五行鬼手』了。」

刀光丟向了老九，老九接是接住了丟來的鬼頭大刀，但却站不住脚退了一步。

猴子同時一震道：「你就是『五行鬼手』？」

張大叔道：「老虎不發威，你們以爲是病貓，是不是？別管老夫是什麼東西，你們一起上吧。」

那猴子忽然將手中兵刃一丟，雙膝一軟，跪倒在地上了，同聲大叫道：「請老爺子饒命，晚輩實在不知是老爺子你，冒犯了你老爺子，小的該死，小的該死！」

張大叔一怔道：「怎麼啦？你們不打了？」

猴子跪倒了，那老九可也不笨，接着也把鬼頭大刀一丟，跟着雙膝一跪，口中只求「饒命」不已。

張大叔可弄得殺也不是，打也不是，沒有了主意，望着江九峯一頓脚道：「都是你們！」扭頭走了。憑他的身份，實在不能打死狗，只有一走了之。

辣手仙姬格格一笑道：「這老怪物，倒也怪得有趣。」

猴子與老九跪在地上，原不知張大叔已經離去，這時知道張大叔離去了，他們的兇性可又冒起來了，他們兩人一長身，抓着自己的兵刃，一陣冷笑聲中，逼到江九峯與辣手仙姬面前，老九暴喝道：「小子，你們是要死呢？還是要活？」

江九峯裝出一副苦臉道：「要活又怎樣？要死又怎樣？」

猴子道：「老九，咱們這個人可丟不起，還是把他們打發了吧。」

老九道：「先解決那小子，小妞兒，還好用來解解饞。」

江九峯同樣的也是向辣手仙姬一笑道：「大姊，咱們打個賭好不好？」他們也沒把那兩個人放在眼裏，自顧自的說笑起來。

辣手仙姬笑道：「賭什麼？」

江九峯道：「咱們個對個，賭誰最先料理他們。」

辣手仙姬大聲道：「好，可要加點什麼東道？」

江九峯道：「賭一桌酒席，輸了的付錢。」

辣手仙姬點頭之後，向那二個人脆笑一聲道：「二位聽到了沒有？我們在你們身上賭上了。」

那二個人當然聽到了，老九先是哈哈一笑道：「小妞兒，咱們也來打個賭好不好？」

辣手仙姬道：「賭什麼？」

老九道：「老子勝了，老子也不要你的命，只要你安份守己的做老子的媳婦兒，可好？」

辣手仙姬氣得秀臉兒發青，可是她沒有生氣，反而笑了起來道：「本姑娘可是要你的命啊！」

老九一拍胸膛道：「老子只要你服侍得痛快，這條命原就準備交給你這小美人的。」

辣手仙姬笑道：「本姑娘一定給你痛快就是。」接着轉頭又向江九峯道：「兄弟，你數一二三，數到三字時，我們同時出手。」說着從腰際取下一條金光閃閃的軟帶，帶子兩端各繫着一件飾物，一端繫的是一對小金鈴，另一端繫的是一隻小金手，小金手形同一朶蘭花，好輕巧別緻。

江九峯道：「大姊，準備好了，小弟要數數了。」

辣手仙姬忽然道：「且慢，你的兵刃呢？」

江九峯一拍腰際道：「小弟腰中有軟劍，你放心，小弟不會吃虧的……一……二……三……。」

「三」字出口，辣手仙姬一順手中軟

帶，蛟龍入水般捲向那色迷迷的老九。

表面上看來，江九峯好像慢了一步，但他出手的速度，却是快到了極點，只見他腰中泛起一道光芒，飛向那以猴子爲名的漢子。

那猴子顯然沒看出江九峯的來勢，微微一怔之下，江九峯的劍光已斂，人也退回到了原處。

這時，才見那猴子仰面倒了下去，咽喉一道血口，死了！

公子多情　夜宴仙姬

辣手仙姬一出手也是使出了眞本事，但是她第一招並沒有立時取到老九的性命，但當他發出第二招時，眼前忽然人影一閃，接住了辣手仙姬的殺着和辣手仙姬打在一起。

那老九與辣手仙姬一搭上手，就知道這妞兒比他高得太多，勉强躲過第一招，第二招準死無疑，可是，這個時候忽然天降救星，把他的一條命保住了。

他先走出了一身冷汗，接着又喜形於色道：「三公子，小的巳打聽出……」

他這句話可勾起了江九峯的殺心，絕不能讓他把話說出來，劍光一閃，他又出手了，他的快劍，豈是老九這等二流身手的人所能避得開的，打聽出什麼？他却沒有機會說出口了，因爲，他也死了。

同時，只見人影連閃，又一連出現了四五個人，他們沒有立即攻擊江九峯，只團團的圍住了他們。

這時，那與辣手仙姬動手的人，忽然喝了一聲，道：「住手！」自己先自停手，脫出辣手仙姬的帶風之中。

辣手仙姬第一招未能殺得老九，已是輸了東道，更氣人的是，這橫裏插手進來的小子，又安然的退了出去，她心裏可是一千萬個不願意，嬌叱一聲，道：「小子，那裏走……。」舞動軟帶追了上去。

「住手！」一聲猛喝，同時閃出二個人，擋住了辣手仙姬，辣手仙姬還要打下去，却被江九峯叫住了：「大姊，看來是正主子來了，你還怕沒有機會麼，先歇一歇罷。」

辣手仙姬這才罷手，回到江九峯身旁，向那些來人打量過去。

那與辣手仙姬動手的人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文生，這時他巳回到一個二十多歲的少年人面前，態度甚是恭敬，顯見那少年人來頭甚大。另外的五個人之中有三個年紀在五十以上的半百老人，一個四十左右的威猛大漢和一個十七、八歲左右的劍童，隨在那少年人身後。

場中有了片間靜寂……遠遠太平村傳來了更鼓之聲，巳是三更時分了。

那少年人一指江九峯，冷肅的道：「你的劍很快，算得上是個高手，報上你的名來。」

辣手仙姬秀眉一挑，冷笑一聲：「好大的架子……」

一個老頭子冷冷的喝道：「丫頭，沒問你的話，不要多嘴。」

辣手仙姬反唇相譏道：「在主子面前隨便插嘴，好沒規矩。」

那老頭臉色一變，喝道：「你……」

辣手仙姬截口道：「我們可是姊弟，你說我當姊姊的能不能說話？」

這個地方，就看出這位辣手仙姬不但手上工夫厲害，口頭上的工夫，也高人一等，那老頭子竟被說得漲紅着臉，除了冷笑之外，便答不上話了。

這時，那和辣手仙姬動過手的文士一搖一擺的向前走了一步，道：「在下如果沒有看錯的話，你姑娘想必就是辣手仙姬了。」

辣手仙姬一笑道：「不錯，本姑娘就是辣手仙姬，如果本姑娘沒有看走眼的話，你大約就是什麼雙面秀士苟才吧。」

雙面秀士苟才哈哈一笑：「榮幸！榮幸！想不到姑娘還知道江湖上有我苟某人一號。來！來！請姑娘見見我們少主。」

雙面秀士苟才到底是有頭腦的人，三言兩語就把那少主言語上所引起的不快，圈過去了。

只是，雙面秀士苟才認識了辣手仙姬這個人，却沒認淸她的個性，他以爲很巧妙的週旋，却還是沒有用。

只見辣手仙姬冷笑一聲，道：「咱們可不是人家的奴才，要認識什麼少主，不必了，兄弟，我們走吧。」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江九峯也有點氣不過那少主的凌人驕氣，接口道：「說得也是，我們又不是人家的奴才，那副主子嘴臉，誰愛看！」

他們再也不望那年輕人一眼，扭頭轉身就走。

這時，那個被辣手仙姬一上來就說得面紅耳赤的老人，可等到了機會，幌身擋住他們去路，冷笑一聲，道：「殺人償命，你們想就此一走，走得了麼，還不給老夫站住，聽候發落。」

辣手仙姬格格一笑道：「不信你就試試，看我們走不走得了。」

那老者道：「老夫正要試試你這利嘴丫頭……」

「徐老，讓過一旁去。」那位什麼少主說話了，那姓徐的老者恨恨的頓得一步，那位少主巳是幌身到了辣手仙姬他們面前，打起一臉笑容，拱了一拱手，道：「在下歐陽可世居虎牙山，請問少俠尊姓大名？」

虎牙山歐陽劍一名動天下，可是個了不起的武林大豪，辣手仙姬不由得動容道：「虎牙山歐陽世家，眞是失敬了。」

江九峯抱拳還禮道：「原來是歐陽公子，久仰！久仰，在下江九峯，不知歐陽公子有何見敎？」

地上躺着一對屍體，而這對屍體也正是歐陽家的手下，江九峯這問，實在有點裝糊塗的意味。

歐陽可架子雖大，但不擺架子時可也令人可親可愛，這時他便擺出可親可愛的面孔，微微一笑，說道：「少俠的快劍，爲在下平生所僅見，他們兩人自不量力，死得一點也不寃，他們因何而死，也就不值一提了，請江少俠不要再放在心上，就此一筆勾消。」

人家可眞大方，倒叫江九峯想狠也狠不起來了，人一狠不起來，就等於矮了半截，江九峯怔了一怔，歉然道：「公子大量，倒教在下汗顏了。」

歐陽可哈哈一笑道：「死兩個無知之徒，算不了什麼，因此得而一窺少俠不世快劍，却是在下最大的巨遇，在下行館就在不遠之處，有意請大俠共飲一杯，不知少俠可願賞光？」

這是很難拒絕的邀請，江九峯有點作難了，微一猶豫之下，歐陽可又說話了：「江兄如果另有要事，不便賞臉，倒也不用放在心上，江山不老，綠水常流，後會有期，兩位請！」

簡直叫人不敢相信這是怎麼樣一回事，這歐陽公子表面上看來架子比天還大，做起事來，却又這般和易近人。

江九峯可有點招架不住了，倒是辣手仙姬拉得下臉，盈盈一笑道：「公子盛情，我們姊弟心領了，就此告辭。」抱拳一禮，拉着江九峯如飛而去。

轉眼之間，走出了二三里地。

辣手仙姬吁了口氣，停下身形道：「兄弟，你看那歐陽公子是怎樣一個人？」

江九峯淡淡的道：「心懷叵測，大奸大惡之人。」

辣手仙姬一怔道：「你都看出來了，倒叫我替你白操心了，你也眞會裝蒜。」

江九峯一笑道：「有你辣手仙姬在一道，小弟自然樂得也保留一點。」

辣手仙姬苦笑一聲道：「兄弟，你把大姊也計算進去了，可眞惹不起。」

江九峯一笑道：「小弟可無害人之心，大姊的關注，小弟能不接受。」

辣手仙姬望着江九峯失了一下神，隨之一張秀臉無由的燒紅了起來，螓首一別，說道：「兄弟，你說我們該不該回去看一看？」

江九峯道：「小弟正有此意。」

「走！」

他們兩人轉身回到了太平村，他們圍着太平村走了一圈，太平村睡得好沉，靜寂寂的沒有一點聲音。

歐陽可他們那一批人也不見了，顯然，他們也沒有驚動太平村的人，就悄悄的走了。

辣手仙姬有點失望地道：「沒有事，我們料錯了。」

江九峯道：「走吧，我們去找張大叔去。」

想不到江九峯對太平村的情形熟得很，不用找就到了張大叔的住屋門口。

門口點燃着一盞風燈，風燈下放着打更用的梆子和銅鑼，屋內透出一陣陣的酒香。

張大叔一個人正在對影獨酌。

江九峯輕笑一聲，道：「大叔，我們可以進來討一口美酒解渴麼？」

張大叔道：「你們才來呀，老夫有候多時了。」

江九峯與辣手仙姬對望了一眼，意思是說，我們要不來，可就失去了這個機會了。

桌上還有二雙筷子，張大叔眞是等着他們，不是在做順水人情。

張大叔道：「怎麼晚才來？」

江九峯道：「大叔，你可知剛才那二人是什麼來歷？」

張大叔道：「知道，他們是虎牙山歐陽劍一的人。」

辣手仙姬道：「剛才我們見到了歐陽可一行人。」

張大叔一震道：「歐陽可不就是歐陽劍一的兒子，聽說他的兒子很厲害，你們沒吃虧吧。」

江九峯道：「還好，他表現得很大方，沒有爲難我們。」

張大叔低頭沉吟道：「這倒出人意料之外。」

辣手仙姬一笑道：「那一件事不出人意料之外，以老前輩來說，你要不是自己說露了嘴，誰又知道你老人家就是名動大江南北的五行鬼手。」

張大叔哈哈一笑道：「說來慚愧，老夫要不是被那二個渾小子逼急了，也不會有此失着，那二個小子沒洩露什麼吧？」

辣手仙姬道：「歐陽可雖然來得很快，但江兄弟的劍更快，沒給他們說話的機會。」

張大叔一笑道：「小子，老夫沒有看錯你。現在你說老實話，你到太平村來眞是要找一位姓梁的大師傅麼？」

江九峯點頭道：「眞的。」

張大叔正色道：「那我鄭重的告訴你，太平村沒有你要找的那位梁大師傅。」

「誰說沒有！」外面居然有人馬上就給張大叔唱反調，人影一閃，進來的人更是叫人大吃一驚，眞的無巧不成書，連張大叔都想不到，他就是太平村的村長許富春。

還有更奇怪的事啦！那是發生在辣手仙姬身上，誰知辣手仙姬見了許富春更是大驚地道：「你……你……你……你不就是……」

就是什麼，聽得想聽的人急死了，她却沒有了下文，忽然話鋒一轉道：「這裏悶死人了，我到外面去透透空氣去。」

辣手仙姬出去了，村長許富春就坐在辣手仙姬坐過的那條板櫈上，道：「老夫的『白菜豆腐蛋花湯』做得最糟糕，老夫記得只有一個人沒有摔老夫的碗筷。」

江九峯道：「老前輩記錯了，還有一個人一口氣更吃了你三碗『白菜豆腐蛋花湯』。」

許富春一笑道：「不錯，有這麼一個人，老夫完全把他忘記了。」

江九峯道：「她叫湯婆子。」

許富春一拍大腿道：「我記起了，她是用四隻脚走路的人。」

張大叔聽着一陣迷糊，忍不住插嘴道：「她有四隻脚，那是什麼人？」

江九峯笑道：「所謂四脚也者，是加了二隻拐杖也。」

張大叔敞聲大笑道：「原來是這回事，眞有趣。」

江九峯道：「許前輩，湯婆子現在已經年高有八十五，身罹惡疾，危在旦夕，但仍念念不忘前輩你的『白菜豆腐蛋花湯』，尚望前輩念在湯婆子的一念之誠，前去給她做一碗『白菜豆腐蛋花湯』吧。」

許富春歉然道：「少俠，老夫實在不能隨你前去……」

江九峯截口叫了聲：「許前輩……」

許富春一搖手又道：「少俠，你聽老夫說，湯婆子要吃的只是老夫做的『白菜豆腐蛋花湯』，可不是一定要見老夫的人

，是也不是？」

江九峯道：「可以這樣說。」

許富春道：「如果老夫把做『白菜豆腐蛋花湯』的訣竅告訴你，你還不一樣可以做出同樣口味『白菜豆腐蛋花湯』。」

江九峯搖頭笑道：「你就是把訣竅告訴晚輩也沒用，晚輩最怕油烟味，您這辦法只怕行不通。」

許富春笑道：「老夫就知道你會這樣說，所以老夫替你把做法訣竅都寫下來了，你帶回去隨便找誰做都行了。」取出一紙片，不由分說的硬給了江九峯。

江九峯無可奈何，只有將那紙片隨意收入袋中。

江九峯搖頭而嘆道：「前輩執意如此，晚輩也不能强人所難，不過，這件事想起來既滑稽也叫人好笑，我還以爲那道『白菜豆腐蛋花湯』只是一個口實，目的是要老前輩前往一命，那知事實就是這樣平平無奇，晚輩這七天七夜，也跪得可冤枉了。」

許富春一笑道：「其實一點也不冤枉，你回去就知道了。」

江九峯雙眉一蹙道：「難道其中還有什麼玄機？」

許富春含笑道：「據老夫所知，那湯婆子最愛捉弄人，不過她捉弄你之後，她一定會給你一個意想不到的好處。」

江九峯道：「她以爲晚輩會要他的什麼好處，那她是看錯晚輩了，晚輩也就更失望了。」

許富春道：「還有一個可能性。」

「什麼可能性？」

許富春道：「那是對你一種攷驗。」

江九峯沉思了一陣，不說話了，看來許富春這句話給了他某種啓示。

許富春點點頭道：「少俠，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江九峯道：「沒有了。」

許富春道：「你沒有什麼話了，老夫却還有幾句話要告訴你。」

江九峯道：「前輩有何吩咐，晚輩洗耳恭聽。」

許富春道：「老夫問你，你對那位姑娘知道多少？」

江九峯道：「晚輩只知道她是江湖上近年來崛起的一位年青好手，彼此還談得來，因此就走在一路了。」

許富春道：「你對她就知道這一點點嗎？」

江九峯道：「我們昨晚才認識。」

許富春道：「你對她認識不深，如何就把她隨便帶來太平村？」

江九峯一震道：「她有什麼地方不對？」任誰也聽得出許富春的話中有話，江九峯心中能不犯上嘀咕。

許富春道：「她沒有什麼不對，她的師父可難惹得很，你讓她見到了老夫，可也替老夫帶來了不少痲煩，你最好是帶她趕快離開這裏，別讓她再到太平村來，否則，太平村就不會太平了。」

江九峯當然也不願意因自己之故，破壞了太平村的太平生活，連連點頭道：「晚輩盡力而爲就是。」

許富春道：「不是盡力而爲，而是必須將她帶走。」

江九峯正要點頭時，忽然想起歐陽公子那一行人道：「晚輩認爲可怕的還是歐陽公子那一行人，前輩該特別防範他們才是。」

許富春一笑道：「歐陽公子他們那一行人不足慮，老夫最怕的就是辣手仙姬這種任性的人。」

江九峯只有點頭道：「好，晚輩一定把她帶走就是。」

許富春道：「好，老夫走了，你們也立刻離開太平村吧。」

許富春剛走，辣手仙姬後脚就回來了，她向屋一中打量問道：「許村長呢？」

江九峯道：「他走了。」

辣手仙姬問道：「你們的事談好了沒有？」

江九峯道：「談好了。」

辣手仙姬道：「兄弟，那麼你先走一步，我馬上就來。」

江九峯看辣手仙姬那神態，就知道她要去找許村長，他剛才答應許村長的話可不能不算數，當下心中一動扯了一個謊道：「不行，我們一道走，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消息告訴你。」

辣手仙姬望了望張大叔一眼，道：「能不能就在這裏說？」

江九峯道：「不能。」

他的態度表現得很堅決，最後又補上一句話，說道：「小弟想連夜就離開這裏了。」

辣手仙姬沉思了一下，點頭道：「好，大姊依你的。」

兩人離開了太平村，走了一程，江九峯止步停身道：「大姊，小弟有一事情求你，不知你願不願意答應小弟？」

辣手仙姬道：「什麼事？」

江九峯道：「請大姊答應小弟，不再踏入太平村一步。」

辣手仙姬大叫一聲，道：「什麼，你要我不再踏入太平村一步……哈！哈！我知道了，一定是那許富春對你說了些甚麼話，是不是？」

江九峯道：「許富春倒沒有說你什麼，只是要小弟勸你不要再去太平村。」

辣手仙姬冷笑一聲，道：「你知不知道那許富春是什麼人？」

江九峯道：「不知道。」

辣手仙姬道：「你連人家是什麼人都不知道，你就這樣聽他的話？」

這是很難說出一套教辣手仙姬心悅誠服的道理的事，江九峯只有不悅地道：「我覺得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

辣手仙姬氣極而笑道：「這樣說來，大姊是不可信賴的了。」

江九峯回答道：「小弟也沒有這種意思。」

辣手仙姬道：「你要不要聽大姊口中的他？」

江九峯道：「小弟也不想探聽人家的隱私。」

辣手仙姬怔了一怔，冷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一離開太平村就也不想別的辦法改變我的主意，馬上就和我攤牌，可是自以爲出劍快，吃定大姊了。」

江九峯點頭道：「小弟因爲很忙，沒有太多的時間和大姊捉迷藏，所以只有用

快刀斬亂蔴的手法和大姊實話實說了。」

辣手仙姬道：「如果我不答應，你是否要動武。」

江九峯道：「大姊，我們都是武林人物，用武林人物解決事情的法則來解決你的去留，小弟認爲這並沒有什麼不當。」

辣手仙姬大叫道：「你忘了，我們還是朋友。」

江九峯道：「因爲我們是朋友，所以我才不願欺騙你，把問題直接了當的提出來，然後直接了當的解決。」

辣手仙姬道：「我不和你動手。」

江九峯大喜道：「那你是答應小弟的請求。」

辣手仙姬道：「我也不聽你的話！我要走了，看你又能把我怎樣？」一幌身，她眞的走了。

她說走就走，這一招眞使江九峯發了一下楞，最後只有一咬鋼牙，幌身追上辣手仙姬，阻去辣手仙姬去路，道：「大姊，你要使性子，小弟只有帶你離開了。」

辣手仙姬雙目一瞪道：「你敢！」

江九峯笑道：「這叫善意的强迫，有什麼不敢。」

辣手仙姬故意現出一臉驚慌道：「什麼，你要强暴，那我可要叫了……」

她說叫，眞的就叫了起來：「救命呀！有人要强暴呀……」

江九峯眞沒想到辣手仙姬居然使出這一招，一時倒眞的有點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

不過，他只猶豫了片刻，就採取了行動，輕叫一聲道：「大姊，對不起，要得罪了。」出手一指，便向辣手仙姬穴道上點去。

辣手仙姬可就動上了兵刃，向江九峯要害還擊過來。

江九峯的本領無疑是要比辣手仙姬高，可是動手之下江九峯竟然被逼得連連後退，反而失去了先機。

辣手仙姬的心意比江九峯堅定得多，一經出手，便全力以赴，盡展所學，舞動手中那條金色軟帶，指東打西，盤高掃低，根本不讓江九峯有緩手的機會。

江九峯也暗自佩服辣手仙姬身手確實不凡，叫得上是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也不愧她能把辣手仙姬這四個字叫得又响又亮。

不過江九峯雖然一時失去先機，但辣手仙姬要想獲得勝利，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所佔有的優勢，實在不足以恃，因爲她雖然暫時掌握了優勢，而這優勢不能繼續擴大時，這優勢的可靠性就難樂觀了。

辣手仙姬手下是越動越快，但她的心也越打越沉……

耳中已經响起了江九峯的話聲：「大姊，你可要小心，小弟要反擊了。」

還好，耳中又傳來別人的聲音，喝道：「住手！」有人出頭了，辣手仙姬暗叫了一聲「好險！」幌身急退，向着來人發話之處退去。

她退到來人身邊，這才看清來人是誰，不由一怔道：「歐陽公子，是您！」眞是太意外了。

接着人影一個一個的冒了出來，歐陽公子的那一夥人都來了。

歐陽公子也是一楞道：「怎麼是你們姊弟倆。」

辣手仙姬道：「我們不是姊弟。」

歐陽公子愕然道：「什麼？你們不是姊弟，那你們是什麼關係？」

辣手仙姬道：「什麼關係也沒有。只是萍水相遇走到一起罷了。」

歐陽公子「啊！」了一聲，點頭道：「他沒安好心，你幾乎上了他的當。」

辣手仙姬點頭道：「可以這樣說，幸好你們來了，否則我這辣手仙姬可就要在陰溝裏翻船，這小子一身功力實在高明，小妹還眞不是他對手。」

江九峯只聽辣手仙姬滿口胡言，忍不住大喝一聲，道：「辣手仙姬，你說話要摸摸你自己良心。」

辣手仙姬冷笑一聲，道：「你要有良心，就不會出賣朋友了，哼！」

江九峯氣得兩眼翻白，頓足道：「你……你……」

歐陽公子向前一步，臉上還保持着笑容道：「江少俠，照你的行爲說，我們是絕不能輕易的放過你，不過上天有好生之德，本公子放你一條生路，你滾吧。」

這對江九峯來說，該是莫大的侮辱，江九峯當然不能够就此忍氣吞聲的一走了之。只見他劍眉一軒，打了一個哈哈道：「在下要走的話，料想還沒有留得住在下的人，如果在下不想走，又有誰能叫在下離開。」

歐陽公子的隨從之一，姓徐的老頭，上次就要找江九峯的痲煩沒有找成，這次可抓住了這個機會冷笑一聲，道：「老夫說要你離開，你就得乖乖替老夫離開。」

江九峯 正是滿肚子火氣無處發洩，這叫自找倒霉的人送上門來了，江九峯那會輕易的把他放過，當下一挑劍眉，道：「憑你！」

徐老頭指着自己鼻頭道：「你可知道老夫是什麼人？」

江九峯說道：「你是什麼人？總不會有四條腿吧！」罵得好，簡直不帶半個髒字。

徐老頭一怔道：「什麼，你敢罵老夫有四條腿。」

江九峯道：「有四條腿跑得快呀，有什麼不好。」

徐老頭腦子一滯，就想不出針鋒相對的話回敬江九峯了，張着嘴：「你……你……老子這就揍你！」

伸手一拳，便向江九峯臉上搗去。

江九峯一偏頭，徐老頭的拳就落了空，江九峯右手一抬，五指一翻「金絲纏腕」，就搭在徐老頭腕脈上，內力微微一吐，徐老頭的全身勁力便再也發不出來了。

接着，江九峯左手一伸，托在徐老頭的腰上，口中輕喝了一聲：「去你的吧。」一推一送，就把徐老頭凌空送得飛了出去。

徐老頭人還在半空之中，江九峯已是哈哈大笑道：「你看吧，你就要四脚落地了。」

可不是，「卜」的一聲，徐老頭落地的姿態，正是面朝下扒在地上。

這時，江九峯已是帶着大笑之聲，飄身走出數十丈之外去了。

馬震憤然大叫一聲道：「公子，這小子太可惡了，我們追上去，把他宰了。」

歐陽公子搖手道：「現在宰他尚非其時，將來有你們出氣的時候就是。」

辣手仙姬可是個非常知趣的人，料想他們有什麼機密話要說，自己這外人，對他們大是不便，於是，笑了一笑，向歐陽公子道：「多謝公子義伸援手，小妹有事也需他去，就此告辭了。」抱拳一揖，轉身就待自行離去。

歐陽公子笑問道：「姑娘準備前往何處？」

辣手仙姬微一沉吟道：「這……」

歐陽公子自言自語地道：「如果在下猜想不錯的話，那江九峯只怕還不會死心，就此放心而去……。」

辣手仙姬回首擧目向歐陽公子望去，歐陽公子的是聰明絕頂之人，先出話點醒了辣手仙姬，但又不讓辣手仙姬眞的出口求他，接着一笑又道：「姑娘如果不以在下粗俗不可交，在下極願有請姑娘前往下處休息片刻，待那江九峯離去之後，再定行止如何？」

辣手仙姬倒也大方得很，一點頭道：「好，不過小妹有句話要說在前面……」

歐陽公子哈哈一笑道：「姑娘，你是客人，客人有絕對的自由，要有天大的事情，在下也不會留難你，姑娘要說的可是這件事？」

辣手仙姬一笑道：「歐陽兄，你看來高傲冷漠，想不到你替人設想起來，却是無微不至，小妹交上你這個人了。」

歐陽公子敞聲大笑着左顧右盼的道：「姑娘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

辣手仙姬截口自嘲地道：「怪物是不是！」

歐陽公子更是哈哈大笑道：「在下能交上姑娘這天下第一美人，不就榮幸之至，姑娘請。」

離開太平村不遠，有一座金家莊，歐陽公子就落脚在金家莊。

一聲吩咐，歐陽公子爲辣手仙姬設下了夜宴。

酒酣耳熱中，莊丁忽然帶了一個人進來。

辣手仙姬與那人目光一對，兩人都是一震，楞住了。

原來，那來人竟是太平村的更夫張大叔，也就是五行鬼手張子威。

歐陽公子起座一笑道：「五叔，你來得正好，請坐。」

五行鬼手張子威目光烱烱的望着辣手仙姬道：「姑娘怎會在這裏？」

辣手仙姬一笑道：「大叔能來，晚輩當然也能來。」

五行鬼手張子威哈哈一笑道：「姑娘說得是，我張大叔可看走眼了，沒想到姑娘是歐陽家的人……」

「歐陽家的人」這句話不去細想倒也沒有什麼，如果仔細想去，那就大不好聽了，偏偏辣手仙姬是一個反應非常銳敏的女孩子，當時臉色一變道：「張大叔你在說什麼呀，誰是誰的人呀……」

歐陽公子笑道：「夏姑娘是小侄的上賓，小侄與夏姑娘只是新交的朋友，五叔想到那裏去了。」

五行鬼手張子威呵呵一笑道：「是老夫胡說八道，姑娘可不要見怪，咦，那位江少俠怎的不見？」

歐陽公子道：「那位江少俠與夏姑娘反臉分手了，因此小侄才能請到夏姑娘前來作客。」

五行鬼手張大叔輕嘆一聲，道：「他走了，太可惜了。」

歐陽公子一怔，問道：「東西到了他手中？」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可不是。」

歐陽公子冷笑一聲，道：「五叔放心，他走不了的。」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他走不了就好，否則老夫在太平村這幾十年就白替他們打更了。」

辣手仙姬聽得糊裏糊塗，只眨眼睛，可是又不便相問，心中難過極了。

五行鬼手張大叔注意到了辣手仙姬的神態，不由得向她一笑道：「姑娘，老夫可否問你一句話？」

辣手仙姬點頭道：「請說。」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姑娘，你與江九峯行走在一起，可知他前來太平村所爲何事？」

辣手仙姬聽出他話中有話，不由得一怔道：「難道他不是替他奶媽的娘來請一個做菜的大師傅？」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姑娘，你會爲了去請一個做菜的大師傅而跪上七天七夜麼？」

辣手仙姬道：「江湖中人，奇行怪異之人，處處可見，這也不是說不通，譬如他是對他奶娘心存一片報恩之心，又譬如說……」

五行鬼手張子威一笑又道：「老夫本是歐陽家的至交好友，就憑歐陽公子那聲『五叔』，你就可想像老夫絕不是替人打更的人，你道老夫爲什麼落得爲太平村打更爲生？」

辣手仙姬一笑道：「當然一定有原因，不過晚輩不想知道得太多。」

五行鬼手張子威點頭道：「一個人知道得最少，活得最長久，可是你交上了江九峯，又在這裏見到了老夫，只怕你不想知道也不行了。」

辣手仙姬臉色一變轉向歐陽公子道：「歐陽兄，小妹可是把話說在前面了。」

歐陽公子笑道：「夏姑娘請放心，在下說的話絕對算數，只要緊守江湖道義，對今晚所見所聞之事，守口如瓶，聽聽張五叔的故事又有何妨。」

除非是呆子，才會馬上和歐陽公子他們翻臉，除非有足够的本事吃得住這裏所有的人，才能和他們翻臉，否則，那是壽星公上吊，找死！

辣手仙姬可不是呆子，自己還有一分自知之明，心裏縱是不願意，臉上可不能顯現出來，只有哈哈一笑道：「各位既然如此看得起我本姑娘，我又何怕之有。」

五行鬼手張子威讚口道：「姑娘冰雪般聰明，又有一身了不起的武功，願意和我們合作，那是再好不過了。」

話聲微微一頓，望着辣手仙姬笑了一笑，接着道：「其實，夏姑娘你不和我們合作，許富春也放不過你，你與江九峯的

翻臉，是不是他對你有什麼不利行爲？」

辣手仙姬一怔道：「你怎麼知道？」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老夫親耳聽到許富春要江九峯將你帶離此地，想必是那江九峯操之過急，激起了姑娘的反感，才使得姑娘與他各行其是。」

辣手仙姬急口問道：「他沒有說要我的命吧？」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許富春倒沒有說要取你性命之話。」

辣手仙姬冷哼一聲，道：「算他還有一份人性。」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姑娘與許富春到底有何恩怨，不知老夫等可得與聞？」

辣手仙姬沒好氣的道：「是不是非說不可？」

歐陽公子笑口接道：「姑娘私事，如果認爲不便相告，不說也無妨。」

人家大方，辣手仙姬便不能生氣了，心中那份不快意也一掃而光，但秀臉之上却泛起一道紅暈，訕訕的道：「說起來其實也沒有什麼，那老小子爲老不尊，存心不良，被我發現了，他是唯一在我劍下逃生的人，也是唯一壞了我規矩的人，所以，我和他是沒完沒了。」

五行鬼手張子威一笑道：「你有什麼規矩？」

辣手仙姬正色道：「意圖犯我者死！然後，我親自把他的耳朵送回家去。」

歐陽公子咋舌道：「這樣說來，那江九峯也犯了你的規矩了。」

辣手仙姬恨恨的道：「我總有一天，要他死在我手中。」

歐陽公子立即作了一個承諾：「好，在下也一定盡其所能，幫你這個忙。」

辣手仙姬沒有道謝，只微微的笑了一笑。

五行鬼手張子威輕咳一聲，道：「我們還是回到原來的話題上去吧，姑娘，你猜一猜，那江九峯到太平村來眞正企圖何在？」

辣手仙姬搖首道：「有張大叔你在，晚輩何必自己過不去，還是你老自己說了吧。」

五行鬼手張子威一笑道：「姑娘，你倒會撿現成的。」

辣手仙姬也是嬌笑一聲，道：「白費氣力的事，我才不做哩！」

她這一聲嬌笑，有如百花盛開，嬌艷絕倫，不覺把歐陽公子看得呆了。

歐陽公子冷酷、驕橫，也有眞才實學，但不是一個喜愛女色的人，辣手仙姬給他的第一印象已經使他怦然心動，這時見了辣手仙姬那毫不做作，發自天生的坦率嬌笑，眞把他的魂兒都送上天上去了。

五行鬼手張子威看在眼裏，笑在心裏，故意大叫一聲道：「你們聽着！事情是這樣的，太平村名雖太平，其實村內暗潮洶湧，一點也不太平。」

辣手仙姬皺了一皺秀眉道：「聽說太平村多少年來，綠豆芝麻小事都沒有發生過一件，這還不算太平麼？」

五行鬼手張子威微微一笑，道：「太平村醞釀的是天大的大事，表面上自然要粉飾得太太平平，以掩人耳目。」

辣手仙姬點頭道：「嗯，晚輩有點明白了。」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姑娘是聰明絕頂之人，當然一點就透。」

辣手仙姬道：「他們的粉飾太平，是故作鎮定，外面的人不去干擾他們，那是怕打草驚蛇……」

五行鬼手張子威呵呵大笑道：「姑娘聞一知十，不但聰明而且見事之能更是高人一等，眞是一位了不起巾幗奇英，可侄，人才難得，你可要好好的欵待她啊。」

歐陽公子欣然道：「小侄遵命。」

辣手仙姬微微一笑道：「大叔，太平村到底有什麼事這樣神神秘秘呢？」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這件事情說起來相當複雜。」

辣手仙姬說道：「那麼你就長話短說罷。」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有一批人，爲了某一件事，曾經歃血爲盟，列了一份血盟單，後來因爲事機不密，圖謀不成，於是那份血盟單成了各方追逐的目標，太平村便與這血盟單關係重大，我們歐陽大哥有見及此，於是老夫便隱身來到太平村，結果發現村長許富春大有問題，如今江九峯一來，便一切都證實了。」

辣手仙姬迷惑的道：「那件事情過去了很久吧。」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算算也有二十多年了。」

辣手仙姬一笑道：「說來那應該是陳年舊事了，事情已經過去，那份血盟單還有什麼用。」

五行鬼手張子威一笑道：「姑娘，你別小看了那份血盟單，誰要得到了那份血盟單，那好處之多之大，簡直說都說不清，所以老夫也就不說了，姑娘只要閉着眼睛想一想，就不難想像了。」

辣手仙姬道：「大叔剛才說證實了，證實了什麼？」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證實那血盟單已落到了許富春手中。」

辣手仙姬大叫一聲道：「好呀，那我們去找許富春去。」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老夫說落到了他手中，並不是說那血盟單就在太平村，那是說他已經作了某種安排，江九峯的出現，就是他的計劃之一。」

辣手仙姬苦笑一聲，道：「大叔，你剛才還誇晚輩聰明啦！現在晚輩却是越聽越糊塗了。」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打個譬如說吧，也許許富春把那血盟單藏在某一處非常隱密的地方，現在他把那隱密的地方告訴給江九峯，於是江九峯就可以取到那血盟單了。」

辣手仙姬搖搖頭道：「晚輩還是不懂，許富春爲什麼要把那血盟單交給江九峯，有好處自己一個獨得豈不更好。」

歐陽公子本和辣手仙姬一樣，只是一個聽說故事的人，這時他却哈哈一笑道：「血盟單是何等重大之事，一個人如何獨得得了，就以本莊來說，在江湖上也算有些份量，也得靠大家的力量，才有成功的希望，許富春要只是一個人的話，這血盟單就成了他的催命符了。」

辣手仙姬「啊！」了一聲，道：「我

算是明白了，莫非那許富春已將那血盟單存放地點告訴了江九峯，由江九峯負責去處理那血盟單。」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事實正如姑娘所說，許富春當着老夫的面把東西交給江九峯，他口中說是什麼『白菜豆腐蛋花湯』的做法，其實老夫心裏雪亮，只差沒有當場笑了出來。」

辣手仙姬忽然又皺起了秀眉，自言自語道：「有一點我還是想不通。」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姑娘又有什麼問題？」

辣手仙姬道：「聽說那江九峯在太平村外跪了七天七夜，那又是爲了什麼？有這個必要嗎？」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有一點我們必需瞭解，他們從前彼此並不認識，換一句話說，江九峯也不是首要，只是一個負責跑腿的人，他要和許富春聯絡，當然得有一套辦法，一套暗號，江九峯之在村外跪上七天七夜，可以說就是他們聯絡取信的暗號，倒不必鑽牛角尖，自尋苦惱，可侄，你說是不是？」

歐陽公子點頭道：「五叔的話有理，咱們這就在江九峯身上做文章。」

辣手仙姬道：「萬一江九峯只是一個幌子呢？我們只注意江九峯，豈不上了他們的大當。」

歐陽公子雙目一亮，望着辣手仙姬大叫一聲道：「夏姑娘高見，這一招不得不妨，五叔，我們還是不可太急。」

五行鬼手張子威苦笑一聲，道：「可侄，你的意思可是還要回到太平村去，監視許富春的動靜？」

歐陽公子點頭道：「行百里者半九十，五叔只有辛苦你再去替太平村打些時日更了。」

五行鬼手張子威無可奈何的道：「看來老夫也只有去替他們打更了。」

猛喝了幾杯酒之後，五行鬼手張子威一抹嘴道：「老夫走了。」

辣手仙姬道：「且慢，晚輩和你一道去。」

五行鬼手張子威一怔道：「你去做什麼？」

辣手仙姬一笑道：「前輩，您忘了，我和許富春還有筆帳要算哩！」

五行鬼手張子威搖頭道：「姑娘，你的那筆帳就遲些日子再算吧，在這節骨眼上，你就不要節外生枝，影响了我們的大事吧。」

辣手仙姬不樂意地道：「如果我不認識你們，我還不是要去找他。」

五行鬼手張子威道：「我們如果不相識，老夫就會站在許富春一邊合力來對付你。」

辣手仙姬秀眉輕挑地冷笑了一聲，歐陽公子接話了：「夏姑娘，許富春不過是俎上之肉，早找他，遲找他，他都是一個死，你還怕他逃到天上去不成，不知你能不能爲在下着想，暫時饒他一命！」

辣手仙姬一笑道：「歐陽兄，小妹只是和張大叔開開玩笑，那會這樣不懂事，在這個節骨眼上去影响你們的大事。」

歐陽公子一笑道：「夏姑娘，這不僅是我們的事，其實也有你一份。」

辣手仙姬雙眸陡然一亮，驚喜若狂地道：「什麼，也有小妹一份？」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歐陽公子先向五行鬼手張子威點了一點頭道：「五叔，你快回去吧，誤了打更的時光，也不大好。」

五行鬼手張子威去後，歐陽公子走到辣手仙姬身前輕聲道：「夏姑娘，不知在下有這榮幸，叫你一聲婷妹？」

辣手仙姬秀臉頓時紅上了半邊天，但却用同樣僅能自己聽得到的聲音叫了一聲：「歐陽大哥！」

歐陽公子朗聲一笑道：「婷妹，來，咱們先想個辦法去對付江九峯，給你出一口氣。」

辣手仙姬樂得跳起來道：「好呀！」

×　×　×

江九峯離開辣手仙姬之後，並沒有立時遠走，躲在暗中見辣手仙姬與歐陽公子一同走了，看情形他已管不了辣手仙姬的事，只有輕嘆一聲，回到客棧稍爲休息，第二天一早，步上歸程。

江九峯的第一個目的地是江西廬山。

江九峯當然也知道自己到太平村去做什麼事，受命之前，他也不明白爲什麼要在大王樹前跪上七天七夜的道理，當他跪得無聊至極的時候，他發現了那株大王樹實在是一株天下的奇樹，枝椏的分佈，蘊藏着七招威力奇大的劍招，當他獲得玄機之後，他是只恨七天七夜的時光太短了，不能隨心所欲的把那七招劍法悟透悟徹，而只能得其概要，尙待進一步努力悟參。

當他看到那大王樹的枝椏盡被削去只留下一枝的時候，他心中一動，又有了新的發現。

他曉得自己身負重任，但那大王樹所給他的玄機却叫他腦子充滿了劍招劍影，把打尖用飯的時間都錯過了。

肚子叫起來了，江九峯才想起今天忘了吃中飯，一抬頭，正好前面就是一家飯店，一家不大門面的路邊飯店。

店內有四張桌子，四張桌子都有了客人，有一張桌子只坐了一個人，看她背影好像辣手仙姬。

江九峯心中大喜，老遠就叫了一聲：「大姊！」人也就三脚二步的走了過去。

奇怪，辣手仙姬竟不答理他，他以爲辣手仙姬還在生他的氣，走到近前又叫了一聲：「大姊！」

她抬起頭來了，眼睛盯了江九峯一眼，秀眉帶上了煞氣。

江九峯一張臉可就馬上紅透了頂，原來，她並不是辣手仙姬，他可看錯人了。

好不叫人尷尬，江九峯訕訕的一笑道：「對不起，在下看錯了人，把姑娘當做另外一位姑娘了。」

那位姑娘臉上的煞氣漸漸消失了，但她却接着問道：「你是說本姑娘與你那位大姊很相像？」

江九峯仔細一看，這位姑娘可不是與辣手仙姬有點相像，起初他只覺這位姑娘的背影與辣手仙姬相像，想不她的面貌也有點像辣手仙姬，這倒把他楞住了。

那位姑娘微微一笑道：「你那位大姊可是姓夏？」

江九峯愕然道：「姑娘怎樣知道？」

那位姑娘說道：「她的外號可是叫辣手仙姬？」

江九峯除了點頭之外，再也不知該怎樣回話了。

那姑娘忽然「噗哧！」一笑，說道：「你那位大姊可曾告訴你，她有一位堂姊之事？」

江九峯算是弄明白了，敢請那位姑娘就是辣手仙姬的堂姊，難怪她會有這驚人之舉。

江九峯搖頭道：「我們沒有相處好久，她尚未提及姑娘。」

那姑娘一笑道：「沒相處好久，就姊弟相稱起來，這事倒新鮮得很。」

江九峯的臉紅得更厲害了，那姑娘一笑道：「別害臊，我並無責怪你之理，只是心裏覺得奇怪，說說而已，你貴姓！請坐！」

江九峯一面落坐一面道：「在下姓江草字九峯。」

那姑娘輕輕的唸了一唸，好像要牢牢記住似的：「江九峯，江九峯……喂！江九峯，你對本姑娘是不是也該表示一點禮貌。」

江九峯一怔道：「禮貌，在下有何失禮之處？」

那位姑娘一笑道：「你是裝糊塗呢？還是眞不懂來而不往非禮也。」

江九峯暗暗忖道：「這位姑娘看來比辣手仙姬還要難纏。」沒法子，只有抱了一抱拳道：「請教姑娘貴姓高名。」

那姑娘又是一笑道：「本姑娘的姓嗎，我是辣手仙姬的堂姊，你不問也該知道，至於本姑娘的閨名麼，你還不夠知道的交情，這樣吧，本姑娘人稱『血手仙姬』，你就叫本姑娘『血手仙姬』好了。」

江九峯點了點頭，不再接話，便吩咐店小二把飲食之物送來。

血手仙姬當店小二把飲食之物送來時，搶先吩咐店小二道：「帳目本姑娘一起開，這是一兩銀子，你先收下。」

血手仙姬的銀子遞得太快，江九峯想阻止都來不及，他又不是一個習慣拖拖拉拉的人，尤其和一個女孩子搶着會帳，那又多麼的不雅觀，所以，他只有輕輕的道了聲：「多謝。」

血手仙姬哈哈大笑，擺手道：「不用謝，你是我們荷婷的兄弟，說起來也就是大姊我的兄弟，做大姊的請你吃一頓飯還用謝麼。」

這倒好，血手仙姬又以大姊自居了。

江九峯悶頭吃飯，可不敢搭腔，可是他不答腔，血手仙姬却偏找他說話：「兄弟，你才和荷婷分手不久吧？」

江九峯道：「是。」

血手仙姬道：「我那妹子能和你姊弟相稱，一定是很看得起你，你們爲什麼分手，說給大姊聽聽，我替你們做個和事老去。」

江九峯對於她的囉嗦煩透了，三口二口吃完一碗飯，也不想再吃了，碗筷一放，道：「對不起，我有要事，得先走一步了。」轉身急急的便向店外走去。

血手仙姬也不生氣，大叫一聲道：「兄弟，大姊沒有什麼要緊的事，你有什麼事，我陪你一道去辦，辦完你的事，我們再一道去找荷婷。」

江九峯根本不答理她，放開脚步，飛奔而行。

奔行了一程，江九峯想想大約把她甩開了，這時正好前面有二棵大樹，大樹下面還有幾塊石頭，看來是給行人休息歇脚用的，江九峯走過去坐在一塊石頭上。

忽然身旁伸出一隻手，手中還遞過了一隻水袋，同時一道輕柔的聲音傳了過來：「兄弟，累了吧，先喝口水。」還是血手仙姬。

江九峯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暗忖道：「我的脚步已經是够快的了，居然沒有把她丟落，她不但沒有落後，看她心氣平和的樣子，她的輕身工夫，絕不會比自己差到那裏去，這……」他有點頭痛了。

血手仙姬又把水袋一送道：「喝呀！你不是怕水中有毒吧！」

江九峯這時心裏作了一個決定，覺得這種女人處處退讓她也不是辦法，既然避不開，讓不了，不如就接着她吧，倒要看看她到底是怎麼一個人，心裏有了決定，人也立時顯得輕鬆了，不由一笑道：「你爲什麼要向我下毒？」

血手仙姬道：「我想不出理由。」

江九峯接過水袋：「我也想不出理由。」倒水就喝，一口氣喝了三四口，才把水袋還給血手仙姬。

血手仙姬哈哈一笑道：「你這小子看來木木訥訥的，倒是一個爽快的人，怪不得荷婷會認你做兄弟，現在連大姊都眞的有點喜歡你了。」

江九峯心中有了決定，於是也改口道：「大姊，你說句老實話，你這樣死死的跟住小弟，有什麼目的？」

血手仙姬道：「你先回答大姊我，你這樣急急的想甩開大姊又是爲了什麼？」

江九峯道：「你來勢洶洶，小弟有點擋架不住，同時小弟也實在有要事，因此不願多生事端。」

血手仙姬笑道：「大姊就是這樣一個人，想不到把你這個大男人嚇倒了，至於大姊爲什麼死死的跟住你，那是想從你身上把荷婷找出來，大姊找了她大半年，一點消息都沒有，好容易碰到兄弟你，你說大姊能輕易放你離開麼？」

說得也是，江九峯除了苦笑之外，眞不能怪罪於她。

血手仙姬又細訴着道：「荷婷她娘得了一種怪病，日日盼荷婷回家去一趟，荷婷這匹野馬，跑得連影子都找不到，我這做堂姊的可就倒了大霉了。兄弟，荷婷現在在那裏？你走一趟回頭路吧，陪大姊去找一找她。」

江九峯道：「我們一同到了一趟太平村，分手之後，我也不知道她到那裏去了，大姊……」

前面路上來了五六騎快馬，江九峯的話可就再說不下去了，因爲，辣手仙姬就是其中之一。

血手仙姬當然也見到了辣手仙姬，高興得大叫道：「荷婷，大姊我在這裏。」

江九峯本想避開他們，却被血手仙姬一把拉住道：「你不能去，荷婷來了，大姊替你們把話說開就是了。」

其實江九峯如果眞要走也一定走不了

，因爲，人家既然看見了他，能讓他走開麼？

江九峯問了一問腰中軟劍，心理上作了一番準備，一挺胸，隨時準備作戰。

那一行人，爲首的就是辣手仙姬和雙面秀士苟才，其他的人，江九峯也都認識，徐霆，馬霞，裴東慶，胡猛都來了，就是不見那位歐陽公子和他的劍童古丁。

辣手仙姬一揮手，大家紛紛下馬，走了過來。

血手仙姬迎上去一笑道：「荷妹，你可把愚姊找死了。」

辣手仙姬道：「大姊，我們姊妹的體己話，等會慢慢再說，你且讓開一步，我有話問他。」

血手仙姬見她如此氣勢，不由一怔道：「荷妹，你們怎樣啦？」身形一幌擋住了辣手仙姬，她當然不能讓路。

辣手仙姬人不能過去，便大叫一聲，道：「江九峯，你過來，躲在女人背後，也不怕天下英雄笑話你。」

江九峯臉色一變，冷笑一聲，道：「夏大姊……」

辣手仙姬道：「誰是你夏大姊，別自不知趣了。」

血手仙姬一笑道：「荷婷，別忘了大姊也是姓夏，他叫的可是大姊我啊！」

辣手仙姬說道：「大姊，你可是要幇他？」

血手仙姬道：「你們到底爲了什麼事，一見面就反臉成仇，這是從何說起。」

辣手仙姬道：「大姊，你最好少管這檔子事。」

血手仙姬氣得臉色都青了，斥叱一聲道：「你的事大姊我不能管，哼！我就偏要管。」

旁邊，徐霆說話了，冷冷的道：「你最好識相一點，否則……」

血手仙姬截口道：「我們姊妹的事，誰要你來管，什麼東西！」

徐霆大吼一聲道：「你……」

雙面秀士苟才叫了一聲，道：「徐老，別忘了公子的吩咐。」

這句話眞有效，徐霆噤若寒蟬，不敢再說一句話了。

江九峯輕嘆一聲，說道：「夏大姊，你就請過一邊去，讓小弟和令妹當面解決吧。」

血手仙姬望了望辣手仙姬，又望了望江九峯，長嘆一聲，退向一旁。

江九峯抱了一抱拳道：「夏姑娘，我們能不能心平氣和的談一談？」

辣手仙姬道：「你我姊弟之情已絕，沒有什麼好談的了。」

江九峯說道：「夏姑娘，在下要你離開太平村是一片好意，希望你不要誤會在下。」

辣手仙姬道：「那件事是誤會，我知道，我也不怪你，但，有一件事，你把我瞞得好苦，我却不能原諒你。」

江九峯道：「什麼事？」

辣手仙姬道：「你裝聾作啞也好，明知故問也好，我問你，你到太平村去就只爲請大師傅去替你奶娘的老娘做那道『白菜豆腐蛋花湯』麼？」

江九峯道：「實情如此，在下並沒有騙你。」

辣手仙姬道：「你沒騙人，可敢把那『白菜豆腐蛋花湯』的做法給我看看？」

江九峯一笑道：「有何不可！」當眞取出那食譜，揚手送給了辣手仙姬。

辣手仙姬接過那食譜，看着那食譜皺起了眉頭。

雙面秀士苟才道：「姑娘，難道這食譜不對？」

辣手仙姬道：「對！對！太對了，你看。」隨手遞給了雙面秀士苟才。

這是一份道道地地的食譜，材料，配料，火候，說得明明白白絕無可疑之處。

雙面秀士苟才冷笑一聲，道：「這不是原來的那一張。」

爭奪食譜　姊妹反目

雙面秀才苟才隨手把那食譜擲在地上，血手仙姬飄身向前伏腰拾起了那份食譜，看了一眼道：「別的本姑娘也許不懂，做菜方面，本姑娘可是不讓易牙專美於前，什麼假的，這份食譜可是沒有眞才實學的人配不出來的，你懂個屁！呸！」轉身便傳遞還給江九峯。

這時，雙面秀才苟才眼珠一轉，忽然大喝一聲，道：「且慢！」

血手仙姬揚着手中那張食譜笑道：「你是叫本姑娘？」

雙面秀才苟才冷冷的道：「我不叫你叫誰？」

血手仙姬「呸！」的一聲，道：「憑你也配用這種語氣呼喝本姑娘。」柳腰一扭，回到江九峯身旁，將那張食譜，送還了江九峯。

雙面秀才苟才氣得兩眼泛白，却不敢對血手仙姬如何，因爲東西已經過了江九峯手中，他可自已心中有數，憑他還沒有本事從江九峯手中要回那份食譜，他是聰明人，這種不智之舉，他是絕不會自討沒趣的。

雙面秀才苟才眉頭一皺，方待另籌對策時，江九峯却向他一笑道：「苟秀才，還有什麼指教？」

雙面秀才苟才道：「我還要看看那張食譜。」

血手仙姬嗤笑一聲，道：「你苟秀才居然說出這種話來，叫我們聽的人都替你難過，兄弟，別理他，我們走！」

江九峯看着雙面秀才苟才的一張臉由白轉紅，然後又由紅轉青，可眞是到了極點，當下微微一笑，說道：「大姊，憑他雙面秀才的才智，能把說出的話又收回去，咱們可不能得理不讓人，就給他再看看吧。」

一甩手，那份食譜，已飛向雙面秀才苟才，飛向雙面秀才的食譜，一點也不快，輕飄飄的，像是水上的浮萍。

雙面秀才苟才暗笑了一聲：「就算你內力超過我，料想你這份食譜還打不倒我。」當下暗中吸了一口氣，力達四梢，伸手向那飛來食譜抓去。

食譜入手，雙面秀才苟才的臉色又倏的一紅，原來那食譜只是輕飄飄的，並未注得有內力在內。

憑他自視之高，這一走眼，又那能不

臉紅。

這是啞巴虧，只有一連怒視了江九峯好幾眼，然後向辣手仙姬道：「夏姑娘，兄弟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辣手仙姬道：「什麼事？」

雙面秀才苟才望了一望江九峯道：「有好幾種隱形書畫的法子。」

辣手仙姬怔了一怔道：「你的意思是說為份食譜之內……。」

雙面秀才苟才點頭道：「兄弟正是此意。」他眼神一直注意着江九峯，但江九峯的臉色沒有給他任何啓示，他可沒有一定的把握。

辣手仙姬道：「好，我們把這張食譜帶走。」

江九峯晃身阻住了他們道：「夏姑娘，別忘了這食譜在下可是要帶回去的。」

辣手仙姬道：「你剛才聽到了苟秀才的話了沒有？」

江九峯道：「聽到了。」

辣手仙姬道：「他說你這食譜之內有秘密，所以我要帶去這份食譜。」

雙面秀才苟才這時臉上有了笑容，人也精神起來了，哈哈一笑道：「這個問題容易解決，兄弟給你另外抄寫一份，你不就可以帶回去復命了麼？」

江九峯搖頭道：「不行，你的筆跡不對。」

雙面秀才苟才向辣手仙姬一笑道：「夏姑娘，你看大約八九不離十了。」

辣手仙姬點頭道：「好，你先去！」

雙面秀才一轉身，江九峯已面對面的站到了他面前，冷冷的道：「把食譜還給我。」

雙面秀才苟才早把那食譜揣進懷中，這時手中握着的是一對尺多長的魁星筆，筆尖上藍光閃閃，分明乃是帶毒的兵刃，冷森森的笑道：「江大俠，兄弟個人，也許不是你的對手，但現在，你自認有取勝的機會麼？」

「嘿！老子早就想宰了這小子，大家一起上。」徐霆一聲大吼，就捲上了江九峯。

江九峯嘴角掀起一絲冷笑，辣手仙姬却輕喝一聲，道：「且慢！」

接着，向雙面秀才苟才一伸手道：「把那食譜給我。」

雙面秀才苟才默默的取出食譜給了辣手仙姬，誰都以為辣手仙姬的下一步動作定是將食譜還給江九峯，江九峯也是這樣想，正覺得奇怪時，辣手仙姬却把那食譜向自己懷中一收，然後道：「兄弟，我們也算是姊弟相稱過一場，這份食譜算是大姊我要了，你怎樣說？」

「就要算，你也只能算是二姊了。」血手仙姬一旁答上了話。

辣手仙姬點頭一笑道：「不錯，我現在是二姊了。兄弟，你怎樣說？」

東西已經被辣手仙姬揣到懷中去了，要想取回來，除非把她殺死。

除非別人，狠得了這個心，下得了這種手，但江九峯不是那種人，下不了這種手，所以他楞住了。

辣手仙姬又是一笑道：「兄弟，二姊，這是和你講交情。」

江九峯算是抓住了一個答話的機會，冷笑一聲道：「如果不講交情呢？」

辣手仙姬道：「你是個聰明人，你該想像得到這個結果。」

江九峯道：「我想不出來，哼……。」

辣手仙姬道：「你不要以為你的功力高強，這裏沒有任何人是你的對手，那是說個對個而言。」

江九峯冷笑一聲，道：「我知道你們不會講什麼江湖規矩。」

辣手仙姬笑了一笑道：「也許我們一齊而上，你就是不敵，也還有逃走的可能，因此，我們不能不有所準備，這就給你看一樣東西。」

一翻掌，手掌之中托出一具小小的長圓形物件。

江九峯一震道：「七孔黃蜂針！」

辣手仙姬道：「我們一共帶來了四具，大家給他看一看。」

雙面秀才苟才，婁東慶、胡猛，各自翻掌，現出了「七孔黃蜂針」。

「七孔黃蜂針」可是當今江湖上最惡毒最霸道的暗器，完全由機紐發射，一經發射，不但其快無比，而且又多又毒，只要中上一針，便是見血封喉，連服解藥的時間都沒有，何況，那種劇毒，還根本無藥可解。

江九峯的臉色眞的變了，一下子變得蒼白。

辣手仙姬笑笑又道：「只要你不逼人，我們也不會走絕路，你能有這身功力，也不會是簡單人物，我們還不想在你身上結下一個死結，所以，你有安安全全離開的機會。」

江九峯當然明白她說的這個機會，那就是拍屁股認輸到底。

江九峯不敢逞強，也不願意認輸，悶聲不响的僵持着。

血手仙姬一挺胸膛道：「兄弟，你退後一步，有大姊替你解決！」

憑她！江九峯苦笑着立於原地道：「大姊……」

血手仙姬一把拉開江九峯，面對辣手仙姬道：「荷婷，咱們姊妹談談如何？」

辣手仙姬道：「大姊，這是公事，不便談私情。」

血手仙姬道：「我知道，這是你們的公事，大姊就是和你談公事。」

辣手仙姬一怔道：「你也有公事，你是……」

血手仙姬道：「不要會錯了意，大姊別無背景，我是站在江小弟一邊和你談談公事。」

辣手仙姬哈哈一笑……

血手仙姬正色着打斷辣手仙姬的笑聲道：「大姊向你叫陣，一決生死存亡，以定那份食譜誰屬。」

辣手仙姬一怔，收住笑聲，道：「你要和我決鬥？」不但她不相信，誰也難以相信。

江九峯也是大驚地叫道：「大姊……你……」

血手仙姬一揮手道：「住口，沒你的事，給我站過一旁去。」

江九峯當然不會退到一邊去，他正要說話時，辣手仙姬却又發出一陣狂笑道：「大姊，你為了江九峯這小子要和我決鬥

，你也不怕叫人笑掉了大牙……好，小妹答應你！」想不到她居然在最後一句話中點頭答應了，女人的想法，眞叫人捉摸不透。

「不過，小妹要問你一句話。」話鋒一轉，好像又有了文章。

血手仙姬道：「有話就快說。」

辣手仙姬道：「你不否認是小妹的大姊吧。」

血手仙姬一笑道：「你還知道我是你大姊，眞難為你了。」

辣手仙姬道：「你我血濃於水，理應齊心合力才是。」

血手仙姬道：「這也正是我所要說的話。」

辣手仙姬道：「大姊，可是你為什麼不帮助小妹，反而為了外人要和小妹拚命呢？」

血手仙姬道：「誰是外人，二妹，別忘了，江九峯乃是你的朋友啊。」

辣手仙姬道：「現在他已經不是小妹的朋友了。」

血手仙姬道：「但是他現在却是大姊的朋友，你說是你該跟大姊走呢？還是大姊跟着你走？」

辣手仙姬一笑道：「大姊，你也太沒出息了，小妹剛剛甩掉的東西，還會是什麼好貨，你却替他拚起命來，好叫小妹替你失望。」

血手仙姬一嘆道：「你這樣三心二意，水性楊花才眞叫大姊失望哩！」

辣手仙姬哈哈大笑道：「大姊，你把水性楊花四個字都用上了，那你是奪人所愛了……哈！哈！哈哈！……」

血手仙姬顯然說不過辣手仙姬，不由得又羞又怒，喝聲道：「胡說……」

辣手仙姬還是笑聲不停地道：「大姊，你的心意瞞不過小妹，你既然有此心意，看來你已是意亂情迷，小妹縱是說破了嘴唇，也難以把你救出苦海了，小妹心意已盡，那就動手吧。」

血手仙姬道：「動手之前還有一句話我們必須說個明白。」

辣手仙姬道：「什麼話？」

血手仙姬道：「要是大姊勝了，你得把那張食譜還來。」

辣手仙姬一笑道：「你只要食譜，不要小妹聲明放棄江九峯，哈！哈！哈哈！小妹兩者都答應你就是。」

血手仙姬冷肅的道：「二妹，不要磨牙了，手底下分勝負吧！」一抬手，拔出了隨身寶劍。

江九峯不能不說話了：「大姊，你們不能動手，你們是姊妹啊，小弟不要那食譜了，算了吧。」

血手仙姬道：「兄弟，你就是不要那食譜了，大姊也非把她抓回聽候族長發落不可，這可是家族中事，與你無關，你站過一邊去吧。」

辣手仙姬嗤笑一聲道：「駿子，你就乖乖的站過一邊去吧。」

她嘴裏笑着，手下可就出了手！

辣手仙姬一出手，血手仙姬更不退讓，兩人兵器一交接，就打得難解難分了。

她們兩姊妹都是不好惹的人物，出手都是又狠又毒，招招都是置人於死地的殺者，那裏還有什麼姊妹之情，看得江九峯除了直皺眉頭之外，便是搖首輕嘆。

幾個大男人看着二個女人在拚命厮殺，不管她們打得如何激烈精彩，在男人眼中，總是大煞風景之事，因此，誰的表情都帶有無可奈何的色彩。

血手仙姬用的是劍，辣手仙姬用的是她那條有小金鈴小金手的帶子。一軟一硬，交戰起來特別好看。

她們兩人彼此都知道對方的工夫路數和致命殺手，動起手來，很難出奇制勝，所以雖是打得猛烈，却還談不上凶險，更不容易很快的分出勝負。

可是，事情突然發生了變化，只聽辣手仙姬冷笑一聲，喝道：「去你的吧！」

辣手仙姬的兵刃並沒有打到血手仙姬身上，但血手仙姬却無緣無故的抛下長劍，抱着一條大腿，倒退而回。

江九峯大驚向前扶住血手仙姬道：「大姊，怎樣了？」

血手仙姬氣得要吐血地說道：「她：…她使壞……」話聲未了，人已昏死了過去。

江九峯手中抱着血手仙姬，那邊辣手仙姬已是發出一聲冷笑道：「什麼叫使壞，你就不想殺了我麼！哼！我們走！」

一揮手，帶着大家各自上馬，揚長而去。

江九峯手中抱着血手仙姬，顧不得去向辣手仙姬找塲，還是救護血手仙姬的傷勢要緊。

血手仙姬的傷口在大腿上，江九峯撕開褲脚一看，當下狠狠的駡了一聲：「哼！好狠心的丫頭，下次碰了面，一定饒你不得。」

原來，血手仙姬雪樣白的大腿，這時却已變了顏色，變得一片烏黑，敢情，辣手仙姬的暗器含有劇毒，這不表示分明要血手仙姬的命！

江九峯毫不猶豫，立時出手在血手仙姬身上連點了她十三處大穴，防止毒素蔓延，接着，劍光一閃，在血手仙姬大腿上開了一道口子，先將暗器取出，然後，張口在血手仙姬大腿上吮吸起來。

「吮吸法」是救治毒傷的最有效辦法，江九峯內功深厚，一吸之下有如長鯨吸水，片刻之間，已吸了七八口，吐了地上一片黑血！

當吸到十口之後，所吸出之血液才現正常的顏色，江九峯這才長長的吁了一口氣，又給血手仙姬服用了三顆隨身携帶的解毒丹。

江九峯能做的急救法都已做到了，血手仙姬的生命是否有救，那就得聽天由命了。

因為急救法到底不是對症解藥，不是對症解藥，就不能不聽天命了。

江九峯守護着血手仙姬，心裏却是滿懷啼笑皆非的感覺，血手仙姬這份情，眞叫他有點手足無措，難以處理。

「唉喲！」血手仙姬終於吐出了一口長氣，醒轉過來。

江九峯緊緊的握着血手仙姬的玉手道：「你怎樣了？」

血手仙姬道：「人虛弱，心裏還是發噁，兄弟，剛才是你救了我麼？」

江九峯道：「小弟替你吸出了毒血，也給你服了幾粒小弟的解毒丹，只不知道對不對症？」

血手仙姬問道：「我中的那暗器還在麼？」

江九峯道：「我留下，大姊請看。」那是三根半寸多長的刺，非金非鐵，看不出是什麼原料做的。

血手仙姬却是長嘆了一聲，道：「看來大姊是活不過七天了。」

江九峯大驚道：「大姊，這是什麼暗器，就這樣厲害麼？看起來，你好像沒有什麼關係了。」

血手仙姬道：「這是一種稀世毒刺，中人之後，服了任何解毒之藥後，表面上看來都非常有效，其實，那只是一種奇怪的反應，並不是眞的有效，七天一到，神仙難活。」

江九峯道：「有沒有解藥呢？」

血手仙姬道：「有。」

江九峯道：「那裏有？快說出來，小弟去替你取去。」

血手仙姬長嘆一聲，道：「遠水救不了近火，來不及了。」

江九峯道：「不管有多遠，我都替你想辦法取到。」

血手仙姬搖了搖頭道：「唉！來不及了……」

江九峯大急道：「在什麼地方，你說吧，來不來得及是我的事。」

血手仙姬緊了一緊，握着江九峯的手，道：「兄弟，我領你這份情，但是，你不要去做那徒勞往返的事，有這時間，你爲何不讓大姊享受幾天快樂的人生呢？」

江九峯當然明白她的意思，同時也有着一份歉咎，不過，他有他的想法，他用微帶堅定性的語氣道：「大姊，你先把地點告訴小弟。」

血手仙姬望着江九峯的眼光，不由輕嘆一聲說道：「這種毒刺，原本生長在廣西十萬大山之中，要解刺毒，煮食其根即可。」

十萬大山可是在廣西的南部與廣東安南之間，相距二三千里，莫說是他，就功力再高的人，也無法在七天之內打個來回，那還不包括找尋這種毒刺長生的地方。

江九峯臉上升起了一抹苦笑，這可不是逞強的事，他能再堅持下去麼，眼珠一轉，江九峯不由得又問道：「你怎麼會知道？」

血手仙姬一笑道：「這種毒刺是我們夏家發現的，所以我知道一點，如說眞要找到那原生物的根，我却說不上來了。」

江九峯道：「你身上帶得有沒有這種毒刺？」

血手仙姬搖着頭道：「沒有，荷婷也不該有，她一定是偸來的，想不到她却用在我身上。」

江九峯道：「這毒刺由誰人管理？」

血手仙姬說道：「是由族中三叔公管理。」

江九峯眼睛一亮道：「走，我們找他去，他一定有解毒用的根。」

血手仙姬道：「你說得不錯，他確實有過不少解毒用的根，可是年前就用完了，如今他正離家到十萬大山去尋那刺根去了。」

江九峯長嘆一聲，他雖然心不甘情不願，也只有認了，他伸手扶起血手仙姬道：「大姊，你走不走得動？」

血手仙姬道：「這刺毒的厲害就厲害在叫人看不出它的厲害，未發作之前，叫你一點警覺之念都沒有，所以，現在我沒有什麼不適的感覺了，走慢一點不會有問題。」

他們回到了客棧，要了二間房間，吃晚飯的時候，血手仙姬特意要了壺竹葉青，幾樣可口的佳餚。

江九峯皺了一下眉峯道：「大姊，酒就免了吧。」

血手仙姬一笑道：「兄弟，你放心，大姊身上的刺毒絕不會提前發作，莫說喝點酒，做什麼事情都沒有關係。」

江九峯道：「這就好，那麼小弟敬你一杯。」

淺酌細語之間，江九峯忽然發現血手仙姬的性格似乎有了極大的改變，原先那股豪邁，朗爽，驕橫的脾氣，一下子完全不見了。代之而流露出來的是閨秀般的和易，嬌柔，羞澀和楚楚動人的神態。

江九峯心頭一緊，暗暗忖道：「她變了，莫非她的生命眞已到了終點……」想着，看着，江九峯不自覺的失了神。

血手仙姬輕聲道：「兄弟，你在想什麼？」

江九峯搖頭道：「沒有什麼。」

血手仙姬道：「如果你心裏有什麼抱歉之意，那就大可不必，大姊不會是爲了你，我也爲了我們夏家的一點顏面，我們夏家在江湖上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家族，可也不能眼看着自己姊妹過份無法無天，走上絕路。」

江九峯道：「如果沒有小弟的事攪和在一起，我想她絕不會下這種毒手吧。」

這是事實，明眼人誰都看得出來，血手仙姬也不能否認，只輕輕的嘆了一口氣，但，接着話題一轉道：「兄弟，大姊可否問一句不該問的話？」

江九峯道：「大姊，您有什麼話盡管說，沒有什麼該不該問的。」

血手仙姬訕訕的一笑道：「大姊還眞糊塗，那份食譜有什麼重要，值得拚死去爭奪麼？」

江九峯也是一笑道：「大姊，你也眞是，沒弄清楚內情就和二姊拚起命來。」

血手仙姬道：「大姊看你一副着急的神色，料想那份食譜對你一定很重要，所以一心想替你討回來，想不到事情沒辦好，倒累了兄弟你了。」

江九峯只覺血手仙姬一心捨己爲人，自己即將賠去一條命，不僅毫無怨艾之色，反而以拖累了江九峯自責，這份情誼的誠摯深厚，好不叫人感動，止不住鼻子一酸，雙目中閃動着淚光，說道：「不瞞大姊說，那份食譜其實一點也不重要，小弟那份焦急的神態是故意裝出來的，目的在引他們步入歧途而已。」

血手仙姬苦笑一聲，道：「原來如此！」心中實有憾焉，其他的話也就沒有再問下去了。

她雖然沒有再問下去，江九峯却不能不自動告知她，愼重其事的道：「那份食

譜雖然另有作用，但是，整個的事情却是非常重大，關係到無數英雄奇俠的生死存亡……」

話聲微微一頓，血手仙姬認眞的聽着，沒有打岔，江九峯吸了口氣，接着道：「很久以前，有一批心懷忠貞的奇人異士，爲了不服異族統治，意欲發動一次還我河山的壯舉，後因事機不密，被奸人出賣，所謀竟成畫餅，當時參加的人，各自立了誓約，又在一份血盟單上親筆簽了姓名，所幸這份血盟單與各自所立的誓約，未被當朝獲得，是以事敗之後，被害者爲數不多，但當朝對這份血盟單與各自立的誓約，非常重視，會懸下巨金高官的重賞，以求獲得，雖然事隔多年，此事一直在明爭暗鬥之下進行，小弟此行，便是爲了此事而來。」

血手仙姬道：「你取到血盟單和那些誓約了。」

江九峯道：「血盟單與各自誓約另有藏放之處，小弟只是來提取藏處秘圖。」

血手仙姬一震，說道：「你是官府中人！」

江九峯搖首道：「大姊錯了，小弟不是官府中人，正好相反，小弟實是那批忠貞義士的後人之一。」

血手仙姬吁了一口氣道：「兄弟你要是官府中人，大姊眞是死不瞑目。」

江九峯道：「歐陽家便是官方重托的人物之一。」

血手仙姬大怒道：「該死的荷婷，我眞恨沒有下毒手殺了她。」

江九峯接着說道：「這血盟單給江湖中帶來了無窮殺機，也令忠貞義士們寢食不安，最近經過掌旗前輩愼重攷慮，決定將那血盟單與各自誓約取出銷毀，以絕後患……」

血手仙姬恍然而悟的接口道：「你就是那負責銷毀那血盟單的特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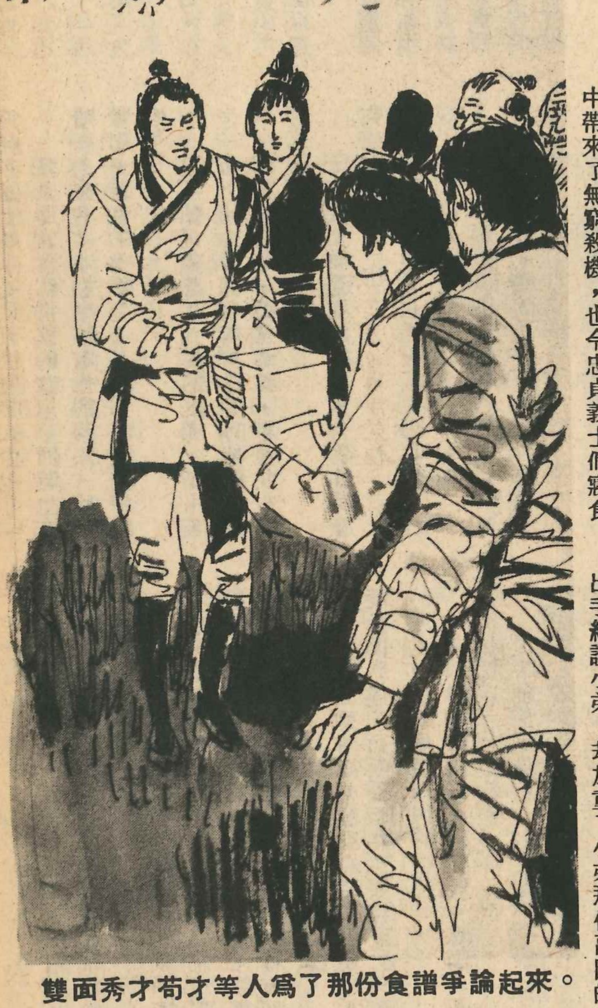
江九峯一笑道：「什麼特使，不過是個跑腿的罷了。」

血手仙姬欣慰地道：「大姊對於那些忠貞義士的事蹟，以前也知道不少，想不到有幸涉身其中，大姊我好高興，就是死了也深以爲榮。」

江九峯道：「小弟謹代表大家向大姊致謝。」

血手仙姬一笑道：「謝什麼，別笑掉大牙了。」

江九峯道：「大姊有所不知，你這一出手維護小弟，却加重了小弟那份副圖的份量，更易導引他們走入歧途，只是，大姊所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雙面秀才苟才等人爲了那份食譜爭論起來。

血手仙姬搖手道：「兄弟，不要替大姊難過，大姊很高興這次的事，可以洗刷我血手仙姬的惡名，在大姊我來說實是最好的收場結局，何況還有兄弟你陪我渡過最後七天的愉快的生命。」

江九峯看着血手仙姬故表的輕鬆態度，自己心中却是說不出的沉重與愧疚，也不想再在這傷感的事件上打圈子了，當下放鬆緊鎖的眉峯，發出一聲輕快的聲音道：「大姊，你說，你這幾天你要享受些什麼？我們好好的計劃一下如何？」

血手仙姬道：「我現在覺得什麼享樂計劃都沒意義了。」

江九峯難過地道：「大姊，小弟眞對不起你。」

血手仙姬道：「兄弟，別難過，大姊是發現了更有意義的事情，不想玩樂享受了，你不要會錯大姊的意。」

江九峯說道：「小弟一時還是想不過來。」

血手仙姬道：「我覺得我該做點有意義的事，才眞的不虛此生。」

江九峯道：「大姊有此想法，眞是太好了。」

血手仙姬道：「所以，我想帮你完成你的任務。」

江九峯一怔道：「這……」

血手仙姬道：「兄弟，你不會拒絕一個即將失去生命的人，發揮生命最後的一點點火光吧。」

江九峯苦笑道：「小弟絕無此意。」

血手仙姬道：「大姊看你一臉爲難之色，那是……」

江九峯截口答道：「小弟是說，小弟的任務，不是在七天之內完成得了的，大姊……」

血手仙姬一笑道：「你是說我七天之內就要死了，時不我予是不是。」

江九峯道：「小弟的目的地在黃山，以大姊帶病之身，豈是七天之內所能抵達的。」

血手仙姬搖頭道：「兄弟，你錯了，大姊並不希望能趕到地頭，親自帮着你找出血盟單，眼看着你將血盟單燒毁，大姊……但願在這一段路途之上，能有機會替你盡一份心力，你既然負此重任，找你的人一定很多，說不定就有大姊盡心出力的地方，你相不相信？」

江九峯點頭道：「大姊說得是，小弟也沒打算能平平安安的到達黃山。」

血手仙姬道：「這就是了，大姊這份心力能盡多少，就盡多少，能護送你一程，就護送你一程，這就算是大姊一片微忱吧。」

好感動人啊，江九峯熱淚盈眶地顫聲道：「大姊，兄弟眞不知怎樣感激大姊，更不知道說些什麼話了。」

血手仙姬一笑道：「那就什麼話都不要說了，就這樣決定了，咱們喝完這杯酒，這就好好休息，明天一早上路。」

第二天一早，江九峯與血手仙姬二人便向黃山奔去。

走了二天，一路平安無事，一個打眼的人都沒有遇到，姊弟二人一路說說笑笑，血手仙姬完全忘記了自己的命運。

第三天，他們到了修水，正要落店的時候，血手仙姬忽然眼睛一直望着一個的背影，驚叫了一聲：「奇怪，難道眞會是他？」

江九峯一震道：「你說誰？」

血手仙姬指着一個人叢中的背影說道：「你看那個走方郎中很像是大姊的三叔公……」

江九峯一時還沒會過意來，茫然地道：「什麼三叔公？」

血手仙姬道：「就是那位到十萬大山去了的三叔公呀！」

江九峯大喜若狂的道：「是他，那還不快些追上去，問問他身上有沒有毒刺解藥？」

血手仙姬搖首道：「別看他是大姊的長輩，可也是個怪人，我們這樣去找他準碰釘子。」

江九峯沒了主意地道：「那該怎麼辦呢？」

血手仙姬道：「只有暗中跟踪，看他在那裏落店，然後，我們也住了進去，到了晚上就有法子想了。」血手仙姬當然知道她們三叔公的脾氣，他們暗中跟着三叔公住進了同一客棧，同時，又準備了一大包香噴噴的炒蠶豆和二斤白乾。

到了晚上，血手仙姬和江九峯便在房中一面吃蠶豆，一面喝白乾，酒香帶着蠶豆香充滿了整個小客棧。

尤其那又脆又香的蠶豆，咬在口中發出一種又淸脆又悅耳的聲音，在某些人耳中，眞比天上的仙樂還動人心弦。

血手仙姬的三叔公就是這樣一個人，平生別無嗜好，就愛嗑這種又香又脆的炒蠶豆，尤其用這種蠶豆下酒，簡直可以要了他的老命，也能叫他忘了自己的姓氏。

別人也許對這兩種香氣不够在意，可是血手仙姬的三叔公對這兩種香氣有出乎常人的敏感，江九峯他們剛咬碎第一粒蠶豆時，血手仙姬三叔公的心弦就大大的一震，耳朵鼻子同時激發了奇特的反應。

等到酒香外溢，血手仙姬三叔公的一顆心似乎一下子被人抓住了，什麼也不顧的叩上了血手仙姬他們的房門。

開門的是江九峯，只現出一個頭，沒好氣的道：「什麼事？」

三叔公想吃蠶豆，這種饞念，能算是什麼事，三叔公又那能說得出口，尤其當着一個陌生人。

三叔公一時答不上話來，微一猶豫之際，江九峯一縮頭，就把房門關上了。

房內透出的香氣更是誘人了，三叔公猛嚥了一陣口水，又叩响了房門。

江九峯一打開房門，三叔公已先把一隻脚插了進來，然後才鼓足勇氣，道：「你們的蠶豆很香呀！」

江九峯要關門已是關不上了，三叔公身子一矮，居然鑽進了屋內。

江九峯當然不是誠心不讓他進房，否則他那能稱心如意。

三叔公一頭鑽入房內，只見座中一位美嬌娘竟是血手仙姬，不由哈哈大笑道：「秋美，原來是你呀！來，給三叔公倒杯酒來。」一屁股坐在江九峯坐位上。伸手取了一粒蠶豆投入口中，閃着眼睛一用力，「格咯！」一聲，他臉上綻開一股難言的美妙之色，久久之後，才吁了一口長氣，然後慢慢嚼食起來。

這種神態，簡直妙到了毫巓，非親目所見，誰也不會相信一個人爲了一粒蠶豆竟會着迷到這種程度。

他一顆蠶豆都還沒有吃完，血手仙姬忽然大叫一聲，又抽筋，又吐白沫的發起病來。

三叔公一搭血手仙姬腕脈，神色一震，左手一起，刮了血手仙姬一記耳光，罵道：「死丫頭，你要開玩笑，也不能用自己生命開玩笑呀！」

一回又向江九峯一瞪眼喝道：「小子，快倒一大碗酒來。」

江九峯倒酒的時候，三叔公也不閑着，伸手懷中取出一隻瓶子，倒了一些赤色粉末在血手仙姬口中，然後接過江九峯遞過去的一大碗酒，不管血手仙姬死活的，把那碗酒統統倒入血手仙姬口中，然後，把血手仙姬向床上一抛，便不管血手仙姬了，轉向江九峯又是一瞪眼，喝道：「小子，還不坐下陪老夫喝酒！」

他也不問江九峯姓氏名誰，也不問江九峯與血手仙姬是何關係，更不問江九峯是幹什麼的，一照杯子，便對飲起來。

江九峯很想向他說個明白，苦於無法開口，喝吧！只有陪他喝吧。

其人喝酒却也怪到了極點，吃一顆蠶豆，喝一口酒，他並不把那一口酒吞入肚中，却又吐回了酒杯之內。

說他是喝酒，倒不如說他是在用酒漱口。

說他用酒漱口也不盡然，當他把一杯酒吞吐五次之後，他又一口把那杯酒完全吞入腹內。

江九峯原是正正經經的陪他喝酒，後來見他這般喝酒法，也就完全退到觀衆席上看他們表演了。

過了將近一盞熱茶時光，血手仙姬忽然大叫一聲，張口狂吐起來，吐出一灘腥臭的黑水，搖搖頭坐起來了。

三叔公又倒了一杯酒，遞給血手仙姬道：「再把這杯喝下去，就沒事了。」

血手仙姬對三叔公有着絕對的信心，接過那杯酒一口喝了下去。

說也眞奇，血手仙姬喝下那碗酒後，精神一振，再無半點病容了，只見她一紅臉道：「三叔公，你們喝酒，我去換身衣服去。」

血手仙姬在外面換好了衣服，想必也給了店家一些賞錢，店小二不聲不响的把床上的污物收拾走了。

血手仙姬向江九峯微微一笑，道：「兄弟，大姊不會死了。」

三叔公向江九峯一瞪目道：「你是那家的小子，三叔公怎樣沒見過你？」

江九峯欠身道：「晚輩不姓夏。」

三叔公大驚失色，猛然喝道：「你不姓夏，爲什麼在我們夏家姑娘房中，好小子，你簡直活得不耐煩了。」

血手仙姬一旁忙道：「三叔公，他是秋兒口盟兄弟。」

三叔公凜然道：「口盟兄弟也不能獨自待在你房中呀！」

血手仙姬道：「我們只是喝喝酒，三叔公，您這樣說是想侮辱秋兒呢？還是不相信秋兒，秋兒是怎樣一個人，您不會不知道吧！」

三叔公點頭道：「我們夏家的姑娘，當然信得過，我們夏家姑娘就沒有半個壞姑娘。」

血手仙姬一笑道：「這就是了，一個巴掌拍不响，罵人的時候，也要有點道理啊！」

三叔公一怔道：「你是說老夫怪錯了人？」

血手仙姬道：「可不是罵錯了人，人家江兄弟可是頂天立地的漢子，秋兒要不是江兄弟維護，只怕早沒命了。」

三叔公皺了皺眉頭，說道：「哦！小兄弟……」

血手仙姬急得尖聲叫道：「三叔公，你怎麼可以叫他小兄弟，你這小兄弟一叫，你叫秋兒……你叫秋兒……」你叫秋兒怎樣呢？血手仙姬却也說不出口了。

三叔公倒是一個而化之人，也就不再追問血手仙姬，只問道：「那老夫該叫他什麼呢？」

江九峯忍不住笑道：「晚輩江九峯，老前輩直呼晚輩姓名好了。」

三叔公口中默默地把「江九峯」三字一連念了好幾遍，最後點頭道：「好吧，老夫就叫你九峯好了，九峯，你出去，老夫要訓教我們夏家的姑娘了。」

血手仙姬叫道：「三叔公，秋兒又沒有做錯什麼事，你爲什麼要教訓我？」

三叔公道：「你用『赤棘刺』在自己身上扎，要不是老夫回來得巧，你這小命可就完了，你這樣輕視自己的性命，老夫就要大大的打你一頓屁股，小子，還不快出去，你難道不怕難爲情。」

血手仙姬大叫道：「秋兒又不是神經病，爲何要用『赤棘刺』自己扎自己。」

三叔公道：「你要不是自己扎自己，別人那來的『赤棘刺』？」

血手仙姬道：「你老人家也沒給過秋兒『赤棘刺』呀！」

三叔公道：「你會偷呀！老夫少了十枚『赤棘刺』，一定是你偷了。」

血手仙姬道：「三叔公，你要這樣說，秋兒就懶得告訴你，誰偷了你的『赤棘刺』，看你怎樣向族長交待。」

三叔公一笑道：「好，老夫不說你，天地間也沒有這樣笨的人，拿『赤棘刺』往自己身上扎，看來老夫要詐你也詐不出口風了，你還是老老實實告訴老夫吧。」

血手仙姬搖頭道：「秋兒不能說。」

三叔公說道：「你不說，老夫如何得知。」

血手仙姬道：「你可以想呀，我們姐妹淘中，誰最有機會取到你保管的『赤棘刺』？」

三叔公眉頭一蹙，沉思了一陣，忽然一拍大腿道：「老夫知道是誰了，老夫饒不得她。」

「她」字出口，三叔公把桌上的蠶豆一起收入懷中，氣冲冲的跑出去了。

血手仙姬一笑道：「兄弟，我們也走吧，否則他再回來，我們就走不脫了。」

江九峯道：「他還會回來麼？」

血手仙姬道：「會回來，他是個沒頭蒼蠅，耳根又軟，荷婷兩句話一說，我們就受不了。」

江九峯點點頭道：「大姊說得是，那我們就換個店吧。」

血手仙姬道：「不是換店，我們連夜出城。」

江九峯關切地道：「大姊，你的毒傷眞的完全好了麼？」

血手仙姬道：「毒傷對症下藥，當然完全好了。」

江九峯道：「小弟的意思是說你的體力可完全恢復了？」

血手仙姬道：「『赤棘刺』這種毒最是奇怪，它毒不死你時，却有大補之性，大姊這時不但體力盡復，而且足足增添了三年功力，不信的話，你可以試試……」

「試」字方出口，揮手一掌擊向江九峯胸口。

江九峯幌身讓過來掌，却沒有去接她的掌力，一笑道：「大姊的話那有信不過的，那就走吧。」

他們也沒有招呼店家。只在房中留下一錠銀子，就悄悄的上了路。

血手仙姬毒傷已好了，心情大是高興，一路上輕輕的唱着非常好聽的曲子，步履輕盈，身形如凌虛御風，美妙極了。

江九峯走在她身後，耳中聽着她的輕歌，眼中看着她的姿態，不覺人都痴了。

血手仙姬人並沒有辣手仙姬美麗，但她有一種說不出的吸引力，使人樂於與她接近。

雖然，血手仙姬凌空打了個旋身，江九峯那副痴人之像可就被她看了個正着。

血手仙姬嬌羞一笑罵道：「死像。」

她口中罵着，人却依向江九峯輕輕叫了一聲：「兄弟，你今年眞正年齡是多大了?」

江九峯樂陶陶的道：「小弟，十足年齡是二十五歲。」

血手仙姬美目一睜，叫聲道：「什麼?你有二十五歲了。」

江九峯道：「大姊不相信?」

血手仙姬道：「我不是不相信，我只是覺得奇怪。」

江九峯道：「我覺得我很像二十五歲的人。」

血手仙姬道：「你二十五歲了，爲什麼還叫荷婷那丫頭大姊。」

江九峯道：「女孩子哩!自然順着她一點，難道她比我小?」

血手仙姬道：「她不但比你小，足足小了二歲之多，二十歲都沒有滿，我們是同年，我比她大月份，所以我就成了她的姊姊，她可一肚子的不服氣。」

江九峯一笑道：「原來你也比我小，我可不當小弟，要當大哥了。」

血手仙姬道：「大哥就大哥吧，其實當大姊一定不好，我還寧願當小妹啦。」

江九峯道：「當大姊有什麼不好，把一個大男人指來指去的，好不威風。」

血手仙姬吃吃地笑道：「威風是威風，可是不能撒嬌，一個女孩子要不能撒撒嬌，那多沒有意思。」

江九峯笑道：「你愛撒嬌……」

血手仙姬把嬌柔的身子向江九峯身上一靠道：「大哥，我走不動了……」可不馬上就撒起嬌來了。

江九峯身子一縮，血手仙姬重心一失，人便向地上倒了下去。

憑她的身手當然也跌不倒她，如果她眞要藉此跌下去，可也是順順便便的事。

很自然的江九峯右手一挽抱住了她的身子，她的身子一挺，反手拉住了江九峯，輕輕的叫了一聲：「大哥……」

江九峯的一顆心猛然跳了起來，雙手一緊，頭就向血手仙姬靠了過去。

小妹到底比大姊好，大姊說不出口的話，小妹可以出口，大姊做不出來的事，小妹可隨心所願了。

江九峯頭一低，但忽然又一拉，推開了血手仙姬道：「有人來了。」

血手仙姬氣得一跺蓮足，暗中不知罵了多少句「殺千刀的」，恨恨的向着來路盯去。

賣友求榮　應遭天誅

不錯，是有人來了，拖拖拉拉的走路聲，身形却是很快，眨眼間就到了他們身前，原來是個老花子。

老花子望了江九峯一眼，忽然道：「劍動四方。」

江九峯道：「石子打狗。」

血手仙姬一皺眉頭，忖道：「石子打狗，這是什麼話……。」

只聽得那老花子又說道：「低空有殘雲。」

江九峯道：「天地一沙鷗。」

接着只見那老花子嘴皮亂動，說了一些話，血手仙姬却是什麼都聽不到。

江九峯沒有答話，但却點了七頭次。

那老花子一轉身，目光掃了血手仙姬一眼，人似行雲流水般，向着另一個方向拖拖拉拉的走了。

江九峯沒有理會那老花子的離去，一雙劍眉竟挑得老高，雙目望着天空，一副煩心的樣子。

血手仙姬讓他靜靜的想了一陣，最後終於忍不住問道：「江大哥，什麼事煩心了?」

江九峯倒眞沒把她當外人看，苦笑了一聲，道：「你說奇怪不奇怪，竟然有人知道我們的目的地是黃山，沿途都有人等着我們了。」

血手仙姬道：「那是些什麼人?」

江九峯道：「什麼人，還不是辣手仙姬他們那一夥子人，奇怪的是我故意給他們的那份秘圖明明說的是霍山，他們怎會知道是黃山?」

血手仙姬道：「你什麼時候給了他們一份秘圖?」

江九峯道：「就是那份食譜呀!食譜內用奶水畫了一副隱形圖，他們把那食譜搶去，自是想到這一點，自然也不難發現那隱形圖，這原是調虎離山之計，不知他們是怎樣識破的?」

血手仙姬道：「現在我們怎樣辦?」

江九峯道：「既然躲不過，那我們就和他們捉迷藏，我們眞的到霍山去轉一趟，叫他們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血手仙姬搖着頭道：「小妹覺得你很笨。」

江九峯笑道：「你說我笨?」

血手仙姬道：「你的任務既然被別人發現了，爲什麼不移花接木，暗中叫別人替你去完成這任務。」

江九峯笑道：「你這就叫聰明，你這聰明法子，和我負責到底的作法有什麼分別。」

血手仙姬說道：「那當然有很大的分別。」

江九峯道：「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道那『血盟單』是什麼人都能取得到手的麼?」

血手仙姬道：「人家只是找不到那存放地點，有了秘圖，要取血盟單還有什麼困難。」

江九峯一笑道：「要有那麼容易，那就好了，我也不用爲了做這件事，花五年的時光來做準備了。」

血手仙姬一怔，滿臉將信將疑之色。

江九峯接着道：「就算我現在把眞圖交給你，同時帶你找到那存物之處，你也只有望洋興嘆，取不到那『血盟單』。」

血手仙姬道：「有這種事，我就不相信，你可敢把那眞圖交給我?我倒要試他一試。」她一面說笑着，同時也把手伸出來了。

半眞半假，是眞是假。

江九峯一揮雙手道：「東西就在身上，只要你能找出來，你算是通過了第一關，也就有資格讓你試一試了。」

血手仙姬道：「此話當眞?」

江九峯道：「絕對是眞。要是你找不出來呢?」

血手仙姬也是把雙手一攤道：「我就是這個人，完全交給你了，你愛怎樣就怎樣。」

江九峯道：「說的話可要算數啊!」

血手仙姬臉兒一紅道：「去你的!」

她說着，一雙手眞在江九峯身上搜尋起來，女孩子的手又軟又柔，她還捉瞎，不時在江九峯身上點點摸摸，逗得江九峯全身又痲又癢，而且血脈賁興，一個把持不住，張手就抱住了血手仙姬。

血手仙姬鶯啼一聲，人也就倒進了江九峯懷中。

他們兩個人原已各懷情意，這時紅唇似火，一經合上之後，便已如痴如醉再也分不開了。

空中輕輕的揚起了幾聲：「不……不……不……」一陣狂風刮來了那「不」字，也就被吹上了九天雲霄，而變成了一陣若斷若續，若緩若急的呻吟之聲。

天也醉了，地也醉了，人也醉了，一切的一切都深深的沉入夢樣的醉鄉裏了。

過度的激動帶來一陣疲憊，江九峯漸漸的跌進了睡鄉之中，他嘴角含着微笑，夢裏都有着無盡的溫馨與美妙。

血手仙姬却在這個時候發出了一陣抽泣之聲，聲音不大，却是動人心弦，但，江九峯毫無反應，他那還會有什麼反應，整個人就像是死去了。

其實說他死去了也不爲過，因爲這時的他，莫說血手仙姬的輕泣之聲驚不醒他，就算有人在他臉上刮他兩個耳光，也別想把他驚醒了。

爲什麼?那就只有血手仙姬知道了，只有她才知道她在他身上動了什麼手脚。

血手仙姬的輕泣並不眞的在討取江九峯的憐愛和爭取有利的承諾，她只是在試探江九峯是否眞的失去了知覺。

結果，很令血手仙姬滿意，她翻身坐了起來，臉上沒有半點淚痕，有的只是一抹輕笑。

她在江九峯身上仔細搜尋起來，她不但脫光了他的衣服，甚至也解開了他的髮髻，仔細得像淘金一樣。

只是她的仔細並未得到應有的回報，從她的笑容凍結上看，就知她的計謀是完完全全的失敗了。

她恨恨的踹了江九峯一脚，還得心不甘情不願的替他恢復原狀。

她替江九峯恢復了原狀，也整理好了自己，目光凝注在江九峯的臉上，不自覺的那恨意漸漸的消失了，更不自覺的伸手在江九峯臉上輕撫起來。

「眞便宜了這小子，東西到手了沒有?」幽靈般來了一個黑衣幪面人，來得好輕好快，嚇得血手仙姬一縮手，跳也似的站了起來。

那人伸出手道：「拿來!」

血手仙姬輕嘆一聲，搖了搖頭，道：「他身上除了幾兩碎銀子和幾種隨身藥物之外，什麼打眼的東西都沒有。」

那個黑衣人冷笑了一聲：「讓我來看看。」

又是一番仔細的檢查，當然，他也查不出什麼東西來，不過他目光一厲，舉手一掌就待向江九峯頭上擊落。

血手仙姬一震，叫道：「現在不能殺他。」

黑衣人冷然道：「怎麼?你居然眞的動了情!」

血手仙姬道：「你要這樣說，你就把他殺了吧，你看最後吃虧的是誰。」

黑衣人一怔，道：「他身上既然沒有東西，難道還會有別的利用價值?」

血手仙姬道：「他還有沒有利用價值，那就看你的了，不過有兩件事，你不可不知道。」

黑衣人道：「還有什麼事，快快告訴我。」

血手仙姬道：「據他說，東西一定在他身上，他還和我打過賭，賭我一定找不到。」

黑衣人皺起了眉頭道：「另外一件事呢?」

血手仙姬道：「據他說，別人就是得到了秘圖，沒有他別人也絕對取不到那『血盟單』。」

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好狂傲的口氣。」

血手仙姬道：「他說他爲了担任這個任務，足足吃了五年的苦頭，才做好一切準備工作，你想，他都準備了五年，我們一天都沒有準備，能順順利利的取到那『血盟單』麼?」

黑衣人道：「他做了一些什麼準備工作?」

血手仙姬道：「我還沒有問出來。」

黑衣人道：「好，就依你的，饒他不死，不過你一定要弄個明明白白出來。」

血手仙姬一笑道：「你放心，世間中有幾人逃得過我消魂娘子的手段。」

黑衣人冷森森的道：「但願如此。」身形一轉，人就出去了好幾丈遠，好利落的身手。

血手仙姬嘴角一掀，笑了一笑，可沒敢發出聲音來，她閉着眼睛平靜了一下心情，然後走向江九峯，從頭上取一隻金釵，插入江九峯口中放了片刻，江九峯立時有了適度的反應。

血手仙姬收回金釵，又倒回江九峯的懷中輕輕哭泣起來。

江九峯被血手仙姬哭聲嚇了一跳，擁住血手仙姬道：「秋妹，怎麼啦，好好的，怎麼哭起來了。」

血手仙姬一面用袖子抹眼淚，一面嬌嗔的道：「都是你，你可把我害慘了，你叫我以後怎樣回家。」

江九峯一怔道：「哦?你怎的不能回家?」

血手仙姬忽然「哇!」的一聲，又哭了起來：「你——你是眞的不懂呢?還是在裝糊塗?」

江九峯愕然道：「秋妹，你……」

血手仙姬哭得更傷心了。

江九峯拍着自己的腦袋道：「秋妹，我有什麼不對，你就直說了吧。」

血手仙姬就是不說，有意教江九峯傷腦筋。

江九峯想了半天，總算想通了，又抱住血手仙姬道：「秋妹，不要哭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等這項任務完成之後，我就托人去向府上求親去。」

眞是藥怕對症，江九峯這句話一出口

，血手仙姬就止住了哭聲，仰起帶雨梨花的臉龐，道：「這可是你自己說的，我可沒有死賴着你啊。」

江九峯又是一陣溫言柔語，海誓山盟，才說得血手仙姬寬心大放，高興起來，笑道：「大哥，你剛才好壞，怕我把東西找到，故意出了個絕招，不行，我還要再找。」

江九峯一笑道：「你再找也一樣找不着，因爲東西根本不在我身上。」

血手仙姬心頭一涼，好不難過，可是又無法發作出來，只有不依地撒嬌道：「我不信，你壞……」

江九峯道：「事實如此，不由你不相信，你摸摸你的口袋，就知我沒騙你。」

血手仙姬一摸自己口袋，她眞氣得要吐血，可不是，就在她袋中，多了一條小手巾。

這是一條綉花手巾，原是女人之物，表面上看不出什麼名堂來。

江九峯笑道：「一切秘密都在這手巾內，有你帶着，便不會使人起疑心了。」

東西在自己身上，自己却向別人身上去找，你就找翻了天，也會找不出來，江九峯這一招，可是滑頭到了極點，眞使血手仙姬哭笑不得。

不過，有江九峯最後的那句話，東西由血手仙姬帶着，血手仙姬心中雖然生氣，却也不傷神了。

血手仙姬很願意保管這條手巾，不過她還是故意做作了一番，要將那手巾交給江九峯道：「大哥，這責任太重大了，我可負担不起，還是還給你吧。」

江九峯一笑道：「放在你身上，也還是我的責任，但你身上有這條手巾，人家不會注意，要是在我身上，那等於『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血手仙姬心裏高興得要死，表面上更裝出一副勉爲其難的樣子，收起那條汗巾，道：「東西我是替你收起了，可是眞要丟了，你也不能怪我啊。」

江九峯道：「其實這東西別人得去了也沒有多大用處。」

血手仙姬緊張的一怔道：「難道這又是一份假的？」

江九峯回答道：「這一份絕不是假的，只是單憑這份東西，也別想取到『血盟單』。」

血手仙姬顰起了秀眉道：「大哥，你怎麼老愛打啞謎。」

江九峯道：「我那裏打啞謎來着，只是我只有一張嘴，來不及說呀。」

血手仙姬羞羞的道：「還有點不放心我的成份。」

江九峯提起血手仙姬的手，輕撫着說道：「秋妹，如今我們兩人已是兩位一體的了，我不放心你，還能放心誰，不過，我要問你一句話……」要問什麼話，他並沒有馬上說出來，只用一雙清澈的眸子望着血手仙姬，就像是要把血手仙姬望穿似的。

誰當着這種目光，也會不自在起來，尤其心裏有鬼的人，血手仙姬心裏止不住一慌，扭頭道：「大哥，你知不知道你這個時候的樣子像什麼？」

江九峯一怔道：「像什麼？」

血手仙姬吃吃笑道：「像隻餓狠。」

江九峯一楞之後，回轉過來，哈哈大笑，道：「說得好，我眞的有點餓了。」雙手一圈，可就把血手仙姬摟到了懷中低頭向血手仙姬嘴上咬去。

血手仙姬一側頭，讓過江九峯火熱的嘴唇，低聲道：「你要問我甚麼話呀？」

血手仙姬這一手，可高明到了極點，一放一收，把個江九峯弄得團團轉。

江九峯吮不到血手仙姬的香唇，咬着血手仙姬的耳珠，道：「親一個，解解饞再說。」

這種發展，正是血手仙姬一手所造成的，只有在這種情形之下，男人最乖最聽話了。

血手仙姬沒有吊江九峯的胃口，盡心全意的滿足了江九峯，江九峯忍不住自己告訴血手仙姬道：「在私事上，我們是同命鴛鴦，在公事上，你只能算是一個外人，所以，我要代表權責問你一句話。」

血手仙姬就怕看他那正氣的目光，這時，江九峯的目光變得一片柔情，血手仙姬笑盈盈的道：「你問吧。」

江九峯正色道：「你願意不願爲我們死？」

血手仙姬知道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也正色道：「願！」

江九峯又道：「你可願意當我行動上的副手？」

血手仙姬道：「願！」

江九峯說道：「好了，我們可以暢談了。」

血手仙姬一怔道：「你要問的話就這樣簡單？」

江九峯道：「話雖簡單，意義却很重大，我親口所問，你親口所答，將來你要出了差錯，我就可以別開夫妻關係，依公處理。」

血手仙姬暗笑了一聲，忖道：「到那時候，只怕你早化成血泥了。」

血手仙姬表面上還是一笑道：「瞧你這個人，公私正眞分得非常清楚……你放心，小妹一定不會替你丟人，更不會叫你失望。」

江九峯點頭道：「我看得出來，你是一個最可信賴的人。」

血手仙姬差一點沒有笑出聲來，暗道：「我要是最可靠的人，那天下就沒有不可靠的人了，男人呀，男人，天下最笨的就是你們。」

江九峯望了一望月色道：「來，我現在先教你一種神奇的步法。」

血手仙姬愕然道：「大哥，你心中在想些甚麼，爲甚麼又要教我步法了。」

江九峯一笑道：「你看我有點神經病是不是，其實，大哥清楚得很，老實告訴你，那收藏『血盟單』之處，機關密佈，步步危機，只有我這種步法，才能通過『血河砂陣』，通過『血河砂陣』之後，還有三道關卡，另有三種功夫，互相尅制，才能順利通過，這五年來，我就爲這三種功夫吃足了苦頭。」

血手仙姬一震道：「我也要練那三種功夫麼？」

江九峯一笑道：「就是要練，你也來不及練了，有我當先開路，破去了機關，

你就可以通行無阻了，倒是那步法，你却不能不練，否則過不了『血河沙陣』，你這副手就沒有作用了。」

血手仙姬「啊！」了一聲，裝出一副恍然而悟的神情道：「原來如此，怪不得你說，除了你之外，沒有別人能夠取到那『血盟單』了。」

江九峯微微一笑，道：「事實確然如此。所以，別人只有空費心機。」

血手仙姬滾到江九峯懷裏笑道：「小妹好不高興，有幸得跟隨你的左右。」

江九峯親了血手仙姬一下，忽然推開她道：「秋妹，你等一等，我有事情離開一下，很快就會回來。」

他可走得眞快，血手仙姬也來不及問話，他已走得老遠。片刻之間，便連影子都見不到了。

血手仙姬冷笑一聲，道：「好小子，便宜都讓你佔盡了，到時候……」

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傳來，嚇得她把未說出來的話嚥了回去了，人影現身出來，敢請，又是那黑衣幪面人。

血手仙姬倒抽了一口氣道：「你怎麼又回來了？」

那黑衣人道：「我越想越不對，我想還是把那小子宰了好。」

血手仙姬道：「他剛走了。」

黑衣人道：「我看見他走，你爲甚麼任由他離開？」

血手仙姬道：「他不會走的。」

黑衣人說道：「你憑甚麼會說這種話呢？」

血手仙姬道：「他的秘圖還在我身上哩！」

黑衣人大喜道：「眞的嗎？取出來給我看一看。」

血手仙姬把那條汗巾取出，遞給黑衣人道：「那小子可眞不簡單，你道我們怎樣找不到這張圖？」

她把汗巾叫做「圖」，黑衣人心中有此瞭解，「嗯！」了一聲，道：「你說吧，不必打啞謎了。」

血手仙姬嘆道：「他把這條汗巾偷偷的放在我身上，你說我們到那裏找去。」

黑衣人哈哈笑道：「妙！妙！妙！眞妙極了……」

笑聲忽然一斂，隨着又陰森森笑了二聲，道：「更不能給他活下去了。」

血手仙姬也冷笑了一聲，只是他的冷笑聲，大異其趣，也不知道她笑的是誰：「可是以後更不能殺他了。」

黑衣人道：「你想護着他？」

血手仙姬道：「別說你不能殺他，就老頭子都不能殺他。」

黑衣人道：「這是你說的。」

血手仙姬道：「不錯，是我說的，誰要殺了他，便別想得到那『血盟單』。」

黑衣人微微一震道：「有理由嗎？」

他能問出這句話來，可見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血手仙姬說出了原因，黑衣人一楞道：「有這種事，我回稟老頭子去。」

血手仙姬望着去勢如飛的黑衣人，忽然低下頭凝思起來。

她有時柳眉雙結，有時又笑顏綻開，面上的神情千變萬化，詭異至極。

她今天也許太高興了，把江九峯的秘密完全掏出來了，高興頭上，人就難免粗心大意，居然江九峯回來了都不知道。

江九峯一笑道：「秋妹，你在想什麼呀？」

血手仙姬眞的嚇了一大跳，看清是江九峯之後，才嫣然一笑道：「當然是想我們的將來。剛才，你到那裏去了？回來得好快啊。」

江九峯微微一笑道：「我去找了一點東西，你把我那條汗巾取出來吧。」

血手仙姬取出那條汗巾，江九峯却從懷中取出一隻小瓶子，用瓶子裏的藥水倒在那條汗巾上，說也眞奇怪，那條汗巾上居然現出了一副山水地形圖，圖上標註了幾個符號，那幾個符號血手仙姬雖然還看不懂，但那山形地勢却看得大吃一驚，做聲不得。

江九峯沒有望血手仙姬，也沒有說話，只集中注意力在那圖畫之上，其他的事物，這時都不在他眼中心中了。

這時，血手仙姬也發現了那圖形在慢慢的由濃而淡，由淡而漸漸消失中，她也一凝神，細心揣摸牢記起來。

汗巾上的圖形消失得很快，接着那條汗巾也在圖形消失之後化成了灰燼。

血手仙姬不由輕輕的嘆了一口氣，江九峯一笑道：「記熟了沒有？其實你就是記不牢也沒關係，我都强記在腦中了。」

血手仙姬一挑秀眉道：「你說我們要到黃山去是不是？」

江九峯說道：「是呀！我正是這樣說的。」

血手仙姬道：「秘圖上的標示，好像不是黃山吧。」

江九峯道：「我也有這感覺，口中傳言，虛虛實實，不足爲奇，這倒好，他們都向黃山去了，我們樂得檢這便宜。」

血手仙姬道：「我們什麼時候去？」

江九峯道：「現在就走！」

血手仙姬道：「你知道了地形圖上的位置嗎？」

江九峯反問道：「你呢？」

血手仙姬道：「很像是虎牙山哩！」

江九峯點頭道：「不是很像，實在就是虎牙山。」

血手仙姬道：「虎牙山乃是歐陽世家的根本重地，東西怎會藏在虎牙山去呢，眞是令人不可思議。」

江九峯道：「我想其中一定有原因，不過這原因對我們此行的任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滲進虎牙山去，聽說歐陽世家立下嚴命，虎牙山百里範圍境內，非事先獲得允許，不准江湖人物踏入半步，因此，我們要進入虎牙山可就成了大問題。」

血手仙姬道：「我看也不盡然，我就去過好幾次虎牙山，也沒見人阻攔過。」

江九峯道：「話是那麼說，當然，他們也不能對所有的江湖人趕盡殺絕，話是說得凶，你不生事，當然他們就不把你當江湖人物看，你要惹事生非，可就犯了他們了。」

血手仙姬點頭道：「而我們這次去，正要惹事生非。」

江九峯道：「不但要惹事生非，而且

，還要給他們帶去一大堆麻煩，你說，人家能讓你進去麼？」

血手仙姬相應道：「我們能因此不去嗎？」

江九峯道：「當然不能。」

血手仙姬道：「你信不信得過我？」

江九峯一笑道：「我們是什麼關係，怎會相信不過你。」

血手仙姬道：「我有幾個朋友，也許能帮得上忙，使我們神不知鬼不覺的進入虎牙山。」

江九峯道：「那太好了，能不驚動歐陽世家那是上上之策，先謝過你了。」

血手仙姬一笑道：「謝什麼，你的事還不就是我的事，何況，我更是你名正言順的助手，那更是我應該辦的事。」

江九峯道：「你什麼時候能着手進行，最好是越快越好。」

血手仙姬道：「你總不是叫我現在就去吧。」

江九峯道：「要事機秘密最好立時採取行動，我們以後相處的日子還多哩！」

「去你的！」血手仙姬抱住江九峯狠狠的親了一下，轉身飛也似的走了。

血手仙姬忘了約定相會的地點，江九峯只有在原地點等她。

說來這地點倒還眞不錯，前面不遠處就有一棵枝葉繁茂的華蓋大樹，到樹上去休息，倒眞還不賴。

江九峯縱身樹上，找了一個既可睡又隱秘的位置，舒舒服服的休息起來。

血手仙姬沒忘記江九峯，天沒亮就回來了，她輕嘯一聲，驚醒了江九峯。

血手仙姬道：「大哥，我們運氣好，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們要找的人。」

江九峯急急的問道：「你那朋友怎樣說？」

血手仙姬道：「我還沒有直接談到正題，只約定中午時分見面，大哥，你最好親自出面和他們談一談。」

江九峯一皺雙眉，說道：「有這必要麼？」

血手仙姬道：「有些問題最好是大哥自己作主，我也不知大哥……小妹不敢擅專。」

江九峯一笑道：「秋妹，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難道……」

血手仙姬截口道：「大哥，你聽我說，你道我找的是些什麼人？」

江九峯道：「不是你的朋友麼？」

血手仙姬道：「我的朋友只能穿針引綫，眞正帮我們滲入虎牙山去的，却另有其人。」

江九峯現出不悅之色道：「秋妹，我們原要秘密行動，你這樣一來，豈不公告週知了。」

血手仙姬一笑道：「不會的，人家要不能守口如瓶，他們還叫得起字號麼！何況，我們說的也不是眞情實話。」

江九峯口中喃喃地道：「他們……守口如瓶……」

血手仙姬一笑道：「發現了什麼不對嗎？」

江九峯道：「你這話……」

血手仙姬道：「大哥，你聽說過『鼠帮』這一號人物沒有？」

江九峯點頭道：「你找上了他們？」

血手仙姬道：「你知道『鼠帮』的存在，那就不用小妹多所解說了，小妹找是找上他們了，妥不妥當還得大哥作主。」

江九峯苦笑一聲道：「『鼠帮』專做些偷鷄摸狗，欺騙蒙混之事，我們去和他們打交道，豈不叫人笑話？」

血手仙姬接口道：「因其如此，更能發揮瞞天過海的妙用，大哥，你不是那種不會變通的人吧。」

江九峯道：「你這樣拿話一擠，我只有從善如流了，好，我們就走這條路試一試。」

他們在一家飯店裏會見了那位「鼠帮」的代表，他沒有多問江九峯與血手仙姬的來歷，只問他們的要求和願出的代價。

其實，他要的代價並不算貴，只要了一千兩錢子，便答應把他們送到虎牙山黑虎洞。

他們送人的方法，說起來簡單極了，三張人皮面具，就把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江九峯一張人皮面具是歐陽世家的家人，血手仙姬的人皮面具是歐陽世家的一個丫頭，那位代表也就是掩護人，算是歐陽世家的小管事。

一切裝扮好之後，江九峯還不放心地道：「不會被人識破吧。」

那人微微一笑道：「朋友，你不要把歐陽世家看得太神了，在下連這點小事都辦不好，也就不算是小金八了。」

江九峯本來不便請教他的姓名，現在他却自己說出來了。

血手仙姬一旁道：「說得也是，這次帮忙，完全看的是面子，否則，千把兩銀子的生意，金八爺是不會接手的。」

人家收費不多，從這收費標準看，顯見他們的身份並未被重視，這正合了江九峯的心意，所以，江九峯也不能故作緊張，反而引起金八的注意，於是淡淡的一笑說道：「那就一切仰仗八爺了。」

金八還眞有他的一套，江九峯也在江湖打過不少的滾，但和他走在一起，不覺耳目爲之一新，他的小點子特別多，每有「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時，他的應付，招招擊在人性的弱點上，過關斬將，如同摧枯拉朽。

江九峯冷眼旁觀，眞還得益不少，學了許多不可言傳法門訣竅。

一路上，別說沒有大風浪，就小風小浪，都沒有發生過，平淡中却有新奇之感，意猶未盡中，金八說了一聲：「到了，這裏就是黑虎洞了。」

這時，時間剛入夜不久。

他們已處身在虎牙山中，面對着一片草木不生的岩石山地。

江九峯抱拳送走了金八，血手仙姬道：「這裏一片奇岩怪石，星羅棋佈，眞正的黑虎洞到那裏找去？」

江九峯微微笑道：「你不是看過那幅密圖了麼，難道心中一點概念都沒有？」

血手仙姬苦笑一聲道：「小妹對這方面最差勁了，有你記着，小妹又何必多費心神。」

江九峯道：「我教你的那套步法，你可練得純熟了？」

血手仙姬淡淡的道：「還不大熟。」

江九峯面現不悅之色道：「秋妹，你爲什麼不用點功，現在可要用了，這却如何是好？」

看看江九峯那副着急的樣子，血手仙姬不由噗哧一笑，道：「大哥，你急什麼，我是和你開開玩笑的，你看，我練得夠水準了吧。」

空言無益，血手仙姬展開身形，就在原地展開了那套神奇的步法。

江九峯吁了一口長氣，笑駡道：「你這死丫頭，好會逗人。」

血手仙姬笑道：「大哥，你神經太緊張了，不給你輕鬆輕鬆，那是容易出差錯的。」

江九峯一笑道：「多謝美意，我們走吧。」當先向奇岩怪石之中走去。

血手仙姬緊跟在江九峯身後一步一趨，走了足足半個時辰，四週的奇岩怪石更高更大，使人不自覺之間產生一種陰森恐懼之感。

血手仙姬輕呼道：「大哥，快到了麼，陰森森，我好冷啊！」

江九峯笑道：「冷倒未必，是有點怕吧。」張開手臂，迎着撲來的血手仙姬。

又走了一陣，眼前現出一道山壁，山壁之下，現出一個洞口，洞口上居然還有人題了「黑虎洞」三個大字。

洞內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血手仙姬頓着蓮足道：「我們眞是百密一疏，忘了準備照明之物。」

江九峯道：「因爲這裏有現成的，何用準備，你等一等，看我的！」

一陣風聲過去，血手仙姬身旁的江九峯頓失，不過片刻之間，火光一亮，江九峯已點燃了一盞提燈，走了過來。

這個洞還眞不小，約莫有十幾丈見方，洞內四週又有八個小洞口，暗含八卦之數。

江九峯領着血手仙姬從右側第三洞口而入，洞口甚小，通道也很小，走了一程，通道走盡，眼前一開，已進入一個新的境界，耳中忽然聽得有流水淙淙之聲。

江九峯舉起手中燈光道：「秋妹，你看，前面一片砂礫之地，就是『血河沙陣』，這片沙陣乃是一片浮沙，浮不着力，人行其上立被吞沒，只有我們那套步法，才是唯一的渡河之法。」

血手仙姬笑道：「我們的步法也得脚着沙地呀，你這話叫人聽了好不糊塗。」

江九峯道：「你聽我說，其中自有道理，因爲有位極大智慧之人，在浮沙之中，用極巧妙的方法，佈置了許多飛越着力之處。」

血手仙姬截口道：「我明白了，那着力落脚之處，被浮沙所掩，只有利用我們那套步法，尺寸，施展開來，才是飛越的唯一法門。」

江九峯點頭道：「所以尺寸方位一點差錯不得，否則一失足便永淪沙底了。」

血手仙姬打了一個冷噤，道：「好可怕！這步法靠得住麼？」

江九峯道：「我想應該靠得住。」

血手仙姬道：「萬一靠不住呢？」

江九峯道：「那只有認了，我先走，萬一出了事，你就不必再來了。」

血手仙姬咬着牙關道：「不，你要失了事，我也不要活了，我就跳到浮沙之內去永遠陪伴你。」

江九峯好不感動，噙着淚水道：「但望我不會出事，這裏還有一個訣竅，你注意看看，在起步之前你的兩脚一定要站在這兩塊石塊之上起步，才能拿穩方法。」

說話之際，江九峯也站在兩塊只有脚印大小的石塊上了，脚要合着石塊，身體的方位自然不會偏差。

只聽江九峯道了一聲：「起！」人已施展步法，掠着浮沙，一路旋轉着，飛了出去。

片刻之間，江九峯已安全的渡過了那片浮沙。

對面遠去傳來一聲歡呼道：「秋妹，沒錯，你來吧。」他們只有一盞提燈，提燈留給了血手仙姬，江九峯飄過浮沙之後，因爲手中沒有燈，所以只能聽到他的聲音，而看不見他的人。

其間相距怕沒有三四十丈。這遠的距離，江九峯也只能看到血手仙姬手中的燈光，而看不清她的身形面貌。

只聽血手仙姬叫了一聲道：「大哥，我過來了。」空中傳來衣袂飄風之聲，血手仙姬也眞怪，爲什麼把提燈放在地上，不帶了過來呢。

江九峯心中起念，好不奇怪，他一念未了，來人的身形已在他身前落下。

一個好大的身形，根本就不是血手仙姬，江九峯心神一震道：「你是誰？」

那人哈哈一笑道：「老夫歐陽劍一，少俠，你沒想到吧。」

江九峯上當了，苦痛的道：「血手仙姬她……」

歐陽劍一道：「她那是什麼血手仙姬，她是老夫的女兒歐陽青青，少俠，說來你該稱老夫一聲岳丈了。」

江九峯翻着白眼，漲紅着臉，說不出心中的懊惱。

對面的提燈，由一盞變出了三盞之多，而且，一盞一盞的飛越而來。

第一個到達的是歐陽青青，只聽她嬌聲地喝道：「駿子，還不快快的拜見岳父大人。」

江九峯冷笑一聲，沒有答理她。

接着又飛過來二個人，一個是歐陽可，另一個居然是辣手仙姬夏荷婷。

辣手仙姬夏荷婷嬌聲地笑道：「山不轉路轉，江大哥，想不到我們在這裏又見面了。」

接着歐陽公子歐陽可抱拳一禮道：「江兄，眞得謝謝你，要不是你的神奇步法，我們也眞過不來啦！」

江九峯橫目怒視着歐陽青青道：「你……你……」他眞想狠狠的罵她一頓，可是話到口邊，他却又駡不出口了，駡並不能解決問題，也出不了氣，何必多此一駡，徒然顯得自己不够沉着。

江九峯便把這口氣嚥了下去，歐陽劍一一擧大姆指道：「年輕人有這份修養，眞是老夫的佳婿也，好好好，青兒沒有看錯你，將來老夫更不會虧待你，別生氣了，我們好好合作，去取『血盟單』吧。」

江九峯一昂首道：「你們可以殺了我，休想用要我替你們把血盟單取出來。」

歐陽青青道：「江大哥，你要這樣想

就大錯特錯了，你把我們帶過了『血河沙陣』，第一難關已過，你就不帮我們的忙，我想只要多花點時間，總有辦法達到目的的，而你，死了只是白死，不但白死，而且還要落個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智、不明的惡名，你這又何苦來哉，你還是聽小妹之勸，帮我們把『血盟單』取出來，共享榮華富貴的好。」

江九峯懶得和她分辯，望着她只是冷笑不已。

這時，辣手仙姬夏荷婷說了一句話：「江大哥，你信不信，你那伙子朋友，只怕早把你當做叛徒看待了，你把我們帶到了這裏，你就跳到黃河都洗不清了，你就算死，也只是白死，絕沒有人爲你流半點眼淚水，別死心眼，自以爲是條漢子。」

這時，歐陽青青又挨到江九峯身邊道：「大哥，我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

忽然，聲音一低道：「我有了你的孩子了。」

江九峯臉色一變道：「什麼……」

歐陽青青大聲道：「我有了你的孩子了，你……」

江九峯無言的長嘆了一聲，舉步向前走去！歐陽青青叫了一聲：「大哥，你要到那裏去？」

歐陽劍一一笑道：「青兒，我們跟下去就是。」

歐陽劍一沒有看錯江九峯，江九峯走到一處洞口之前停下身道：「你們停在外面，我招呼你們時，你們再進來。」

歐陽可道：「我陪你一同進去。」

江九峯道：「我不要人陪，你要去你自已去。」

歐陽可冷笑一聲道：「別自以爲了不起，我就進去給你看看。」

「可兒，不可逞能！」老莊主的話那能阻止得住歐陽可，歐陽可一幌肩，已箭一般射進了洞口。

歐陽劍一一個箭步也正要搶身進去時，洞口已發出一聲慘嚎，歐陽可的身子接着單飛出來。

歐陽劍一伸手接住歐陽可，只見歐陽可胸前一片血污，不知受了什麼東西的重擊，打得人也昏死了過去。

大家一陣大亂，又是裹傷，又是服藥，忙了一陣，歐陽青青忽然想起江九峯，這才發現江九峯已經不見了。

歐陽青青驚叫一聲道：「不好，江九峯逃之夭夭了。」

「哼！誰說我逃走了，你們進來吧。」江九峯的話聲正從洞內飄了出來。

歐陽劍一拔出寶劍，橫劍當胸道：「老夫開道，你們小心隨來！」

入洞便見洞頂上懸掛了許多鐵球，只是這些鐵球已經靜止不動了，想必歐陽可就是傷在這些鐵球之下，地上落下了三個吊鍊已斷的鐵球，不用說，一定是江九峯破壞的，因此也破壞了整個的鐵球陣。

通過鐵球陣，進入一條甬道，甬道之內橫七豎八的倒了十八個鐵人，每個鐵人都已遭到破壞，不能運轉了。

通過鐵人陣，又是一條甬道，甬道地上散落了千百種稀奇古怪的暗器，這些暗器好在都已散落在地上，要是從四方八面向着他們發射出來，他們眞不知如何應付得了。

歐陽青青咋舌道：「他沒有騙人，這三道關卡實在不容易通過。」

大家沒有說什麼，顯然都有此感。

走完甬道，有一道又大又厚的石門，一步跨入石門，眼睛都是一亮。

原來石門之內，是一所大廳，大廳頂上懸掛着一隻水晶球，水晶球內發出一道亮光，照得全廳皆亮。

這所大廳，空空洞洞，只有一張香案擺在正面洞壁之前，香案上放着一隻朱紅盒子，此外，香案上再無他物。

大家一低頭，這才發現江九峯俯伏在香案之前，而他身上的衣服也是被汗水濕透，足見他是經過一番非常艱辛的歷程，才能破關而入。

歐陽劍一看了江九峯一眼，跨着大步，直向香案前走去，他正要去取那香案上的朱紅盒子。

江九峯忽然挺身大喝一聲，道：「不得動那盒子。」

歐陽劍一一縮手道：「爲什麼不能動那盒子？」

江九峯道：「盒子上面有機關，盒子一離桌面，機關立時發動，機關發動後，不但聽內之人無一倖免，盒內的『血盟單』也齊化烏有。」

歐陽劍一可不敢冒這個大險，身形急退，離開香案遠遠的道：「你可知道機關的機鈕何在？」

江九峯道：「我知道。」

歐陽劍一說道：「那就快去把機鈕破了。」

江九峯道：「破機鈕不難，但有二件事先要解決。」

歐陽劍一道：「那二件事？」

江九峯道：「第一，我要一把龍角寶刀。」

歐陽劍一冷笑一聲，道：「老夫要是沒有龍角寶刀呢？」

江九峯道：「那就只有找到龍角寶刀之後，再來行事。」

歐陽劍一說道：「你先說說第二件事吧。」

江九峯道：「晚輩做事，向來是按步就班，沒有找到龍角寶刀之前，第二件事，那就不必多費唇舌了！」

歐陽劍一道：「看來你是知道老夫身懷龍角寶刀了。」

江九峯點頭道：「明人不說暗話，晚輩確知前輩有那龍角寶刀。」

歐陽劍一忽然哈哈大笑道：「這樣說來，你是有心人了。」

江九峯道：「彼此！彼此！前輩不是要晚輩引路取得『血盟單』麼？晚輩也正想請老前輩現身，於是將計就計，終於皆大歡喜了。」

歐陽劍一神色數變，道：「你爲什麼要老夫現身？」

江九峯道：「沒有老前輩的龍角寶刀，便破不了這裏的機關樞鈕，便得不到『血盟單』和另外一筆富甲天下的財富，而老前輩已經歸隱多年，別說借不到老前輩的龍角寶刀，就要想見老前輩一面都不是容易之事，所以只有出此下策了。」

歐陽劍一道：「你說的可有實話？」

江九峯道：「你以爲呢？」

歐陽劍一道：「你是老夫的女婿，但你口口聲聲只稱老夫老前輩，你捨近而求遠，其中只怕不盡可信。」

江九峯道：「那老前輩以爲晚輩用意何在？」

歐陽劍一哈哈一笑道：「不管你用意何在，那都不是重要的事，老夫現在就把龍角寶刀交給你，你說你的第二件事。」

歐陽劍一從衣襟之內，取出龍角寶刀，擲向江九峯，龍角寶刀只有一尺長左右，式樣拙劣，一些也不打眼，但江九峯沒有懷疑它的眞實性，因爲他雖然沒有見過它的眞面目，却對它知道得非常清楚。

江九峯望着龍角寶刀發出一聲輕嘆道：「現在晚輩要談第二件事了！」

歐陽劍一道：「你說吧。」

江九峯肅然道：「這龍角寶刀可曾飲過一位鐵大俠的鮮血？」

歐陽劍一哦然笑道：「老夫明白了，你的眞正用心就在這一句話之上，不錯，當年鐵血盟盟主便是死在老夫這龍角寶刀之下，老夫爲皇上辦事，有何不當？」

江九峯道：「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老前輩所行所爲並無不當之處，只是老前輩的手段，有欠光明，爲晚輩所不敢苟同。」

歐陽劍一笑道：「你不贊成老夫的作爲，又待如何？你還是用龍角寶刀做你的正事去吧。」

江九峯道：「什麼正事？」

歐陽劍一臉色一變道：「你是在裝糊塗！」

江九峯道：「你是說破壞機關機鈕之事？」

歐陽劍一道：「難道你龍角寶刀到手之後，就忘了你該做的事？」

江九峯一笑道：「我沒有忘記，不過還有一件事，我們事先要說個明白。」

歐陽劍一道：「孩子，你花樣太多了，不怕人家討厭麼？」

江九峯道：「親兄弟明算帳，我把總機鈕破壞之後，我到底能得些什麼好處，也該說個明白才是。」

歐陽劍一冷笑一聲道：「剛才不是已經說過了？」

江九峯道：「剛才說的什麼，我倒忘了！」其實，剛才什麼條件都沒談定，歐陽青青只說了一句「我有了孩子」，江九峯就領着他們進來了。

歐陽劍一道：「有一件事，老夫要告訴你，不管你原來的用心如何，你最好少動歪腦筋，乖乖的做老夫的女婿，好好替老夫做事，否則，老夫一旦出手，從不饒人！」

江九峯道：「晚輩知道老前輩功力通神，尤其掌中一把『柳葉飛虹劍』，有驚神泣鬼之能，所以趁老前輩出手之前，要與老前輩說個明白，否則，晚輩將機關破去之後，老前輩『柳葉飛虹劍』一起，晚輩可就太寃了。」

歐陽劍一一笑道：「九峯，你太多心了，你忘了你還是老夫的女婿，老夫豈會向自己女婿下手。」

江九峯道：「你雖然並無殺我之心，但我知道我已惹下殺身之禍，我不該一時大意，提起鐵盟主被殺之事……」

歐陽劍一點頭道：「你確實不該提起此事。」

江九峯說道：「所以，晚輩爲求自保計……」

歐陽劍一接口道：「你要老夫饒你不死……」

江九峯道：「晚輩如果不死，老前輩豈不寢食不安，所以晚輩無此要求。」

歐陽劍一道：「你是爲你那未出世的兒子求命？」

江九峯道：「不，晚輩要求的是公平的一戰。」

歐陽劍一哈哈大笑道：「你想和老夫動手，你也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江九峯道：「晚輩自知不是老前輩手下三合之將，但那是指老前輩使用『柳葉飛虹劍』的時候，如果老前輩不用『柳葉飛虹劍』時，晚輩頗有與老前輩一拚的自信。」

歐陽劍一在當今武林之中，可是劍道高手中的高手，壓根兒就沒把江九峯這個年輕人放在眼裏，過去他的對他容忍，完全是爲了「血盟單」之故，雖明知江九峯別有用心，只因「血盟單」未曾到手，也就故意和他打迷糊，反正他是掌中遊魂，遲早都逃不過一個「死」字。

歐陽劍一一連看了江九峯幾眼道：「你可是認爲這樣不公平？」

江九峯道：「晚輩正是此意。」

歐陽劍一道：「你要如何一個『公平』之法？」

江九峯道：「晚輩要向老前輩易劍而戰。」

歐陽劍一一笑道：「你要用老夫的『柳葉飛虹劍』？」

江九峯道：「晚輩正是此意。」

歐陽劍一道：「『柳葉飛虹劍』柔中帶剛，不好使得很，你使得了？」

江九峯拍着自己的佩劍道：「晚輩這把劍却是剛中帶柔，老前輩使用起來，只怕也難以順手，如此一來，老前輩也就難以盡展所長了，你我各棄所長，晚輩縱然不敵，也就心甘情願了。」

歐陽劍一微微一笑道：「這也是你計劃中的一部份？」

江九峯點頭道：「不錯。」

歐陽劍一道：「那你也是他們訓練出來，計算老夫的了。」

江九峯朗聲道：「老前輩沒猜錯，晚輩的使命就是爲鐵老盟主報仇。」

歐陽劍一哈哈大笑道：「他們也太天眞了……」忽然笑聲一歛，正聲道：「你說，這『血盟單』可是眞的？」「血盟主」如果不是眞的，歐陽劍一可就不吃這一套了。

江九峯道：「『血盟單』絕對是眞的，我們先易劍，再驗看『血盟單』，如果『血盟單』不實，晚輩立請作罷，任由老前輩處置。」

歐陽劍一點頭道：「好，老夫的『柳葉飛虹劍』給你。」一抬手，把『柳葉飛虹劍』拋給了江九峯，他根本沒把江九峯放在眼裏，也不在乎自己手中有沒有劍。

江九峯倒也有違諾言，也老老實實的

把自己的佩劍送到歐陽劍一手中。

歐陽劍一接過江九峯的劍，看了一眼，臉色忽然的變了一下，隨後，却又淡淡的一笑道：「你們計劃得很週詳，只可惜，你的功力火候太嫩了……你破機關取盟單吧！」

江九峯便不再多說什麼話，舉步向香案前飛去，伸手拿起了那紅木盒子……

歐陽劍一臉色一熱道：「沒有機關？」頗有上當的感覺。

江九峯道：「有，只是晚輩已經先行破除了，盒內就是『血盟單』與『血誓』都在這盒子之中了。請老前輩過目。」轉身就將那紅木盒子交到歐陽劍一手中。

歐陽劍一眞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是眞實的事實，止不住一陣興奮的打開了紅木子盒，目中一落之下，心情定了下來，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不錯，這就是眞眞實實的「血盟單」，因爲早年他自己就是「血盟單」中人，而且，自己親手寫的「血誓」也就在盒子裏面。

歐陽劍一先取出他自己立的那份「血誓」，揮手一揚，那份「血誓」書便立時化作灰燼，消失不見了。

那深厚的功力，看得江九峯心弦不由得一震，暗自倒抽了一口冷氣。

歐陽劍一隨手將那紅木盒子向歐陽青青手中一遞道：「你們兩人先到洞外去，免得江少俠心中不落實。」

歐陽青青這時對江九峯也沒有了那股子綿綿的情意，望也不望江九峯一眼，當先就向洞外走去。

辣手仙姬夏荷婷就走在歐陽青青的背後，歐陽青青剛走出大廳，辣手仙姬夏荷婷叫了一聲，道：「青妹……」

歐陽青青一回頭，辣手仙姬夏荷婷身子向前一靠，一把七寸多長的匕首已完全沒入了歐陽青青胸膛之內，歐陽青青連哼一聲的機會都沒有就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辣手仙姬夏荷婷打倒歐陽青青，取出紅木盒中「血盟單」與「血誓」，取出火摺子打起火花把「血盟單」與「血誓」統統燒成了灰燼。

辣手仙姬夏荷婷燒完「血盟單」之後，却帶着紅木盒子又走回了石廳之內。

這時，江九峯與歐陽劍一還沒有開始決鬥，兩人鬥眼鷄似的，正在你瞪着我，我瞪着你。

辣手仙姬的回來使歐陽劍一大大的吃了一驚道：「你怎麼又回來了，那紅木盒子……。」

辣手仙姬截口道：「我回來是要告訴你一件事情。」語氣完全不同了，變得非常沒有禮貌。

歐陽劍一當然不會笨得看不出來，心中一沉，張口道：「你原來眞是江九峯一夥的，老夫……」

辣手仙姬說道：「你知道得遲了是不是?」

歐陽劍一道：「你得到了『血盟單』，爲什麼還不遠走高飛，回來做什麼?」

辣手仙姬打開紅木盒子向歐陽劍一一照道：「我把『血盟單』燒掉了。」

歐陽劍一一震，道：「你把『血盟單』燒了，該死的丫頭。」

辣手仙姬冷着面孔道：「該死的東西是你，你可知道本姑娘是什麼人?」

歐陽劍一嘿嘿冷笑道：「管你是什麼人，今天都要你們埋骨此地。」

此時，辣手仙姬肅然說道：「本姑娘姓鐵……。」

歐陽劍一心弦一震道：「你是鐵展堂什麼人?」

辣手仙姬說道：「我就是鐵家的鐵娘子，也就是你老盟主的長孫。鐵瑞華就是我。」

歐陽劍一笑道：「那你是秋娘的女兒了。」

辣手仙姬忽然成了鐵娘子，而鐵娘子居然就是「鐵血盟」老盟主的孫女兒，那江九峯又是什麼人呢?

江九峯就是江九峯，他和鐵娘子不但眞是同路人，而且還是師兄妹，他們是一個師父教出來的徒弟。

過去，他們一直在演戲，現在不再演戲，而要拚命了。

歐陽劍一忽然提起鐵娘子的娘秋娘，聽他那語氣，似乎別有一種味道，鐵娘子一怔道：「你知道我娘?」

歐陽劍一道：「嗯！她提起過老夫沒有?」

鐵娘子道：「她爲什麼要提你這種賣友求榮的人。」

歐陽劍一臉上掠過一道怪異的神色，乾笑了一聲：「你……」你什麼，他却沒有再說下去了。

江九峯道：「老前輩，現在我們要兩打一了，你不會認爲不公平吧。」

歐陽劍一說道：「其實你們兩打一的結果，也許更壞。這對老夫來說，公平之至。」

江九峯說道：「華妹，取出你的兵刄吧。」

鐵娘子自稱辣手仙姬時原是用了一條帶子當兵器，這時，她探腰取出來的不是什麼帶子了，而是一把軟劍，這軟劍還眞怪，劍尖上開了一個叉，像是一張嘴的蛇頭。

歐陽劍一一怔道：「蛇王劍。」

鐵娘子道：「你能認得蛇王劍，當知我們要用什麼劍法對付你的『倒瀉銀河』了。」

歐陽劍一冷笑一聲道：「火樹銀花在你們師父兩口子手中也許擋得住老夫二三十招，至於你們兩人麼，就再練五十年，也不是老夫的對手。」

江九峯朗笑一聲道：「老前輩，別忘了不是猛龍不過江，何況，就目前的情形來說，失敗的還不是我們，你不覺得你是步步落在我們計算中麼?」

歐陽劍一暗自嘆了一口氣，他無法否認這個事實，這一步失算的確實是自己。

失算雖然是失算，不過歐陽劍一却不在意，幾十年前，他的劍法就是江湖上數一數二的人物，如今，劍上的造詣更不用說了，對付這兩個年輕人，那只是舉手投足之勞，不足哉道。

歐陽劍一忽然敞聲大笑了起來：「就憑你們這份自信心，老夫也不能叫你們失望，你們上吧。」

弦已拉滿了，正要發放的時候，江九

峯忽然叫了一聲道：「且慢，這是你的劍，你還是用你自己的劍吧。」他居然把歐陽劍一的「柳葉飛虹劍」投還給了歐陽劍一。

鐵娘子也是大吃一驚道：「大哥，你是怎樣了。」

江九峯道：「華妹，如果這樣打勝了歐陽前輩，我們會終身不安的。」

鐵娘子道：「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那是他的報應，有什麼不安。」

江九峯道：「我們本是堂堂正正之師，如果也像他一樣，只求勝利，不擇手段，那我們的行爲，和他過去的行爲又有什麼不同，所以，我不想這樣做。」

鐵娘子道：「可是……」

歐陽劍一笑道：「老夫用什麼劍都一樣，你們佔不到便宜的。」

江九峯道：「如果我們的那把劍被動了手脚，那情形就不一樣了。」

歐陽劍一臉色大變，道：「什麼，你們在劍上動了手脚。」舉劍仔細地檢查起來。

江九峯道：「老前輩只要用四成眞力，一震劍身，就知道了。」

歐陽劍一依言一抖手中長劍，劍身噹的一聲，從中折爲二段，掉了下來。

歐陽劍一長眉一剔，怒芒暴射，震聲喝道：「你……你們太無恥了。」

江九峯說道：「這句話請你收回去，我們要是無恥之徒，也不會將此計告訴你了。」

鐵娘子道：「這樣就叫無恥之徒，那你的狠絕人寰，惡絕天下，那就簡直沒有話可以形容了。」

歐陽劍一怒喝一聲道：「你們納命來。」手中「柳葉飛虹劍」劃起一道劍勢，直取江九峯。

江九峯原巳換來了歐陽劍一的「柳葉飛虹劍」，一片好心將「柳葉飛虹劍」還給了歐陽劍一，自已手中反而沒有了作戰的長劍，只剩下一把龍角寶刀，龍角寶刀雖然是一把寶刀，銳利非常，可是刀身太短，用作拚鬥兵刄，那就一無是處了。

歐陽劍一選中江九峯動手，就是看中了他這兵刄上的弱點，他却想也不想江九峯是如何把劍還給他，自已才落得手無長劍的。

這就是歐陽劍一，寧可我負人，絕不容人負我。

歐陽劍一劍勢一起，風起雲湧，江九峯只仗手中龍角寶刀勉强接擋了四劍，四劍接擋下來，身上便巳被劃了四道血口，好不狼狽。

歐陽劍一先機在握，雖然鐵娘子也挺着蛇王劍夾攻過來，由於江九峯手中龍角寶刀發揮不出應有的威力，他們兩人練好的那套「火樹銀花」聯手合擊的劍法，發揮不出一點配合的威力，更別想對歐陽劍一構成威脅。

這眞是一場非常不公平的拚鬥，與其說是拚鬥，不如說是屠殺，江九峯與鐵娘子簡直就是待宰的羔羊。

可恨的是，歐陽劍一明明可以三招兩式就把他們擊倒，但他却不讓他們痛痛快快的死去，只用劍鋒在他們身上殘酷的劃着，江九峯的一身衣服巳經成了零碎布片，鐵娘子也好不了多少。

而歐陽劍一却是高興得哈哈大笑了起來。

常言有道「樂極生悲」這回事，歐陽劍一滿心高興中，江九峯忽然使出一招怪招，龍角寶刀一斜，居然把歐陽劍一的「柳葉飛虹劍」削去了一段，使得歐陽劍一的「柳葉飛虹劍」比江九峯的龍角寶刀還短了半寸。

「柳葉飛虹劍」斷了一截，對一個劍道大家來說，照樣還是可以發揮他劍道上應有的威力，但是，江九峯能截斷歐陽劍一「柳葉飛虹劍」所使出來的那一怪招，有如天際神龍，見首不見尾，不知其所自來，更說不到何以抗衡了。

歐陽劍一幌身急退，望着江九峯一臉愕然之色。

江九峯一招震退歐陽劍一，臉上却沒半點得色，倒有點茫然的神態楞在那裏。

鐵娘子鐵瑞華說不出的高興道：「江大哥，你什麼時候藏了一手，我怎麼一點也不知道?」

江九峯這一招確是神來之筆，至於他如何能使得這樣神妙，那就只有天知道了，江九峯還像做夢一樣，有點糊裏糊塗，不盡完全明白。

當然，這也不是空穴來風，毫無根據，當他前往太平村面對着太平村外的那棵樹跪了七天七夜時，他就從那枝葉交叉的形態中，悟出了不少絕妙高招，後來，那棵大樹的枝葉被人削去之後，他又從僅剩的樹身上得到了一個啓示。

這些種種，只是在他心中形成了一個概念，但他一直沒有機會把概念變爲形式，把虛無化爲實體，直到這時心情大急之下，信手揮來救急，居然從無到有，化虛爲實，使出了神奇的一招。

江九峯這時完全被自己的神來之筆所迷惑住了，他沒有聽到鐵娘子的話聲，他心中只縈繞着那些分歧交織的形象，同時，印證着歐陽劍一的劍法，其中仍有脈絡可尋，最後終於給他悟出了一個道理。

這時，那歐陽劍一倒也奇怪，居然沒有利用這個機會向江九峯出手。

這倒不是說他有什麼好心，而是他也被江九峯那神來的一招，帶入了一個深思的境界，不自覺的出了神。

歐陽劍一到底是個劍術大家，一個劍術大家對劍術上的劍意，在天性上是有其不可抗拒的魔力，這時只有江九峯與鐵娘子不出手攻擊他，他是想不到當前的敵人的。

鐵娘子夾在中間，望了望江九峯，又望了望歐陽劍一，她那裏知道他心中在想些什麼，自然，也不敢冒險去招惹歐陽劍一，只有一肚子納悶。

過了很久一段時光，江九峯忽然神情一肅，把龍角寶刀交給鐵娘子道：「華妹，這龍角寶刀必是鐵家之物，你好保管，現在把你的『蛇王劍』借給我，我要好好的和歐陽老賊作一死戰。」

鐵娘子來不及表示意見，江九峯巳伸手取去了她的「蛇王劍」向歐陽劍一正色道：「老前輩，晚輩現在正式向你求戰，我要單打獨鬥和你一拚生死存亡。」

（以下轉入第一〇〇頁）

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著
黃耀基·圖

長生不老肉（上）

日逛白馬寺　夜探聚寶莊

一陣急噪的鳥聲，把翟天星驚醒。

拔衣下床，鳥聲更急，翟天星走近窗前，微風吹來，帶來一陣清幽的花香，也帶來「吱吱喳喳」的鳥聲。

鳥語本屬天籟，可是，這連串的鳥聲却像哀鳴。

放眼望去，一隻雛鳥正在院中亂撲。一隻全身黝黑的貓兒，正弓身欲撲。「可憐的鳥兒！」語音再落，翟天星輕輕單掌遞出。

那鳥兒在掌風之中騰起，而那黑貓身如疾矢，只差三寸，便幾乎把鳥兒抓着。

鳥兒順着掌風，上了牆頭，略停一會，便振翅高飛。

黑貓「咪嗚」地叫了一聲，似乎在惋惜失去了一頓甘美的早點。

翟天星微笑，救了一只鷂鳥，也算是一件好事！

店小二正持着銅盤，見了翟天星，笑口道：「公子爺，你早！」

翟天星應了一聲，往臥房盥洗。

慇勤的小二，仍站在身旁，道：「公子爺，今朝你可要些特別的早點？」

翟天星道：「今早我想改變一下，你不用侍候，我自會往大堂！」

小二退身道：「小的爲你開一壺雨前龍井！」說罷便出了臥房。

翟天星心下暗道：「長安客棧果是令人賓至如歸的客棧！」當然，這慇勤的招待，是那錠黃金的力量。

盥洗已畢，翟天星步至大堂。

舉目四望，大堂內已是人頭湧湧。

小二上前，滿臉歉意道：「公子爺，今日人客特多，我只能爲你在近門之處，留了座位！」

翟天星並不介意，道：「小二哥，麻煩你了！」

小二已爲翟天星斟滿一杯茶，濃烈的茶香使人精神爲之一振，翟天星輕啜一口。小二道：「公子爺，我不用你吩咐，已爲你預備了應時的早點！」

一個小厮已捧着一隻粽子。

翟天星詫異道：「你怎知我要吃粽子呢？」

小二笑道：「今日是端陽佳節！」

翟天星自言自語道：「啊！原來是端陽佳節！」

小二道：「公子爺，午時江上還有龍舟競渡！」

長安客棧不止地方雅潔，而且粽子也是異常甘香可口，小二退下之後，他一連吃了兩口。

當他再斟香茗之際，便瞥見了門口之處，站着一個衣衫襤褸的少年。

看那少年，面孔污穢，頭戴一頂老人家的帽子，與他臉孔，極其不相配。

那垂涎欲滴的樣子，使翟天星不禁笑了。

那少年似乎有點靦覥，正欲回身。

翟天星連忙道：「孩子！」

那少年轉身，竟是怒目相看，半晌才道：「我並不是孩子！」

翟天星笑道：「對不起，公子爺！」

那少年聽了，裂咀而笑，露出一排編貝似的牙齒。

翟天星又道：「公子爺——」

那個店小二突然衝出來，惡聲道：「這是什麼地方？容你這小叫化？」

那少年勃然大怒，但低首看看自己衣衫，便忍着怒氣，回身便走。

翟天星忽道：「小二，這是在下的好友，難道他不能與我共嚐這美味粽子？」

小二連忙弓身，道：「可以，可以，既是公子爺的好友——小叫……不，公子，請！」

那少年臉上露出鄙夷的顏色，可是，抵受不住那香氣四溢的粽子，緩步入了大堂。

翟天星道：「小二，多開個座位！」

小二退下，而那少年也坐在翟天星面前。

翟天星又道：「小二，再來一只！」

少年道：「不，公子爺，我只想吃一兩口！」

翟天星笑道：「公子何必客氣？」

小二已捧上另一只粽子，並帶來了羹筷。

少年剛說只想試一兩口，可是，見了這只新鮮的粽子，便立刻狼吞虎嚥，不消半刻，只剩下一小半。

翟天星也沒有開言，讓他靜靜吃着，這少年一定是餓了幾天，否則也不會如此口饞！

翟天星見他滿臉醬油，道：「喝杯茶吧！」

少年捧起茶杯，正想喝之際，臉上突然出現了驚惶的神色，忽忽放下茶杯，一句話也沒有說，便衝門而出。

翟天星覺得十分奇怪，回身一望。

只見那少年已擁入了人堆，而後面却有八個一式勁裝的漢子，如狠似虎的向少年撲去。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本是擠滿了行人的長安大道，便騷動起來。

本來，那少年衝入人羣，便可逃避這八大漢的追捕，可是，人羣突然的散開，少年便失去了掩護。

八大漢都是步履輕盈，眼看便要把少年抓着。

那時，一個布販正推着裝滿布疋的木頭車前行。

一股鋤强扶弱的衝動，使翟天星毫不考慮的遞出了左掌，掌風藏暗勁，「嘩啦」一聲，那堆布疋便倒了下來，攔在那八大漢跟前。

而那機靈的少年，趁這一刻，竄身前去，已消失在大街的另一端。

八大漢頓足，回首道：「誰人敢干涉聚寶莊之事？」

翟天星心中一凉，仍從容吃着粽子。

那布販滿口惡言，正在收拾地上的布疋。

八大漢中一人，挺身上前，惡聲道：「既然有胆在爺們跟前出手，何不露身相見？」

翟天星實在看不過這人臉露兇相，語出傷人，正想回身過來。

那大漢身後一人道：「武爺，我看還是追那小子重要，何必節外生枝？」

那人見茶樓之內，人山人海，怎能找出暗裏發勁的人，只好悻悻而退，與其他七人，追向大街盡頭。

翟天星想起今早院子中貓捕鷂鳥的情景，不禁嘆了一口氣，心下道：「鳥兒，鳥兒，你好自爲之！」

長安大街是繁盛之地，這種追捕爭執之事，一日倒也發生幾十回，人們已是見怪不怪，轉眼之間，便回復了人來人往，而酒樓之內，也沒有人再記掛剛才之事。

翟天星雖然仍在吃着粽子，但心頭却想着那少年。

看來這少年已被他們追了一段時間，否則也不會餓如野狼，但這少年雖是一身穢衣，却又不似叫化，難道這八漢子與這少年有一段冤仇？

那漢子又提過聚寶莊，聚寶莊是個什麼莊子？聽來又不像武林中的山莊。

聚寶莊，一個多麼俗氣的名字！

翟天星吃完那個粽子，小二又上來斟茶。

翟天星道：「小二哥，聚寶莊在這裏很有名聲？」

小二昂首道：「聚寶莊？當然大有名頭！這長安客棧，那邊的太白樓，西湖綉莊，還有那集古齋，……」

「小二，你說得太多了！」一個和藹的聲音從翟天星背後响起。

翟天星回過頭來，只見是那身材肥胖的掌櫃。

小二聽見了掌櫃的聲音，連忙住口，半晌才道：「公子爺，你還要吃些什麼東西！」

翟天星道：「不用吃了，你替我結賬吧！」

那掌櫃趨前，笑道：「公子爺，這頓早點，應該由在下結賬！」

翟天星笑道：「掌櫃太客氣了！」

掌櫃一揖道：「公子高人，我老甘請也請不來！」

翟天星道：「萍水相逢……」

掌櫃一臉和氣地道：「正是萍水相逢，難得難得！公子爺那一掌實在是——」

翟天星笑問道：「掌櫃老爺說什麼一掌？」

掌櫃繼續道：「高人不露相，在下拜服！不過，我可以告訴閣下，聚寶莊是我的東家，連小二所說，還有城東城西的珠寶玉石坊，賭場，五大紅樓，都是我東家所有！」

翟天星道：「好大的生意！那麼貴東家是——」

忽然，那掌櫃笑意頓失，道：「公子，你既知這些生意龐大，公子還是好好過路！」

翟天星笑臉不言。

掌櫃又道：「公子，今日端陽佳節，江畔龍舟競渡，白馬寺前好熱鬧，何不盡一日遊興！」

翟天星暗道：「好個狡猾之人！忽怒忽笑……」

掌櫃又滿臉和氣，道：「公子是個雅人，何必理會此庸俗之事？」說罷便爲翟

天星斟滿茶杯，用手輕按，道：「公子，請茶！」

翟天星伸手端茶，却發覺茶杯已嵌在八仙桌上，可是他不露聲息，仍是從容端杯，杯子拿起，八仙桌上已有一個圓印。

翟天星並不表示詫異，輕啜一口，道：「掌櫃好勁力，在下佩服！」

掌櫃微笑，揖身而退。

好奇的翟天星望着他的背影，心下嘀咕：「這一下子是什麼玩意？」

這當然是一種警告，警告他不可再干預聚寶莊之事，可是，這反而激起了翟天星好奇之心！

不過，那少年已不知所踪，要想干預，也暫時無從着手，翟天星再喝一口茶，便緩步出了茶樓。

轉過了大街，便是白馬寺。

白馬寺前，攤檔林立，人如潮水，在攤檔與攤檔之間，湧湧現現。

好熱鬧的地方，有人進香，也有人漫無目的的蹓躂，在人潮之中，前面却圍了一個圈子。

翟天星生來好奇，也忍不住上前。

圈中圍着一個老者，左手執摺扇，右手拿着一個長長的烟斗，正在那裏說書。

老者道：「今日是端陽佳節，應該改換一下話題，說些屈大夫的事蹟，與你們聽聽！」

立時之間，人聲喧鬧。

其中一些人道：「屈大夫之事，我們已知，還是繼續那套西遊記吧！」

另外一些人說：「屈大夫投汨羅江之事，倒也是應時的話！」

可是，有更多的人同道：「還是再說西遊記！」

這一番擾攘，竟使圈中兩個少年人廝打起來。

一少年道：「我要聽唐僧！」

另一少年道：「唐僧有什麼好聽，還是轉一下話題，說屈原大夫！」

那老者道：「不用再打了，看看坐上各位，喜歡屈大夫還是唐玄奘！」

一時之間，你一言一語，有些說屈大夫，有些說唐僧，混成一遍。

平盛之世，究竟是愛好奇異故事的人多，那會有人關心愛國騷人？他們記得端陽佳節，只不過是晨間的粽子，午間的競渡！

那說書老者清清了喉嚨，道：「既是大多數人也喜歡西遊記，那麼我說西遊好了！」

人羣之中，响起一陣掌聲。

老者道：「上回說到——」

人羣之中，立即有人接口道：「說到唐三藏被蜘蛛精捉入了盤絲洞……」

老者道：「對了，那唐僧被困盤絲洞內，盤膝而坐，低首念經——而另外的蜘蛛精，正生火煲水……」

一個少年道：「要吃唐僧！」

老者道：「當然，唐僧肉是千古難嚐的，而且能使人延年益壽，長生不老……」

翟天星聽到此處，有點不耐煩，因爲這西遊記的故事，早是耳熟能詳。

他走出了人羣，暗道：「假若唐僧再世，我也不會爲長生不老而吃他的肉！」

他突然感到一陣噁心，天下間那會有吃人肉的人？可是，回心一想，假若眞有這種使人長生不老的人肉，一定有無數人甘之如飴。

皇帝老子第一個想吃，還有那些擁有權力財富的人，都會搶着吃！

幸好那只是傳說。

翟天星一邊胡思亂想，一邊在攤檔中走過。

前面又圍了一堆人。

一個瘦削的老者，聲嘶力歇地叫道：「各位，老夫路過長安，缺乏盤川，望各位叔伯兄弟帮忙，我不是賣藥郎中，却要把家傳秘方，供之各位！」

人羣中一人道：「既不是郎中，又豈是賣藥！」

老者嗆咳了幾下，接口道：「這不是尋常之藥，而是長生不老秘方！」

人羣中起了一陣喧嘩。

老者又再嗆咳了一聲，道：「你們不要見笑，這方子是我玄祖父，東渡扶桑，找得徐福遺下的方子，這方子本來是獻給秦始皇……」

人羣中又有一人道：「既是長生不老之方子，他爲何臉色枯黃，嗆咳連聲，我看你是泥菩薩過江……」

人羣中湧起一陣訕笑。

很多人都明白這老者是個走江湖的騙徒，紛紛離去，翟天星也轉身。

可是，仍有一堆人留下，欣欣向老者垂詢。

翟天星嘆了口氣，隨着人羣而去。

今生未老，竟望長生？那實在是太愚昧了。

突然，有人把翟天星衣袖拉了一下。

翟天星低頭一看，竟是今早見過那個少年！

那少年借着翟天星垂下的衣袖，好像在躲避什麼。

翟天星回頭，只見那八個漢子已在人堆中搜索，人實在太多，他們步履遲緩，但正向着翟天星而來。

那少年身體瘦削，暫時也可以躲在翟天星衣袖與身軀前面，八個漢子似乎仍未發覺。

少年輕聲哀求道：「公子再救在下一次！」

翟天星不言一語，慢慢掩護着他向前移動。

可是，兩人的行動却惹來前面的人怪異目光。

那八大漢立即醒覺，奮身前進，可是，人實在太多，無法一促即至。

那少年已知再不能躲避下去，向着人堆亂竄。

一時之間，人羣更爲紊亂。

有人叫道：「你這小叫化！」

「我的銀両！」

「你這可惡的小偷……」

人聲更爲嘈雜，而那少年也在這亂叫亂嚷之際，已在人叢之中逸去。

那八個大漢怒視翟天星，但有些流氓地痞，借着這大好時機，混水摸魚。

整個空地上的人羣，立時洶湧起來，呼兒喚母，斥喝漫罵之聲，不絕于耳。

翟天星也趁着人羣，閃身離去。

而那八個大漢幾經辛苦，才從人羣走

出，可是那少年與翟天星早已全無踪影。

離開了白馬寺，向河畔的大道，行人拖男帶女，絡繹不絕，翟天星舉首一看，日過正中，已是午時。

龍舟鼓响，從江畔飄來。

翟天星隨着人羣，來到江邊，只見八隻旗幟飄揚的龍舟，已在江上競渡。

舟上男女，運槳如飛，鑼鼓齊鳴，八隻龍船，齊齊在江面滑去，不分軒輊。

江畔兩旁，已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羣，喝采打氣之聲，與鑼鼓聲同樣响亮。

翟天星也被這歡樂感染，笑顏逐開。

八艘龍舟，快近終點。

忽然，一聲吆喝：「小子休走！」

一個少年在人羣縱身而起。

翟天星一看，竟又是那少年。

吆喝的仍是那八個大漢，少年竄出人羣，直向江水而去，八個如狼似虎的大漢，也落江邊。

少年來到水前，已是走無可走。

本來，龍舟快到終點，却被這一番追逐吸引了，很多維護秩序的鄉間護衛，也追下江來。

那少年一躍，竟向江上龍舟撲去。

那八艘龍舟，前後所爭極微，幾乎是一綫而過，少年躍上最近江邊的龍頭，借勁發力！

龍舟上的勇士，被這少年嚇了一跳。

八大漢與那些鄉間護衛，被這少年舉動嚇呆了！

就在這發呆片刻，那少年已從第一艘龍舟龍頭上一躍，又躍至第二艘。

然後又躍至第三艘，第四艘！

翟天星也忍不住讚歎，這少年的輕身功夫的確是不同凡响。

誰知道，龍舟浮在水面，仍然疾行，可是，這少年一躍而過，並沒有使龍舟幌動或稍沉，這種借勁發力，以力聚力之跳躍，實在難得。

本是喧鬧的兩岸，頓時靜了下來。

那少年沒有猶豫，又一個縱身，從第四艘龍舟的龍頭之上，又發力一躍！

第五艘，第六艘，第七艘。

當他再縱身，輕輕落在第八艘龍頭之上，回身一笑，便一個飛身，上岸去了。

這種別開生面的橫渡江面，使在場的人也喝采起來，頓時，兩岸人聲此起彼落，震耳欲聾！

那八個大漢，如夢初醒，其中一人怒道：「追！」

可是，江水阻隔，他們又如何追去。

本是好奇的翟天星，而今更被這少年身手所吸引，這人既有如此身手，爲何又擺脫不了這些追捕的人？

這些聚寶莊的人，又爲什麼要向這少年窮追不捨？

聚寶莊究竟是個什麼山莊，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追捕一人，而附近的官差，毫無動于衷？

今早那掌櫃已明白指出，聚寶莊是這地方的大富戶，所擁有的生意不計其數，但而今觀之，聚寶莊的勢力也不少！

八大漢追捕這少年，爲的是什麼？爲仇怨？看來又不是，假若這少年闖了瀰天大禍，官府又豈會袖手不理？

翟天星越來越感到有趣，忍不住問身旁一位書生，道：「相公，隔江是什麼地方？」

那書生道：「是來恩寺！」

翟天星道：「也是長安名勝？」

書生道：「這寺院歷史悠久，是唐三藏從天竺取經回來，皇帝爲他建立的寺院，院中有大雁塔，據說藏有三藏法師的經文！」

翟天星別了書生，來到下游，搭渡過江。

來恩寺建築雄偉，却與一般寺院有些不同，因爲唐三藏從天竺回來，把中原建築寺院之法，滲入了天竺寺院的色彩，東西兩地建築精華，渾成一體。

寺中的大雁塔，却完全仿效天竺而建，另成一格。

來恩寺前，渺無人踪。

今日是端陽佳節，那有人會來進香？

一個小沙彌正在寺前打掃。

翟天星上前道：「小師傅有禮！」

那小沙彌仍然掃地，並沒有理會翟天星。

翟天星又道：「小師傅可見有一少年來過？」

那小沙彌仿若未聞。

翟天星又道：「小師傅，有沒有看過八個大漢？」

小沙彌放下掃帚昂首道：「你——」

翟天星看看小沙彌，也是一呆，道：「你——」

小沙彌竟便是那少年！

翟天星道：「原來是你這——」

那小沙彌一拉翟天星入了寺內，才輕聲道：「恩公，多謝你兩次出手相救！」

翟天星道：「公子爺，不用客氣，只是舉手之勞！不過，那八個大漢，爲什麼追你？」

那少年道：「恩公請低聲，那八人剛走，不知道會不會再回來！」

翟天星看看四週，並無人影。

翟天星道：「你定是闖下了瀰天大禍了？」

少年搖了搖頭，道：「我並沒有闖禍，不過，這事說來話長，我不想連累公子，恩公，高姓大名？」

翟天星道：「在下姓翟，名天星！」

那少年呆了一呆，道：「人稱『擷天星』的翟大俠？」

翟天星笑一笑道：「那是江湖朋友取笑！」

那少年道：「那麼——」語音甫落，少年竟跪到地上，道：「翟大俠援手！」

這舉動使翟天星嚇了一跳，忙扶起他道：「何必行此大禮？」

少年並沒有起來，用手把沙彌帽拉下，竟露出了一頭長長的秀髮！

想不到這滿臉汚穢的少年，竟是個女子！

翟天星道：「姑娘請起！」

姑娘道：「假若翟大俠不答應援手，小女子便不起來！」

翟天星笑道：「直到如今，我還是一頭霧水，你先起來，詳細告我，在可能範疇之內……」

姑娘道：「我實在太妄撞，小女子姓閃，小字明珠！」

翟天星道：「閃姑娘，起來再說！」

閃明珠道：「翟大俠——」緩緩站了起來，又道：「說來你也許不信！」

翟天星道：「我最喜聽古怪之事！」

閃明珠道：「我有一個世兄，姓撲，單名一個玉字。」閃明珠忽然臉泛紅霞。

翟天星明白，笑道：「撲玉是你世兄，也是你未來——」

閃明珠更是滿臉通紅。

翟天星道：「我不取笑你了，說下去吧！」

閃明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說出來，翟大俠可能不信。」

翟天星道：「願聞其詳！」

閃明珠道：「我與撲玉都是長安佃戶，向聚寶莊莊主賃田耕作而活……」

翟天星道：「聚寶莊莊主是何人？」

閃明珠道：「聚寶莊莊主姓葉，名長青，是長安最富有的莊主，賺錢之多，足與官府抗衡！」

翟天星道：「他既然這麼有錢，與你們有何瓜葛？」

閃明珠道：「本是相安無事——翟大俠，你聽過唐三藏的故事沒有？」

翟天星道：「當然聽過，唐三藏與你們又有何干？這來恩寺也是唐三藏取經回來主持之寺院！」

閃明珠道：「你也知道唐三藏之肉可吃？」

翟天星道：「那是家傳戶曉之事！」

閃明珠又道：「可憐撲玉與唐三藏一般！」

翟天星道：「撲玉想往西天取經？」

閃明珠笑了一下，又滿臉愁容道：「不——撲玉身上的肉也是可以使人延年益壽，返老還童！」

翟天星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你說什麼？」

閃明珠嚴肅道：「撲玉身上的肉是可以令人長生不老，豈不是與唐僧一般？」

翟天星道：「你怎知道？」

閃明珠道：「因為有人試過！」

翟天星道：「誰？」

閃明珠道：「聚寶莊莊主葉長青！」

翟天星有點糊塗，聚寶莊莊主雖然有財有勢，但他又怎會吃過撲玉身上的肉！

閃明珠看着翟天星的滿臉狐疑，道：「翟大俠，你不相信？」

翟天星道：「撲玉已死？」

閃明珠道：「不，他並未死去！」

翟天星道：「那麼葉長青又怎會吃到撲玉身上的肉？」

閃明珠道：「說來話長，去年江南一帶，發生了一場極大的豬瘟，不，並不是單只豬會發瘟，無論任何四脚畜牲，也染上了瘟毒，此事你也聽過？」

翟天星道：「此事我也有聞，但我那時在北方！」

閃明珠道：「那時葉長青患了大病，臨危在即！兩個名醫診斷，也吩咐了家人為他預備身後事！」

翟天星道：「他年紀很老了？」

閃明珠道：「八十五歲了！」

翟天星道：「人生七十古來稀！」

閃明珠道：「當他迴光反照一刻，他向家人提出了一個死前願望！」

翟天星道：「他是長安大富之家，一生之中什麼也享樂過，還有什麼願望？」

閃明珠道：「一個極其簡單的心願——他只想喝一碗肉湯！」

翟天星道：「奇怪！」

閃明珠道：「葉長青半生茹素，臨死之前却要喝一碗肉湯，這也許是天意！」

翟天星道：「他這個願望當然容易滿足！」

閃明珠道：「不，因為那時瘟疫極盛，城中根本沒有屠豬殺牛，那裏有肉？」

翟天星道：「那麼葉長青死也不瞑目了？」

閃明珠道：「他的家人却想出了一個辦法。」

翟天星突然感到一陣噁心，道：「用人肉造湯？」

閃明珠道：「翟大俠聰敏過人，是的，他們提議用人肉做湯，葉長青雖是大富之家，但他不能宰人造湯，而且暗裏殺一個老弱之人，湯水一定不會鮮美！」

翟天星道：「有錢使得鬼推磨？」

閃明珠道：「是的，重賞之下，竟然有人願意割股，為葉長青造湯！」

翟天星道：「是撲玉？」

閃明珠道：「是的，那年他父親重病，收成欠佳，又欠下了田租和官府稅項，為了父親，他決定割了一塊股肉，而換取黃金與自由身！」

翟天星道：「自由身？」

閃明珠道：「是的，撲玉賣身葬母，早年已是聚寶莊佃戶兼奴隸！」

翟天星道：「怪不得他願割股！」

閃明珠道：「怪事便從這碗肉湯開始，葉長青吃了肉湯，病竟然霍然而癒，家人大為驚奇，而那兩個神醫也認為是奇蹟！一個月之後，葉長青不只可以下床走動，而且身體也有了異常改變！」

翟天星道：「難道返老還童？」

閃明珠道：「是的，他的頭顱本已光禿，却長出了一小撮黑髮！這也不奇，他本來沒有牙齒，而今竟又從新生出了幾顆牙！」

翟天星聽了，也口呆目瞪不能自已！

天下間竟有這樣的事？

閃明珠道：「你不相信，兩位名醫也不相信，後來却得了確實的證明！」

翟天星道：「如何證明？」

閃明珠道：「葉長青再用重金，招得另外兩位青年，為他割股進湯，可是這兩人的股肉，全無療效，於是，他又再向撲玉動腦筋！」

翟天星道：「撲玉已經恢復了自由之身——」

閃明珠道：「是的，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怎能一割再割？」

翟天星道：「他如何應付？」

閃明珠道：「撲玉知道，如再留下，他便會成為葉長青俎上之肉！於是，他乘夜逃亡！」

翟天星道：「總算有自知之明！」

閃明珠道：「可是，在他逃亡的翌日早上，却傳來他死亡消息！」

翟天星道：「撲玉死了？」

閃明珠道：「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撲玉怎會死呢？雖然，我不相信，但他

們却把他留下的鞋履，一柄鋼刀作為撲玉死亡的證據，我是撲玉未過門的妻子，我有責任找尋眞相！」

翟天星道：「夜探聚寶莊？」

閃明珠道：「我找不到撲玉，却發現聚寶莊下，有一個巨大的地下室，我相信撲玉便囚在裏面！」

翟天星道：「發現聚寶莊的秘密，你便立刻成為這八大漢的追殺對象！」

閃明珠點頭，臉露愁容。

翟天星道：「閃姑娘，你的輕功實在不弱！」

閃明珠道：「當我十歲那年，在田間救了一個老道人，後來我才知道他是一個異人，外號『活閃電』！」

翟天星道：「活閃電無垠道人？怪不得你的輕身功夫，如此佳妙！」

閃明珠道：「我輕身功夫雖是不錯，可惜無垠道人並沒有指點我的拳脚兵刃功夫！」

翟天星道：「撲玉也懂拳脚武藝？」

閃明珠道：「他天生神力，也跟過一些武師學藝，平常一兩個大漢，也不易埋身，可是，聚寶莊高手林立，在他們眼中，他只是一隻撲火燈蛾！」

說到這裏，院外傳來一陣步履之聲。

翟天星看看四周，並沒有可以匿藏的地方，舉首一望，只見一塊牌匾，上書「別有天地」。

步聲漸近，翟天星一手拉了閃明珠，縱身一躍，躲在牌匾之上。

那步聲果然是八大漢，追蹤再來，八人在寺內搜了半個時辰，才無功而去。

翟天星與閃明珠跳了下來，在來恩寺中渡了一宵，閃明珠把聚寶莊內一切情形，詳細告之了翟天星。

翟天星道：「救出了撲玉，我却無法永遠救他走出生天，他天稟異常，本是上天恩賜，也是上天要他萬劫不復！」

閃明珠道：「我們可以遠走高飛！」

翟天星嘆了口氣，道：「天下之大，論財論勢，有無數個葉長青！」

閃明珠頓時明白，眼裏滿含淚水。

翟天星見她楚楚可憐，安慰道：「那還要看他造化，也許，他日後自有安身之地！」

× × ×

長安西郊。

聚寶莊像一隻碩大無比的怪獸，匍匐在縱橫百里的平原之上，夕照初臨，建造精美的高樓宅院，亭台樓閣，泛着一片金光，美麗而莊嚴，更帶詭異。

聚寶齋便是整個聚寶莊的心臟。

齋內佈置，並不是十分華麗，偌大的廳堂，靜悄悄的，沒有人影。

大廳右偏堂，是一個擺滿古玩珍物，牆上掛着名人字畫的雅室。

這些古玩珍物，名人字畫，都是無價之寶，只要拿出其中一件，便足以使一般人過着無憂無慮的一生。

偏堂正中，放着一張黝黑色的酸枝木枱。

枱上右側，放着一個八柱的金算盤。左側只見一叠兩尺有餘的賬簿。

一隻枯瘦的手正把其中一本賬簿抽出，這枯瘦的手顫抖着，一時之間，竟無法抽出他們要的一本。

枱前站着一個中年人，面白無鬚，頭葉儒巾，樣子有點誠惶誠恐，見那叠賬簿巍巍不定，快要墜下，便上前道：「莊主，待在下……」

莊主用力一抽，賬簿終被抽出，而在上的十餘本，也應聲墜下。

賬簿跌下，便可以看到那枯瘦的手的主人。

這人臉孔瘦削，雙頰陷下，皺紋滿佈，但衣色十分華麗，而且有一種懾人的威勢。

那中年人趕上前來，把跌下的賬簿，一一拾好，端放在其他賬簿之上。

中年人道：「莊主，你還是休……」

這莊主當然是聚寶莊的葉長青。

葉長青怒視中年人，道：「我有足够的精力，不用你婆婆媽媽的嚕嚕嗦嗦！」

中年人惶恐道：「是的，莊主！」

葉長青道：「上月進貨如何？」

中年人道：「童男童女各一百，男的二百五十，女的只有五十人！」

葉長青怒道：「只有五百？魯仁，你似乎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魯仁顫聲道：「莊主，我已盡力，而且我已找到買家，五百人已完全放手！」

莫長青似乎勉強滿意。

聚寶莊富甲天下，財富有如江水，滾滾而來，販賣人口，是其中一個重點，但並沒有人知道。

葉長青道：「魯仁，我希望下月你會有令我滿意的成績！」

魯仁道：「卑下當全力以赴，不過——不過——」

葉長青枯瘦的手，大力拍在酸枝桌上道：「魯仁，你知我不喜歡聽藉口……」

突然，葉長青發出了一陣嗆咳，喉間咯咯聲響，一口濃痰，已吐在枱旁的金痰盂內。

魯仁道：「莊主你——」

葉長青道：「我沒有什麼！那寶貝近日如何？」

魯仁道：「他始終不肯如常飲食，身體十分瘦削！」

葉長青道：「快把他糟肥！你看，我的手又變得枯瘦，頭髮牙齒也不能繼續生長，半月之後，無論如何，我也得才喝一次那肉湯！」

魯仁道：「撲玉十分倔强！」

葉長青道：「倔强得過你？對付種種色色的人，天下那一個及你！」

魯仁對這句稱讚，似乎有點高興，道：「我一定會好好想個辦法！」說話之間，他的雙眸露出一絲陰鷙目光。

葉長青挨在椅背，歇息了一會，又道：「那閃明珠可有捉到？」

魯仁吶吶地道：「還沒有！」

葉長青道：「你派去的是什麼人？」

魯仁道：「淮南八大金剛！」

葉長青道：「八大金剛，只是三流脚色！」

魯仁道：「是——不過，他們助我擄人，汗馬功勞也不少！」

葉長青發怒道：「對付不了一個閃明珠。」

魯仁道：「這女子機靈異常！」

葉長青道：「不要再說下去，我叫你在江湖應邀好手，進度又如何？」

魯仁道：「我已分別請了三批人！」

葉長青道：「又是什麼貨式？」

魯仁有點洋洋得意道：「第一批是北三省的四隻蠍子，毒蠍子裴衣，魔蠍子衞日，奪魂蠍凌煞和搜魄蠍墨觀魚四人！」

葉長青並不表示詫異，道：「總算是二流貨式！」

魯仁道：「還有獨尼雙僧，笑夜叉，苦頭陀與哭和尚三位方外之人！」

葉長青笑道：「這還可以！」

魯仁知莊主讚賞，又道：「還有最厲害的一雙，是從西藏請來的！」

葉長青道：「難道是密宗？」

魯仁道：「莊主不出莊門，能知天下事，正是密宗兩大法王，摩訶法王子伽藍法王！」

葉長青道：「那才是一流貨式！」

魯仁又道：「莊主，這次我們用的黃金……」

葉長青道：「黃白之物，豈在我眼中，只要他們保得住撲玉，就算用盡莊內黃金，我還有另外一個八十年，甚至再多八十年，那時以我聚寶莊之財，那怕沒有黃金！」

魯仁却奸險地笑了，這笑意並不長久，因爲他不願意被葉長青發覺。

此時，葉長青臉色驟變。

魯仁也立時害怕起來，顫抖道：「莊主你……」

葉長青雙手抽動，臉孔抽搐，看來他的臉上皺紋更爲深陷，他到底也是一位八十老翁！

葉長青舉起那滿是壽墨的手，道：「快叫大夫……」

魯仁聽了這話，心下略定，道：「我去，我去！」

葉長青伏在桌上，不停地喘氣。

不用半盞茶的工夫，兩個儒生已隨着魯仁進來。

葉長青一見二人進來，便道：「兩位大夫——」這時葉長青有點支持不住，又伏在桌上。

其中一位儒生，撲上前來，道：「莊主，你覺得怎樣，請讓我把脈！」

葉長青伸出夜梟爪子一般的右手。

另一位儒生，却仍站着，臉露不愉之色。那把脈的儒生，半晌才道：「莊主，你似乎回復往日的情況！」

葉長青臉孔扭曲，聲調低沉，道：「那我……」

魯仁插口道：「軒轅大夫，你還不開方？」

這軒轅大夫是著名的脈聖軒轅素，另一位却是名滿五嶽的藥聖常百草！

這兩人杏林齊名，如果不是葉長青那麼財雄勢大，相信永遠沒有人能把這「杏林雙聖」請來！

脈聖軒轅素道：「我自有主意！」

葉長青道：「軒轅大夫，快——」

軒轅素道：「莊主，在下把脈獨步天下，可惜開方用藥却不及常兄！」

藥聖常百草道：「既自稱獨步天下，又何來不及？」

葉長青怒道：「常大夫，還不爲我開藥？」

藥聖常百草冷冷道：「這又何必？」

葉長青全身抖動，痛苦地道：「難道你要老夫……」

魯仁道：「常大夫，你忘記了百草坡上的家人？」

常百草彷彿被刺一下，道：「好，莊主，你先服下這兩顆藥丸！」

他從懷中掏出瓷瓶，倒了兩顆赤紅的藥丸在掌中。

軒轅素陪着笑臉，道：「莊主，這赤煉振脈丹，足可以使你有七十二個時辰的安寧！」

葉長青把藥丸吞下，魯仁已遞上了開水。

半晌，葉長青已恢復常態。

軒轅素道：「常兄果是名不虛傳，你這赤煉振脈丹內有兩種奇藥，可否……」

常百草道：「軒轅素，你不用妄想，對你這種人，我一定守口如瓶！」

軒轅素道：「常兄，爲了莊主，也爲了拯救更多人，你我好好合作，多造福天下！」

常百草道：「造福天下？好一句大義凜然的話！只怕你知道了藥性之後……」

葉長青又回復了氣定神閒，站了起來，道：「常大夫，你剛才說過，這又何必，究竟是有何所指？」

常百草默然不語。

葉長青道：「我知你的意思——不過，百草坡上的人，你可放心，他們都是十分安全！常大夫，如果我不用這辦法，也不能請到大駕！」頓了一頓，又道：「你說的何必二字，究竟是什麼意思？」

常百草突然挺起了胸膛，大義凜然地道：「人生七十古來稀，你又何必逆天而行？」

葉長青道：「逆天而行？」說罷仰天而笑。

半晌，笑聲止住，才道：「常大夫，我並不是逆天而行，而是上天對我特別的眷顧，只要撲玉那傢伙在，我便可以長生不老！」

軒轅素陪笑道：「莊主定然可以長生不老！」

常百草望着軒轅素，臉上露出鄙夷之色。

葉長青對軒轅素道：「軒轅大夫，按我脈情，你道我身體又有了變化？」

軒轅素道：「在下不敢說！」

常百草看見軒轅素的奴顏婢色，氣得把臉轉了過去。

葉長青道：「軒轅大夫，你好好說來，也許日後我的肉湯，讓你分一杯羹！」

軒轅素受寵若驚道：「莊主寬洪大量，定能千秋永壽！以莊主脈動來說，的確是回復了衰老！」

葉長青道：「那麼，常大夫的赤煉振脈丹，可以使我支持多久？」

軒轅素道：「七十二個時辰！」

葉長青道：「往後呢？」

軒轅素道：「再服一次，藥力失效一半！」

葉長青道：「那只有三十六時辰！」

軒轅素道：「藥聖的能力，也是到此爲止！」

葉長青道：「換句話說，就只有那肉湯！」

軒轅素道：「是的！」

葉長青道：「那麼所謂『杏林雙聖』，對我來說，也沒有什麼大用了！」

軒轅素與常百草同時臉色一變。

葉長青道：「魯仁，好好招待兩位大夫！」

軒轅素苦臉道：「莊主——」說罷竟雙腿一屈，跪在地上，叩頭如倒蒜，嚎哭如待宰的肥豬。

葉長青已背轉身來，冷笑連聲。

常百草仍冷冷道：「有道是：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軒轅素涕淚滂沱，道：「常百草，你以爲故作高傲，便可免一死？」

常百草道：「我一踏入聚寶莊，已存必死之心！」

葉長青轉身道：「常百草，你既有必死之心，爲何仍與我周旋至今？」

常百草笑道：「我離開百草坡二旬，相信我的家人已逃離魔掌！」說罷一咬銀牙齒，頹然倒在地上。

魯仁俯身一看，急道：「莊主，他已服毒而死！」

葉長青不耐煩道：「這更好了，免得我多費周章！」

軒轅素仍哀號道：「莊主，請放在下一條生路……」

葉長青道：「放你？我豈能把我長生之術，公之于世？那時，恐怕我再請天下高手，也不能……魯仁！」

魯仁突然感到一陣悲哀。杏林雙聖是一個好好的例子，葉長青已說得十分明白了。

可是，他是個老於江湖的人，仍裝着誠敬道：「莊主，我知道怎樣做！」

魯仁左腳一挑，軒轅素身體有如斷綫風筝，飛向門檻，撲在地上。

魯仁單手提起了常百草的屍身，便往外走。

滿臉鮮血的軒轅素，突然一個反身。

魯仁嘿笑連聲，柔身一閃，右腿連起，一腳竟有八式，把軒轅素胸前八大要穴全封。

軒轅素全身癱軟，仰臥在地。

魯仁又用左手提起他，正要出門。

葉長青突道：「魯仁，把兩位招呼妥當之後，你安排一下，讓我看看撲玉！」

魯仁轉身，躬身道：「是，莊主！」

當魯仁離開這偏堂，葉長青不住微笑起來，臨窗眺望，夕陽殘照，殷紅如血。

以前的日子，他最怕看夕陽，因爲夕陽使他想起自己，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黃昏之後，將是永恒的黑暗。咒詛黑暗，它要把整個聚寶莊吞下，甚至包括自己。

可是，如今不同了，他看見夕陽，那是一個永恒不下的日頭，永遠是那麼金光燦爛，充滿豪情壯氣！

始皇帝所求的萬世基業，素願不能償，而我獨得，這豈是天恩？

天恩臨身，連閻王老子也莫奈之何！

葉長青笑了，是開懷暢快的大笑。

× × ×

魯仁當然也有自己的打算。

他首先吩咐一個莊客，把常百草的屍身，丟棄在聚寶莊後一個亂葬崗內。

這正是藥聖常百草預計之內，他服下的只是假死藥，三個時辰之後，他已從亂葬崗甦醒，遠在漠北，日後成爲了一個震古爍今的藥王，此是後話。

魯仁並沒有立刻處死軒轅素，只把他囚在密室之內。軒轅素又鼓其弦簧之舌，魯仁只是冷笑連聲。

經過一番哀懇，魯仁似乎已動心，其實，他心中早有主意，只希望從軒轅素身上搾取可以搾取的東西。

結果，這交易異常成功，軒轅素整副家業，便落在魯仁手中，本來，這次魯仁爲莊主招聘高手，已取到了萬兩黃金，可是，黃金又豈會嫌多。

他終於暗地放了軒轅素。

其實，魯仁還有一個毒辣的計策，放走軒轅素，足以釀成一個威脅葉長青的禍胎。

軒轅素走了之後，他又爲自己安排了一些事務，然後再往偏堂見莊主。

葉長青仍在偏堂之內，滿臉紅光。

夕陽落盡，夜幕已翩然垂下。

魯仁入了偏堂，爲葉長青掌燈，一室華光。

魯仁道：「莊主，倒不如先吃晚飯，才去見撲玉！」

葉長青道：「不，我立即去！」

魯仁道：「莊主，撲玉已是你囊中之物，你何必急於要去見他！」

葉長青笑道：「魯仁，販賣與擄奪之事，是你勝場，對付這寶貝，我還自有一套！」

魯仁道：「莊主高明！」

葉長青道：「當然，撲玉已是我俎上之肉，不過，強迫他割肉，他自然會誓死反抗，他會絕食，自盡，雖然，他不會就此死去，但他的肉並不會肥美，我定要使他安閒舒逸之下過活，那時，他的肉豈非更爲甘美，不用說，療效更高！」

魯仁笑道：「莊主可想得週到！」

忽然，葉長青凝神，半晌道：「似乎有人！」

魯仁驚覺，飛身出了窗外。

可是，暮色四合，蒼茫一遍，那有人影？

葉長青看見魯仁回來，道：「可能是我多疑，長安聚寶莊，又有誰敢夜闖？」

魯仁道：「是的！」

沒有人敢夜闖聚寶莊，當然並不包括翟天星在內。

當夜色初臨之際，翟天星已到了聚寶莊，並且一直在偏堂之外，看着這枯瘦老人，忽而狂笑，忽而默然。

剛才那一聲响，並不是翟天星所發，而是一鷂鳥迷途，亂撞樹椏之上。

葉長青道：「囚室已安排？」

魯仁道：「一切已安排妥當！我所邀請的東北四蠍，獨尼雙僧與兩大密宗法王，明日即到！」

葉長青道：「這事定要全然保密！」

魯仁道：「屬下明白！這三帮人，武功厲害不在話下，最好的是，他們只要黃金，對其他事沒有興趣！」

葉長青道：「那好極了！我喜歡多做事而少說話的人，魯總管，你也明白！」

一陣寒意從魯仁背部冒起。

魯仁道：「我們往囚室之時，我會一路上把三帮高手的佈置調派，一一詳告莊主！」他在偏堂之內，取了一個「氣死風」——從波斯搜購回來的風燈，然後又道：「這事要嚴守秘密，我只單獨與莊主前去！」

葉長青道：「好，立刻走！」

魯仁提着風燈，出了偏堂轉入後院。

從後院開始，便已設下了幾十個暗卡子。

翟天星看得眞徹，但他的天星步絕頂上乘輕功，已成爲這暗卡當中的暗卡。

轉過疏落林徑，便是一叢花徑。

花徑之後便是長廊，長廊之後又是密林。

過了密林，明媚月色之下豁然開朗。

一個偌大的水池，池上荷葉遍佈，微風吹過，荷葉在月色之下掩映，彷似一層無盡的綠波。

魯仁道：「這荷葉底下，已設了暗器機關，只要有人踏上那小九曲橋，暗器便自動而發！暗器發射的角度，已經週詳計算，任你是什麼高手，也無法躱過！」

葉長青看了一會，滿意地道：「魯總管果然是我左右手！好好爲我盡力，我自會——」

魯仁急忙接口道：「這都是屬下應盡之職！」

葉長青道：「明日那三帮人來到，如何佈置？」

魯仁道：「我已有了一個腹稿，不過，待我們再回偏堂，好好告之莊主！」

葉長青道：「我恐怕——好，容後再談！」

荷池中央，是一個建築十分華麗的水榭。

魯仁道：「囚室進口處，便是水榭之下！」

微風又起，他們已走近荷塘，荷葉乘風起，露出了兩艘小船似的東西！

魯仁得意地笑道：「這便是我們往水榭的工具！」

葉長青道：「想不到我臥病一月，你便建成這緊密囚室，魯總管，你的功勞眞不少！」

魯仁歉道：「倘有令莊主不滿之處，莊主恕過！」

他們下了小船，船身微幌之後，便像疾矢離弓，滑過水面，向水榭而去。

小船速度雖高，他們已到了那金碧輝煌，八角飛簷的水榭，葉長青放眼四週，極合心意。

暗裏的翟天星也大爲嘆服，可惜他不能飛身到水榭。只好退身，小心審視聚寶莊內其他院宅佈置。

葉長青隨着魯仁，拾級而登。

水榭中央，是一張用青色雲石所造的圓枱。

枱上置有一個棋盤，棋盤之上，已佈妥了兵車馬卒。

魯仁把「將帥」二子一扭，青色雲石桌自動移開，露出一個僅容二人並肩而進的入口。

沿着旋梯，只下了十級，面前便豁然開朗。

好大一個廳堂！

四個黑衣守衛趨前，拱手爲禮。

魯仁道：「撲公子如何？」

其中一人，挺進少許，用手勢表示撲玉已睡。

魯仁道：「莊主，我將把從這批人奴之中挑選了三十個精壯的，組成了這水榭下的啞侍衞！」

葉長青笑道：「魯總管，你的佈置十分週密，當然，他們並不是生下來就是啞吧子！」

魯仁道：「這批啞侍衞並沒有什麼武功，但他們都是忠心耿耿，因爲每人的家眷，都在我手中，這地下室有如銅牆鐵壁，固若金湯，因此，他們守衞的工作，也是勝任愉快！」

葉長青道：「明日兩大密宗法王來到，坐鎭這個囚室之內，我就可以安枕無憂了！」

魯仁接道：「莊主的心意，與屬下一樣！」

葉長青道：「假若這些啞侍衞聯手叛變——」

葉長青的多疑未嘗無理。

魯仁道：「屬下已想到這一點，當他們發動，室內機關必會把他們迫往一隅，這一隅之內，只有房間一個，他們無法不進入那房內，而當他們進入這房之內，毒氣自然從四方八面噴出，而那無色無臭的毒氣，在半個時辰之內，便可毒死這三十人！」

葉長青忍不住擊掌讚許。

魯仁也滿意地笑了，那笑容就像一個稚齡孩提，受到父執輩讚美的憨態。

葉長青道：「先帶我看看那毒室！」

魯仁拱手道：「莊主請！」

他們走過一條長長的甬道，甬頭盡處，便是一個面積並不太大的雅室，室內可容三十人左右。

葉長青極其滿意。

魯仁指着室上承塵，道：「這些不爲人注意的小孔，便是毒氣噴出之處！」

葉長青道：「設計巧妙極了！那是你一人所想——」

魯仁道：「不，是我從冀魯請來的公孫般十代孫兒，公孫拙的傑作！」

葉長青道：「怪不得，怪不得，天下之間，除了公孫拙之外，還有誰能够在這短短一月之內，造成這地下室！不過，整個地下室，便是水榭一個出口？」

魯仁道：「不，另外一個出口，却在南面，直通莊主臥房出面小院！」

葉長青道：「是那井口？」

魯仁道：「是的！」

葉長青道：「怪不得我在臥病之時，見你在院子動工！既然那也是進口，爲什麼我們要從水榭而來？」

魯仁笑道：「假若不從水榭而來，莊主那能親眼見到這一切奇妙的佈置！頓了一頓，魯仁指着北面一片石牆，道：「莊主只要把石牆上那長明燈倒轉，便有石門露出，只要沿級而上，便是井口！」

葉長青異常滿意，再巡視一會，四個一批，或五個一批的啞侍衞，在各處重口

，拜見了莊主。

魯仁也盡力解釋所到各處一切。

葉長青精神極好，並不感到疲倦，藥聖的赤煉振脈丹果然是不同凡响。

葉長青已繞了地下室一周，他爲人精密謹愼，已了解一切裝置十之八九。

葉長青道：「而今我要看看撲玉！」

魯仁道：「爲安全計，莊主只有隔壁而觀！」

兩人進入一間雅室。

魯仁打開了一個小窗，外面竟是一塊大鏡，鏡內赫然是撲玉！

撲玉年紀不大，多日來的囚禁，使他滿臉鬍鬚，看來十分憔悴。

撲玉反臥地下，因爲這囚室內根本沒有傢具，連一張床也沒有，地上滿舖厚厚的地毡，甚至四壁的牆上，也是毛茸茸的掛毡。

葉長青明白，這一切佈置，都是避免撲玉自殺的裝置，而屋頂垂下一盞琉璃燈，光綫十分柔和。

葉長青道：「你怎樣把食物送入囚室內？」

魯仁道：「頂上那琉璃燈，既用來照明，而上面一個燈托，也可承上衣物，從上放下！」

葉長青笑道：「魯總管，你一切的設計，都是天衣無縫，實在太巧妙了！」

魯仁一臉嚴肅，道：「莊主謬讚，屬下只盡力而爲！」

兩人的話聲，已驚醒了撲玉。

他一躍而起，活像一隻飽受驚惶困頓的猛獸，他環視四周，却不能發覺聲從何來。

魯仁朗聲道：「撲公子，莊主親臨問候！」

撲玉聽了語聲，初則驚異，繼而頹然坐下，怒道：「葉長青，你這無耻的老傢伙！」

葉長青聽了這話，並無惱怒，他看着鏡子的反映，就像審視着一件天下獨一無二的寶物。

撲玉咆哮道：「你還不放我出去！」

葉長青道：「出去？這裏不好嗎？」

撲玉怒氣更熾：「葉長青，你這缺德無恥、下流卑賤的畜牲……」他用盡了所能想到的字眼，統統加上葉長青的身上。

葉長青待他罵完，才柔聲道：「撲玉，這裏一切都有，只要你開聲，甚至是御厨裏的東西，我也可以供給你，只要你好好保養身體……」

撲玉瘋狂地在地上打滚，道：「你要好好的養我，使我成爲你美味的肉湯！」

葉長青道：「撲玉，我只要你身上一塊小小的肉，而且也不是天天宰割，只是三個月才一次！當我爲你割肉的時候，你完全不感到半點痛苦……」

撲玉已是聲嘶力歇，嘶啞的聲調，有如一個破裂的銅鑊：「你要我成爲你莊上的一隻豬！」

葉長青道：「做豬有什麼不好？你可以不動腦筋，不用謀生，便可嚐到天下珍饈百味，外面不知有多少人，願意做豬也不成！」

撲玉聲音已變成嘶啞：「我要……」

葉長青道：「你要什麼？」

可是，他極力凝聽，也聽不到什麼，只有一陣陣咯咯之聲，從撲玉喉間溢出。

葉長青想了一會，笑道：「我明白，你是個年青人，而我一定會爲你找個年青貌美的女人！」

撲玉已全身乏力，躺在地毡之上。

魯仁道：「莊主，他可能仍未想得通透，待屬下好好勸勉，他一定會安靜活下去！」

葉長青道：「對這可愛的人兒，你千萬勿動任何刑罰，你也不想我的肉湯之內，多一片瘀血！」

魯仁道：「在下曉得！」

葉長青道：「他任何要求，也要順從他意！我下次來時，一定要見到他白白胖胖！對了，後天那赤煉振脈丹效力已失，那時，我一定要喝一碗肉湯了！」

魯仁道：「我會安排一切！」

葉長青道：「而今讓他安睡一下！」

魯仁道：「我們從另外一個出口出去，莊主便可回臥房安歇！」

葉長青道：「好！」他的臉上突然露出一絲詭異的顏色，可惜魯仁已背過身來，並沒有看見。

他們直趨那片石牆。

忽然，葉長青止住步伐，道：「魯總管，我有點不放心，去看看那毒室！」

魯仁道：「莊主，這批侍衞並不知出口，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在這一時之間叛變！」

可是，葉長青仍堅持要去。

魯仁帶着他，走向毒室，到了門前，又詳細解釋這毒室的一切設施。

葉長青詭異地一笑，道：「你看！」

魯仁沿着他所指一看。

就在這時，葉長青倏忽一掌推出，魯仁已被他推入了那毒室，毒室的門應聲闔上。

魯仁如夢驚醒，跌跌撞撞，放眼一看，才知道自己被莊主推入了毒室，猛然驚道：「莊主……」

葉長青雖然已是八十高齡，但他年輕之時，也是過着血腥的日子，因此，這一掌無疑是極有勁度。

毒室之內，傳來魯仁嚎啕的悲慘叫哭之聲。

一個設計殺人之人，死在自己的陷阱上，是天意，是人謀？魯仁已沒有分辨的能力了。

葉長青在室外嘆了口氣，才緩步向石牆而去，口中喃喃而道：「只有死人才不會洩露秘密！」

這秘密豈能外洩，就算是一個人也不可以！

葉長青慢慢的踱着，他知道以後還要殺人，唯有極力保持這一個秘密，他才可以永恆的活下去！

傲視羣倫，睥睨古今，是需要血肉建成，過去如此，將來也是如此！

× × ×

翟天星匐伏在水榭荷塘前，直至天亮，仍不見二人從水榭出來，在曙光微露之際，只好悄然出了聚寶莊。

他仍然回到來恩寺。

閃明珠呆坐在一間荒棄的柴房之內。

她一見了翟天星，便焦切地問：「翟

大俠，此行可有收獲？」

翟天星微笑道：「看來撲玉已被囚禁於一地下室內！」

閃明珠道：「地下室？可是在池塘之下！」

翟天星道：「好像是新建的！」

閃明珠道：「在那裏？」

翟天星道：「在聚寶莊院後一個新闢大荷塘下！」

閃明珠道：「你進過去沒有？」

翟天星搖了搖頭。

閃明珠道：「那麼我們更難救出撲玉！」說罷臉色十分頹喪！

翟天星安慰道：「我已知難進口！」

閃明珠似乎重燃了希望。

翟天星續道：「可是，荷塘之上，佈滿了暗弩機關，只要一踏足荷塘，便會萬箭攻心！」

閃明珠頹然坐下。

翟天星道：「你不用難過，既有進口，自然有辦法可想，不過，我要仔細思量一番！」

閃明珠知道，這事欲速則不達，翟天星已陷入沉思，他不是個容易放棄的人。

日影移動，已是日上三竿。

閃明珠站了起來，道：「翟大俠，我不想打擾你的思潮，讓我去弄些可吃的東西。」

她剛踏出門前，翟天星便發現了步聲，連忙道：「閃姑娘——」

閃明珠也十分機靈，止住了步伐。

翟天星輕聲道：「似乎有十多人前來——分作兩批！」

閃明珠輕移步履，退回翟天星身旁，道：「爲我而來？」

翟天星道：「希望不是！」

步履聲已清晰可聞。

翟天星仍然坐着，道：「閃姑娘，無論如何，你總要跟在我的身畔！」

閃明珠點頭。

忽地一陣人聲，似乎是寺中和尙與那批人在爭論。

一個老和尙道：「聚寶莊葉檀樾一向體貼本寺，老衲又豈會收藏外人？」

一個粗大聲音道：「我們要搜查！」

那和尙忍氣吞聲道：「佛門清靜地——這柴房久已棄置，又怎會——咦？」

那粗大的聲音道：「門是新近弄破的——啊！」

老和尙再沒有爭辯的餘地。

「叭」的一聲，柴房已然被踢開。

一人排衆而入。

可是，柴房之內已沒有人影。

那爲首的一人，正是昨日追捕閃明珠的漢子。柴房面積不大，一眼已看得清清楚楚了。

那漢子道：「這裏有人坐過的痕跡，這狡猾兔崽子走不遠！你們在附近搜！」

柴房之內只留下二人，他們用大刀向柴房內雜物亂刺，半晌，在外面搜索的人已回。其中一人道：「找不着——」

爲首漢子怒道：「你們這些酒囊飯袋——找不着便放火燒了這寺！」

老和尙驚惶道：「施主——」

漢子粗聲粗氣道：「葉莊主已說過，不理任何手段也要找出這人，假如這寺毀了，葉莊主自會重建，把寺內每一個菩薩都裝過金身！」

老和尙顫聲道：「這又何必？」

漢子已不理會和尙，喝道：「放火！放火！」

忽地，一聲「乞嗤」從屋頂傳來，接着便見一陣塵埃洒下。

翟天星已飄身下來。

衆大漢嚇退四旁。

翟天星拍拍身上塵埃笑道：「貴莊主要的是人，何必毀了三藏法師的寶寺？」

爲首漢子道：「你是何人？」

翟天星道：「我便是躲在柴房裏邊的人！」

那漢子是老江湖，自然明白來人要插手管這事，一個眼色衆人已亮出了兵刃。

翟天星道：「落泊之人，何必趕盡殺絕？」

話中所指，那漢子已領會其中弦外之音，怒道：「這人也不能放走！」

八個漢子，已一擁而上。

翟天星雙袖一拂，勁風驟起，一時之間，八人竟無法迫近半步。

爲首的漢子喝道：「上！」

八人已亮出了兵刃。

翟天星環視各人，只見他們使的都是鍊子刀，鐵鍊在他們手中幌動，發出「虎虎」的聲音。

一聲喝吆，八條鐵鍊已齊聲飛出，直向翟天星全身而來，翟天星也不慌忙，雙袖旋舞，勁風激盪。

八條鐵鍊筆直抖來，卻被翟天星無形的護身牆激彈而反射，「呀」的兩聲，其中兩個漢子武功略差，竟被鍊頭的刀廻射而中個正着，倒在地上。

爲首的漢子立時知道，對手實在太强，根本無法再與週旋，他的反應也十分迅速，鍊子一幌，喝道：「退！」

其他五人，武功雖不高，但對他的命令却出乎意外的服從，已全身而退。

那漢子沒有半點遲疑，左袖一揮。

登時，小小的柴房，突被濃烟充斥。

翟天星以爲他施放暗器，那知那人放出的並不是暗器，而是一顆着地即發生濃烟的東西。

五人一見濃烟湧起，便已竄出柴房之外。

這濃烟本來是難不到翟天星，可是，事出意外，他也呆了一瞬，而且他記掛着屋樑上的閃明珠，便立時翻起雙袖，打算飛身而上。

那地上湧起的濃烟，遇到了袖風，不只沒有熄滅，反而更冒起更多烟霧。

烟霧還有一陣酸辣的味道，使翟天星無法忍受而開始嗆咳。

就在此時，屋頂一聲巨响。

接着是閃明珠的呼叫。

翟天星立時一個「鷂子大翻身」，上了屋樑。

可是，他身手雖快，仍慢了半晌，屋頂已裂開了一個大洞，烟霧也上衝而來。

翟天星雙掌向着屋頂大洞迸出，隨着掌風，聳身而上，當他半身露出，四方八面，十二把飛刀，已然飛近。

幸好他早有預防，左右手同時攫着四把飛刀，而另外四把，破空而去。

翟天星站在屋頂上，只見十個大漢，已離開了柴房奔向寺外。

寺外已有他們騎來的馬匹，衆人正翻身上馬。

剛才爲首的漢子，正挾着閃明珠。

翟天星雙手一揚，八把飛刀有如疾矢離弓，飛向那羣大漢中央。

八個漢子已應聲墮馬。

可惜，他並沒有擲中那挾着閃明珠的漢子，而那人已上了馬鞍，其餘還有四人，正護着他飛馬而去。

翟天星輕功雖好，但總無法追上那五匹馬，他嘆了口氣，自言自語道：「想不到着了這批惡漢的道！」

轉瞬之間，五匹馬已是無影無踪。

翟天星當然明白，這些漢子，定然來自聚寶莊，他抬頭一看，日已過午，硬闖聚寶莊並不是時候。

閃明珠雖在他們手中，但一時之間，他們仍不會加害於她，因爲他們還可以利用閃明珠，作爲說服撲玉的工具，因此，翟天星返身回寺。

八個中刀的漢子，已緩緩起來，他們中刀的地方，並不足以致命。

他們正想離去，想不到翟天星却又出現在他們眼前，八人惶恐地驚呼。

翟天星笑道：「你們不用驚惶！」

八個漢子仍然後退。

翟天星道：「你們既是甘爲走狗的人，活在世上，也只會害死更多的人！」

說罷作勢出掌。

其中一人慌忙道：「大俠，我們並不是甘爲走狗的人，不過……」

翟天星道：「不過什麼？」

那人道：「葉莊主財雄勢大……」

翟天星怒道：「他財雄勢大，你們便要助紂爲虐，濫殺無辜？」

那人顫聲道：「不，我們並沒有反抗的餘地！」

翟天星道：「假若你們還有一點善心，而今正是一個好機會！」

那人聽了，知道翟天星沒有殺死他們之意，色然喜道：「大俠不殺之恩……」

翟天星接口道：「我並沒有說過放走你們！」

那人哀聲道：「大俠殺了我們，也沒有……」

翟天星道：「放走你們也可以，却有兩個條件！」

那人道：「只要能爲大俠効勞……」

翟天星道：「你莫在我面前，使出那奴顏婢色，我一生最恨人阿諛奉承！」

那人道：「是！」

翟天星道：「我可以放你們離去，不過，以後不要再作聚寶莊的爪牙！」

其餘七人應聲道：「我們立時可以離去！」

翟天星道：「慢着，還有另外一個條件。」

那人道：「大俠請說！」

翟天星道：「聚寶莊內還有什麼高手，足以保護這偌大的莊院？」

那人道：「聽說莊主的親信魯仁總管最近請了三批高手……」

翟天星道：「什麼高手？」

那人道：「我們並不知道……」

翟天星道：「你還要向我隱瞞？」

那人臉色蒼白，誠懇地道：「那是莊中秘密，我們這些下人，又怎會知道？」

翟天星道：「那些人到了沒有？」

那人道：「我的確不知道，不過，聚寶莊新近大興土木，好像建了一個地下囚室……」

翟天星道：「這事我已知道——」頓了一頓，又道：「你們把寺內一切收拾妥當，然後離去，越遠越好！」

八人同時躬身而退。

翟天星道：「你們就這麼走了？」

八人臉上又露驚惶，恐怕翟天星改變主意，同道：「大俠仁慈！」

翟天星道：「我並不是要你們多謝！」他從身上掏出了一些金創藥，擲了給他們。

那人接了那金創藥，感激地看着翟天星。

半晌，他們扶起了受傷的同伴，另外一些人，進了柴房之內，把房內昏迷的兩人拖出，不一會，衆人已悄無聲息的離開了。

翟天星嘆了口氣。

「阿彌陀佛！」

翟天星回首，只見一個老和尙合什而來，向翟天星微微一躬身。

翟天星連忙打拱回禮，道：「打擾大師！」

老和尙道：「大俠宅心仁厚，不但放走了這對頭人，而且也爲小寺免了很多麻煩！」

翟天星道：「那是在下應做之事！」

老和尙道：「施主仁慈，不過，老衲觀施主氣色，似乎有些晦暗之氣！」

翟天星道：「難道我有殺身之禍！」

老和尙道：「陰霾初佈，繼而滂沱大雨，雨過而天青，施主愼之，愼之！」

翟天星笑道：「既是雨過天青，在下有何所懼？」

老和尙道：「你可以速離此地，避開了這些無妄之災！」

翟天星道：「江湖人管江湖事！」

老和尙道：「善哉，善哉！施主，以我觀之，你插手之事，極難奏功，僥倖全身而退，也不能如你所望！」頓了一頓，又合什道：「施主，你不怕死？」

翟天星道：「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老和尙微笑道：「善哉！江湖上還有你這種人，倒使老衲寬心！大俠高姓？」

翟天星道：「小姓翟——」

老和尙雙眉一揚，道：「翟天星？」

翟天星微笑頷首。

老和尙道：「原來是翟大俠，怪不得，怪不得！老衲一生硏經，並不能助你，臨別贈言，心正而邪惡辟易！」

說罷便轉身而去。

心正而邪惡辟易？

這老和尙打的是什麼機鋒？

翟天星心想：「正氣可以抗邪敵惡，那並不是什麼玄機，只要翻過兩本古書的人，都明白這道理！」

可是，翟天星又怎會想到，天下間最簡明易懂的道理，有時却也是最實用而有効的道理！

（未完）

警世俠情倫理短篇

秦紅·文
黃耀基·圖

江湖三結義

見財忘義

「早起的鳥兒有蟲吃……」

「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的元寶來……」

這兩句話，是勸人勤勞可以致富的意思，你相信不相信？

其實，早起是有益的，如果你天天早起，在天未亮時走出家門，即使天上沒有掉來元寶來，可能有一天你會在地上發現許多財物。

怎麼說呢？

只因這世界上的人十分古怪，有不少人喜歡晝伏夜出，這些人中又有不少人利用夜間進行着見不得人的事，萬一一時出了差錯，沒來得及在天亮之前收拾乾淨，那麼當太陽升起時，它就暴露在陽光之下了！

× × ×

劉平、關大通、張一刀是三個異姓兄弟，他們都練有一身武功，在江湖上也有小小的名氣，有一天三人不期而遇，互通姓名之後，發現竟是這麼湊巧，與「桃園三結義」的劉關張同姓，這眞是「難能可貴」的一件事，於是三人效法桃園三結義，當天備下祭禮，焚香設誓曰：「念劉平、關大通、張一刀雖爲異姓，既結金蘭，當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朝廷，下安黎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共鑒此心，背義忘恩，天人同戮！」

從此，「江湖三結義」連袂行道江湖

杠結金蘭

，倒也幹了幾件稱得上是「俠義」的事，三人兄友弟恭，情逾手足，有福共享，有難同當，眞個其樂融融……

就中，劉平常常掛在嘴上的一句口頭禪就是：「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元寶來……」是故，他們在行道江湖的時候，每天天未亮就起來。

一天，也就是天尚未亮的時候——

他們三人走在一處荒野上。

這一陣子，他們沒事幹，囊中的銀子也花得差不多了，因此情緒低落，心灰意懶。

忽然，張一刀脚下踩着了甚麼東西，登時失去平衡，一跤跌倒在地，屁股碰得發痛，不禁破口大罵道：「他個婊子養的！人在倒楣的時候，喝涼水也塞牙——走得好好的，竟然摔了我一跤！」

劉平笑道：「三弟，你必是一邊走路一邊睡覺，這一跤摔得好，把你的睡蟲摔跑了。」

張一刀摸摸屁股，忽然面色一變，怪叫道：「咦，這是甚麼東西呀？」

黎明之前，天地特別黑暗，要是不仔細去看，連脚下有甚麼東西都不知道呢！

張一刀以爲是摔在一顆石頭上，從屁股下面拿起那顆東西，正想狠狠的將它打碎，忽覺入手的東西的型狀十分熟悉，拿到眼前一看，頓時怔住了。

是一錠大元寶！

是銀子！

關大通一見大喜道：「三弟，你這一跤摔得好，檢到一個大元寶啦！」

張一刀拿着大元寶左看右看，又驚又喜，便向關大通遞過去，道：「二哥，你瞧瞧是眞是假。」

關大通接過一看，連連點頭道：「是眞的！是眞的！十兩重的一個大元寶！」

「我瞧瞧。」

劉平取過一觀，也不禁眉開眼笑道：「果然是白銀！三弟啊，若是摔一跤就可檢到十兩銀子，那咱們多摔幾跤吧！」

張一刀興奮地道：「只怕不只一錠哩！咱們快找找看……」

於是，三人滿地亂爬，尋找元寶，而這一尋找之下，可把他們嚇呆了，敢情滿地都是元寶，散落在地上足有兩百多錠，就像石頭那麼多！

張一刀大叫道：「我的媽！大哥二哥，咱們該不是在做夢吧？」

劉平聽到這話，也怕是在做夢，趕緊把手指伸入嘴裏咬了一下，一陣疼痛告訴他不是在夢中，喜得他在地上打滾道：「不是夢！不是夢！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哈哈哈……早起的鳥兒有蟲吃，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元寶來！果然被愚兄說中了！當眞被愚兄說中了！」

繼續搜索之下，他們又找到兩個箱子和一輛翻倒在地的馬車，怪的是馬已不見，人也沒有一個！

他們胼手胝足的將滿地的大元寶集成一堆，然後一錠一錠的放入箱中，一錠一錠的數，一共是兩百七十錠，也就是兩千七百兩。

三人的面色發白，劉平着實吸了一口氣，滿面駭異道：「這許多元寶是怎麼來的？」

關大通抬頭望望天上，接着側臉望望那輛馬車，最後搖搖頭道：「我不相信是天上掉下來的，絕對不相信！」

劉平道：「二弟，你眞傻，愚兄說『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元寶來』並非表示天上一定會掉下元寶，而是說咱們早起趕路，要是地上有東西，也會先叫咱們檢到。」

語聲一頓，又道：「你想想看，今天咱們兄弟要不是早起，這兩千七百兩銀子不是被別人檢去了麼？」

張一刀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大哥的話是有道理的。」

關大通道：「這樣的事，一輩子也碰不到一次。」

劉平道：「不錯，可是碰一次就叫咱們發財了！想想看，整整的兩箱大元寶，兩千七百兩銀子咧！」

關大通道：「我猜這些元寶是從那輛馬車中掉下來的……」

劉平道：「就是，就是，不用猜！」

關大通面呈疑惑道：「可是，究竟出了甚麼事呢？若說遇上了賊，被搶了，爲甚麼這些銀子還在這兒？」

張一刀也表示不解道：「正是，若說是兩敗俱傷，爲甚麼不見一個死人？」

劉平道：「這個……唉，你們眞傻！現在操這個心幹麼？你們可知道現在最要緊的是甚麼？」

張一刀道：「是甚麼？」

劉平道：「趕快離開此地！」

張一刀道：「爲甚麼？」

劉平道：「不趕快離開，要是失主或強盜轉回來了，這兩箱大元寶豈非又是別人的了？」

張一刀登時緊張起來，急道：「對！對！二哥，你抬一箱，小弟抬一箱，咱們快離開此地。」

他雙手扳住一箱元寶，使勁要把它抬上肩胛，可惜他究非長扳橋上的張翼德，使盡吃奶之力，硬是抬它不起來。

關大通見他無力抬起，心知自己也不能，便道：「不要白費力氣了，這樣不成的，我看不如抬上車，咱們三人合力推着車走好些。」

劉平立刻附和道：「對，你們快去把馬車拉過來吧。」

關、張二人便走去那輛馬車，將車抬起，見車輪未壞，於是一推一拖，將馬車推到兩箱元寶前面。

接着，他們三人合力將兩箱元寶抬上車廂，即由張一刀在前面拉，劉、關二人在後面推，離開了現場。

這時候，天色漸白，但荒野上仍不見一個人跡。

關大通問道：「大哥，咱們如何處理這些元寶？」

劉平笑道：「很簡單，我們一個人九百兩！」

張一刀在前面大聲道：「大哥，咱們就這樣拖着入城麼？」

劉平忙道：「不不不，不能入城，我看……對了，前面四五里外有座山，山脚下有一間破廟，咱們先到那破廟中再作計較。」

爲恐失主尋到或被路人發現，他們三人同心協力的推車疾行，不久便到了山脚下的一片樹林中。

然後，他們將馬車藏在林內，而將兩箱元寶抬入破廟中。

這是一間破敗不堪的山神廟，早已無人管理，附近也無任家，確是理想的藏匿地點。

三人坐下歇了片刻，六隻眼睛釘着那兩箱白花花的元寶，越看越歡喜，劉平不覺抓耳搔腮，眉飛色舞道：「有了這兩千七百兩銀子，咱們可以成家了，一個人九十錠元寶，可以置產娶妻，哈哈哈，說來說去，這還是老天爺疼愛咱們『江湖三結義』，體念咱們仁心俠骨，才叫咱們檢到這麼多的元寶，你們說是不是呢？」

張一刀笑道：「是啊！是啊！這叫好心有好報，好人不寂寞！」

劉平忽然收斂笑容，正色道：「咱們應該買些祭禮來拜謝天地！」

關大通道：「不錯，正該如此，只是這兒距離城裏甚遠，不大方便吧？」

劉平道：「不遠，不遠，只不過十幾里路罷了，走快一些，中午便可回來。」

張一刀道：「誰去？」

劉平道：「你去，愚兄和二弟負責守這兩箱元寶。」

張一刀不樂意，道：「爲甚麼要我去呢？」

劉平道：「你是老么，這跑腿買東西

的事，自然該由你來。」

張一刀道：「我不幹，剛才我在前面拖車，出的力氣最多，該讓我歇一歇。」

劉平轉對關大通說道：「二弟，你去吧。」

關大通沉吟道：「這個…我看拜謝天地的事不必急在一時，改天也可以啊。」

劉平道：「不成，今天檢到銀子，今天就要拜謝天地。而且……咱們也需要一匹馬。」

關大通道：「大哥既然這麼心急，那就由你跑一趟好了。」

劉平有些不悅道：「怪了，你們兩個今天是怎麼攪的？怕銀子被吞掉是不是？咄！你們要是有這種想法，那可叫愚兄傷心了！咱們江湖三結義是磕過頭立過誓的，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誰要是存了私心，那可是天打雷劈的啊！」

看看關。張二人默默無語，沒有一點表示，他冒了肝火，頓足而起道：「好！你們怕被吞掉，我不怕！你們不去，我自己去！」

說罷，拔步奔了出去。

× × ×

「三弟。」

「嗯？」

「你在想甚麼？」

「沒有啊！」

「不要瞞我，我知道你心裏在想着甚麼，如今大哥不在，你不妨老老實實告訴我，你對大哥很不滿，是吧？」

「沒有呀！」

「有！我看得出來！咳，咱們三人自從義結金蘭以來，雖說他是大哥，可是也實在不該老是對咱們倆頤指氣使……」

「唔……」

「他自認了不起，甚麼事都要聽他的，有功是他的，有過是咱們的，實在太氣人了！」

「唔……」

「最氣人的是今天這件事，明明這些元寶是你先發現的，他却認爲是他的功勞，說甚麼『晚睡覺，早起來，天上掉下元寶來』，要不是他教導咱們早起就不會檢到這許多元寶——哼，眞是活見鬼，豈有此理！」

「二哥的意思是？」

「這就要看你了，咱們雖然跟他結拜爲異姓兄弟，畢竟不是眞正的手足，所謂『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像他這樣的人，要跟他相處一輩子，那也是十分痛苦的事情！」

「小弟覺得大哥並不太難相處，不過小弟比較喜歡跟二哥你在一起，你要怎樣，說一聲就是了。」

「我……我想跟他分道揚鑣，但不知三弟你意下如何？」

「好啊！」

「眞的？」

「當然是眞的，咱們年紀不小了，也該回家去娶妻生子啦！」

「那麼，這些元寶怎麼處理？」

「哈哈，三個人分，每人九十錠，兩個人分，每人一百三十五錠！」

「照啊！原來三弟你也有這種想法！這眞是太好了！」關大通高興得跳了起來。

張一刀冷笑道：「二哥且慢高興，這件事還相當麻煩呢！」

關大通一怔道：「有何麻煩？」

張一刀道：「最頭痛的一件是：你我都無力抬走這許多元寶，每一箱一千多斤呢！」

關大通道：「咱們抬上馬車——」

張一刀搖頭道：「不成，沒有一匹馬拖車絕對不成，會被大哥追上的。」

關大通眼珠子一轉，笑道：「有了，咱們趁他不在，趕快將這兩箱元寶埋入地下，然後一走了之，等過一段日子，再來起出便了。」

張一刀又搖頭道：「也不好，這兩箱元寶太重，咱們一次只能搬走一箱，萬一咱們離開此廟時，忽然有人來了，那豈不糟糕？」

關大通一想有理，不由得眉頭一皺道：「依你說，該怎麼辦才好？」

張一刀道：「二哥，我再問你一聲，你當眞不顧結義之情了麼？」

關大通道：「不錯，跟你沒話說，跟他姓劉的，我是打定主意跟他分道揚鑣的了！」

張一刀道：「既然如此，只有一個辦法了。」

關大通問道：「甚麼辦法？」

張一刀微笑道：「釜底抽薪！」

關大通裝傻道：「甚麼做叫是釜底抽薪？」

張一刀哈哈大笑道：「二哥是聰明人，何必小弟多作解釋呢！」

關大通也哈哈大笑道：「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咱們就這麼辦好了！」

× × ×

劉平回來了。

是騎着一匹馬回來的。

另外，他手上提着一隻籃子，裏面盛滿祭品，最叫關、張二人高興的是有一隻燒鷄和一小罈酒！

關大通趕緊上前接下他手上的籃子，笑嘻嘻道：「大哥，你設想周到，還買了一小罈酒回來呀！」

劉平下了馬，將馬拴好，才說道：「要拜謝天地，酒是少不了的。你們快將廟中那張供案抬出，咱們就在這廟外拜謝天地。」

關，張二人即將供案抬到廟外，劉平取出籃子裏的祭品，一一擺上供案。

他買的東西可眞不少，有一隻燒鷄，一大包切好的牛肉和十幾個滷蛋，外加一小罈酒。

張一刀道：「大哥，你眞化了不少錢啊！」

劉平道：「豈只不少，愚兄今天是傾囊而出，包括那匹馬，一共是五十六兩銀子！」

他點上三炷香，也不知觸動了甚麼心事，忽然掉下眼淚來。

關大通微訝道：「大哥，你怎麼哭起來了？」

張一刀接口笑道：「是啊！大哥，人家說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你又不是劉備，幹甚麼老掉眼淚？」

劉平淚如雨下道：「愚兄是傷心才哭的！」

關大通道：「大哥爲何事而傷心？」

劉平道：「我……我很担心……担心咱們兄弟的感情會因這兩箱元寶而起變化呢……」

關大通道：「怎麼會呢？」

張一刀又接口道：「是啊！咱們兄弟現在不是好好的麼？」

劉平輕嘆一聲道：「但願如此了，愚兄常聽人說『共患難易，同富貴難』，所以愚兄很担心。」

張一刀笑道：「沒有那回事，大哥不要多心。」

劉平道：「可是，今天我要你們入城去買祭品，你們却推三推四的，這表示你們心裏存着猜疑；咱們江湖三結義是磕過頭立過誓的，照說應該彼此信任，若是存有私心，那就是笑話了！」

關大通道：「大哥教訓得是，其實我們並未存着甚麼私心，要是有的話，今早大哥動身入城之後，我和三弟爲何不帶着這兩箱元寶跑掉呢？」

張一刀道：「正是，正是。」

劉平分給他們每人一炷香，說道：「來，你們跟着愚兄跪下拜謝天地，感謝上蒼賜給我們這一大筆財寶，同時不妨再一次表明心迹，咱們江湖三結義不論今後的日子是好是壞，都不會影响咱們的兄弟之情……」

說到這裏，轉身面向供案，舉香叩拜曰：「弟子劉平，關大通，張一刀三人爲結義金蘭的異姓兄弟，自結義以來，所爲莫非俠義，雖然沒有幹出甚麼轟轟烈烈的大事，也着實幹了不少路見不平除奸扶弱之事，今早弟子三人，在路上檢到兩箱元寶，這必是老天爺體念弟子三人終年的辛勞……」

他說了許多感謝的話，然後上香，再後領着關、張二人在供案前跪下，行起三跪九磕頭的大禮。

第三次跪下磕頭之際——

張一刀悄然拔刀出鞘，一刀對準他的後頸猛砍而下……

這一砍眞够快的。

他以前曾幹過幾年的劊子手，對砍人腦袋可謂經驗豐富，每次一刀下去，人頭便告落地，從來沒有失誤過，因此博得「張一刀」的美譽。

不料，這次自認爲是十拿九穩的一刀下去時，却出了意外，只聽「叮！」然一响，鋼刀沒有砍中劉平的腦袋，而砍落地上！

原來，劉平很機警，反應也很快，就在張一刀一刀砍下那一刹那間，他雙手一按地，身子倏地後退一尺，緊接着往旁滾開，逃過了一刀之危。

關大通見張一刀失手，立刻撤出他的九環大砍刀，搶步疾上，揮刀便劈！

劉平跳到一旁，驚怒交迸的大叫道：「二弟！三弟！你們瘋了不成？」

張一刀厲笑道：「不錯，我們瘋了，姓劉的，你納命來吧！」

話聲中，虎撲而上，展開猛攻。

劉平手無寸鐵，抵擋不住他們的左右夾攻，登時陷入險境，急得大哭道：「二弟！三弟！你們要那兩箱元寶，愚兄那一份給你們就是了，千萬不要傷了我們兄弟的和氣！」

關、張二人認爲已變了臉，若不將他殺死，將來在江湖上就要落個「謀財害命」的惡名，故不理他的哀求，繼續出招猛攻。

劉平使盡渾身解數躲過了他們十幾刀，覓隙縱身便走，關、張二人豈肯讓他跑掉，發足疾追，不入又將他截住，雙刀連下殺着，終於將劉平亂刀砍殺於山神廟之外……

但是，劉平沒有立刻死亡，他倒在血泊中，口中喃喃說了一句：「雖非同年同月同日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才告氣絕。

張一刀見他死了，心中倒眞有些不忍，便向關大通說道：「二哥，我們將他埋了吧？」

關大通點頭道：「好的。」

當下，兩人就在樹林裏挖了個深坑，將劉平的屍體埋下，然後將現場的血跡清除乾淨。

這一番忙碌過後，兩人都已饑腸轆轆，於是不約而同的把視綫投上供案上那只燒鷄、牛肉、滷蛋和酒。

關大通笑道：「三弟，我們該來慶賀慶賀！」

張一刀哈哈笑道：「好啊！」

他大步走到供案前，拿起那只燒鷄，一撕爲二，把一半遞給關大通，立即狼吞虎嚥起來。

吃完了燒鷄，再吃牛肉，當他們吃得半飽的時候，張一刀才捧起那小酒罈要喝酒。

關大通道：「慢着。」

張一刀道：「怎麼呢？」

關大通道：「當心酒中有毒！」

張一刀吃了一驚道：「怎麼會呢？」

關大通冷笑道：「小心無大事，說不定咱們在計算他，而他也在計算咱們——你先喝一小口，啣在嘴裏試試。」

張一刀想了想，放下酒罈，搖頭道：「我不喝了。」

關大通笑道：「若是酒中無毒，不喝太可惜了，你怕中毒，我來試試。」

他捧起小酒罈喝入一小口，啣在口中，嚐試着酒中是否有毒。

過一會，張一刀問道：「怎麼樣？」

關大通一骨碌吞下去，笑道：「是我多慮了，這酒中沒毒，可以放心的喝！」

說畢，又喝了幾大口下去。

張一刀這才放心，也捧起酒罈，骨碌骨碌的猛灌了幾大口，愜意的長吁一聲道：「痛快！痛快！」

兩人一邊喝酒一邊吃肉，約莫一刻時後，關大通忽然說道：「三弟，現在是甚麼時候？」

張一刀道：「我午後不入呀！」

關大通抬頭看天，道：「奇怪，天怎麼忽然黑下來了？」

張一刀道：「沒有呀！」

關大通臉色漸漸蒼白，頭上直冒冷汗，兩顆眼睛好像突然瞎了似的，雙手在空中亂抓，叫道：「黑了！黑了！」

身形一仰，跌了個四脚朝天！（完）

兩月完中篇奇情故事

粉盒

西門丁・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上文書至風流少俠楊曉風在百花宮探到邱千奇的情況，拜辭蓮花，去襄樊與蘇振堂約會。半路遇到「抱劍公子」魏高立派人送信邀請去襄陽聚會，還有黃披霞許三城等，楊曉風將別後情況說了。翌日過河去襄樊找四方鏢局碰上柳如眉，才知蘇振堂被震天帮的人殺害，再問柳如月和董雄，知道事有蹊蹺，把事情和魏高立等人說了。楊曉風和衆人商量後，決定月夜掘屍，開棺檢驗，對蘇振堂之死有懷疑，看不清楚面目只有幾分相似。次日回到鏢局請柳如月姐妹暫避開，自己再去百花宮探聽，但找不到蓮花宮主，卻遭到埋伏襲擊，被那些女子把他團團圍住。

嚴懲惡內奸　追查幕後人

這眞是上沒去路，下有追兵，進退維艱，急切之間，楊曉風只好仰腰曲腿收肚，人如煮熟的小蝦般曲起！

剎那，那口長劍在他胸腹上面三寸之處一刺而過，楊曉風曲起的脚迅即暴張，踢在那少女的腰上，人即如脫弦之箭倒射而去！

一射丈餘，楊曉風已換了氣，再度飄落，此地人較少，空間較多，正好落地，冷不防一把柳葉刀砍至，楊曉風無名火起，軟劍一振，架開柳葉刀，接着一送，劍尖刺在她手腕上，那把柳葉刀立即落地！

楊曉風一個沒頭跟斗在她頭上翻過，長劍順手後揮，「嗤」一聲，那少女後衣裂開兩邊，晶瑩白晰的玉背附了一道淺淺的劍傷！

楊曉風甫踏穩地上，羣雌又把他重重圍困上來，楊曉風大怒，沉聲道：「你們旣然毫不講理，欲置在下於死命，也休怪在下辣手摧花！」

一個三十多歲的女人大聲道：「放屁！你楊曉風一生風流也不知摧殘了多少清白的少女，還在假惺惺！」

楊曉風大怒，軟劍虛幌一招，似刺旁邊一個少女，左脚突然飛踢前面的少女的小腹，這一脚毫無先兆，那少女吃了一驚，急步閃開！

楊曉風正要其如此，長劍一迴，急竄三步，右手一掄，一劍齊胸把那女人劈成兩半，「噗」地一聲，上身首先摔倒地上，鮮血狂噴。

這一劍頗使羣雌震懾，楊曉風喝道：「退開，請你們宮主出來！」

羣雌一怔之後，攻勢又如潮水般湧上來，楊曉風無名火起三千丈，運勁手臂，軟劍舞得潑水難入，兵器碰着他的軟劍立即被彈開。

楊曉風心想這樣也非辦法，立即長嘯一聲，嘯聲響亮，遠遠傳了出去，接着運功傳音：「楊曉風有事拜訪，請蓮花宮主出來一見！」

他連續說了兩遍，都沒有反應，心頭一動，忖道：「莫非蓮花已遭變故？」又想起趙小燕說邱子奇曾經深夜進宮，心頭更急。

羣雌的攻勢越來越緊，楊曉風心想今日絕難闖入內宮，便暗暗打退堂鼓！

激戰中，左手食指一扣一彈，彈開一口迎面刺來的長劍，右脚立刻飛踢其小腹，那少女吃了一驚立時倉惶後退。

她退得急，使後面的人猝不及防紛紛被她碰撞！

楊曉風立時迫前了一步，軟劍分心便刺！

旁邊的少女立即刀劍齊劈，或向楊曉風的劍架去，或刺向楊曉風！

楊曉風那一劍本是虛招，一劍剛出，人却如大鳥般飛起，一飛三丈高！

眼看勢將盡，氣將竭，「畢拍」一聲，那條軟劍又自遠捲到！

楊曉風早把這個情況估計在內，他立時使個千斤墜，猛地墜下！

下面那幾個少女大驚，刀劍齊舉，盡力向上一撩。

楊曉風軟劍倏地劈下，「錚」一聲，兩劍互碰，人隨即借力再度斜竄而起。

這次去得遠而升得低，再一劍斬下，又與一把柳葉刀相觸，人又再次竄起！

這一次走得更疾更遠，直落至圍牆之下，那裏沒有人攔截，楊曉風不敢稍喘一口氣，雙脚一頓，皮球般彈起！

圍牆高逾三丈，楊曉風升至二丈附近，右掌在牆上一拍，身子去勢更急，腰一扭，翻過牆頭。

他雙脚剛落地，便聽見牆裏有人喝道：「快追！殺不了他，你們可得知道厲害呀！」

楊曉風只好再吸氣標前，一掠三丈，再掠又是三丈，撮唇呦哨一聲，那匹神馬，聞聲奔來。

楊曉風回頭一望，圍牆上已站了不少百花宮的人，接着宮門亦被打開。

楊曉風更加不敢稍停，再急掠幾丈，飛身躍上馬背，一挾馬腹，絕塵而去，眞的是急如喪家之犬。

夜來視綫模糊，隔遠看不到人影，但耳際已聽到一陣轟雷般的馬蹄聲，百花宮對他緊追不捨。

楊曉風怒哼一聲，雙手執韁猛力推動幾下，馬兒洒開大步，追風逐電般急馳而去。

× × ×

馬蹄聲終于聽不到，楊曉風便收韁放慢馬速，心潮如滾浪般奔騰起來。

「蓮花爲何要致我于死地？」

「她旣然要殺死我，必有其理由，但爲何又不敢出來見我？」

想了一會，心頭又升起一個念頭。「到底是蓮花要殺我還是其他人？別人又如何能調動得宮中的人？」

「咦，怎地我沒有見過蓮花她們七個姐妹露面？即使蓮花有急事不能出來見我，按說她也該派個姐妹出來見我，或由她指揮圍攻之事，爲什麼……」

夜風急吹，他衣袂飄飛，出了一身汗之後，頗有點凉意。四下裏寂靜如死，只間歇地傳來一兩聲夜梟的淒厲的叫聲。

楊曉風腦海靈光一閃，倏地想起三天前那晚在樹林中偷聽一男一女談話的經過來，他打了個冷噤，心頭升起一絲不祥之念。

「那女的莫非是百花宮的人？那男的又交了什麼東西給她？他又是什麼人？」

「莫非蓮花七姐妹已被人害了？否則她們怎會不出來見我？」

他再稍一沉思，心頭更隱覺自己的顧慮大有理由。

「現在百花宮莫非已易了主？對！一定是如此！」

楊曉風暗道：「好歹我也得再去一趟看個究竟。咦，莫非那晚那個男的是震天帮的人？」

想到這裏，他再也按捺不住，撥轉馬首，往來路馳去。走了半里，他又按停馬兒，然後翻身下鞍，撕下幾條衣角布塊紮住馬蹄。

弄好一切，這才再度上馬，馬蹄紮布，果然點地無聲，楊曉風心頭大喜。

× × ×

看看離百花宮不過一兩里，楊曉風爲求謹愼起見，棄騎徒步，向百花宮竄去。

他一身黑衣黑袴跟黑暗融爲一體，自忖不虞被人發覺，不料離百花宮有半里，越過一座小樹林時，突然聽見一陣呻吟的聲音，接着有人輕叫道：「楊公子，楊公子……」

楊曉風冷不防吃了一驚，連忙抽出軟劍，步步爲營走入樹林裏。

「楊公子，是我，我……」只見一叢野草中跌跌撞撞走出一個白衣少女來。

濛濛的月光下，看得出她正是蓮花的那個使者。

「是你？你找我？」

「我……」白衣少女臉如紅丹，雙頰發火，呼吸粗重地道：「我叫荷花，我，我中了媚藥之毒，楊公子你……」說着撲地跌倒。

楊曉風左臂把她的纖腰扶起，荷花如蛇般纏住了他，夢囈般道：「我，我不甘心把貞操白白送給他們，所以剛才趁他們追你之時悄悄溜了出來，公子，我，我一身像被火燒般難受……你，你有辦法救救我麼……」

楊曉風苦笑道：「在下身上沒藥，如何救你？」

荷花嬌喘地道：「你，你不會用……用最原始的方法麼……我不怪你……我不能死……我還有更重要的任務……快點，我忍不住啦……」說着竟然伸手去撕扯衣裙。

楊曉風此際也不禁昇起一股慾念，胸膛讓荷花扭腰磨擦更加忍受不住，便把她推倒，接着自己亦解下衣衫……

小林裏春意無限，天上嫦娥似乎不忍卒睹，悄悄藏在烏雲之後。

× × ×

晨曦照在樹梢上，陽光自枝葉的空隙間漏射到地上，投影有點斑駁，但却毫沒恐怖及難看之感。

這是離白花宮五里之外的一座樹林，一個黑衣青年，一個黃衣少女依肩坐在一塊大石上，一匹淨沒雜色的白馬在旁邊低頭啃草。

黃衣少女臉上泛起一層淡淡的紅暈，

她便是蓮花的使者荷花。

黑衣青年楊曉風輕咳一聲，道：「姑娘，百花宮對在下到底有了什麼誤會，竟然要把我置于死地？」

荷花輕嘆一聲，悄聲道：「人家的身子都巳交給你啦，你却連名也不叫人一聲，姑娘姑娘的叫不嫌生份一點嗎？」

楊曉風尷尬地一笑。「荷花，荷花妹子，你快把原因告訴我，還有，你又怎會中了媚藥？」

荷花臉上紅暈突盛。「百花宮現在巳被一股不明來歷的人控制住啦。」

楊曉風吃了一驚，脫口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令宮主如今又如何？」

荷花長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件事還得從頭說來，公子剛離開後不久，宮主便召集門人開會決議把二姐幽禁七天，作爲她失職之處罰。前天一早，宮主及六位姐姐突然都發覺身子不適，正在狐疑之間，突然有人前來拜訪，自稱可以替七位姐姐治病……」

楊曉風截口問道：「莫非是他弄的手脚？」

荷花自顧自地道：「宮主也是這般看法，便吩咐請他進去，同時埋伏了人在廳內，心想只要有什麼不對的地方便可以把他擒住。」

楊曉風讚嘆道：「令宮主心思果然愼密，難怪能登上宮主之位。」

「不料那人到了廳上，便說是奉命而來，說咱宮中巳有不少人中了慢性之毒，他奉他帮主之命送解藥過來，希望以後大家能够進一步合作。」

楊曉風自語道：「這豈不奇怪？」

荷花道：「正是大違常理，宮主便問他的帮主是誰，來人却不明言，只說以後時機適當自會前來相見。」

楊曉風急問道：「那麼令宮主接受了沒有？」

荷花道：「起先宮主也不答應，可是那人却勸道百花宮創立至今實非易事，豈可因此而把它毀于一旦？宮主答稱與其留下而遺臭萬年何不死得轟烈一點？那人說留下也未必會遺臭萬年，若要求死還不容易，待到你發覺有不對的地方才求死誰能阻擋得了？」

「令宮主又如何答他？」

「宮主還未答他，六姐紫蘿蘭說這倒有點道理，宮主想了一會才就答應，便把解藥服下。」

楊曉風嘆息道：「這些解藥只怕有點問題。」

荷花也長嘆一聲。「果然有問題，而且問題很大，宮主等人服了解藥不久便臉色大變，連呼上當，那人哈哈大笑，說那些解藥滲有化功藥物，服後內力便蕩然無存。宮主要下令姐妹們把他格殺，那人又威脅道，他如一死，百花宮便血流成河，積屍成山，宮主果然不敢輕舉妄動。」

楊曉風又嘆道：「此計果然毒辣，要把在下殺死可是那人的命令麼？」

「那人說明天他便會再來。至于獨門化功毒藥的解藥，只要宮主替他們做了一件事便送來。」荷花恨恨地道：「今早他果然再來，說公子你今日到敝宮，要宮主設計把公子擒下，宮主當然不答應，那人突然隨即變臉，宮主只好與之委蛇，並吩咐小妹伺機通知公子及請公子解救，可惜小妹被看得很緊，脫身不得。後來……」

「後來又如何？」

「後來那人突然出手點了小妹的穴道，並餵了一顆春藥給小妹服下，然後叫小妹設計擒下公子，他便給我解藥，否則……剛好公子拍門，他便吩咐小妹開門，小妹因宮主等受制于人都是投鼠忌器，所以不能不……」

「原來如此，可知宮主現時有危險否？那人又是什麼來路？」

「那人不說，小妹也不知道，他只說待擒下公子後便把一切告知。」

楊曉風想了一下，心中隱隱覺得那人必與震天帮有關，便決定潛入百花宮跟那人一會。「荷花妹，在下想到宮內跑一趟，你準備去那裏？」

「小妹自然跟公子行動。」

「貴宮可有秘道進出？」

荷花搖頭，楊曉風不禁皺起眉頭，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來，他只好把思路回到荷花的話中，半晌才道：「在下懷疑貴宮可能有內奸，而且內奸很可能是六個副宮主中的一個。」

荷花雙眼一睜，顯然不信。「公子可有證據？」

楊曉風便把那夜在樹林無意偷聽到一男一女的話說了一遍。「再說，宮主及六位副宮主一齊中毒，若不是近身之人豈能下得手？」

荷花想了一下，忍不住點頭承認楊曉風的見解十分合理。

「問題是咱們怎樣先把令宮主等救了出來，這才不會受制于人。」

「如何救法？憑咱兩人的力量可足够麼？」

「世事有時明知不能爲，也要勉力一爲。」

荷花妙目神采閃動，脫口道：「公子果然重情義。」

楊曉風苦笑道：「現在可不能去，待天色暗了再說。」

× × ×

時間盡管在楊曉風及荷花的感覺中過得特別慢，可是也終於逐漸逝去，黑暗巳籠罩着大地。

楊曉風輕聲道：「走吧！」展開輕功向前掠去，荷花緊跟在後。

五里路程瞬間即至，百花宮外寂靜如死，宮內一片黑暗，全沒燈光透出。

楊曉風拉着荷花的左臂，飛身拔起，及至中途左手在牆上一按，一掠上牆頭。

夜風呼嘯而過，脚下無數的房舍殿閣沉沒在黑暗中，楊曉風心頭不由一凜，輕咬一下牙齦毅然躍下。

楊曉風脚跟甫踏定，身旁風聲微响，却是荷花亦自牆頭口飛下。「到內宮看看！」楊曉風輕聲地道。

荷花輕輕拉一拉他的衣袖，蛇行鼠伏向內宮走去。四周靜得有點怕人，楊曉風心頭不禁泛起一個疑念：「莫非百花宮的人都是跑掉？還是伏在暗處等我上釣？」

心念未巳，巳穿過百花廳，裏面有座小院，院子裏種了不少奇花異草，雖値冬季，仍然香味撩人。

院子的兩房各有一排建得頗爲華麗的房舍，月光下，廻廊朱欄，美侖美奐，與外邊的房屋截然不同，顯然是牡丹等人的居所。

院子盡頭假山槐樹密佈，樹葉疏落處飛出一角紅簷，荷花玉手一指，輕聲道：「宮主住在小樓上。」

楊曉風略一沉思，他決定先不上小樓，身子一彈，掠過廻廊的欄干，落足在一扇房門之側。

楊曉風凝神靜聽了一回，肯定房內沒人，便悄悄推開房門，閃身而入。房裏漆黑，難以視物，楊曉風取出火刀火石敲打起來。

「得！」火星子飛冒，火摺子迅即點燃，火光剛起，楊曉風驀地覺得牆上有道人形的投影，他吃了一驚，擰腰轉身拔劍斜退兩步，目光一瞥，啞然失笑，却原來是荷花隨他身後進來。

房裏的佈置井井有條，未有絲毫經打鬥的痕跡。荷花道：「這是菊花姐姐的閨房。」

「哦，菊花排名第幾？今年有多大年紀？」

「她是六姐。嗯，大概有二十四五歲吧。」

楊曉風目光立即四周掃射起來，牆上床上桌上，一事一物絕不放過，但却毫沒發現。

「令宮主等人大概巳被人綁架了。」

荷花急道：「但宮中幾百人又因何不見？」

「若不是散去，便是與令宮主同一命運。」

荷花急得淚花亂轉。「這如何是好？公子你好歹想個辦法把宮主救出來。」

楊曉風嘆息道：「我何嘗不想救令宮主？更想揭開對方的身份及陰謀，可惜……唉，咱還是去小樓走一趟吧！」

荷花自無反對之理，楊曉風吹熄了火首先退出房外。越過假山槐樹，風吹樹動，聲音如鬼厲叫，楊曉風吩咐荷花留在樓下，荷花輕聲道：「公子，你快點回來呀，這裏，這裏有點……」

楊曉風道：「不必怕，有事呼我！」說罷略一作勢，拔空而起。

小樓頗高，共分兩層，樓下平日是荷花及另一個使者的居所，蓮花住在樓上。

樓上四周以雕花木柱作欄干，在此憑望，百花宮大部份的地方都在視野之內。

楊曉風越過欄干，貼耳在走廊上的壁上靜聽，房內似乎沒人，只餘簷角的風鈴在夜風中發抖，發出連串如珠走玉盤般的聲音。

楊曉風輕輕推開房門，躡手躡足潛入，房裏果然沒人，楊曉風再次取出石刀敲打，火星子冒射，微弱的光綫下，隱約見到壁上又有道人影。

楊曉風頭也不回，道：「荷花妹？」

刹那樓下响起一道尖銳的叫聲，接着是一句尚未說完的話：「梅……」

楊曉風淸晰地認出是荷花的叫聲，這瞬間，他像頭受傷的豹子倒竄起來！

「哧！」接着便覺腰上一凉，一把利劍不偏不倚地削在楊曉風腰上，若非楊曉風反應够快，只怕巳斷爲兩截！

楊曉風悶哼一聲，去勢不由一窒！刹那黑暗中那口長劍又再飛至！

楊曉風右手一抹一掄，軟劍急劈而下，「噹！」兩劍互觸飛起一蓬火星！

楊曉風一劍之後，身子立即飄落地上，左手併指在腰上傷口附近的穴道連點止血，同時右手軟劍一偏一捲，斜劈對方腰腹！

那人的長劍適也飛起，格開軟劍，手臂暴漲，劍尖直刺楊曉風胸前！

楊曉風無心戀戰，身子乘勢倒飛，左臂向後一撞，「砰」地一聲，窗櫺碎裂，楊曉風退身於走廊上！

未待他翻越朱欄，那口長劍又翩然飛來，一劍攔腰斬至！

楊曉風怒哼一聲，手腕一沉，軟劍一格，正想擰腰乘勢翻落樓下，猛覺腰上的傷口痛入心脾，手脚一鬆，「砰」地跌倒在走廊地上！

黑暗中偷襲的那人獰笑一聲，踏前一步，長劍掄圓，當作大刀砍下！

楊曉風勉力一滾，長劍刺在花磚上，濺起幾點火星子；那人一劍落空，手臂一揮，長劍疾向楊曉風身子捲去！

楊曉風身子經巳貼在牆脚，避沒好避，眼看必將橫屍當場，只見楊曉風左掌在地上一按，身子如皮球般彈起！

白光一閃，長劍剛在他後背二寸之處掠過，劍上的殺氣及勁風令人毛孔直豎！

這刹那，那人左掌倏地往楊曉風胸膛上拍下！

楊曉風假如迎掌相向，身子未免會墜下，而長劍正在他身下等着他，好個楊曉風，不避不閃，軟劍歪刺對方心房，有心拚個同歸於盡！

那人不由一怔，那肯跟他硬拚？閃身斜退兩步，避開那劍！

楊曉風正要他如此，軟劍倏地回收，劍柄撞在牆上，身子在將落未落之際，吸氣借力撲飛，越過欄杆向下墜去！

這其間又險又快，那人要想阻攔經巳不及，一怔之下，怒哼一聲，使劍飛下！

楊曉風聽聲知其追來，足尖在地上一點，身子又再像箭一般向上射去！

人在半空，擰腰轉身，刹那，那人的身子離他巳不足三尺！這情況顯然大出對方意料，楊曉風軟劍及時猛地刺出！

「哧！」軟劍入胸半尺！楊曉風身子立即棄劍墜下！

那人身子被刺來的軟劍上的勁力撞高四尺，這一刻他才知道自己巳着了圈兒，不由大喝一聲，長劍脫手飛出！

楊曉風足尖一點地，又再一點，身子斜飛七尺，剛好藏在一座假山之後。

「拍！」長劍射在假山太湖石上，濺起一大團火星，接着轟地一聲，那人跌落地上，前胸着地，首先碰及劍柄，軟劍立時貫體而出，鮮血如滿天烟雨般洒出。

楊曉風精神稍鬆，才倏地覺得腰上的創傷實在頗爲嚴重，傷口火辣辣地疼痛。他無暇料理傷勢，舉目四處一望，不見人影，荷花好似在地底消失了般。

楊曉風沉思了一陣，先自取回軟劍，然後抱起那人的屍體，此刻在月光下看清那人的臉目，皮膚白晳，眉目清秀，竟然十分俊朗，楊曉風把屍體藏在小樓的下層

，然後悄悄登上二樓蓮花的房間。

他不敢點燈，在黑暗中胡亂包紮一下傷口。幸而身上尚有南宮血衣留下的金創藥，傷口的疼痛才大大減輕。

他就在屏風之後，打算守株待兔，計算一下時辰，大概已近三更，周圍仍然沒有絲毫的聲响，枯坐沒味，心頭不由泛起一陣困意。

× × ×

「沙、沙」連聲，楊曉風在矇矓中醒了過來，他忙再凝神一聽，這聲音分明是步履之聲，他困意立時全消，悄悄把軟劍拔出。

腳步聲到了小樓之下，突然停止，接着再沒聞到。

楊曉風一顆心怦怦亂跳，猜測不出對方是誰，也不知道對方爲何突然停止了前進。

正想出去一探，驀地覺得頭頂瓦面上發出一聲輕微的聲响，他身子立即像壁虎般貼立牆上。

「咕、咕」兩响，屋頂有人以鳥叫聲問訊。

楊曉風腦際靈光一閃，揚聲發出夜梟叫聲。

「呱，呱！」

屋頂上又長長的「咕」了一聲，楊曉風忙報了「呱」的一聲長叫。

這暗號大概對了，屋頂立時有人輕聲道：「風哥，那小子放倒了沒有？怎地還不出來？」

楊曉風伸手在喉上輕輕一揑，尖聲道：「愚兄……着了那小子一劍，傷得頗重，好妹子，你快……」

屋頂那人「啊」地驚呼一聲，接着「嘩啦」一陣亂响，瓦塊自上跌下，灰塵烟霧迷漫！

「風哥！」那人自瓦洞中穿了下來，楊曉風未待她落地，自屏風後竄出，軟劍如毒蛇出洞般噬向那人的前胸！

霎時响起一道女人的尖叫聲：「你——」聲音未落，楊曉風的劍已至！那女人反應倒也很快，手腕一沉，柳葉刀自上向下一格！

「噹！」刀劍互碰，濺起一蓬火星子，房裏的光綫立時稍爲一亮，那女人已一眼認出楊曉風，又再驚呼一聲，擰腰向側翻落！

楊曉風豈能把她放過，急追在後，軟劍再度刺出，挾着一道嘶嘶的劍氣聲，飛向那女人後背！

那女人在黑暗中對房裏的一切似乎仍然十分熟悉，急竄一步，纖腰一伏，後腳一勾一踹，踢飛一張硬木圓櫈，櫈子直向楊曉風飛去！

楊曉風左掌一拍，反把櫈子向她推去；那女人一扭腰避過，接着一閃，突然不見！

楊曉風標前一步，才知道梳粧桌之後有一道暗門，那女人便是由暗門隱去。楊曉風左掌立時擊在門上，「砰！」暗門堅實，絲毫不動，楊曉風心頭大急，再一掌擊落，暗門只一動而不破！

楊曉風略一沉思，搬了張圓櫈放在暗門之後，隨即在一個窗口攀了出去。

他由這個窗口爬至另一個窗口，然後猝然翻入。這是另外一個房間，房裏沒有絲毫聲息，楊曉風幌亮了火摺子，房裏沒有一人，那個女人也不知去了何方。

這個房間顯然是蓮花的寢室，床桌一切有條不紊，楊曉風打開了門，外邊擺放了一張硬木圓櫈，正是他剛才擺放的。

這個房是蓮花的書房及梳粧的地方，旁邊還有一座小廳。

楊曉風心想自己行藏已露，敵暗我明，加上身上有傷，不敢在此久耽，霍地把火摺子吹熄，然後走下小樓。

四更了，北風吹得更急，呼呼的風聲，倒帮了楊曉風一個大忙，把他的腳步聲蓋去。

楊曉風閃出百花廳，竄入廣場兩旁的一座屋子裏。此時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來，連忙又推開窗口躍了出去，他一路蛇行鼠伏閃進一座小院之內。

這座院子是趙小燕的居所，院裏種了一棵大柏樹，楊曉風飛身上樹，靜聽了一回，又再自樹上躍下。

趙小燕的房門洞開，虛掩的木門在風中來回移動，楊曉風正想點燃火摺子，耳中突然聽到一聲輕响，這輕响是夜行人衣袂的飄動聲。

他立時飄在門後，同時輕輕的把門掩上。

只片刻，他便覺得門外來了一個人，這人用刀輕輕自門縫裏插了入來，輕輕一動，門便開了。

那人慢慢走了入來，楊曉風鼻端立時嗅到一股胭脂粉味，是個女人！

那人走得很慢，楊曉風屏住氣，不敢稍露一點聲音，待到那人走近，才倏地一指飛出戳在她腰上！那人咕咚一聲，頹然而倒。

楊曉風不敢大意，再等了好一會沒有發覺有人接近，這才亮起火摺子，向地上的人望去。

那個女人赫然是穿紅衣裙的梅花，這倒證實了楊曉風先前的懷疑。他再在她軟穴上戳了一指，然後拍開她的昏穴。

梅花悠然醒來，目光瞥及楊曉風，臉色一變，如雪一般白，她索性閉起眼睛不看。

楊曉風把桌上的蠟燭點燃，又在房中仔細查看了一遍，看看沒有人在，這才問道：「梅花姑娘，荷花在那裏？」

梅花不睬不瞅，不吭一聲。

楊曉風長嘆一聲：「你那夜與你的那個風哥在此五十里處的一座樹林裏的談話，我都全聽到了，却想不出那些毒是你下的！」

梅花身子一震，還是不發一言。

「其實細想一下也不奇怪，除了你們自己姐妹，否則外人豈能輕易得手？」楊曉風負手在房裏踱起步來。「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自己的姐妹也忍得下此毒手，姑娘不嫌自己心腸太毒了一點麼？」

梅花嬌軀再次一抖，她睜開了眼睛，目中充滿不忿之色，恨恨地道：「我只想以此威脅她們答應我的婚事罷了！又不是把她們毒死！」

「哦！令宮主不答應你的婚事？即使如此你也可以好好跟她商量呀！」

「百花宮自從發生了趙小燕的事之後

，家師便立例門中的女弟子不得嫁人，除非她是嫁了人之後才入門！」

「哦？這關蓮花何事？此例又非她立的！」

「但她有權改例！自古以來，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乃不易之理，咱又非聖人，豈能長守空房？我此舉雖有失光明，但只怕有不少姐妹暗中贊成及暗暗感激我。」

楊曉風喟然道：「嗯，此例果然豈有此理之至，令師此舉無異是因噎廢食，不過——」

他故意停了一停，觀看梅花的神色，然後接道：「不過，事情只怕不這麼簡單！你背後尚有人指使，而且，你若要嫁，大可以脫離百花宮，何以出此下策！」

梅花咬牙不語。

「那個風哥必是震天帮的人，如今他已死在我劍下！你說下毒是爲了婚姻，但要把在下殺死又是爲了什麼？難道有我在此，你便嫁不了人麼？」

梅花恨道：「雖不中也不遠！風哥的帮主令他把你殺死，否則便不讓他娶我，他不娶我，我又嫁給何人？」

楊曉風眉頭一皺，沉聲道：「爲了嫁人便不惜殺人？」楊曉風搖搖頭，續道：「天下那有這種不准下屬娶老婆的帮主？這不是你騙我便是他騙你，目的只是利用你而已！」

梅花怒喝道：「你胡說，風哥豈會騙我！」

「不知震天帮的帮主是誰？」

「我又不是震天帮的人，我怎麼會知道？」

「他沒有告訴你？」

梅花目光一黯，搖搖頭，過了半晌才輕聲道：「其實我對他也不太了解！」

「哦？」楊曉風一怔，脫口道：「竟有這種事？你對他言聽計從，却又對他不了解，豈不奇怪！」

梅花突然滾下兩顆淚珠。

楊曉風心知這其中必尚有內情，他轉腔問道：「他叫什麼名字？」

「孟風。」

「孟風？」楊曉風沉吟道：「這倒未聽過，奇怪，我怎會覺得他頗爲面熟？」

他不斷地叨唸着孟風兩字，半晌，突然叫道：「我知道了，他不是孟風，他是孟人鳳！我在洛陽的萬春院見過他！」

「孟人鳳？」梅花驚呼道：「他是孟人鳳？你胡說！你胡說！風哥豈是那個淫……」賊字尚未出口，她的話便停住。

楊曉風輕哼一聲，道：「他是不是淫賊，姑娘應比我清楚！」

梅花突然嗚嗚的哭了起來，語音模糊地叫道：「他不是那種人，他不是的……我，我我……」

「姑娘大概跟荷花一樣着了他的道兒，這人自製的媚藥聽說十分厲害，可以控制藥物發作的時間！」楊曉風說到這裏，突然轉腔問道：「你把荷花帶到那裏？」

「我把她放在一間屋子裏。」

「那座屋子在那裏？」

「我說不上，嗯，我帶你去吧，遲則恐怕不妙了！」

楊曉風吃了一驚，一手抓着她的手臂，一手拍開她的軟穴。

梅花低着頭，拉開房門走了出去，她在前，楊曉風在後，可是當她的嬌軀剛出房門，足尖一勾，房門倏地闔起！

這下變生肘腋，楊曉風猝不及防，手臂被木門一夾，下意識地鬆開了手。

梅花立即竄前，快得像一頭受驚的兔子般！

楊曉風手一鬆之後，立感不妙，隨即把門拉開，竄了出去，左手一撈，差一點沒抓着梅花。

梅花走勢越來越急，比離弦之箭還快，前面就是那堵圍牆，她彷似沒有發覺，頭一低直撞過去！

「砰」一聲，頭破血流，嬌軀也被彈起，楊曉風手一接，把她抱住，目光一落，只見梅花臉如金紙，恐怕已離死不遠！

楊曉風輕嘆道：「姑娘何必如此？」

「我……我好恨！我恨我……」梅花斷斷續續地說道：「我恨我沒聽家師臨終的話……天下……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楊曉風又一聲長嘆。

梅花聲音突然轉厲。「放下我！我死也不死在男人懷中！」

楊曉風一怔。「姑娘……」

「放下我，放下我，」梅花的聲音陡地轉弱，「你不放……我……我做鬼也不……也不放過你！」

楊曉風無奈只得把她放在地上，同時蹲下問道：「姑娘，你還有話要說麼？」

梅花臉色蒼白，胸口起伏不定。「你，你快追……她們還未去遠……」

楊曉風急問道：「她們？她們去了那裏？」

「去……」梅花頭一歪，一句話未說畢便自斷氣。

楊曉風一顆心亂糟糟，深覺對手實在厲害，處處比自己快了一步。

抬頭望天，天色漸亮，他噓了一口氣，決意先找找荷花。

他花了一個多時辰才找到荷花，可惜當他找到那間擺放雜物的破屋時，荷花經已身亡。

她身上沒有傷痕，豈諒是被梅花點中死穴而死。

楊曉風在天色大亮之時離開百花宮，找到了馬匹，飛身上鞍，往東馳去。

一路上，楊曉風腦中不斷地盤旋着幾個問題。

指使孟人鳳的幕後人是誰？是不是震天帮帮主？震天帮帮主又是誰？

他們瓦解百花宮用意何在？現又把她們押去那裏？

趙小燕又去了那裏？

董雄爲何要把柳如月姐妹困于密室內？他的眞實身份是什麼？

蘇振堂到底是如何被殺的？那具屍體是不是蘇振堂？

楊曉風又想起柳殘月，心頭更亂。柳殘月之死與震天帮有否關連？是誰殺了他？兇手殺人的目的又是什麼？

這些問題像無數的毒蛇咬噬着楊曉風的心。至此他才體會到江湖生涯之風險，人在江湖，身不由已，誠哉斯言！

× × ×

抵達襄陽已是次日的掌燈時份，天氣漸冷，街道上的行人並不多。

楊曉風直馳至襄陽客棧，入店一問才知道沈翠鳳經已離開，他心頭迅即一沉，隱隱覺得不妙。可是，回心一想，假如是沈翠鳳出事，小二便不可能目送她離開，因此可能是她臨時有事先行離開，或是北上開封候他。

想到此，他才略略放心，連日奔波，人疲馬乏，楊曉風吃了晚飯便熄燈上床休息了。

次日醒來，已是紅日滿窗，楊曉風匆匆盥洗完畢便牽馬出店，正面碰到魏記布莊那個小斷。

那小斷自懷中取出一封紙條。「公子，這是少爺剛用飛鴿傳書送來的。」

楊曉風忙不迭把它打開，只見上面用朱砂筆寫着一行字：

「見字速來開封，弟高立頓首。」

楊曉風隨手把信撕碎。「我正要去開封，你替我寫張便條說我現時便趕去！」說罷，一挾馬腹絕塵而去。

次日，到了南陽附近，楊曉風想起董雄的話來，蘇振堂便是在這裏被殺死的。

驀地，心頭又泛起一個念頭，震天帮為何要殺死蘇振堂？蘇振堂雖是一局之主，但在武林中不過是個小角色，極其量也只是交遊較為廣闊而已。

莫非是被董雄所害？他本是梅花寨的一個大頭目，四方鏢局這兩年頗賺到一點錢，莫非他覬覦四方鏢局的財產？

想想又頗覺理由不甚充足，入了城，街上頗為熱鬧，人來人往，比襄陽繁盛得多。

楊曉風停馬在一家成衣店前，打算購買幾件可換的衣服，正在挑選間，無意中瞥及三人經過，頗覺眼熟，定睛再一望，却是摩天嶺的三隻豹子，再一望，只見三人的背後遠遠跟着一人，戴着一頂范陽帽子，帽邊寬大把顏面都遮住看不出是誰。

楊曉風忽忽拋下一塊銀子，取了一套白色的緊身衣服便要走，掌櫃忙叫道：「公子，不用這許多，你且等等，待老朽找贖給你！」

楊曉風心頭一動，忙道：「多的不必找啦，不過，請替我看顧一下馬匹，稍候在下自會來取回。」他怕掌櫃不識貨，會讓人欺侮馬匹，臨走又丟了一句：「要是馬匹有什麼閃失，在下便放一把火把你的鳥店燒光！」

摩天嶺三隻豹子脚步不徐不疾，由高翼帶領着，背後那個頭戴范陽笠子的漢子仍然不緊不鬆地跟着。

楊曉風怕被發覺，不敢走得太近，也是低着頭而行。

到了一家名喚興隆的客棧門口，高翼在四周瞄了一會，又在門口站了一回這才入去。

頭戴范陽笠子的人也接着入去。楊曉風對此人深覺奇怪，這月份即使有太陽也絕不用戴寬邊的范陽笠子，而且又戴得那麼低，此人分明另有所圖。

楊曉風也隨即閃至興隆客棧門口，只見大門牆上有人用白粉畫了一朵雲，雲下還有一枝箭，不知是什麼帮會的暗記。

入了店，却失了那四人的踪跡，楊曉風取了一錠銀子放在櫃枱上。「掌櫃，有房沒有？」

那掌櫃見錢眼開，恭聲道：「公子爺要清靜的上房，還是臨街的光房！」

楊曉風道：「剛才那四人住在那裏？你替我安排在他們隔隣便行了，嗯，銀子有多的都算你的了！」

掌櫃連聲多謝。「這個……公子爺，他們四個人不是住在一起，你到底要住在那個……」

楊曉風截口道：「替我安排在那個戴范陽笠子的隔隣房間！」

「公子果然好眼光，他隔壁那個房間是敝店最好的，嘿嘿，它前臨小院，背靠後花園……」

掌櫃這下把馬屁拍在馬脚上，楊曉風臉色一沉。「別囉嗦，快！」

掌櫃忙叫了一個小二帶楊曉風入去。那小二長得十分高大，楊曉風心頭暗喜，故意落後兩步，把臉部藏在他背後，自忖不虞被人發覺。

入了房舉目一望，房裏的一切果然不錯，窗明几淨，窗台上還擺放着幾盆花。

楊曉風把房門關好，又把窗子打開，窗外果然有座小花園，園林設置頗有江南之風，花園裏此刻渺沒一人。

楊曉風搬開花盆，然後自窗口跳了出去。他輕輕走到隔隣房間的窗下，凝神細聽，只聽見一個聲音十分之低，又似不斷地响着，似乎是自言自語。

窗裏放了一塊布帘，看不到一切，楊曉風輕輕推一推窗子，不料，嘩啦一聲，窗台上的花盆被推落地上。

這下，立即驚起房裏的人，只聽嘩啦啦一陣亂响，接着窗子洞開，飛出一團事物來，楊曉風急忙一閃，「砰！」那物事落地摔個粉碎，却又是一盆花。

瓷花盆的破碎聲剛响起，楊曉風已穿窗而入，只見那頭戴范陽笠子的人影在門口一閃不見，楊曉風足尖在窗台上一點，身子直射向門口！

猛聽一聲暴喝，一把鋼刀飛也似的劈向楊曉風的雙脚，楊曉風猛吃一驚，甫自一怔，那一把鬼頭刀又攔腰劈至。

楊曉風軟劍一格，身子升高四尺，斬足的一刀便自落空，而楊曉風也被迫落地上，這時他才發覺房裏尚有摩天嶺的三隻豹子。

高翼亦同時認出了他，喝道：「好啊，原來是你這小子！來得正好，先吃老子一刀！」鬼頭刀一擺斜劈楊曉風的肩胛！

楊曉風無暇戀戰，雙足一頂，猛吸一口氣，身子筆直昇起，左掌向上一頓，「嘩啦」一聲，屋瓦破了一個大洞，楊曉風穿洞而出，立足屋頂。

他向四周一望，向前竄去，越過院子，再向前馳去。追了十多丈便見那個戴范陽笠子的漢子在前奔飛。

楊曉風疑雲更盛，不知此人是誰，因何一見到自己便落荒而逃。

出了城，楊曉風經已追貼，他猛地使了個「鷂子翻身」，越過那人的頭頂，落在他前面，軟劍刷地刺出！

那人驚呼一聲，急退一步，楊曉風軟劍改刺為撩，「嘶」地一聲，范陽帽子應聲挑落，露出一張驚恐欲絕的臉龐來！

那人一驚之後，立即把佩刀拔了出來。楊曉風也是一怔，脫口呼道：「董雄？是你？」

董雄臉色瞬息百變，澀聲道：「原來是……楊大俠，不知大俠追老朽何事？」

楊曉風冷哼一聲。「在下也正不知閣下因何一見我便逃跑？」

「這個……老朽不知是楊大俠哩，否則老朽歡喜還來不及，又豈會落荒而逃？」說罷董雄皮笑肉不笑地呵呵笑了一陣，接着把佩刀插回鞘內。

楊曉風臉色一沉，喝道：「那你為什麼鬼鬼祟祟跟在摩天嶺三隻豹子之後。」

「這個……老朽曾經跟他們有過一段香火情……但老朽如今已改邪歸正，不好公然跟他們見面。」

「你對他們說些什麼？」

「唉！」董雄露出一副悲天憫人的神情，長長嘆了一口氣，道：「老朽不忍見他們長期處身綠林，苦口婆心勸他們改邪歸正，正說到一半，大俠便……」

楊曉風冷笑一聲。「是麼？閣下既然有此胸懷，為何又用磚塊石頭堵死密室出口，存心把柳如月姐妹困死，快說，你受誰指使？蘇振堂是不是被你害死的！」

董雄臉色大變，澀聲道：「大俠冤枉……你……我……沒有……」

「你沒這樣做？」楊曉風厲聲道：「有人親眼看見並且把柳家姐妹救了出來，哼，那個密室除了柳如片姐妹及蘇振堂之外，便沒人知道了，如今蘇振堂已死，不是你做的還有誰，說不得蘇振堂也是被你坑害的。」

董雄臉色一變再變，霍地跪下哭道：「大俠明鑒，老朽不再相瞞，摩天嶺三隻豹正是震天帮的人，他們威迫老朽……」

「他們迫你做什麼事？」

「把……把夫人及柳姑娘殺死，以絕後患，老朽一則沒有本事，二則下不了手，直至夫人吩咐老朽關好密室出口的蓋子，老朽才狠下心……」董雄說到這裏，雙手劈劈拍拍打在自己的臉上，「老朽該死！老朽該死，老朽貪生怕死……」

楊曉風眉頭一軒，冷聲道：「你所說的可是眞的？」

「大俠，老朽至此豈敢再以假話相欺，老朽該死……」手掌不停，把兩邊臉頰打得腫起老高。

「今日是高翼找你。」

「正是。」

楊曉風厲聲道：「既然是他們約你，為何只由你一人說話。」

「這個……總之是老朽該死！」董雄眼珠一轉，哭喪着臉道：「老朽正向他們講述把夫人……的經過……」

「他們三人眞的是震天帮的人？」楊曉風見董雄點頭，續問一句：「你還知道誰跟震天帮有關係，他們的帮主是誰？」

董雄哭喪着臉道：「這些老朽怎會知道，大俠也該清楚，老朽只是條被人利用的可憐虫而已。」

「今日暫且寄下你一條狗命，但死罪可赦，活罪難免！」楊曉風軟劍一揮，沙一聲，把董雄的耳朵割下！

「我早知你也是一名內奸，那六顆珍珠被伏牛山三條猴搶上手，想來也是你故意把消息洩露出去的。」楊曉風厲聲道：「他日再讓我發現你有絲毫的惡跡，絕不輕饒！」

董雄雙手捂住耳朵，鮮血在手指縫中汩汩流下，痛得他像被屠的豬一樣，那裏應得出聲。

楊曉風不再理他，展開輕功入城。

楊曉風剛離去，董雄的痛呼聲立止，眼中露出怨毒之色，嘴角又迅即露出一絲獰笑，半晌，他才蹣跚地爬了上來，脫手飛出一枚信號烟花。

× × ×

楊曉風入了城，先到成衣店取回馬匹，然後策馬在城中四處搜查，可是摩天嶺三隻豹子却已不知去向。

看看日頭經已偏西，楊曉風便找了一家小客棧住了下來。

睡了一會，估計已在半夜，便撲到厨房抹了兩手鍋灰，然後跑去馬廐，把灰抹在馬身上。

次日一早又在懷裏取出草藥王羅藥遺留下來的易容藥膏在臉上一陣塗抹，自己攬鏡一看，連自己也認不出自己來，乍眼望去，十足是個面目呆板的中年漢子。

弄好了一切，楊曉風便匆匆結帳，乘馬北上。

出了城，馬速加快，一忽便馳了六七里路，此刻天色才大亮，晨風頗為凜烈，幸而尚不太冷，却令人頭腦為之一清。

前頭一棵大樹上的一條斜生出來的枝幹上，掛着三具屍體，楊曉風目光一落，霍然一驚，連忙拍馬上前觀看。

離樹尚有三丈，楊曉風便已認出那三具屍體正是摩天嶺三隻豹子！每人胸前中了一劍，傷口頗深，幾乎透背而過。

血已乾涸，顯然已死了一段時間。那三頭豹子的神色都是十分訝異恐懼，像是臨死之前遇着一件不可思議的事般。

楊曉風發了一回怔，慢慢才把這個原因揣摸出來：「這個表情必是在高翼三兄弟認為絕沒可能的情況下而在猝然之間發生的，莫非殺他們的人是高翼的熟人？

「咦，又莫非是被他們的同黨所殺，震天帮為何要下手把自己人除掉，難道是因為怕被我循這條綫索追下去？而把震天帮的底細揭了出來，咦，那麼董雄……」

想到這裏，他忙拍馬急馳，希望能早日到開封跟魏高立等人見面。

他又想到魏高立的那封信。「莫非他們有了什麼重大的發現？」楊曉風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魏高立身上。

× × ×

天氣漸冷，越是向北，越是寒冷。

北風強勁，把地上的沙塵吹得滿天飄揚，視野也變得模糊起來。

楊曉風連日趕路，那匹白玉神駒，此刻不用假裝，也變得灰灰黑黑，再也難以辨認出馬兒原本的顏色來。

楊曉風對此十分滿意，他故意不替馬匹洗刷！好掩飾自己的身份，自南陽到開封，千里迢迢，果然沒發生過任何意外。

可是他却忘了一件事，馬匹的毛色雖然經已改變，但白玉神駒的一雙像翡翠般晶瑩的眸子却不能改變，有這種特徵的駿馬，天下間也再沒有第二匹了。

× × ×

開封城外，入夜之後，北風凜然，砭人肌膚。

此刻城門經已關閉，即使人可以逾牆入去，馬兒却無論如何不能入城的了。

城外有座大樹林，楊曉風下馬離鞍，雙手在馬頸上輕撫一陣。「馬兒馬兒，你自己去吧，明早咱才來找你！」

那匹神駒似乎能解人言，開言輕嘯一聲，踏着碎步跑開。

楊曉風迅即向前掠去，走了二十多丈，突見有火光閃爍，他吃了一驚，心忖。「這時候還有誰在此？」心中動了疑，躡足竄前窺看。

前頭樹叢中有人生了一堆火，坐了四個漢子，這四人正圍火烤肉，香氣四溢。

楊曉風正想離開，忽然有個人抬起頭來，目光一落，心頭一跳，原來此人乃是白虎谷谷主，「白額山君」雷震遠的兒子雷鳴！

楊曉風立即打消離去的念頭，只見他喃喃道：「快吃吧，吃完還得趕入城！」

另一個粗眉大漢道：「正是，帮主可能等急了！晚點回去，只怕又要受罰。」

只聽雷鳴又道：「董雄那老小子不知去了那裏，到現在還不回來，要是讓少爺看見他，先把他打一頓出出氣！這種鬼天氣却叫咱們出來這裏喝西北風！」

楊曉風心頭狂跳：「好小子！原來你也加入了震天帮！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一個瘦削的漢子接口道：「雷小哥不必生氣，現在不用喝西北風啦，肉熟啦，趁熱吃吧！」

楊曉風聞及肉香，肚子登時咕咕作响，幸而那四人並沒有發現。

過了兩盞茶功夫，雷鳴拋下杯子道：「走吧，時間已過啦，那老小子既然爽約不來，咱只好回去覆命！」說罷站起來，在身上拍了一陣，把衣褲上的塵土拂去。

其他人也紛紛站立起來，粗眉漢子把火踏熄，喝道：「走！」當先馳去。

出了樹林，楊曉風不敢迫得太貼，落後十餘丈跟着他們而走。那四人的武功並不很高明，費了好大的勁才爬上城牆，反而楊曉風暗暗替他們着急。

待他們的人影在牆上消失，楊曉風才一躍而起，中途換了一口氣便翻了上去。

城牆上的衞兵大概在這個時刻都躲在避風之處打瞌睡，沒人發覺，楊曉風目光一掃，只見那四人已下了牆走在街道上。

楊曉風不敢怠慢，飛身飄落，又掇在他們之後，穿了幾條街道，那四人閃入了一條僻巷，楊曉風標前一步，只見他們到了一座大院之前，對門房值夜之人輕聲說了幾句，便走進了去。

楊曉風認得這是以前彭七爺的府邸，一顆心登時狂跳起來。「原來震天帮設壇於此！」

但心中念頭電閃：「進不進去？」正在猶豫間，突見一條紅影一閃，接着便翻入了圍牆。

「南宮血衣？他進去幹什麼？」心想南宮血衣既然敢入去，自己又有何畏懼，便在暗中閃出，輕輕一提氣也翻入圍牆。

×　×　×

開封城的高朋酒樓，果然名不虛傳，日日高朋滿座。

魏高立，許三城，黃披霞及柯展翅四人每日都在此消磨了不少時間。

這天，四人吃了飯，又喝了一大罈酒，磕閑牙時不免又說起楊曉風的事兒來。

「小風的事不知辦得怎樣，咱也來了好幾天啦，還不見他用飛鴿跟咱聯絡！」魏高立臉有憂色地道：「不知會不會出了什麼事。」

柯展翅喝了一口酒，怪眼一翻，道：「他會有什麼事？十九是給百花宮那些女人迷住啦！」

許三城接口道：「他要辦大事，豈會迷戀女色？」

「哈哈，他的外號你也不是不知，『風流楊柳』，管他要辦什麼大事小事！有機會不風流一下，豈非有負風流之名！」

黃披霞笑道：「也有可能，聽說百花宮的宮主蓮花便是一名大美人，只怕小風事到臨頭也把持不住！」

魏高立臉色凝重，嘆道：「你們對他都不太了解，才有此看法！小風什麼女人未見過，豈會把持不住，只怕眞的出了什麼事兒。」

許三城憂慮地道：「不知是不是又碰到震天帮的人……」

黃披露笑容一斂，道：「不如咱南下找他，一齊行動也好有個照應。」

柯展翅鼻翼子一搧。「屁話！他要是發生了事，待你找到他只怕連收屍也來不及了！」

「這如何是好，咱總想得個辦法！又找不到南宮血衣……」

魏高立長歎道：「有什麼辦法，他要找咱容易，咱要找他可就難了，還是再等幾天吧！」

許三城接道：「大哥不如吩咐你家的伙計在各地找一找！」

「這也不失是一個辦法！」

正在談說間，一個小二拿着一封信走了上來，道：「魏公子，剛才有人留下一封信，吩咐小的交與公子。」

「那是個什麼樣的人？」

「一個矮瘦的老人，」小二想了一回又道：「這人的臉色及眼光好不怕人。」

柯展翅問道：「他長得很兇？」

「不是！」小二嚅嚅地道：「他臉色肅穆，眼光十分淩厲。」

魏高立等互望了一眼，都是猜想不出那人的身份。「他沒留下名字？」

小二搖頭。「也許信內有他的名。」

這句話倒提醒了魏高立，他忙把信拆開來，展開一望，許三城等也伸頭過來。

「請轉告楊曉風楊少俠一聲，告訴他震天帮設壇於開封彭七府裏，如今已吞併了幾個帮會，正想擇吉正式開壇，準備大展鴻圖，君臨武林，若跟震天帮有仇怨的，須在短期之內解決，否則待其養成翅膀，事情將更困難。」

又及，各位小俠日後行動也得小心一點，不可在公衆場合高談闊論。

下面署了個有心人之名。

「有心人？」魏高立目光在四周一掃，忙把信放入懷中，輕聲道：「咱結帳回去吧，有事回去才商量！」

×　×　×

黃昏，一隻白色的信鴿便在魏高立的手飛出去。

白鴿在空中略一盤旋，往南直飛。

四天之後，那頭白鴿又再回來，魏高立展書一看，登時大喜，叫道：「小風沒事，咱實是過于杞人憂天，看，他說他趕回來了！」

柯展翅笑嘻嘻地道：「我不是早就說他不會有事的吧！」

許三城白了他一眼。「你不是說他給百花宮的女人迷住了麼？」

柯展翅道：「也許百花宮的女人都是母夜叉，嘻，咱還是準備等他回來吧！」

×　×　×

楊曉風躍入圍牆之內，目光及處已失了南宮血衣的踪跡，他環視一下周圍，此乃一座花園，假山假石密佈，奇花異草，小橋流水，亭台樓閣佈置得十分見工夫。

他正想辨別一下方向，突見一隊黑衣巡邏隊走了過來，這些人步履起落之間，輕盈沉穩，顯然都有一身不俗的功夫。

楊曉風吃了一驚，連忙閃入一座假山中。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叫道：「仔細搜查，不可大意，否則上面怪責下來，大家都不好過。」

「頭兒放心，咱又非今日才上任！」

那十多個人立即分散開來，仔細搜查，兩人一組，扇形推進，看來頗受過一段時間的訓練。

楊曉風心頭一凜，他雖不怕他們，可是一但驚動了宅內的人，只怕難以脫身，苦思無計之下，只好悄悄地把軟劍抽出，準備在無可避免之際，把對方刺倒。

巡邏隊的成員越來越近，楊曉風蓄勢以待，正想躍出，突然聽到一陣响亮的告急鐘聲，鐘聲來得十分突然，巡邏隊員及楊曉風都是一愕，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那個蒼老的聲音又道：「東邊發現敵踪，分一半人去支援，快！」

楊曉風乘這一陣混亂竄了出來，閃入一座已經搜查過的假山。

不一忽，那些巡邏的人便率隊離去，楊曉風立時竄出來，轉出花園，只見前頭人影幢幢，來往不絕，大概是因爲發現了敵踪的原故。

楊曉風躍入了一座天井，又再閃入大廳，廳裏沒燈，十分黑暗，楊曉風又聞天井有步履之聲傳來，急切間，只好標入內宅。

廳後有一道長廊，楊曉風急步而行，過了長廊，又有一座小院子，院子四周有不少房舍，楊曉風見步履聲越來越近，忙閃在一條柱子之後。

只見一個長髯的老人帶着兩個大漢急步走入來，其中一個大漢手中還提了一盞燈。

那三人又在一道走廊穿了過去，楊曉風急標前幾步，跟在他們之後走去。

過了走廊是一座小小的花園，花園四周點了八盞氣死風燈，說亮不亮，說暗不暗。

花園中矗立着一座小樓，樓上窗紗中透出火光，那三人直向小樓走去，由樓下大門入去，登向二樓。

木製的樓梯「格格」作响，楊曉風乘機躍上屋簷，伏在欄杆下的幽暗之處。

片刻，那三人已走近，伸手在門上敲三下，房內立時有人喝道：「什麼事？」

「啓稟堂主，屬下等捉了個刺客。」

「身份弄清楚了沒有？」

「是南宮血衣的手下，紅衣三十六騎之一。」

「小角色！」那個堂主冷哼一聲，道：「先把他禁起來，慢慢再拷問！」

「是，堂主若沒有其他吩咐，屬下便告退！」

「多派一些人手，四周防備，以防還有人潛了入來。」

「是。」那長髯老者應了一聲，帶着手下離去。

楊曉風直待他們離開了花園，才輕輕翻出欄杆，伏在門縫上偷聽。

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南宮血衣眞的不知好歹，咱不如先下手爲強，把他先幹掉，省得碍手碍腳！」

剛才那個堂主道：「岑兄說得有理，小弟也正有此意！」

另一個沉實的聲音道：「此刻咱的計劃尚未全部完成，南宮血衣區區一個跳樑小丑耳，豈可爲他阻延了咱們的大事！」

姓岑的忙道：「帮主敎訓的是，屬下等鼠目寸光不如帮主的遠大。」

楊曉風心頭一跳，忖道：「今晚好歹也得看看他是何方神聖。」

只聽那個帮主輕笑一聲。「若是南宮血衣跟楊曉風同在面前，本座首先要對付的必是楊曉風，別人可不殺，此人絕不能不殺！」

那個堂主愕然道：「屬下愚昧，請帮主明言！」

楊曉風更是豎起耳朶凝神靜聽。

只聽那個帮主沉聲道：「這個你們便別管了，總之照本座的話去做，告訴你們董雄已來信告知本座，說楊曉風已策馬趕來，你們對他可得多加留意。」

姓岑的老者道：「屬下等一切將照帮主的命令去執行。」一頓，「但聽說那小子易了容，這可有點難辨！」

帮主桀桀一陣亂笑。「那小子顧了人忘了馬，他的那匹馬一對眼珠子綠得像翡翠一般，天下間只怕再沒有第二匹了，本座當日見了牠一眼便難以淡忘，你們只需留意他的馬，便不虞被他瞞過。」

「這倒好辦！」

楊曉風心頭又再一跳，深覺此人城府頗深，自己的確沒有想到此點破綻，心中亟欲見他一面之念更盛。

心念未已，只聽帮主又道：「蓮花那些人都已安排好了沒有？」

姓岑的忙道：「一切妥當，請帮主寬心。」

帮主又是一陣大笑。「這妮子長得眞不錯，待本座霸王硬上弓之後，不怕她不聽話！」

姓岑的跟另一個堂主陪着他笑了一陣。「帮主好艷福，百花宮美女如雲，要挑上十個八個出來，實在易如反掌！」

帮主笑道：「待本座挑過之後，其餘的便賞給你們，」一頓，聲音轉沉，「快刀堂的事辦得怎樣？」

（未完）

香飄林虎

俠義中篇故事／高皐・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季、水二人殺退太湖匪帮，還有關侯友人木林森暗助，知道太湖湖主和各門派齊集九華山，關侯因師門有事回九華山。季水二人趕去太湖救師弟，撲了空再轉宜興，碰見年老爹找水飄香回杭州，季伯玉只好與他們分手，來到溧陽，碰上洗劍宮主俞涵梅，只得將人皮面具僞裝不讓她認識自己。戴上這張人皮面具被勾漏二醜誤認爲主人燕然，同回山洞，原來勾漏山主燕然走火入魔投水自盡。季伯玉只得權充洞主，將神燕秘寶的武功朝夕苦練了三年。俞涵梅誤認季伯玉爲燕然，想重溫舊好，季伯玉假裝恨意拒絕，隨即帶着兩個醜僕人遊江湖去了。

假僕認假主　假妻救假夫

姓封的道：「小弟別的不會，只有幾斤蠻力，當鏢師實在是無可奈何。」

文士打扮的道：「當鏢師也不壞，闖蕩江湖，多采多姿，只不過……」

姓封的道：「黃兄似乎話中有話，咱們是好朋友，黃兄有話盡管說。」

文士打扮的嘆了一口氣道：「正因爲咱們是好朋友，所以我才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如果言語上有甚麼不週之處，封兄千萬不要見怪。」

姓封的道：「那怎麼會呢，黃兄請說吧。」

文士打扮的道：「保鏢這一行，幹的是刀尖上舔血的生活，是黑道朋友的對頭寃家，請恕在下說一句不客氣的話，夜路走多了總有一天會碰到鬼的……」

姓封的怔了一會，道：「黃兄是聽到甚麼，請直說。」

文士打扮的道：「這個……咳，在下的確聽到了一點消息，但道聽途說之言怎能作準。」

姓封的道：「不要緊，咱們只是作個參考，黃兄請說。」

文士打扮的喝了一口酒，道：「封兄一定知道孤竹帮了，該帮崛起江湖不過兩年，但鋒芒所及，無人敢當，如果他們想打貴局主意，只怕是一件很大的麻煩！」

姓封的面色一變道：「黃兄在那兒聽來的消息？」

文士打扮的道：「十天前在岳陽樓無意中聽到，可惜當時在下無暇分身，所以沒有追查下去。」

姓封的道：「他們怎麼說？」

文士打扮的道：「他們說貴局保一趟重鏢去金陵，準備調集人手實行刦鏢。」

姓封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沉吟良久，道：「這果然是一件麻煩，不過敝局還不至無力應付。」

文士打扮的道：「封兄，咱們是道義之交，請恕在下說幾句不中聽的言語，孤竹帮縱橫江湖，無往不利，年前泰山一戰，喪生在孤竹帮手下的各派一流高手達二十七名之多，不是在下說洩氣的話，只要孤竹帮存心刦鏢，貴局只怕無力自保！」

姓封的道：「這個……」

文士打扮的道：「封兄，咱們是好朋友，如果在下借箸代籌，不知封兄是否願意？」

姓封的道：「多謝，請黃兄指教。」

文士打扮的道：「當今武林能够使孤竹帮顧忌的只有一個……」

姓封的道：「是誰？」

文士打扮的道：「自然是武林第一家的主人擎天劍沈老爺子了，只有他老人家伸出援手，貴局的鏢才能安如磐石。」

姓封的道：「擎天劍沈振山是高人，敝局只怕高攀不上。」

文士打扮的拍住胸脯道：「這件事包在在下的身上，七天之內在下就可以請來一枚神龍令旗。」

姓封的道：「別忙，黃兄，這是一件大事，小弟作不了主，待請示敝局張總鏢頭之後再給黃兄回話。」

文士打扮的道：「應該如此，在下就住在這間酒樓之內，晚間由在下作東。」

姓封的道：「好，小弟告辭。」

這兩人離去之後，季伯玉哼了一聲道：「無恥！」

辛大道：「主人，你……想管？」

季伯玉道：「辛大，你說咱們該不該管？」

辛大道：「小的不知道該不該管，只是主人以往從來不管別人的閒事。」

季伯玉道：「不錯，我從來不管別人的死活，因爲別人的死活跟我無關，不過人是會變的，你說是麼？」

辛大道：「主人說的是。」

辛二道：「主人，他們一個願打，一個願捱，這個閒事，咱們如何管法？」

季伯玉道：「那也不見得，我看張總鏢頭多半不會接受。」

辛二道：「這個小的就不明白了，那姓黃的好意相助，他爲甚麼要拒絕？」

季伯玉哈哈一笑道：「你想得太簡單了，天下那有這樣的好人！」

辛二道：「主人是說……」

季伯玉道：「姓黃的帮助鏢局是用一枚神龍令旗，是麼？」

辛二道：「不錯。」

季伯玉道：「每一個鏢局都有他特定的標幟，他們這個鏢局自然也不會例外，如果他們的鏢車之上插上一枝神龍令旗，你說別人會怎麼想法。」

辛二呆了一呆，道：「別人會說……他們是神龍鏢局，或是這個鏢局是武林第一家開設的。」

季伯玉長長一吁道：「武林之中，愛名重於惜命，你說那張總鏢頭會接受姓黃的提議？」

辛大道：「對，姓黃的多半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根本沒有安着好心眼。」

季伯玉道：「你說的不錯，好啦，咱們等着瞧戲吧。」

這是季伯玉三年潛修之後，遇到的第一件江湖是非，這件事既然扯上了擎天劍沈振山，他就不能不管？

沈振山不只是竊據了神龍令，還盜用武林第一家的名號，季伯玉不是武林第一家的傳人，這口氣叫他如何嚥得下去？

毀滅武林第一家的是太湖王路不平，但實際受惠的却是擎天劍沈振山，如果說沈振山是幕後主持者，並不是沒有此種可能。

在這兩三年之中，姓沈的功業聲譽似已登峯，但並未造極，否則孤竹帮怎敢橫行江湖？那姓封的鏢師也就不會以不敢高攀而加以拒絕了，可見沈振山的基礎並未穩固，所以他才想收攬人心，廣植勢力。

江湖動亂，紛爭不巳，季伯玉却像一葉孤舟，要在激流巨浪之中孤軍奮鬥。

他沒有恐懼，不想退縮，要以破釜沉舟的決心，與鐵石般的意志，爲師門血仇與敵人週旋到底……

辛大見季伯玉目露殺光，沉吟不語，他不明白季伯玉在想些甚麼，却爲他的主人性情大變而担心不巳，良久，他忍不住咳了一聲道：「主人……」

季伯玉收回紛馳的思緒，道：「甚麼事？」

辛大道：「主人請回房歇息，由咱們釘住姓黃的不會誤事的。」

季伯玉道：「好吧。」

他歇息了約莫兩個時辰，在傍晚時分，封鏢師果然領着張總鏢師前來應姓黃的約。此時季伯玉跟他們相隔一張食桌，以他一身超凡拔俗的內力，對方的談話自然逃不過他的聽覺。

張總鏢頭身材魁梧，形貌威猛，講起話來聲如宏鐘，不必運用內力，也可以聽得明明白白。

他肯先雙拳一抱道：「在下是陽朔鏢局的總鏢頭張長弓，兄台是……」

姓黃的道：「原來是張總鏢頭，久仰，在下黃叔良，是武林第一家的門下，家師姓沙諱冲，總鏢頭也許有過耳聞。」

張長弓哈哈一笑道：「令師是武林第一家四大令使之首，沙某豈能不知？聽敝局封老弟說孤竹帮要動敝局，黃兄想義伸援手，但不知武林第一家有甚麼條件？」

黃叔良道：「總鏢頭這麼說就見外了，武林第一家沈老爺子豈是施恩望報之人，不過……」

張長弓道：「怎樣？黃兄請說。」

黃叔良說道：「沈老爺子交待，爲免途中多生是非，當鏢車上道之時，不必懸掛貴局的長弓鏢旗，只插神龍令旂就可以了。」

張長弓面色一變道：「沈老爺子是要收買陽朔鏢局？」

黃叔良道：「總鏢頭不要誤會，這全是爲貴局打算。」

張長弓哼了一聲道：「好意心領，告辭。」

這位張總鏢頭，不愧是武人本色，話不投機半句多，站起來轉身就走。

黃叔良弄了個灰頭土臉，也忿然離開了食堂。

辛二瞅着黃叔良的背影道：「主人未卜先知，算準了張總鏢頭不會接受，看那姓黃的憤怒的情形，陽朔鏢局的麻煩只怕越來越多了。」

季伯玉道：「辛二去打聽一下陽朔鏢局何時走鏢，咱們鬥一鬥姓沈的。」

辛二道：「是。」

× × ×

車轔轔，馬嘯嘯，行人弓箭各在腰，這是陽朔鏢局走鏢的情形。

他們共有三輛鏢車，由總鏢頭張長弓親自率領，計有鏢師封强，祝三惠，總鏢頭的兒子張奕，及趟子手六名，夥記十名，出北門沿靈川，興安之綫，逕向衡陽奔去。

這一路之上，他們小心謹愼，着着爲營，一直到達醴陵，竟然平安無事。

他們平安無事，跟在他們身後的季伯玉却惹出痲煩來了。

板杉舖在醴陵以西，距離縣城二十多里，陽朔鏢局的車隊已經過去了，季伯玉主僕却還在鎭上打尖。

此時一名身着青衫的小老頭兒，帶着三名勁裝大漢走了過來，雙拳一抱，小老頭哈哈一笑道：「燕兄弟，五六年不見了，可還記得老哥哥？」

記得？季伯玉壓根兒就沒有見過這麼一個小老頭兒，從何記起？

當然，他必然是勾漏山主燕然的朋友，如果說不記得，可能會弄出岔子。

於是他面無表情的淡淡道：「對不起，燕某曾經走火入魔，歷盡生死，以往的事全都忘了。」

小老頭呆了一呆，冷冷道：「這麼說燕山主是變了，但不管怎麼個變法，名滿武林的勾漏山主，總不會攔路剪徑吧？」

季伯玉一怔道：「你說這話是什麼意思？」

小老頭道：「燕山主聽不明白？」

季伯玉哼了一聲，沒有作答。

小老頭道：「明人跟前不說假話，燕山主一直跟着陽朔鏢局，是不是在打那批珠寶的主意？」

季伯玉冷冷道：「你管的太多了，辛大，咱們走。」

小老頭面色一變，突然退後幾步，橫身攔住店門，他帶來的三名大漢一起亮出長刀，擺出一副攻擊的姿態。

辛大怒叱道：「姓劉的，你想留下咱們主僕？」

小老頭道：「憑我毒童子劉逑，的確留不下你們，不過這三位麼，嘿嘿……」

這三位可能不是常人，季伯玉早就對他們留了心，他們從出現到現在，就沒有說過一句話，但他們那股冷肅之氣，却能使人不寒而慄。

這樣的人不是常人，這樣的人的武功也不是常人所能應付的。

不過季伯玉主僕也不是常人，他們雖然已經瞧出這是三個十分可怕的强敵，依然毫無猶疑的迎了上去。

辛大先將背上的長劍送交季伯玉，然後兄弟倆一左一右護衛着他們的主人。

此時雙方劍拔弩張，一場搏殺眼看一觸即發，食堂的客人嚇得紛紛走避，連店小二也躲進櫃台裏面去了。

鬥場上是三對三，一人迎着一個。

雙方相距約莫五尺，都不再向前進了，忽然寒光急閃，三名大漢同時揮出了一刀。

這一刀不只是快如電光石火，而且霸氣橫溢，凌厲無前，在當代武林之中，習有此等刀法的極爲罕見。

季伯玉師門的九子連環劍法，也是以快速見長，他是三劍連環，一氣呵成，當年武林第一家的老主人商粹，威懾黑白兩道，博得武林第一家的榮譽，九子連環劍法應居首功。

如今季伯玉在勾漏山三年潛修，已經功力大進，而且身負兩家之長，自非昔日可比，來敵雖是强悍，他們可應付裕如。

長劍一顫，後發先至，不待敵人的刀風迫體，劍芒已經觸及敵人的左肩。

在一般搏殺的情形，必是先求自保，再求攻敵，他的劍鋒也臨敵人的左肩，敵人必然會撤招後退。

令人駭異的是此人毫無退縮之意，居然抬高左臂，迎上季伯玉的劍鋒，長刀仍以急雷撼山之勢，猛劈他的胸膛。

好一個兇悍的打法，一臂換一命，季伯玉豈不立陷險境！

可惜此人犯了一項絕大的錯誤，他忽略了季伯玉是一發三劍。

劍鋒掠過敵人的左肩，並未作絲毫停留，一顆斗大的頭顱，立即被劍鋒挑得飛了起來。

失去六陽魁首的敵人，自然會招出無功，長刀還沒有够上部位，他就已血流五步，屍身栽倒下去了。

一劍克敵，季伯玉再扭頭瞧看辛氏兄弟，目光所及，他忍不住心頭一懍。

原來辛氏兄弟所遇的兩名敵人，同樣驃悍無比，他們已經失去了一條左臂，辛氏兄弟的前胸却也留下一道血槽。

這是因爲勾漏輕功天下無雙，辛氏兄弟才能免去開胸破肚的危機。

現在敵人斷掉一條手臂，攻勢却依然兇悍絕倫，看來除了將他們殺死，他們的攻勢是不會停止的。

季伯玉曾經闖過江湖，也見識過不少搏殺，但像這三人如此驚心動魄的驃悍，却是前所未有的。

好在辛氏兄弟已經改變了打法，他們展開獨步武林的輕功，幾個來回的攻擊，終於將敵人劈倒在地。

季伯玉吁了一口氣道：「你們傷得怎樣？快敷上藥歇歇。」

辛大道：「主人放心，這點傷算不了甚麼。」

站在店門之內觀戰的毒童子劉逑忽然接口道：「這點傷的確算不了甚麼，只不過如若來回十次八次，甚或更多，那就不太好辦了。」

辛大怒叱道：「你想試試？」

劉逑道：「辛大，別忘了我是你們主人的朋友，何況我說的全是實話。」

季伯玉冷冷道：「適才的機會不錯，放棄了十分可惜！」

劉逑哈哈一笑道：「以後的機會很多，這次算我劉逑聊盡一點朋友的道義，聽我的勸，燕山主，財寶人人喜愛，但生命却不是財寶能够買來的。」

季伯玉道：「你在威脅我？」

劉逑道：「小老兒說的是實話，三名馬前小卒，已經能使辛氏兄弟負傷，如果本帮不斷的派出高手，燕山主能够保證安全？」

季伯玉道：「這麼說劉兄是來自孤竹帮了，貴帮主是那位高人？」

劉逑道：「很抱歉，小老兒無法奉告，其實燕山主不必知道敝帮主是誰，要緊的還是爲你自己打算打算。」

季伯玉道：「多謝指敎，辛大，給店家一點銀子，這些屍體請他們代爲處理一下。」

辛大道：「是。」

劉逑沒有阻止辛大去找店家，却搖搖頭道：「燕山主，生命是無價的，希望你不要一意孤行，告辭。」

他帶來的人橫屍在地，他都不管了，語音一落，轉身急馳而去。

× × ×

由醴陵至江西省的萍鄉縣，需要經過一段險要的山隘，自鐵關起到峽山口爲止，這一截二十多里的山道，由於山勢險惡，道路崎嶇，一般行人多視爲畏途。

這天晌午剛過，陽朔鏢局的車隊到達鐵關，總鏢頭張長弓向前面的山勢打量一眼，扭頭對走在身後的封鏢師道：「此處地形險惡，咱們要多加一份小心，封鏢師立即帶一個人前去探道。」

封强應了一聲，招呼趟子手曹居安跟他同往，他們雙騎並出，在鏢隊前小心探道。

通過鐵關險道，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及到達一片平坦的山坡之上，意外終於發生了。

前面一排立着五人，面目冷峻，滿臉殺機，橫身阻住他們的去路。

封强一揮手，曹居安立即撥馬頭，向後面的鏢隊馳去。

總鏢頭張長弓見多識廣，一見曹居安馳回，就知道前途有險，他迎上幾步道：「有人阻路？」

曹居安道：「稟總鏢頭，有五個人攔住去路。」

張長弓一提馬韁，首先馳到山坡，舉目向攔路的五個人一瞥，不由皺了一下眉頭。

這是幾個陌生人，在江湖道上是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但他瞧得出這五名陌生大漢，每一個都具有一身極高的武功，鏢隊中除了他跟封强尚可一戰，其餘的鏢師只怕很難討得便宜。

此時鏢隊已經找到一個有利的地形將鏢車圈好，由鏢師祝三惠及張奕領着趟子手作最後戒備。

五名攔路者瞧着鏢隊在作出應變準備，他們却不言不動，幾乎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那份令人莫測高深的沉穩，使現場頻添了不少緊張的氣氛。

待鏢隊準備就緒，張長弓才躍下坐騎，向攔路者雙拳一抱道：「在下張長弓，是陽朔鏢局的總鏢頭……」

攔路者五人之中，一名年約五旬，身着青衫的老者道：「我知道你是張總鏢頭，咱們兄弟想跟你打個商量。」

張長弓道：「朋友是……」

青衫老者道：「在下姓沙名仁，這四位姓李，單名叫此、路、不、通。」

此路不通，還要殺人「沙仁」，這般人分明是心存戲弄，張長弓怎能不大爲氣惱。

不過强敵當前，他不能自亂脚步，因而强抑怒火道：「沙朋友有甚麼指敎？」

沙仁道：「一件小事，你們只要留下鏢車，咱們兄弟就放你們一條生路！」

張長弓道：「沒有別的選擇？」

沙仁道：「還有，將咱們兄弟撂在這裏。」

張長弓怒哼一聲道：「既然如此，朋友不妨划下道來。」

沙仁伸手一擺道：「李通，去給他們一點教訓。」

李通約莫三十上下，懷中抱着一柄柳葉長刀，應聲跨出五步，長刀一挺，道：「總鏢頭請。」

張長弓摘下背上的鐵胎寶弓，正擬出手應戰，封强道：「慢點，總鏢頭，這一場請讓給屬下。」

張長弓道：「封鏢師當心一點。」

封强道：「屬下知道。」

陽朔鏢局的幾位鏢師，以封强的武功最爲出色，而且頭腦冷靜，機智果敢，是鏢局中不可多得的人材。

他摘下一對金筆，手握筆柄在身前擺下一個八字，一股凌厲的氣勢便已奔放而出。

李通原已準備揮刀劈出的，此時不由神色一呆。

他想不到鏢局之中會有如此高明的人物，無論從那一個角度出招，似乎都無法攻破封强的守勢。

高手過招，瞬息萬變，何況封强擺出的原是一個攻守兼宜的架式，李通這麼神色一呆，他已經注定失敗的命運了。

但是金光耀眼，勁風如潮，嗆的一聲巨响，封强左手的金筆業已碰上李通的長刀。

這一筆是蓄勢而發，立將李通的長刀盪開，右手金筆趨勢急吐，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噗的一聲刺進李通的胸膛。

這一招有如天外來鴻，快速凌厲兼而有之，直待封强拔出金筆，李通的目光之中，還是一片不信的神色。

「好，好，沉着冷靜，功力不凡，陽朔鏢局有這等出衆的人材，勿怪敢於跟本帮作對。」

說話的是沙仁，他的同伴被人一筆洞胸當場橫屍，他居然一連叫出幾個好字。

張長弓道：「朋友是孤竹帮的吧，敝局只是替客人運送貨物而已，無意跟貴帮作對。」

沙仁不理會張長弓的解釋，手一揮道：「李路李不，去，別再替本帮丢人。」

李路李不面無表情的跨了出來，刀光一閃，分別攻向張長弓封强。

不說一句話，不打任何招呼，只要够上距離，就一刀劈了出去。

適才封强奇襲成功，是撿了一次便宜，如果當眞憑實力拚鬥，他就算能够戰勝，也不會那麼輕鬆。

現在向他攻擊的是李不，一刀揮出，風雷俱動，那猛威凌人的驃悍攻勢，迫得他連退三步。

李不一招佔得上風，得理絕不饒人！刀光再閃，攻勢連綿，封强先機盡失，情勢立陷險境。

攻向張長弓的李路就沒有李不那麼好的運氣了！他第一招就被原封逼回，張長弓寶刀上的强大暗勁幾乎使他立足不穩。

不過這般孤竹門下，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只攻不守，生命好像是別人的，那股兇悍之氣，當得是江湖罕見。

李路的功力原本較張長弓為差，但連拚十餘招，張長弓竟然佔不到半點便宜，他如果拚着受傷必然可以殺死李路，只不過殺死此人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還有兩個強敵在虎視眈眈，這個險他如何敢冒？

此時一聲悶哼忽然由一側傳來，他心頭一震，寶弓全力擊出一招，然後扭頭向悶哼之處瞧去。

他担心封强的安危，才一招迫退李路，想扭頭瞧看一個究竟。

寶弓神箭名滿江湖，在當今武林，張長弓算得是一位高人，他這全力一擊，自信李路一定招架不住。

他沒有猜錯，李路的確無法招架，寶弓迎風急馳，一條左臂跟着掉了下來。

張長弓久闖江湖，搏殺的經驗極為豐富，這本無傷人之意的一招，為甚麼會遇到阻力。

他心知大事不妙，刀鋒却已迫近他的後腦，此時無論他功力多高，反應多快，也難以逃過這一刀之危。

雖然如此，他還是彈身急竄，拚着背部挨上一刀，總比丟掉腦袋要好得多了。

待躍出五尺，李路的長刀並未劈中他的背部，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不由旋身一瞥。

李路倒下去了，但絕不是因為斷了一條左臂，他的喉管上嵌着一枚銅板，才是致命的一擊。

這枚銅板自然不是鏢局同伴射的，連他自己算上，陽朔鏢局無人具有如此高明的絕技。

那是有人援救他們了，因為封强也是一枚銅板救了他的性命。

他沒有猜錯，三條人影正向門場急馳而來，這三人張長弓全都認識，他却感到十分詫異。

勾漏山主亦正亦邪，不能算是白道中人，而且此人極端自私，要是說他會出手救人，那才是一件怪事。

但來人的確是勾漏山主，他出手救人也是活生生的事實。

張長弓只是呆了一呆，立即雙拳一抱道：「山主久違了，多謝救命之恩。」

勾漏山主自然是季伯玉了，他雖然不認識張長弓，却知道勾漏山主與他必是舊識，因而微微一笑道：「舉手之勞罷了，張兄不必放在心上。」

他們寒暄之際，剩下的兩名敵人已經拔腿開溜，辛大道：「主人，要不要截下他們？」

季伯玉道：「讓他們去吧，封鏢師受傷不輕，總鏢頭快去瞧瞧，此地形勢險惡，咱們還得儘快離開這裏。」

張長弓道：「好，山主請歇息，在下處理一下立即起程。」

封强的傷勢雖是不輕，經過包紮之後已無大碍，他由一名趟子手扶着，特地前來向季伯玉道謝：「大恩不敢言謝，今後山主如有所命，封某萬死不辭。」

季伯玉道：「封兄言重了，一點小事算不得甚麼，在下配有療傷靈藥，對封兄可能有些幫助。」

封强接過季伯玉贈送的療傷靈藥，服食後精神果然大為好轉，鏢局的伙記此時已經埋掉死者，大隊鏢車立即相率上道。

他們當晚趕到萍鄉，落店之後，張長弓叫店小二在客房設下一桌酒席。

「山主，在下敬你。」

「咱們隨意喝，張兄不必客氣。」

他們互飲一杯之後，張長弓咳了一聲道：「山主已有幾年不入江湖了，此次再度出山，是為了暢遊名勝？」

季伯玉道：「在下想到九華山找一個朋友，順便到各處瞧瞧。」

張長弓道：「目前的江湖已不同於往日了，可算得狼烟遍地，危機四伏，山主遊歷的興趣，只怕會遇到一些不盡如意之事而打個折扣。」

季伯玉道：「張兄說的不錯，眼前的事已是一個最好說明，不過這不要緊，平淡的生活過多了，來點刺激也是好的。」

張長弓吁了口氣道：「孤竹帮氣量狹小，睚眦必報，為敝局而使山主惹上這麼一個可怕的强敵，在下感到十分不安！」

季伯玉哈哈一笑道：「如果怕痲煩就不必找刺激了，張兄不必替在下担心，倒是張兄應該當心一點。」

張長弓道：「山主說的是，只待將這趟鏢走完，在下就歇業收山了，山主，金陵六朝金粉，水秀山明，山主有沒有意思前往一遊。」

季伯玉道：「在下正有這個意思，如果沒有甚麼不方便之處，咱們不妨結件而行。」

張長弓大喜道：「這正是在下衷心盼望的，老實說，如若山主不願與敝局結件同行，在下實在沒有把握能够將鏢貨送達地頭。」

季伯玉道：「張兄太謙虛了，寶弓神箭豈是徒擁虛名，來，咱們乾。」

酒逢知己千杯少，這一頓酒自然是盡歡而散。

一夜歇息，封强的傷勢已經好了十之七八，雖然還不能過份用力，只要再休息三五天必然可以全部復元。

翌晨他們沿宜春，清江的大道直奔南昌，所幸沒有遇到任何岔子。

由南昌北上是通往九江的官道，這條路并不難走，當他們到達廬山的東麓之時，却遇到一個險道。

那是兩座山峯之間懸空而架的一條吊橋，山間罡風凜冽，就算沒有人走在橋上，它也會來回不停的動盪。

有人在上面走，自然更是抖動不已。

橋下怪石嶙峋，深逾五十餘丈，一旦摔落橋下，必然會粉身碎骨。

陽朔鏢局一行人，每一個都身負武功，吊橋雖能令人目眩神搖，他們絕不會心生怯意。

最先踏上吊橋的是鏢師祝三惠，及趟子手曹居安，他們牽着馬匹，一步步的緩緩前進。

季伯玉主僕跟在曹居安的身後，然後才是鏢車，一路魚貫而行。

他們進上吊橋不過數丈，四條人影忽然在橋頭出現，來人提着明幌幌的鋼刀，似乎想斬斷吊橋的纜索。

此時鏢隊距離橋頭約莫二十餘丈，在

吊橋動盪不停之際，張總鏢頭的寶弓神箭很難派上用場，季伯玉縱使輕功絕世，也有鞭長莫及之感。

及回頭向橋尾一瞥，也有四條人影在向吊橋撲近，他們的目的自然是想斬斷纜索了。

幹鏢局，原是刀尖上舔血，只要幹上三年，誰都會遇到九死一生的兇險陣仗。

但無論怎樣兇險，至少可以捨命一拚，如果技不如人，死了只能怨命。

現在的形勢就不同了，賊人只要斬斷纜索，他們就會摔到壑底，連拚命的機會都沒有，豈不是太過窩囊。

他們只不過呆了一呆，另有三條纖小的人影忽然撲上橋頭，原先四名賊人似乎沒有料到有此一變，其中二人竟然被後來者劈翻倒地。

季伯玉瞧得精神一振道：「總鏢頭以神箭招呼橋尾的敵人，不會有問題吧？」

張長弓道：「風力雖强，這幾丈距離大概不會出錯。」

季伯玉道：「好，在下到橋頭去，辛大辛二跟我走。」

他們輕功之高，在當代武林不作第二人想，二十餘丈的距離，自然眨眼可到。

但在這眨眼的時間，橋頭却發生了驚人的變化。

剩下的兩名賊人功力極高，而且攻勢兇猛，驃悍絕倫，雙方在幾招互攻之後，竟有三條人影先後仆倒下去了。

現在賊人只剩下一個，却以他功力最强，但見刀光如雪，着着搶攻，守衛者雖是拚命護着橋頭，却已左支右絀，險象環生。

不到十招，守衛者已無法抵禦賊人的强悍攻勢，身上連中三刀已經搖搖欲仆。

雖然如此，他仍然緊緊守護着橋頭，縱使濺血當場，也不肯退讓一步。

季伯玉此時距離崖邊不足八尺，他瞧出守護橋頭的是一個輕紗蒙面，全身翠綠的女郎。

一個婦道人家，豪勇不讓鬚眉，雖是劍傷被體，仍然浴血苦戰，這份奮不顧身的勇氣與情誼，使得季伯玉為之心弦大震。一聲龍吟般的清嘯，他以天馬行空之勢向崖邊急撲，長劍挾着嚴霜，直射賊人的頭顱。

嗆的一聲巨响，賊人攻來的長刀已被震飛，長劍去勢不衰，直貫賊人的胸膛。

這幾下動彷彿如電光石火，飛身斃敵，不過指顧之間。

他無暇瞧着賊人的生死，返身伸出右臂，一把撈着綠衣女郎的柳腰。

因為她的嬌軀正向橋下摔倒下去，如非一把將她撈着，豈不要遺憾終身。

一聲輕輕的喘息之後，綠衣女郎微弱的一嘆道：「謝謝你，燕然，我幾乎來慢了一步……」

季伯玉一懍道：「妳是俞涵梅？」

俞涵梅道：「是我，燕然，我……好睏……」

她失血太多，又脫了力，此時精神一經鬆懈，自然要暈過去了。

在季伯玉的眼中，她不是一個好女人，但不管她如何不好，她却救了他們主僕也救了陽朔鏢局，這是無法抹殺的事實。

而且她犧牲了兩名婢女，自己身負重傷，這份恩情也是不容抹殺的，那麼不管今後如何發展，他必須治好她的創傷。

此時鏢隊已經渡過危橋，適才俞涵梅力戰强敵，死守橋頭的事跡，他們都瞧得明明白白，因而陽朔鏢局自張總鏢頭以下，對這位洗劍宮主都興起一片崇敬之心。

張長弓是一個老江湖，當然知道俞涵梅曾經是勾漏山主的妻子，人家夫婦幾度捨命相救，這種雲天高誼，眞不知道叫他說什麼才好。

他搓着雙手，吶吶道：「山主，尊夫人不要緊吧？」

季伯玉道：「不要緊，我已經喂給她療傷靈丹，可以保住傷勢不生變化，待到達九江再跟她好好的調理。」

張長弓道：「那好，不過為了給尊夫人療傷，咱們今晚只能歇在牯嶺。」

俞涵梅一直暈迷未醒，只好由季伯玉抱着，好在此地距離牯嶺不遠，不足一個時辰，就已趕到鎭上。

落店之後，季伯玉立即用他自己配製的療傷靈藥，為俞涵梅內服外敷，內服容易得很，外敷就發生困難了。

俞涵梅的前胸有兩處刀傷，必須脫掉上衣才能敷藥，那麼問題就來了，他不是燕然，不是她的丈夫，如何能够脫掉她的上衣。

她的傷勢十分沉重，傷處必須敷藥，才能防止潰爛，不脫上衣又怎能够醫治。

這的確是一個不易解決的難題，也眞不知道如何是好。

最後他長長一吁道：「我是醫生，她是病人，醫者有割股之心，為了救人只得從權一次。」

其實此種從權當然不只一次，因為傷處所敷之藥，必須按時更換。

他們在牯嶺住了兩天，俞涵梅的傷勢已經大有起色，第三天他們離開牯嶺，由九江搭船直駛金陵。

此後一路平安，直到金陵再也沒有發生任何波折，不過此種平靜只是表面上的，季伯玉的內心却波瀾起伏，有着極大的震動。

說來也許不信，他的震動，只是為了一個女人。

洗劍宮主俞涵梅不正是一個女人，而且俏麗嬌艷，風騷入骨。

季伯玉是一個君子，秉性敦厚，不尚浮滑，像他這樣的人，對聲色是不大會動心的。

但他是一個男人，而且血氣方剛，如果他遇到一個妖姬，一個尤物，再經過某種情形的挑逗誰敢担保他不為美色所動。

季伯玉的情形正是這樣，一代妖姬俞涵梅幾乎整天都跟他泡在一起。

原因是俞涵梅救了他的生命，却為他身負重傷，大丈夫受人點水之恩，必須湧泉以報，對俞涵梅的傷勢，他自然要盡力的治療及照顧了。

他習得高深的醫術，為俞涵梅療傷難他不倒，問題是換藥之時必須裸露半身，這就使他心神難安了。

更絕的是他們這批同伴之中，連一個女人都沒有，他縱然不顧，也不得不硬着頭皮撐下去。

他原想以醫生對病人的心情來做這項工作的，但那雪肌椒乳，艷光奪目，他的心弦怎能不爲之震動。

最初他還在盡力的克制自己，但當兪涵梅的傷勢逐漸好轉之後，這女人竟然眉挑目語，使出了渾身解數。

待到達金陵之後，季伯玉不敢再待下去了，好在陽朔鏢局已經交了貨，他不致落個爲德不卒之譏，兪涵梅的傷也不會再有變化，爲甚麼不撒腿一走？

當晚二更之後，他揹起長劍及包裹，由水西門越城而出，再回頭向那巍峨的城堞瞥了一眼，禁不住嘆出一口長氣。

六朝金粉，秦淮風月，金陵是一個令人响往的地方，他却已入寶山，空手而回，連遊覽一下的機會都沒有，怎能不叫他嘆息。

誰知他一口氣剛剛吁出，身後不遠之處也有人幽幽一嘆。

季伯玉大吃一驚，猛一旋身，冷冷道：「出來吧！朋友，既是等待在下，又何必藏頭露尾！」

丈外一顆大樹之後，果然現出一條人影，季伯玉擧目向那人一瞥，忍不住又是一聲驚呼。

一驚之後，他又勃然大怒道：「兪涵梅，妳爲甚麼要寃魂不散……」

來人果然是洗劍宮主兪涵梅，季伯玉的行動不只是沒有瞞過她，而且她還在路上等着。

此時她再度幽幽一嘆道：「你怎能這麼說，我是你的妻子啊。」

這是一個好理由，只要他是勾漏山主燕然，就不能不承認兪涵梅是他的妻子。

季伯玉略作沉吟道：「妳的丈夫是勾漏山主燕然？」

兪涵梅道：「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

季伯玉道：「此話怎講？」

兪涵梅道：「如果你的形相是燕然，燕然自然是我的丈夫，如若你的形相不是燕然，我的丈夫自然也不是燕然了。」

季伯玉錯愕半晌道：「這麼說來，妳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兪涵梅道：「我不知道你是誰，只知道你不是勾漏山主，如果你那左耳根後添上了一顆綠豆大小的紅痣，那就連我也分辨不出了。」

季伯玉道：「妳既然知道我不是勾漏山主，爲甚麼還要跟來？」

兪涵梅道：「勾漏山主燕然巳經死亡，王爺也不要我了，你却摸觸過我的身子，我只有跟着你了。」

季伯玉道：「不，兪宮主，在下替妳療傷，只是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妳千萬不能認眞！」

兪涵梅道：「那你是太看輕女人了，除了丈夫，醫生也不能叫一個女人脫去衣服。」

季伯玉道：「這個……咳，這是在下的疏失，不過宮主的傷勢必須脫衣敷藥，當時別無替換之人，請宮主多多原諒。」

兪涵梅幽幽道：「公子，兪涵梅就是這麼不屑一顧麼？」

季伯玉道：「宮主艷麗無雙，風華絕代，只是在下無福消受而已。」

兪涵梅哼了一聲道：「只是這樣。」

季伯玉道：「在下的年齡，與宮主可能相差了十年……」

兪涵梅道：「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相差十年算不了甚麼？」

季伯玉道：「如果是女人三十，男人二十呢？」

兪涵梅愕然道：「此話當眞。」

季伯玉道：「在下怎敢欺騙宮主。」

兪涵梅道：「公子，兪涵梅有一個不情之請，希望你摘下人皮面具讓我見識一下。」

季伯玉道：「對不起，宮主，在下有難言之隱，不得不有方尊命。」

兪涵梅道：「事無不可對人言，有甚麼事不可以說的？」

季伯玉道：「這個……咳，在下因爲容貌太過醜陋，才戴上皮面具，宮主何必强人所難。」

兪涵梅撇撇嘴道：「公子，兪涵梅也許比你痴長幾歲，但絕不相信你是一個醜人，摘下面具吧，公子，這樣會對你有好處的。」

季伯玉道：「哦，摘下面具就會對我有好處，宮主語含玄機，在下不懂。」

兪涵梅道：「公子假冒勾漏山主，一旦被辛氏兄弟發現，後果就不堪設法了，難道公子連這個都不懂？」

季伯玉道：「妳是在威脅我？」

兪涵梅道：「不，涵梅怎敢，只是提醒公子而已。」

季伯玉道：「我如果摘下面具，就不會被辛氏兄弟發現？」

兪涵梅道：「摘下面具，你就是另外一個人了，他們自然不會發現，就算有甚麼問題，還有我帮你！」

季伯玉搖搖頭道：「好意心領，宮主如果別無他事，在下就此告辭。」

兪涵梅伸手一攔道：「來不及了，不信你回頭瞧瞧。」

她沒有說錯，的確來不及了，兩條人影來勢如風，眨眼之間就已經到達他們的身前。

來人果然是辛氏兄弟，他們是發覺季伯玉不辭而別才匆匆趕來的。

這兩兄弟並沒有任何表情，只是叫了一聲主人，就垂手侍立於季伯玉的身後。

兪涵梅嘆息一聲道：「好一對忠心不貳的僕人，實在叫人羡慕，只可惜……」

「只可惜」三字之後，自然還有下文，她却賣了一個關子，並沒有說它下去。

不說就是威脅，她那一雙盈盈似水的妙目，正緊緊的向季伯玉凝視着。

這是一個十分微妙，而又極度緊張的場面，皆大歡喜，與反臉成仇，這兩種可能發生的情況，只在季伯玉一念之間。

令人難以理解的還是季伯玉，在這個節骨眼裏，他居然面含微笑，一言不發，靜靜的等待事情的發展。

他這種滿不在乎的神色，勾起了兪涵梅的怒火，柳眉一挑，冷冷道：「不要怨我，公子，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這件事他們遲早會知道的。」

語音一頓，轉向辛氏兄弟道：「你們認爲他就是勾漏山主？」

辛大道：「不錯。」

兪涵梅道：「如果他不是燕然呢？」

辛大平靜的道：「他還是辛大兄弟的主人。」

兪涵梅愕然道：「辛大，他戴着人皮面具，他冒充你們的主人……」

這位姑奶奶不說則巳，一說就毫無保留的抖了出來，看情形她是非逼着季伯玉摘下人皮面具不可。

季伯玉曾經顧慮過的事，終於被洗劍宮主抖開，險惡的事端就在眼前，他如果爲了自救，必然要作一番準備。

令人想不到的，他沒有作任何準備，險惡的事故也沒有發生，看來洗劍宮主兪涵梅是枉作小人了。

按常情，兪涵梅指出辛氏兄弟的主人不是燕然，更說季伯玉戴的是人皮面具，辛氏兄弟是被欺騙了，以這雙兄弟的性格，他們怎肯善罷甘休。

然而，辛氏兄弟依然神色不變，垂手侍立，此等反常的情形，使得兪涵梅驚訝不巳。

她錯愕半晌之後，還是不死心問道：「辛大辛二，我說的話你們沒有聽到？」

辛大道：「聽到了。」

兪涵梅道：「此人不是燕然，你們還要叫他主人？」

辛大道：「這是咱們主僕間的事，妳何必多管閒事！」

兪涵梅一怔道：「可是，你們的主人是勾漏山主燕然，他是戴着人皮面具冒充的，你也不查查燕然的生死，以及他冒充燕然的目的？」

辛大嘆息一聲道：「燕山主跳江自盡，他的遺體是咱們兄弟尋獲後親手埋葬的，妳叫咱們查豈不是多此一擧，再說他並沒有冒充燕山主，是咱們兄弟發現了他，將他擁去勾漏山的。」

兪涵梅啊了一聲道：「你們爲甚麼要這樣？」

辛二道：「沒有甚麼，只因爲咱們兄弟需要一位主人。」

辛大道：「我說過，兪宮主，這是咱們主僕間的事，妳就不必管了。」

敢情辛大兄弟早就知道季伯玉不是燕然，只因他們需要有人領導，需要主人指揮，多年積習難改，季伯玉才碰上這個巧事。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但像辛氏兄弟這種習慣的却不多見。

兪涵梅呆立良久，忽然嘆息一聲道：「不是我要多管閒事，因爲你們的主人就是我的丈夫，你們既然認定他是你們的主人，我也只好認爲他是我的丈夫了。」

辛大道：「這是妳跟主人的事，咱們兄弟不便過問。」

兪涵梅道：「你們說幾句公道話總該可以吧！」

辛大道：「對不起，咱們不敢。」

兪涵梅幽幽一嘆，扭頭對季伯玉道：「我很累，相公找個地方讓我歇歇吧？」

鬧了半天，她還是一廂情願，季伯玉可就爲了難了。

她身負重傷，是爲了救他，大丈夫頂天立地，豈能做一個知恩不報的小人。

只是他對這位妖姬沒有好感，要他娶這樣一個妻子，說甚麼也不能接受。

他這一陣遲疑，兪涵梅巳經支持不住了，她的傷勢原就沒有痊癒，此時一聲呻吟，竟然軟軟的向地上仆倒下去。

季伯玉心頭一驚，無暇多作細想，急忙伸手一撈，一把摟着兪涵梅的嬌軀，回頭對辛氏兄弟道：「走，咱們找個地方歇歇。」

辛氏兄弟應了一聲，立即放步向前面馳去。此時兪涵梅巳經陷入半暈迷狀態，季伯玉無可奈何，只得抱着她向前面急馳，前行約莫十里，辛二迎了上來，道：「禀主人，前面有一個小鎭，辛大巳經叫開店門了。」

季伯玉道：「很好。」

落店之後，他先給兪涵梅服食療傷靈丹，再給她更換傷口的外敷藥物，經過一陣忙亂，天色巳經露出曙光了。

待兪涵梅睡熟之後，季伯玉吩咐辛大道：「明天找一輛車，幾匹馬，咱們要去九華山。」

辛大道：「是，主人歇息一會吧，找車馬的事不會誤事的。」

這雙僕人果然沒有誤事，待他一覺醒來，車馬都巳齊備，早餐之後季伯玉扶着兪涵梅上車，她眞像一個柔順的妻子，任何話都沒有問，只是含着淺淺的笑意坐到車上去了。

季伯玉一馬當先，辛大緊跟在他的身後，辛二趕着馬車在後面跟隨着，沿着長江的南岸，逕向當塗奔去。

他們這是一個極端奇妙的組合，假夫妻，假主僕，居然乳水交融，當眞像一家人似的，季伯玉在迎風馳騁之際，有時會忍不住啞然失笑。

這天到達繁昌，迎面碰到一對雙十年華的青衣少女，她們見到季伯玉，立即奔了上來，道：「青霜青娥參見山主。」

季伯玉一怔道：「兩位姑娘免禮，妳們是……』

坐在車內的兪涵梅巳經掀開車簾，道：「妳們來做甚麼？」

青霜青娥躬身一禮道：「參見宮主，小婢是來找宮主的……』

兪涵梅道：「有事？」

青霜道：「宮主忘記沈公子的婚事了？沈大俠巳經定了婚期，却找不到宮主的踪跡，小婢姊妹到過勾漏山，又一路追尋下來，終於被咱們找到了。」

兪涵梅向季伯玉瞥了一眼道：「急甚麼，我知道沈大俠所定的日期，還早得很呢？」

青娥道：「日子雖然還有將近三個月，但宮主是媒人，有關納采下聘的事都少不了宮主。」

她們主婢在爲沈振山之子的婚事討論去留，季伯玉只是面無表情的在一側旁聽，他當然希望兪涵梅離開他，而且越快越好。

誰知兪涵梅竟然扭過頭來向他詢問道：「你說呢？相公，我要不要去。」

季伯玉估不到她會如此一問，一時之間實在難以作答。

他根本沒有這麼一個妻子，也不想要這個妻子，但兪涵梅之相公長，相公短的呼叫，她將肉麻當有趣，季伯玉就有點吃不消了。

（未完）

中篇俠義連載故事

秦紅．文
黃耀基．圖

武林一條街

（第二部）



前文提要

上文書至金糊塗等被武林街長用迷香誘捕，尚服探清情況告知水蜜桃和淩波仙子，她們馬上去洛陽拯救金糊塗，武林街長因巢穴被人識破，要另遷他處，及早將金糊塗等三人處死，金糊塗朱五絕請求臨死前看看街長的廬山眞面目，為什麼雲英姑娘見了嚇得神智錯亂，希望一開眼界，雖死無憾。霎時一個可怕的怪人呈現眼前，原來武林街長是一男一女的連體人，男的相貌粗獷威武，女的貌美如花。這怪物還說，除了要統治天下武林之外，還要享受男女之歡，要俊男美女十二人。朱五絕和金糊塗搭訕識弄這個怪物，他們會死不會死？還是成問題……。

鏟除武林街　同叙天倫樂

朱五絕道：「這就是了，既然讀過聖賢書，豈可斯文掃地，所謂知書識禮，咱們中華大國乃是禮義之邦，你既要在中原稱雄，就得講究禮數，不可幹那些無禮之事。」

男的沉吟道：「哼，你這話倒是講的不錯……」

這個男的「武林街長」當眞是一位知書識禮的斯文人麼？

絕對不是！

自古以來，一般異於常人的「怪人」總是有着濃重的自卑感，而這種自卑感有的演變為狂妄，有的演變為虛僞的完善，其用心都在表示他比一般人優秀，以慰自己內心的空虛，這個男的「武林街長」便是如此，他一方面想出人頭地，雄踞中原武林，一方面又想表現他是個「完美」的神，因此表現於外的，時而殘酷，時而斯文。

朱五絕看出他的弱點，便又立刻大加奉承恭維道：「從你的談吐聽來，確實比那瘋瘋顛顛的南仙要強得太多了，由此看來，你確是天上的牛郎轉世的不錯，我朱五絕一向不服人，這回可服了你啦！」

男的面有喜色道：「當眞服了麼？」

朱五絕連連點頭道：「是！服了！」

那女的「武林街長」笑道：「哥哥，別聽他胡扯，人說胖子不呆便是狀元材，我看這傢伙精靈狡黠，分明口是心非，不要上了他的當！」

金糊塗道：「此言差矣！」

女的道：「你又有甚麼話說？」

金糊塗說道：「在下也讀過不少書，天下名山大澤也走過不少，却從未聽過見過你們兄妹這樣的連體人，因此在下完全相信你們是牛郎織女投胎轉世的，尤其是妳！……」

女的道：「我怎樣？」

金糊塗道：「我不敢說。」

女的道：「你說好了，我不生氣就是了。」

金糊塗道：「古書上說織女之美，天上人間獨一無二，就連西施、妲己、褒姒、或者合德，虞美人等等，和妳一比，都得靠邊站，所以我們確確實實對你們心服口服，絕非虛假。」

女的擧手摸摸自己的臉頰，嫣然一笑道：「我當眞比那些美人標緻麼？」

金糊塗點頭道：「是的，依在下看來，你們只要對人稍稍和善一些，必能四方臣服，天下蒼生將視你們為神聖。」

女的問道：「要如何對人和善？」

金糊塗道：「不要殘害人命，不要幹壞事，棄惡向善，如此才能使人信服！」

女的笑道：「這話聽起來像有些道理，不過你可知道我們小時候過的是甚麼日子麼，當我們兄妹呱呱落地之後，我們的爹娘便視我們兄妹為妖異，把我們丟到山上去，多虧一位和尚經過那裏，他將我們帶回撫育，可是自那和尚死後，我們兄妹受盡衆人的歧視和折磨，從小到大，我們再沒碰上一個好人，幾乎所有見到我們兄妹的人，都想打死我們，我們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由此可知這個世界的人都是可惡的，我們為甚麼要對你們這些可惡的人仁慈呢？」

金糊塗聽了她這一席話，不覺為之語塞，他知道她所說的都是事實，他們不幸生為連體人，世人視他們為妖異，歧視凌辱是可想而知的，而他們因此仇視世人也是可以理解的，這該怪誰呢？

女的冷冷一笑道：「哼！你沒話說了吧？」

金糊塗道：「有，你們既然自稱是牛郎織女下凡投胎，須知牛郎織女乃是天上的神仙，你們若是胡作胡為，必然觸怒天廷——」

男的打斷他的話，喝道：「放屁！這世上的人沒一個好東西，我們是來替天行道的——妹妹，別跟他們多說！」

女的道：「哥哥，要是他們眞有悔悟之心，饒恕他們一死也是可以的。」

男的道：「不成，他們狡猾得很，絕不肯甘心歸順，還是送給神蟒吃算了！」

女的笑道：「我倒有個好主意……」

男的道：「甚麼好主意？」

女的道：「如果他們願意跪下來向我們兄妹磕頭求饒，我們便饒他們不死，如何？」

男的道：「不成，這樣豈不太便宜他們了？」

女的道：「哥哥有所不知，他們這些人都自命不凡，認為自己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開口氣節，閉口骨氣，他們往往不怕死，却不肯向人下跪求饒，如果他們願意向我們下跪磕頭，就表示他們已眞心臣服。」

男的沉思半晌，便問道：「你們三人願意向我們兄妹下跪求饒麼？」

金糊塗苦笑道：「唉，這可要命了，你妹妹抓住我們的弱點啦！」

男的道：「你不肯？」

金糊塗嘆氣道：「我金糊塗是何等之人，豈能向不三不四的人屈膝！」

朱五絕嘻嘻笑道：「我朱五絕這一生只對兩個人下跪，一位是我授業恩師，另一位是個不認識的老頭兒……」

金糊塗問道：「你為何向那老頭子下跪？他打敗了你是不是？」

朱五絕搖頭道：「非也，那老頭兒不會武功，而且已是風燭殘年，我只要伸出一個小指頭兒，他就死翹翹了。」

金糊塗道：「那你為何對他下跪？」

朱五絕道：「因為我糊裏糊塗做錯一件事，害得人差點家破人亡，那老頭兒指斥我的錯誤，所言句句擲地有聲，我感到非常慚愧不安，便向他下跪承認錯誤。」

金糊塗笑道：「原來如此，這種事我也碰到過一次，我下跪承認錯誤，請求原諒的對象是個……是個老婆婆……」

朱五絕問道：「那是怎麼回事？」

男的喝道：「好了，你們想拖延時間是不是？本街長可不上你們的當，你們跪是不跪？」

朱五絕罵道：「放你娘的臭屁，要我向你們下跪，那除非太陽打西邊出來！」

男的轉望王紀南問道：「王帮主，你呢？」

王紀南默然有頃，才答道：「老夫也想開了，你們還是把老夫處死吧！」

男的連忙喝道：「一品武士拜天義聽令。」

拜天義應聲上前，躬身道：「街長吩咐。」

男的道：「將他拖入蟒宮，砍下他的腦袋，扔給神蟒吃！」

「是！」

拜天義上前一把抓住王紀南的手臂，把他拖入地道裏去了。

不久，地道深處，傳來一聲慘叫！

金糊塗和朱五絕一聽即知王紀南已慘死刀下，不禁面色大變，兩人互望一眼，取得「咱們拚了吧！」的默契，隨即雙雙跳起，向那對男女連體怪人撲去。

他們腳下繫着笨重的腳鐐，行動極為不便，但臨此生死關頭，自不肯束手待斃，故同時臂貫眞力，打算不顧一切的撲上去抓住「武林街長」，活活的掐死他。

不料身形剛起之際，那分立於兩邊的黑白護法大師大喝一聲：「不得無禮！」

兩人掌出如電，一下就同時抓中了金糊塗和朱五絕的軟麻穴！

於是，金糊塗和朱五絕眞氣一洩，軟倒在地。

適於此時，一品武士拜天義已從地道裏走出，他上前一手一個，將金糊塗和朱五絕提了起來，立即轉身走入地道中去。

未幾，地道中也傳來兩聲慘叫！

也就在這個時候，忽見霍二龍面色慘白踉蹌顚入殿中，顫聲道：「街長，大事不妙了！」

語至此，哇的一聲，從嘴裏噴出一道血箭，噴得滿地皆是，接着便無力的仆倒地上！

霍一龍大吃一驚，急忙上前扶起他，問道：「弟弟，發生了甚麼事？」

霍二龍氣若游絲，斷斷續續的說道：「他……南仙！他……來了！」

說完這句話，腦袋一歪，死了！

霍一龍震駭欲絕，大叫道：「弟弟！弟弟！你說甚麼？南仙在那裏？」

「在這裏！」

殿外，傳來一個冷峻的聲音！

隨着話聲，南仙已在殿門口出現！

緊接着，水蜜桃、凌波仙子、尙服姑娘三人也相繼現身！

她們三人，手上各握一劍，劍光照着她們嚴霜般的臉孔！

霍一龍悲痛弟弟慘死，一見南仙出現，大吼一聲，便瘋狂也似的向他猛撲了過去。

「找死！」

南仙喝叱聲中，右掌一翻，空中好像飛起一隻蝴蝶，翩翩飄閃間，便聽「卡查！」一响，撲到他跟前的霍一龍登時發出一聲慘哼，整個頭額突然下陷，刹那間七孔流血，仰身栽倒，追隨他弟弟霍二龍去了！

黑白護法大師又驚又怒，正待上前動手，那男的「武林街長」喝道：「慢着，你們退下！」

二護法大師收勢退下。

那男的「武林街長」嘿嘿冷笑道：「南仙，你居然還敢到這裏來，莫非活得不耐煩了？」

南仙目光如刀，緊緊釘在他臉上，道：「那天是你這妖人打了我一掌？當時，我以爲你們是眞正的妖怪，今天我才知道你們只是連體怪物……」

他冷然一笑，接着道：「既然不是妖怪，這就好對付了。」

那男的「武林街長」獰笑道：「那天本街長心存慈悲，放你一條生路，你又來幹甚麼？」

南仙冷冷道：「來抓假妖怪！」

那女的「武林街長」吃吃脆笑道：「咱們已經打過一架了，你有多少斤兩，我們心裏有數，你若想多活幾年，我勸你還是趕快滾回地瓶谷去吧！」

南仙突然哈哈大笑道：「你們自認已練成『武林一條街』的所有武學，能夠敗我了是不是？」

那女的「武林街長」笑道：「不錯，要取你性命，只是一擧手之勞罷了！」

她妙目一掃水蜜桃、凌波仙子和尙服姑娘，接着笑問道：「這三位佳人都是誰呀？」

水蜜桃道：「我是林歌的妻子。」

她一指凌波仙子道：「她叫『凌波仙子』，是金劍葫蘆客的妻子。」

又一指尙服姑娘道：「她叫『尙服姑娘』。」

那女的「武林街長」笑道：「妳們來找妳們的丈夫是不是？」

水蜜桃道：「還有我們的孩子。」

那女的「武林街長」格格嬌笑道：「太遲了，妳們來得太遲了！」

水蜜桃臉色一變道：「妳說甚麼？」

那女的「武林街長」說道：「妳們丈夫剛剛還在這殿上，可惜這會已葬身蟒腹啦！」

凌波仙子聽了臉色一沉道：「這話當眞？」

那男的「武林街長」哈哈狂笑道：「當然是眞的！林歌、金糊塗、朱五絕，統統已被我們的雄雌神蟒吞入肚子裏了！」

南仙身形一閃，快得好像鬼魅，一把抓住站立一旁的綠林一條龍莊鵬的右肩膀，厲聲道：「是眞的麼？」

那綠林一條龍莊鵬閃避不及，只覺肩膀上好像被鋼爪抓住，痛得大叫起來。

南仙又厲聲道：「是眞的麼？」

莊鵬大呼大叫道：「是眞的！是眞的！哎呀……街長快救命呀！」

「拍！」

一聲額骨破碎音响，莊鵬兩眼一直，登時一命嗚呼！

那男的「武林街長」大怒道：「南仙，你敢放肆，莫非不要命了？」

南仙冷笑道：「誰不要命，且來試試看！」語畢，便要上前動手。

那男的「武林街長」喝道：「且慢，此非動手之處，要動手，且到『練功堂』去！」

說着，站了起來。兩兄妹因是背部相連的連體人，這時從椅子上站起，那情形就如一隻八脚章魚一般，實在恐怖！

水蜜桃、凌波仙子、尙服姑娘在來此之前已知他們是連體人，因此不覺怎樣恐懼。

這時，水蜜桃喝道：「站住！你先給我說清楚，我丈夫和我兒子——」

不料，話還沒說完，殿上燈光突滅，陷了一片黑暗中！

次瞬間，脚下的地面突然一沉！

南仙大叫一聲：「小心翻板！」可惜已來不及往外縱出，四人同時跌了下去……

× × ×

翻板下面，也是一片漆黑，所幸並不太深，約莫跌下三四丈深就碰到了地面。

四人均有一身絕頂功夫，故均未受傷；尤其是凌波仙子，她的輕功練到出神入化的境界，雙脚一着地，立即再向上縱起，想去扳住上面的翻板，可惜頂上的翻板已然復合，沒有可攀援之物，因之又飄落地面。

她急急發問道：「有人受傷麼？」

南仙在一旁答道：「沒有。」

水蜜桃也在另一邊答道：「我還好——尙服姑娘，妳怎麼樣？」

尙服姑娘道：「我沒事。」

南仙忙道：「小心提防，這裏面可能有殺人的機關利器！」

一言甫畢，四周突然大放光明，同時亮起了十多盞琉璃燈！

這十多盞琉璃燈懸掛在四面牆壁上，何以同時亮起不得而知，但見燈光照亮了整個地下室——原來這是一間非常寬大的練功堂，縱橫各有七八丈，佈置得極爲豪華美觀。

四人正自驚愕間，忽見「練功堂」正中一扇緊閉的鐵門緩緩啓開，武林街長和黑白護法大師走進來了！

男女「武林街長」四隻手握着四柄長劍！

黑白護法大師各荷着一柄鐵打的方便鏟，其重似不下七十斤！

他們三人進入「練功堂」之後，身後的鐵門隨即慢慢復閉，看情形一切都是機關操縱的。

水蜜桃和凌波仙子自聽「武林街長」說林歌三人已葬身蟒腹，心中雖然半信半疑，但忖度林歌三人可能凶多吉少，故心中悲憤欲絕，早已抱定拚死一戰爲丈夫和兒子報仇，看見他們進入「練功堂」，她們立刻便要飛撲上去。

南仙連忙阻住他們，沉聲道：「別忙，這妖人由我來，妳們三人對付那兩個番佬！」

他怕水蜜桃和凌波仙子不是「武林街長」之敵，其實凌波仙子的武功並不在他之下，只是他不知道罷了。

那男的「武林街長」哈哈大笑道：「你們四人誰先上誰後上都一樣，反正今夜這練功堂便是你們絕命之處！」

一語方畢，那扇鐵門又緩緩啓開了。

武林街長和黑白護法大師面上立現詫異之色，同時掉頭望去——

只見走入練功堂的是一品武士雲中虎拜天義。

那女的「武林街長」詫異道：「拜天義，你進來幹麼？」

拜天義一躬身道：「屬下來助街長一臂之力。」

那女的「武林街長」不悅道：「這裏不需要你協助，你出去吧！」

拜天義微笑道：「街長請勿生氣，屬下恐怕街長不敵，還帶來三位帮手呢。」

那女的「武林街長」一怔道：「你……還帶來了三位帮手？」

拜天義道：「是的。」

他轉頭向鐵門外道：「三位，請進來吧！」

第一個走進來的是金糊塗！

第二個走進來的是朱五絕！

第三個走進來的是王紀南！

男女「武林街長」呆了。

黑白護法大師也大爲驚詫目瞪口呆。

水蜜桃和凌波仙子一見大喜，前者又驚又喜的急問道：「五絕，林歌呢！」

拜天義擧手一抹臉，抹下了一層易容的假面肌和假鬚子，欠身一笑道：「妳丈夫在此！」

原來，他竟是失踪甚久的林歌！

水蜜桃大喜道：「我們的兒子呢？」

林歌笑道：「放心，我已將斌兒和金糊塗的女兒帶去一處安全的地方了。」

那連體怪物做夢也沒有想到一向表現得最忠貞的「雲中虎拜天義」竟是林歌的化身，頓時怒髮衝冠，男的暴跳如雷，破口大罵道：「林歌！你這個混帳東西，今夜本街長不將你碎屍萬段，難消我心頭之氣！」

林歌含笑道：「不要生氣，我接受你的挑戰！」

說着，右腕一翻，利劍已在手！

那男的「武林街長」暴笑一聲道：「好，你進招，咱們今夜決個生死！」

林歌走上三步，準備動手了。

南仙道：「林歌，由我來罷，我有責任去除這個怪物！」

林歌微微一笑道：「不必，晚輩若是不敵，南前輩再出手便了。」

凌波仙子也怕他不是「武林街長」之敵，問道：「林歌，你有把握麼？」

林歌含笑答道：「有一點把握，我潛伏在他們兄妹身邊已久，多少已摸出他們一些弱點，似這般連體怪人，百年難得見到一對，我要試試我所擬就的戰術管不管用。」

語畢，振劍疾刺而出！

連體怪人一聲長笑，身形倏然一個盤轉，四隻手上的四柄利劍一齊舞動，其中一劍架開了林歌的一劍，另三柄利劍分上中下，於同一時間攻上林歌的身子！

林歌後退一大步，然後繞着他們兄妹飛掠，忽左忽右，一邊飛轉，一邊出劍攻擊。

但是，連體怪人很輕鬆就將他的攻擊一一化解，他們兄妹背與背相連，任何一面都可攻擊，也不怕背腹受敵，唯一的缺點是不能隨意跳躍，但他們只要站在地上轉動身形，可從任何一個角度出擊，誰也奈何不了他們！

林歌是經驗豐富的名劍術家，自然知道他們的優點和缺點，而現在却繞着他們疾轉，這種情形，看得南仙和金糊塗眉頭深鎖，大惑不解。

因爲，他們認爲林歌這種戰術是錯誤的，是十分耗費體力的，不論他轉到那一個方向或角度，連體人只要稍爲一動，便可迎接他的攻擊；是故林歌的這種戰術，對連體人來說，反而是以逸待勞。

不過，凌波仙子很欣賞林歌這種戰術，她臉上頻頻出現微笑，看了一會之後，似乎認定林歌穩操勝券，乃轉對南仙笑道：「南谷主，咱們來收拾這兩個護法大師吧！」

南仙點頭道：「好啊！」

於是，兩人立卽使向黑白護法大師欺去。

黑護法大師手中方便鏟猛然掄起，對準凌波仙子的頭上便砸，吼道：「妳找死麼？」

不料一招砸落，眼前的凌波仙子忽然不見，他呆了一呆，凌波仙子已從他背後刺出一劍；他這才知道凌波仙子是可怕的勁敵，趕緊向前竄開，然後方便鏟反手掃出。

他的方便鏟重達七十斤，在他神力的掄掃之下，發出懾人的厲嘯，威力奇强無比！

但是，凌波仙子却像個虛無實體的人，只見她輕快的一個橫飄，從他方便鏟上翻過，進攻的勢子絲毫不受阻撓，又是一劍刺近黑護法大師的後腰下。

黑護法大師大吃一驚，慌忙一扭身形，往旁閃開數尺，同時倒挑方便鏟，以杖柄撞擊凌波仙子的胸口。

凌波仙子嬌軀向上一飄，雙足反踢近他的頭部，始終搶得先機，以攻代守……

這時候，南仙也和白護法大師對上了，兩人也打得非常激烈，而南仙雖然赤手空拳，却也佔盡優勢，將白護法大師逼得退到角落上去。

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等人空有一身絕技，這時反而成了閒人，他們見凌波仙子和南仙打出的招式和身法神妙絕倫，把二護法壓制得只有招架之功，心知他們收拾二護法只是時間的問題，便把注意力集中在林歌與「武林街長」的搏鬥上，數人慢慢圍上去，準備支援林歌。

而林歌仍在繞着連體怪人疾轉，一邊疾轉一邊吐劍攻擊，雖然每一劍都被連體怪人架開，他仍不改變戰略……

金糊塗看得不耐，開聲道：「林歌，我來助你一臂之力如何？」

林歌道：「不必，你們瞧着好啦！」

金糊塗忍不住道：「你這樣打是不行的，你這是以己之短就彼之長啊！」

林歌道：「你少開口我自有主張！」說話間，他的身子轉得更快，就好像一個練子球在連體人四周飛舞……

忽然，從練功堂左右兩個角落傳來了兩聲悶哼，衆人轉頭望去，正見黑白護法大師同時仰身栽倒！

原來，凌波仙子和南仙同時得手，前者一劍刺中黑護法的腹部，後者一掌拍中白護法的右臂，將其臂骨拍斷！

黑護法腹部血如泉湧，看樣子已活不成了。白護法右臂一斷，手上的方便鏟叮噹落地，南仙乘勢再拍出一掌，打中了他的腦門，一擊而斃！

朱五絕拍手道：「好啊！好啊！現在就剩下一個勞什子的『武林街長』了！」

金糊塗笑道：「不是一個是兩個！」

朱五絕道：「對對對，是兩個！他們婊子養的，他們若去聽戲，不知道要算一個人還是兩個人？」

這時，那連體兄妹一見二護法已死，心裏開始發慌，女的叫道：「哥哥，咱們走吧！」

、男的怒氣狂湧，厲聲道：「不，咱們今夜非把這些人統統殺了不可！」

女的道：「不成啦！哥哥，咱們寡不敵衆，還是先走為佳。」

男的吼聲如雷道：「不，要走，妳自己走！」

女的生氣道：「看你說的甚麼話？你不肯走，我怎麼走得成？」

朱五絕聽了哈哈笑道：「林歌，你給他們兄妹一個方便，將他們分割了吧！」

林歌忽然停止轉動，揮劍直劈而下！

雙方自動上手後，林歌就一直轉個不停，連體兄妹為了化解他的攻擊，也跟着他轉個不停，這時林歌突然停止飛轉，大出他們意料之外，以致於一時未能跟着林歌停下來。於是，勝負與生死便在這一瞬間分曉，林歌劈出的一劍並無奇特之處，但連體兄妹卻頓時鬧得倉皇失措，哥哥以為妹妹會出劍化解，妹妹也以為哥哥會出劍化解，結果兄妹倆都沒動！

「刷！」的一聲，林歌的一劍便從他們的背部上直劈到底，一分為二！

「啊呀！」兄妹倆慘叫一聲，本是相連的背部頓時分開，兩人同時向前顛去。

血，從他們的背脊飛濺而出！

遽然失去依靠，他們竟似不會走路了，兩人搖搖晃晃的像兩個醉漢，顛行數步便倒下，然後勉強站起，但只走了幾步又摔倒下去。三度倒地之後，他們就再也無力爬起來了，大量的流血使他們很快便失去知覺，也永遠醒不來了！

× × ×

將近破曉時分——

林歌、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各駕駛一輛馬車進入巨宅的大門內，然後他們開始動手將一箱一箱的財物搬上其中二輛馬車。

這不是搶刦，因爲這些財物都是當初被「武林一條街」的人從「及人善堂」刦來的，如今林歌和金糊塗只不過是收回失物罷了。

凌波仙子抱着女兒獨坐階下，餵女兒吃奶。水蜜桃也將兒子林斌摟在懷中，心肝寶貝也似的緊緊摟着，她和凌波仙子的表情是一個樣子——兒女在懷中，就如擁有了整個世界……

嫦娥、尚宮、尚儀、尚服、尚寢、尚工、尚食七女聚在一起吱吱喳喳，笑靨如花綻開。

林歌拍拍手，大聲道：「好了，二位夫人和七位姑娘請上車，咱們回『及人善堂』去也！」

於是，衆女紛紛登上二輛馬車，仍由林歌、金糊塗、朱五絕、王紀南四人開車，當四輛馬車駛出巨宅時，東方的天邊微現魚肚白……

（完）

打更六威震綠林

麥海雲

舊日的武林高手，往往隱居於販夫走卒之間，看來平平無奇，實則身懷絕技，碰上了重要關頭，自然有些奇能異技表現出來，本文所述的「打更六」就是一例。

打更六究竟係姓甚名誰呢？無人知曉，因為他經常在廣州西門一帶飲飲食食，一般人稱他做六叔，他的職業係打更，故此習慣上就稱他做打更六。

本來夜間揸一碌竹，以及一個木槌，將竹升打出卜卜之聲，這種行徑，係非常的平凡，誰都可以做得到，不過打更六卻有特殊的本領，任何一個竹升以及一個木槌，他都可以打得出非常清脆之聲，遠近可聞，本來一切聲響俱是較近的地方聽得特別響亮，較遠之處就比較柔弱，如果遠處的聲響有勁，相隔二三丈的更鼓之聲，一定更加雄壯，打更六所打出來的更聲，並非如此，相隔一條街或者五六條街，同樣的宏亮，因此之故，內行人士聽到這種更聲，就知道此人必然內勁十足，由於廣州有許多富戶在西門一帶居住，打更就憑着一手奇異的更聲令到綠林豪傑有所畏懼，不敢動手，故此他巡視的街巷，一直都係非常寧靜。

講到打更，有層次之分，夜間入黑不久，大概七點鐘就敲初更，九點係二更，到了十一點，連敲三下，那是三更了，夜靜人稀，正好下手，到了四更已經係凌晨一時，凌晨三時係五更，打到這個時分爲止，更鼓已盡，不必再敲，舊日精明能幹的皇帝，習慣上係凌晨三時已經在午門接見羣臣，叫做五更三點皇登殿，至於平民，到了三點，更聲已盡，反而個個酣睡。

打更六也是如此，有一晚，西門的富戶張慶和忽然召見，賜他飲酒食肉，然後說：「打更六，聽說你的武功十分厲害，憑着那一股更聲，使綠林震懼，你是否真的身懷絕技，隱跡於打更這種賤役呢？」

打更六聽了心上一震，連忙搖頭說：「小人只係個打更的賤役，不懂武功，看

來大人必然是聽錯了，別談這種事情。」

張慶和沉着氣說：「我是有心栽培你，不必客氣，現時我想叫兩個小兒出來向你學習一兩招，請勿吝嗇，盡量賜教。」

講完這幾句，他就不由分說的把手一招，張家兩個公子分別從宴會上退下，改穿練武衣裳，一個持着長棍，另外一個握着單刀，威風凜凜的走過來，拱手為禮，說：「請老前輩賜教。」

局勢越來越緊，打更六就算多方面的稱謝，想辦法拒絕，仍是無法推辭，末了，他只好握着他隨身携帶的竹升以及木槌，緩步走向大堂中間，說：「那就請恕老夫狂妄，接公子的招了，兩位任意發招，不必客氣。」

張慶和聽到附近的拳師推薦打更六，認為他可以做張家的武術教練，故此設宴相待，並無惡意，那時他看見打更六挺身而出，有胆接招，就憑一個平平無奇的竹升以及一尺長的木搥，就跟長棍單刀過招，可見他一定是有此種本領，心上一喜，說：「大兒一個跟六叔過招，阿二退下，大哥打完然後輪到你出塲，最好靜中看看兩人如何打鬥。」

張家第二個兒子小福奉命退下，只就留着大福一個，挺棍向打更六刺去，口裏說的是：「請六叔看招！」

他說得客氣，手上那一支鼠尾棍却不客氣，憑着驚人的腕勁，那一條特別尖銳的鼠尾棍向前刺出，震出斗大的棍花來，就算打更六握着雙刀也難招架，何況是手上僅有竹升以及木搥呢？照情形看，只是第一招就把打更六打翻，各人定眼看時，只見打更六臨危不亂，完全沒有移動右手的木搥，只憑左手揸住的竹升忽左忽右的移動，就將對方刺來的鼠尾棍盪開，任由對方的棍比風還快，總是無法擊中打更六，只係從竹升兩邊閃過。

鼠尾棍雖然有勁，向敵人身上刺去，化棍為槍，一刺就傷，可是竹升係圓形之物，棍尖擊中竹升任何一處，立刻滑開，無法把竹升擊破，就更難刺中打更六，連刺七八招，仍是無法取勝，張大福有些焦急，便即改變棍法，分別從左右兩方劈殺，怎料打更六的竹升也是分別抵擋得住，他無法取勝，更糟的是打更六看見他的棍法漸亂，然後反攻，右手那一個木搥忽然出擊，有如雨點似的密集攻擊，專打他握棍的前鋒手，大福偶然疏忽，左手的掌背五指連筋被木搥擊中，突然痲痺，僅得右手握棍，更加無法對抗，再鬥三幾招，就連棍也拋丟，他的左右兩隻手掌背都給木搥打到痲痹，故此無力握棍，敗下陣來。

張小福看見大哥用棍難以取勝，早已技癢，他一躍而出，隨即說：「六叔，如果我一刀劈下，恐怕你的竹升就無法抵擋，立刻分為兩截，跟手進馬，再發第二刀，你的木搥怎能招架呢？看來你是輸定的，竹升只能跟木棍對抗，難敵單刀，如果你認為有把握可以鬥刀，就請你看招！」

打更六哈哈大笑，說：「二少爺，既然我的竹升可以鬥棍，當然可以鬥刀，任由你砍劈，把你學習刀法的本領盡量施展出來。」

張小福聽了不服氣，大喝一聲，連人帶刀滾過去，他苦練滾堂刀已經有七年之久，先滾後劈，令到敵人來不及招架，這一招煞是厲害，殊不料他滾到打更六的臉前，手起刀落，眼睛一花，看不見打更六，突然覺得左肩有一陣痛，轉身一望，打更六已站在他的後背，回手再劈一刀，打更六又再繞到面前去，他這一刀當然是落空，如是者苦鬥多時，他完全看不見打更六，只是自管自的揮刀亂舞，如此打鬥，當然是輸定的，後來他覺得頂上的百會穴一陣劇痛，就此倒地昏迷。

張慶和看見小福被木搥打中，倒在地上，正想叫人搶救，打更六已經趨前把小福扶着站起，搖了幾搖，小福就可以開口講話。

打更六的功夫如此神妙，確係意想不到，張慶和喜出望外，斟酒慶功，十分誠意的懇求打更六教他兩個兒子一些武功。

打更六頻頻接飲，微有醉意，然後說：「武功是苦學得來的，憑着我這一手打更的功夫，居然可以戰勝一刀一棍，照你們看，已經是了不起，但從另一方面看，却是微不足道，老實說，許多年前我本來是太湖的劇盜，有一次我跟兩個頭目一起帶領三十多人刦鏢，竟然被兩個十多歲的少女擊敗，全都死得不明不白，只有我一個活着，其中有一個綠衣女郎說：「你這種功夫只合做打更佬，明白嗎？」

我聽了恍然大悟，立刻跪地稱謝，說：「我此後永不行刦，亦不教授武藝，終身做打更佬，敬謝姑娘賜我一命！」

「兩個少女押着鏢車狂笑而去，此事深印腦海，此後我謹守自己的諾言，不再到江湖走動，由此可見山外有山，世上有的是能人，學無止境，就算你的兩位公子學到像我這種本領，仍然敗在十多歲的少女手上，如果碰着教授武功給少女的師傅，豈非一打就輸？愈是武功精湛的人，輸得愈慘，我真的不敢接受武術教練之職，敬請你們另聘高明，不過，有我打更六在這幾條街巷走動，你們晚上可以放心安睡，却是真的，言盡於此，請勿再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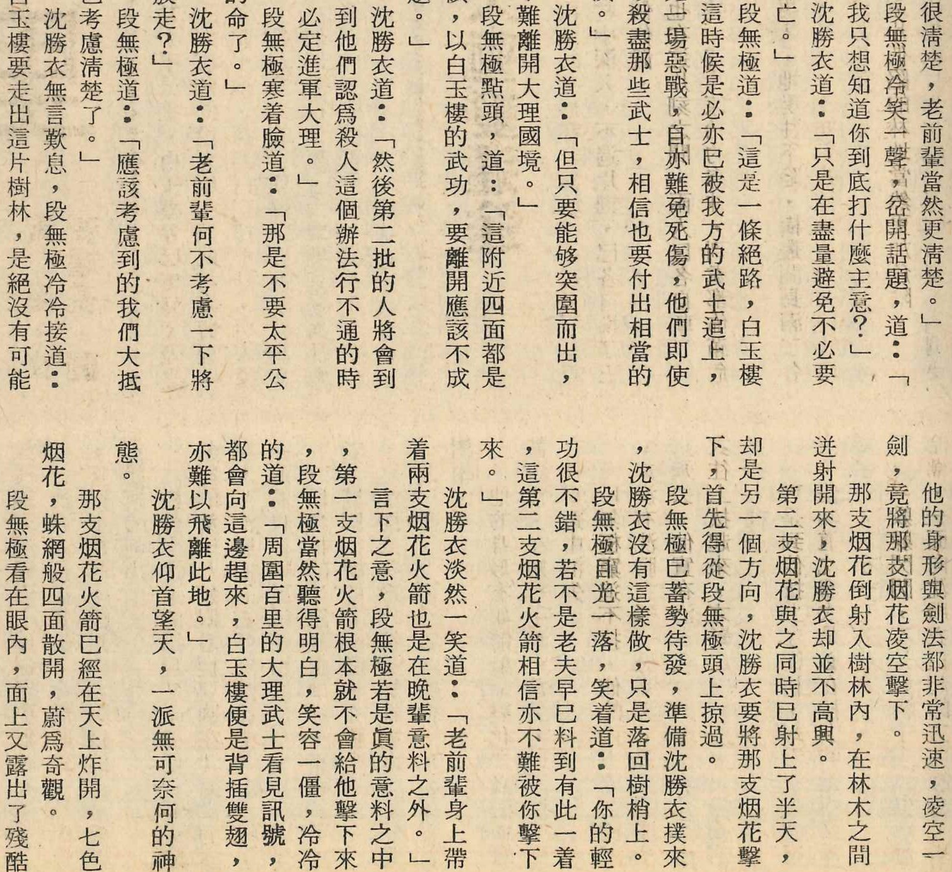
打更六說完，縱身一躍，別看他六十多歲，居然像一隻鷹似的，三幾個起落，便即去得無影無踪。

張慶和知道他係一個遁跡江湖的奇人，不敢挽留他，只好吩咐家人特別關照他，經常多賜一些酒肉。

並非憑着那種更聲就眞眞正正可使綠林中人却步的，那晚打更六無意中露了一手，消息散開，反而不妙，有些江湖大盜認為他大言不慚，故意晚上隻身走向西門第三街向他挑戰，死了一個又一個，打更六在一個月內連殺七人，十分不安，有一晚，他到張府求見，張慶和大感詫異，連忙接見，跟他在客廳小酌，飲飲食食，打更六淒然說：「本來我想在這個地方安份守己度過餘生，可惜那晚偶然顯些本領出來，令到綠林中人大感憤恨，逐個向我挑戰，我未必一定能夠取勝，遲早喪命，還是趁早告辭。」

他到底係一個極有涵養的人，雖然殺了劇盜，不敢居功，反而說得非常謙虛，張慶和賜了他一些銀兩，親自送他到碼頭，看着他登舟，然後告別，此後沒有人看見打更六的踪影，可能他已經離開南方，走向更遠的邊區渡活。

（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雷霆千里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全司馬王朝決定截刦太平公主。白玉樓等已來到大理皇城外的小市鎮，找到中土來大理開店舖的段九城，藉此打探情況，而段九城已被大理國師段無極收買並佈下五千兵馬包圍小鎮，等候白玉樓中計，白玉樓在段九城設宴招待才知道上當，突出重圍沒有可能，採用雷方的火藥爆出濃烟四射掩護才突圍出走，派沈勝衣引開段無極，果然段無極以爲他們藏在林裏，大肆搜查，而沈勝衣纏着段無極，二人施展輕功在樹梢枝頭上你來我往。白玉樓帶着人馬，繞過關卡直奔天鵬逕，趁段無極人馬未到之前能够救出太平公主……

將機關算盡　天塹變通途

段無極的身形同時箭也似越前，目光一閃，一劍插下，一條比較細小的蛇被劍釘在地上。

然後他聽到不遠前面傳來了一下利刃破空聲，他將劍一抖，挑飛蛇屍，身形同時向那邊射去。

沈勝衣正在那兒，他本來藏得很好，可是從樹上的竄下來的一條蟒蛇卻使他暴露了藏身所在。

他才將那條蟒蛇刺殺，段無極已經到了，大笑聲中，接連三劍攻到。

沈勝衣連接三劍，身形暴退，閃進了一株樹幹後，再退，又換了一個位置，段無極卻盯穩了他，緊追不捨。

兩人的身形都非常敏捷迅速，追逐着向樹林中深入，不過片刻，已各自換了三十多個位置。

也在這片刻之間，兩人已各自斬了好幾條蛇，這片原始的森林，到處都佈滿危機。

再入，地勢往下陷，樹叢間長滿了各種奇形怪狀，不知名的植物，大部份的地面都已被遮蓋。

這片低陷的林地當然更加危險。

段無極目光及處，連聲冷笑。「倒要看你能够逃到那裏去！」

沈勝衣沒有作聲，也沒有再退，繞着那片低陷的林地橫裏移動。

段無極緊接移動，看準機會，立即揮劍攻擊，沈勝衣接得不容易，但都接下來，沒有被迫進那片低陷的林地。

「中原第一劍客，不外如是——」段無極越來越狂傲，出劍也更狠辣。

沈勝衣再接數劍，身形貼着一株樹幹，疾往上拔起，段無極亦緊接追上，手中劍迅速的刺出。

樹幹上迅速的出現了十七個劍洞，段無極的第十八劍眼看便要刺在沈勝衣的右脚上，沈勝衣的右手突然往樹幹上一按，身形箭也似橫裏射了出去。

段無極的反應也很敏捷，不時劍勢走老，雙脚往樹幹上一蹬，亦騰身追殺。

沈勝衣身形才接近那株樹木，手一勾一搭一推，身形已改了方向，射往另一株樹木。

他的身形有如箭射，變化之靈活，有甚猿猴，在樹林中飛來飛去，猛一拔，又在枝葉叢中消失。

段無極窮追不捨，他的內力非常深厚，卻沒有沈勝衣那一份靈活，而且這樣飛來飛去，他實在沒有多大興趣，看見沈勝衣往上拔起來，才鬆過一口氣，一個身子亦往上拔起。

可是到他拔上了樹梢，卻看不見沈勝衣，他知道沈勝衣是必在拔上的途中又改變了方向，在一旁躲起來。

「躲躲閃閃，不是好漢——」他一面冷嘲，一面向沈勝衣拔起的方向掠去，動作並不快，一雙耳朵更是凝神傾聽，唯恐沈勝衣突然從旁偷襲。

沈勝衣始終都不見再現身，段無極繞着那附近疾轉了一周，並無發現，不由躍回地面去。

沈勝衣也不在地上，放目望去，只見一株株大樹直往上拔，陽光從枝葉縫間漏下，眩人眼目，這對段無極雖然沒有多大影响，他卻是不習慣這樣去找人。

他按劍在地上逡巡了一會，忍不住厲聲高呼：「沈勝衣，有種的滾出來！」

沈勝衣的聲音隨即凌空落下。「我本就沒有走開。」

段無極循聲望去，只見沈勝衣挨坐在不遠處的一個樹椏上，離地也並不太高。

他應該很容易發現沈勝衣的所在，可惜他望得實在高了一些。

「你這是幹什麼？」他冷笑着喝問。

沈勝衣道：「我若是開溜，老前輩一定聽到衣袂聲，所以只好呆在這裏。」

段無極道：「你可以不回答我的。」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這大概因爲我一向都認爲自己很有種。」

段無極冷笑。「那你最好滾下來，我們在劍上痛痛快快一決高低。」

沈勝衣道：「我們既無仇，也無怨，老前輩身繫大理一國的安全，萬一有什麼失閃，也不是一件好事。」

段無極冷笑。「這是說，你的武功在我之上了。」

沈勝衣歎了一口氣，道：「我只是希望這件事能够和平解決。」

段無極一面嘲弄之色。「不要忘記你只是一個江湖人，在這件事之中，根本作不了主。」

沈勝衣方待說什麼，段無極已接道：「政治這種東西也不是你們江湖人能够懂的，否則你們也不會被白玉樓利用。」

沈勝衣道：「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我們都很清楚，老前輩當然更清楚。」

段無極冷笑一聲，岔開話題，道：「現在我只想知道你到底打什麼主意？」

沈勝衣道：「只是在盡量避免不必要的傷亡。」

段無極道：「這是一條絕路，白玉樓他們這時候是必亦已被我方的武士追上，難免一場惡戰，自亦難免死傷，他們即使能够殺盡那些武士，相信也要付出相當的代價。」

沈勝衣道：「但只要能够突圍而出，就不難離開大理國境。」

段無極點頭，道：「這附近四面都是山嶺，以白玉樓的武功，要離開應該不成問題。」

沈勝衣道：「然後第二批的人將會到來，到他們認爲殺人這個辦法行不通的時候，必定進軍大理。」

段無極寒着臉道：「那是不要太平公主的命了。」

沈勝衣道：「老前輩何不考慮一下將人放走？」

段無極道：「應該考慮到的我們大抵都已考慮清楚了。」

沈勝衣無言歎息，段無極冷冷接道：「白玉樓要走出這片樹林，是絕沒有可能的事。」語聲一落，陡然往上拔起來。

他的身子箭一樣射上了一株大樹，再一拔，已到了樹梢，左手從腰後拿出一支旗火烟花，用火摺子燃着，疾擲了出去。

「嗤」的一聲，那支烟花帶着一縷火光飛上半天，沈勝衣幾乎同時從不遠處冒出來，凌空飛身，一劍往那支烟花擊去！

他的身形與劍法都非常迅速，凌空一劍，竟將那支烟花凌空擊下。

那支烟花倒射入樹林內，在林木之間迸射開來，沈勝衣卻並不高興。

第二支烟花與之同時已射上了半天，卻是另一個方向，沈勝衣要將那支烟花擊下，首先得從段無極頭上掠過。

段無極已蓄勢待發，準備沈勝衣撲來，沈勝衣沒有這樣做，只是落回樹梢上。

段無極目光一落，笑着道：「你的輕功很不錯，若不是老夫早已料到有此一着，這第二支烟花火箭相信亦不難被你擊下來。」

沈勝衣淡然一笑道：「老前輩身上帶着兩支烟花火箭也是在晚輩意料之外。」

言下之意，段無極若是眞的意料之中，第一支烟花火箭根本就不會給他擊下來，段無極當然聽得明白，笑容一僵，冷冷的道：「周圍百里的大理武士看見訊號，都會向這邊趕來，白玉樓便是背插雙翅，亦難以飛離此地。」

沈勝衣仰首望天，一派無可奈何的神態。

那支烟花火箭已經在天上炸開，七色烟花，蛛網般四面散開，蔚爲奇觀。

段無極看在眼內，面上又露出了殘酷的笑意。「白玉樓根本就不應該跑來這裏，也應該明白，這不是江湖人能够解決的事情。」

沈勝衣只是聽，段無極又道：「他應

該正視事實。」一頓又說道：「這一次失敗，對於他在朝廷的聲譽，亦必然影响甚大。」

沈勝衣搖頭道：「他本來就已淡薄功名，也正好乘此機會退隱。」

段無極冷笑。「他若是無意功名，這個粉侯的地位又是如何來的。」

「那已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沈勝衣又歎了一口氣。「他是怎樣的一個人，老前輩當然不會明白。」

段無極道：「這一次他到來，你敢說他不是爲了炫耀他的武功智謀，爲了使他的地位更鞏固？」

沈勝衣道：「我敢說，這一次他目的不過使事情平服，避免兩國大動干戈。」

段無極連聲冷笑。「你錯了，只要他救出太平公主，下一步，必是率兵攻打大理。」

沈勝衣閉上嘴吧，他終於明白眼前這個老人比他想像中的還要固執。

段無極接道：「我看你也是一條好漢，只要你答應放手不管，離開大理，我可以考慮放你一條生路。」

沈勝衣淡然一笑。「好意心領。」

語聲甫落，段無極人劍已向他射來，破空聲响，劍風過處，無數樹葉被激得疾揚起來。

沈勝衣看出這一劍凌厲，身形一動，倒掠了開去，段無極窮追不捨，劍勢一緊，直追出十丈之外。

沈勝衣身形一落即起，三個起落，往下一沉，又往下疾沉了下去。

段無極緊追而下，還未到地上，已發覺沈勝衣又不知所踪，這一次，他非常小心的留意那附近的樹木橫枝。

陽光在枝葉縫隙閃爍，段無極驟看之下，竟好像看見好幾個人影，但細看清楚却是幾截有如人形的樹枝，他身形着地一旋，還是看不見沈勝衣，隨即傾耳細聽。

這一次他也是什麼也沒有聽到，脫口叫出來。「姓沈的，你就只懂得藏頭縮尾麼？」

沈勝衣聽得很清楚，他離開段無極立足的地方最多不過三丈，一隻大壁虎也似釘在一株大樹幹上。

樹幹附近垂着不少老籐，那株樹幹更粗得足以遮蔽他整個身軀。

附近都是這種大樹，段無極目光雖然銳利，却是看不到樹枝，他也想到沈勝衣可能是這樣藏着，却是不能肯定沈勝衣藏在那株樹幹之後。

他等了一會，身形陡然展開，在樹幹之間遊走起來，沈勝衣同時移動，耳聽衣袂聲响，始終與段無極隔着那條樹幹。

段無極遊走三匝，突然停下，冷笑道：「好，我們就呆在這裏，我那些手下很快就到來，到時倒要看你又如何藏匿。」

沈勝衣也沒有動，暗自盤算如何在那些大理武士到達之前，將這個大理國師擺脫。

這個大理國師在輕功方面的造詣與他雖然還有些距離，亦只是一些而已，若是明走，眞的不容易將之拋下。

時間在靜寂中消逝，段無極按劍不動，突然急動，人劍飛射，飛越兩株樹幹，三丈距離，斜斜射進一叢樹葉之內。

一隻猴子正蹲在那兒，一把抓着幾片樹葉正要放進嘴巴，給段無極這一嚇，慌忙驚逃。

牠雖然靈活，却沒有段無極的迅速，段無極只道是沈勝衣，見是一隻猴子，劍立時一頓，劍尖距離那隻猴子的眉心已不過三寸。

那隻猴子仍然被劍氣催落。

段無極同時落下，劍一挑，那隻猴子飛撞在不遠處一株樹幹上，竟陷入樹幹之中。

「畜牲——」段無極暗罵一聲，轉過身子，目光及處，仍無發現。

沈勝衣並沒有放過那個機會，在那片刻之間已倒縱落地面，隨即倒退。

在段無極回頭的時候，沈勝衣已遠離原地數丈，藏身樹幹後，那附近的樹木比較濃密，沈勝衣藉着樹木掩護，繼續往後退。

這麼一段距離，以他腳步的輕盈，段無極當然已察覺不到，他仍然再倒退出十數丈，身形才轉過來，輕功展開，飛掠前去。掠出了約莫半里，遙遙已聽到前面人聲嘈雜，向這邊移來。

沈勝衣知道那是那些大理武士，身形轉往上拔，改由在樹梢上前掠。

他起落很小心，沒有被那些武士發現，那差不多雙倍的時間，才回到那條道路的旁邊。

道路上只有十來個武士把守，要避過他們的耳目，在沈勝衣來說當然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他隨即往另一邊樹林掠去。

沒有人隨後追來，林梢上也沒有任何阻碍，沈勝衣飛鳥一樣，筆直往前飛。

他的輕功好，目光又銳利，落腳的地方無不準確，氣力又充沛，但半個時辰之後，仍然不由得慢下來，一身衣衫已濕透，也就在這時候，他已經看見了前面的高山。

那看來好像很近，但又花了沈勝衣差不多半個時辰，才來到山下。

山路蜿蜒，沈勝衣一個時辰飛掠下來，已經有些累，也只是稍爲歇息便繼續趕路。

那條山路很崎嶇，沿途有幾個小村落，沈勝衣雖然知道這些村人不會知道什麼，但爲了避免節外生枝，仍然繞道走過。

最令他心安的就是一路上都有白玉樓他們留下的暗記。

× × ×

日已偏西，距離黃昏已不到一個時辰，白玉樓一行終於停下來在一座高山上。

他們已看見那座天鵬堡，看見那道橫架在天塹上的鐵索吊橋在橋頭那座土城。

好些武士分成若干隊在土城附近逡巡，那看來就像是一隻隻小螞蟻也似。

白玉樓看在眼內，歎了一口氣，道：「這座天鵬堡比我意料中的還要險固。」

翁天義立即道：「我們是進不去的了。」聲音有氣無力，半邊身子亦是軟軟的斜臥在一旁。

白玉樓搖頭。「未必。」翁天義又道：「那除非奇跡出現。」

柳百刀那邊一聲冷笑，道：「你能夠跑到這兒，豈非也是奇跡？」

翁天義狠狠的瞪了柳百刀一眼，閉上嘴巴。柳百刀接着道：「我們什麼時候動身？」

白玉樓道：「沈勝衣一到，我們立即動身。」

柳百刀道：「我們已等了差不多兩個時辰。」

白玉樓道：「他必須先引開段無極與那些大理武士，這當然要費些時間。」目光一轉。「反正我們要入夜才能夠採取行動。」

柳百刀接問：「若是入夜之後仍然不見人到來？」

白玉樓滿懷信心的道：「他是不會讓我們久候的。」

柳百刀冷笑。「白大人莫要忘記他也只是一個人，雙拳難敵四手，現在說不定已經被大理武士重重包圍，甚至已經被抓起來。」

白玉樓還未答話，石虎已插口道：「不會的，沈勝衣武功那麼好，有誰能夠將他留下？」

柳百刀冷笑。「他武功若是那麼好，這件事乾脆叫他一個人便成，那用得着我們？」

白玉樓淡然一笑。「可惜他好的只是輕功劍術，這件事，却要幾方面的技術才能夠完成。」

柳百刀沒有再說，那邊翁天義難得找到這個機會，立即道：「以沈勝衣的輕功劍術，這件事如何少得了他，那些敗在他手下的人，當然是不服氣的。」

柳百刀沉聲道：「勝負平常事，姓柳的雖然此前比他不上，但憑現在這一身本領，事了之後，要離開應該不是一件難事，至於那些只懂鼠竊狗偷的技倆的，可就麻煩了。」

翁天義嘿嘿兩聲，白玉樓揮手道：「大家現在等於同坐在一條路上，互相關懷帮助，大家都有好處。」

柳百刀冷笑道：「白大人言之有理，可惜有些人本領沒多少，儘懂得抬槓。」

白玉樓目光一轉。「翁老人家年紀已經一大把，說話就是多一些也是值得原諒的。」

柳百刀道：「姓柳的來日方長，現在少說一些的確無妨，白大人一言驚醒。」

他隨即閉上嘴巴，白玉樓原不是這個意思，不由得怔住。

翁天義的臉已拉下來，正要說什麼，那邊紅梅已叫起來。「沈大哥來了。」

衆人循指望去，果然看見來路上沈勝衣身形如飛，迅速的往這邊掠來。

石虎顯得很開心，大笑着連聲道：「了不起，了不起！」

翁天義有意無意看着柳百刀。「盛名之下，果無虛士，姓沈的就是好本領，不由你不服。」

柳百刀沒有作聲，仰首天望，白玉樓即時道：「看他是很累的了。」

石虎詫異道：「我却是看不出。」

白玉樓一笑。「因爲你認識他時日還淺，並不知道他若是趕路，如果不累，最少比現在快一倍。」

石虎瞪目道：「中原武林，輕功最好相信就是他的了。」

白玉樓搖頭。「以我所知，最好的是一個女孩子。」

紅梅插口道：「是不是步烟飛？」

「不錯，她人如其名，輕功展開，一縷飛烟也似，瞬眼無踪，多高的牆也難不倒她。」

紅梅道：「聽說她很有時與沈勝衣走在一起。」

「好像是的。」白玉樓一面舉步走下去。

× × ×

沈勝衣果然已累得很，可是仍然走到白玉樓面前才停下，白玉樓只是輕拍他的肩膀，沒有說多謝什麼的話。

紅梅第二個走了過去，道：「沈大哥，你坐下歇歇。」

沈勝衣笑笑，在旁邊一方石上坐下來，道：「我們也許有希望在段無極回來之前將事情解決。」

白玉樓道：「那是說段無極將會在樹林中消磨很多時間的了。」

沈勝衣道：「而且他將附近的武士都召去協助搜索，這對我們撤退應該有很大帮助。」

白玉樓道：「那朵七色烟花就是召集附近大理武士的訊號？」

沈勝衣頷首，紅梅道：「當時我們還很担心呢。」

她關切的望着沈勝衣，忽然取出了一方綉帕，替沈勝衣小心印去額上的汗珠，沈勝衣沒有拒絕，隨又道：「雖然如此，我們仍然立即採取行動。」

白玉樓目光一轉，道：「下了這個山峯，再走過一片林子，便已接近禁地，那附近可供遮蔽的地方並不多，我們不得不依照原定計劃，在夜間採取行動，你也正好趁這段時間休息一下。」

沈勝衣沒有反對，他知道在等候一段時間之內，白玉樓是必已將附近的形勢觀察清楚。

他笑笑，索性就在石上臥下來，事實上他也的確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以便應付今夜的工作。

白玉樓看見沈勝衣安然趕來，亦放下心，叫了其他的人也盡量利用這段時間歇息。

× × ×

夜幕終於低垂，在夕陽西沉之後，白玉樓等人便下了山峯，到達那片樹林的出口，正是時候，他們繼續上路，向天鵬堡那邊方向走去。

越接近，防守便越嚴密，但他們都有一身本領，繞過了防守關卡，避開巡邏武士的耳目，迅速的往前深入。

那差不多一個時辰，他們總算到了那麼土城之外，沈勝衣紅梅看準了機會，當先掠上了城頭，城牆高逾五丈，柳百刀却準確的射出了兩柄飛刀，射進石縫中，第二柄距離城頭不過兩丈，沈勝衣紅梅就是借這兩柄飛刀的帮助，從容掠上去。

然後他們將繩子放下，利用武士經過的空隙，將其餘人接上牆頭。

白玉樓柳百刀很輕鬆，雷方也不錯，石虎比較笨拙，翁天義亦不見得好多少。

也許是因爲消息傳來，白玉樓等人已經被囚在樹林中，防守的武士並沒有太認眞，這些白玉樓他們的偷進去實在減少了

很多麻煩。

也由於那個消息，駐守鐵索橋的武士亦不大緊張，與平日一樣，除了輪值的四個之外，其他的都是聚在屋子裏，喝酒的喝酒，賭錢的賭錢。

要制服那四個武士，在白玉樓他們實在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雷方石虎翁天義白玉樓隨即各抓住一個武士，在一旁躲起來。

那四個武士給他們在後面抓住沒有倒下，驟看來，完全沒有事情發生過一樣。

沈勝衣紅梅柳百刀隨即在一旁攀下鐵索橋，也就攀着鐵索，虛懸着身子，由橋底迅速往對面天鵬堡攀去。

那道鐵索橋下臨無底，夜風急勁，吹過石縫，有如鬼哭，令人魄動心驚。

沈勝衣雙手交替，遙遙領先，柳百刀身子雖然靈活，但身上帶着那麼多飛刀，只能以雙手支持着身子，難免慢下來。

紅梅是女孩子，氣力難免弱一些，但仍然能够追上柳百刀，也支持得到對岸。

鐵索橋上沒有守衛武士，橋盡頭是一個石墩，天然再加上人工，石墩前是一道土溝，再過就是堡門的所在。

堡門已經拉起來，前面只有半丈方圓的一幅空地。

那條土溝有兩丈寬闊，兩邊壁立如削，下面雖不是無底，只怕也在十數丈之外，是一條天然的護堡溝。

堡門長超逾三丈，堡牆却高在五丈以上，依山勢建築，筆直如削。

那兩丈土溝當然難不到沈勝衣，也難不到柳百刀紅梅二人。

牆頭有燈光透出，却不見有武士逡巡，這座城堡乃是天險，吊橋已然給拉上，無論誰都會放心。

柳百刀隨即擲出了三柄飛刀。

第一柄插在堡門兩丈高處，第二柄插在約莫三丈的地方。第三柄只比第二柄高出八尺。

沈勝衣同時拔起身子，先落在第一柄飛刀之上，再落在第二柄之上，右手抓住了第三柄的刀柄，身形立即穩下來。

柳百刀又已扣了三柄飛刀在手，這時他若是突然發難，絕不難將沈勝衣射殺。

紅梅不由自主的盯着柳百刀的手。

柳百刀沒有出手，他好像看出紅梅的心意，突然道：「你放心，姓柳的還不是那種人。」

紅梅沒有作聲，柳百刀冷冷的道：「何況我絕對有把握在公平的決鬥以飛刀將他刺殺。」

紅梅淡然應道：「是麼？」

柳百刀冷笑，一柄飛刀倏的脫手飛出，擲向沈勝衣，這一刀非常出人意外，紅梅雖然已經在提防，還是來不及截下，她方待喝問，刀已經飛到沈勝衣那邊。

沈勝衣左手一翻，正好將那柄飛刀接下，身形同時離開那道吊橋，往上拔起來，半空中身形一轉，右手飛刀立即往牆上插下。

「叮」的一聲，刀沒入牆上至柄，沈勝衣同時借力翻上牆頭。

紅梅這才明白柳百刀擲出那一刀的眞正用意，輕吁了一口氣。

柳百刀即時道：「若是連這柄飛刀是擲給他使用的也看不出，他絕不會活到現在。」

紅梅又沉默下去，柳百刀也沒有說什麼，身形展開，掠了過去。

× × ×

牆頭上有四個武士在守衛，其中兩個在一旁，靠坐着，看樣子已隨時都會睡着的了，那站着的兩個亦都是隨便東走走，西走走。

他們都聽到那「叮」一聲，詫異地相望一眼，便待移步向城垛子走來，沈勝衣即時出現在牆頭上，身形一翻正落在那兩個武士之間，雙手一掠，封住了他們的穴道。

他雙手才點上，身形一縮，已到了那挨坐在一旁的兩個武士之前，在他們要驚呼之前，將他們的穴道封住然後倒掠而回，扶住了那正要倒下的兩個武士的身軀，扶着他們在一旁坐下。

在掠上牆頭之時，他已經從脚步聲知道逡巡武士的位置，在翻過牆頭那刹那，要同時看清楚周圍的情形，這當然，還需要敏捷的身法，準確的出手。

解決了那四個武士，他立即縱身掠到那邊的城樓。

燈光從樓中漏出，另外四個武士正在樓中賭錢，要解決他們，在沈勝衣來說，當然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將他們的穴道封住，隨即退出來，將腰上那綑繩子解下，在城垛子上縛好，抛了下去。

紅梅柳百刀已等在那兒，柳百刀接住繩子，迅快的掠上去，紅梅旋即取出一個火摺子迎風剔亮，向鐵索橋那邊幌了幌。

然後她滅了火摺子，手攀繩子，亦掠了上牆頭。

白玉樓那邊早已留意，一見火光閃動，立即將制住了穴道的武士在一旁放好，使他們看來只像是偷懶渴睡的樣子，與翁天義石虎雷方等接上鐵索橋往對面奔去。

守衛的武士每隔兩個時辰換一次，他們在這只剩下一個多時辰時間之內，一定要將人救出來。

× × ×

白玉樓雷方的輕功都很不錯，那道鐵索橋雖然在風中搖幌不動，對他們並無影響。

翁天義走得心驚胆戰，石虎比較慢，但都毫無意外的走完那道鐵索橋，到了大石墩之上。

看見那個溝子，翁天義傻了臉，石虎亦怔在那裏。

白玉樓仍然在那兒，霍地一把抓住翁天義，疾送了出去。

翁天義索性閉上眼睛，一直到感覺身子被雷方接下才張開來。

石虎也給白玉樓大力送過來，雷方可費了好些氣力才將他接住，險些沒有變成滾地葫蘆。

爬上那道城牆，兩人亦一樣笨拙，但有白玉樓雷方在旁邊接應，亦有驚無險，終於上了去。

在上面接應的是紅梅，沈勝衣柳百刀已利用這段時間清除那附近的其他武士。

限於地勢，天鵬堡並不怎樣大，高牆之後，只有三座建築物，一座是大理王國傳統宮殿的建築，另兩座比較矮，成弧形

，左右拱衛着那座宮殿。

那兩座矮屋子就是大理武士駐紮的所在，根據潛伏在大理王朝的密探報告，那兩座矮屋子可以容納百二十個大理武士，但平日，只有三十來個武士駐守，每三個月更換一次。

現在既然是非常時期，當然已增調不少武士進去。

屋子的窗戶不少都仍然有燈光透出來，宮殿內更是光如白晝。

白玉樓來到沈勝衣身旁，打量了眼前的形勢一遍，喃喃道：「一切與我們手上的地圖差不多，我們可以依原定計劃進行。」右手一攏，旁邊柳百刀當先掠出，掠向右邊那座矮屋子。

紅梅隨即亦向左邊那座矮屋子掠去，雙手各扣住了數支長逾三寸的銀針。

柳百刀飛刀亦在手，與紅梅一樣，守在那兩排矮屋子的屋脊上，監視着那兩座矮屋子的門戶，他們是負責制止屋子內的武士聞聲向宮殿那邊馳援，亦阻止那些武士做出任何對白玉樓他們不利的事情。

柳百刀飛刀百發百中，遠可及三丈，這件事情應該可以應付得來，黑貓是一個出色的殺手，那在他亦應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沈勝衣代替黑貓當然更理想，而多了一個紅梅，這件事情便轉落在紅梅身上。

在大理接應他們的人反叛，使他們少了幾個可用的人，沈勝衣那便得補補這個空缺。

柳百刀紅梅一動身，白玉樓沈勝衣亦往前掠去，石虎三人緊隨在後不敢稍慢。

宮殿的大門左右守衛着四個武士，可是到他們發覺有異的時候，白玉樓沈勝衣已左右掠到，以最快的手法將他們制住。

沈勝衣身形接一轉，疾往內掠去。

殿堂內右面照壁下，一個中年人正在埋首看書，旁邊一個侍役已然靠在牆角睡着。

燈火一暗，那個中年人驀地抬頭，一聲「誰！」沈勝衣一指已點到。

中年人的反應也不慢，手中書一展，迎向沈勝衣點來的一指，身形一偏，亦滾了開去。

「砰」的一聲他坐着的那張椅子倒翻地上，侍役一驚而醒，驚呼未出口，白玉樓已到了面前，出手封住了他的穴道。

在這個侍役倒下同時，那個中年人身形已數易，連閃沈勝衣十二點，半身一轉，目光及處，脫口道：「白玉樓！」

白玉樓亦看清楚那個人的面目，道：「原來是段南平。」

段南平一面的讓開沈勝衣拍來一掌，一面道：「白大人來的倒快。」

「不快。」白玉樓劍隨即出鞘，段南平雙手亦一翻，拔出了長短二柄緬刀來。

短的尺許，長的三尺過外，一片刀光旋即護住了身子，接一滾，到了牆下。

沈勝衣的劍緊接出鞘，飛刺過去，段南平雙刀飛舞，連接十九劍，道：「可是沈勝衣？」

「正是──」沈勝衣有些兒詫異，白玉樓那邊道：「這個人曾經出使中原，對中原的情形很清楚。」

段南平道：「一別三年，這三年以來中原怎樣子，可就不大清楚了。」

白玉樓冷冷的道：「無論如何，你總該比段無極清楚。」

段南平道：「可惜這個人比誰都固執，而且一向都自以爲對中原的情形比誰都清楚。」

白玉樓道：「你認爲如何？」

段南平道：「我只知道那件事情若是由我來決定，絕不會在這裏與你見面。」

白玉樓道：「你在大理現在是什麼職位？」

「在段無極之下，武功也是的，所以我絕不能改變段無極的主意。」

「這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最可惜的是，眞正明白雙方情形的人，都沒有一個能够左右段無極的意。」

「這的確可惜得很。」白玉樓接問：「你當然也明白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在中土承蒙白大人多方照顧，日子也事實不少，當然很明白。」

白玉樓道：「我們這一次的行動，你也是阻止不了，何不將人交出來，也省得大家麻煩？」

「阻止不了也是要阻止的。」段南平歎息道：「食君之祿，担君之憂，何況南平世世代代也是大理子民？」

白玉樓道：「我是希望盡量避免傷亡，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沒有殺過一個大理武士。」

「白大人宅心仁厚，實在是令人欽佩不已。」

白玉樓歎息道：「但再下去，却就難說了，這你當然也明白。」

段南平點頭，白玉樓又道：「別的事我作不了主，這件事都是能够的，人質只要能够平安回去，白某人有生之年，除非不能够說話，否則大理都可保平安。」

段南平頭垂得更低。「多謝白大人，可惜這件事段南平作不了主。」

翁天義那邊進來，聞言道：「我們既然進來了，你就是不答應也不成。」

段南平冷笑道：「未必，段南平即使死於此地，以天鵬堡機關佈置的嚴密，幾位要將人救出去，也不是一天半天所能够做得到之事，到時候，大理武士相信已經將這裏包圍起來，幾位就是插翅也難飛出去。」

翁天義傲然道：「有什麼機關佈置可以難得倒我老人家？」

段南平一怔。「你……」

「翁天義──」翁天義仰起腦袋。

白玉樓接着道：「這位老人家號稱神手。」

段南平不屑的道：「也只是一雙手而已，這座天鵬堡的殿堂却是三十六個西域高手匠人的心血結晶。」

白玉樓淡然一笑。「那三十六人的十九個現在正在京城中設計建築另一個寶庫，他們的年紀雖然已很大，記憶力還未完全衰退，對於天鵬堡的機關設置詳情他們大都記得很清楚。」

段南平面色一變，白玉樓接道：「那到底也是他們的心血結晶。」

段南平道：「他們告訴你這座天鵬堡的詳情？」

「而且還費了三天，畫了一張很精細

的圖形。」
「這些騙小孩子的話，你休想騙得倒我。」
「這是否事實，很快就有事實證明，但我仍然很希望你能夠與我們合作。」
段南平道：「也許你還不知道，其中部份我們巳加以改良。」
「萬變不離其宗，我們帶來的人足可以解決這些困難。」
「那你還多說這些廢話作甚。」
白玉樓正色道：「因為我清楚你是怎樣的一個人，相信你不會令我太失望。」
段南平盯着白玉樓，沉聲道：「你錯了。」話聲陡地一揚：「來人！」
他個子並不魁梧，言談舉止亦是讀書人模樣，但那麼一喝，竟有如中天陡裂，疾走雷霆。
白玉樓喝聲中身形急上，長劍直取段南平，沈勝衣劍更快，搶在白玉樓那一劍之前。
段南平雙刀急展，擋沈勝衣來劍，同時一旁旋開，正好讓開白玉樓刺來一劍。
沈勝衣得勢不讓人，繼續搶攻，接連幾劍，將段南平迫開半丈，白玉樓一旁亦上，與沈勝衣雙劍聯攻，他們都是高手，這之前也有聯劍的經驗，這下展開來，配合得恰到好處。
段南平武功稍遜白玉樓，與沈勝衣距離更大，在二人聯劍搶攻之下，頓時手腳大亂，他一退再退，叱喝聲中瘋狂回攻。
白玉樓一皺眉，兀立如山，劍出更快，將段南平的劍拒在門外，沈勝衣的劍勢更是嚴密，段南平連搶幾次，都衝不破二人的劍網，氣勢便弱了下去。
白玉樓即時道：「兩翼武士的居室都有人把守，他們現身，只有送命！」
段南平厲聲道：「大理武士豈是貪生畏死之輩！」
白玉樓道：「他們都是好男兒，你又何必一定要他們送死？」
段南平道：「大理亡國，他們也是生不如死，早晚難免一死，死在這時候，却是更加有價值。」
白玉樓不由歎息。「我巳經說得很清楚，難道白某人的話，完全不能夠令你們安心？」
段南平竟道：「你再說什麼也都是廢話。」
白玉樓仰天大笑，沈勝衣忍不住插口道：「閣下雖然巳久別中原三年，亦應該知道，這三年之內，中原並無多大變化，我這位白兄的地位比前更高。」
段南平冷笑道：「我當然知道，可惜這件事他還是作不了主。」
白玉樓奇怪：「那誰才能夠作主？」
段南平竟然回答：「沒有人！」
白玉樓一怔，盯着段南平，那刹那段南平的日眶中突露出了痛苦巳極的神色。
沈勝衣也瞧到了，道：「白兄，這件事是必是另有蹊蹺。」
白玉樓點點頭，方待再問，段南平巳咆哮揮刀，瘋狂斬來。
沈勝衣白玉樓互望一眼，雙劍齊上，以凌厲的反攻，將段南平迫回。
一下下悽然的慘叫聲即時由門外傳來，短促而悲激，段南平聽得很清楚，攻勢却更瘋狂。
慘叫聲不絕，一下突然迅速的直入大堂，那是一個武士，咽喉上插着一柄飛刀，才衝入半丈，便仆倒地上。
那柄飛刀雖然歪了一些，仍然致命。
段南平看在眼內，慘笑連聲，整個人都裹在刀光之中，滾斬向沈勝衣白玉樓。
沈勝衣輕歎一聲，劍走偏鋒，道：「白兄，不能再猶疑的了。」
他巳經看出白玉樓心念舊情，不忍下殺手，但他們的時間，巳實在無多。
白玉樓也很清楚，一咬牙，道：「速戰速決。」
語聲未巳，那邊翁天義突叫道：「小心背後！」
段南平正是背向着他，聞言也一動，沈勝衣也就在這時候一劍搶上，砍斷了段南平雙手的拇食指。
雙刀立時墮地，白玉樓一脚接上，踢在段南平右腿上，將他踢開。
段南平在地上打了一個滾，又站了起來，「噗」地又跪倒，仰天嘶聲道：「臣不是不拚命，只是能力有限。」語聲一落，一頭突然撞在照壁上，立時鮮血四射，倒地身亡。
白玉樓沈勝衣一齊掠到，但都慢了一步，沈勝衣霍地轉身，道：「白兄，事情是必有變。」
白玉樓道：「莫非他們巳經將太平公主遷往另一個地方？」
沈勝衣道：「希望如此。」
白玉樓面色一變再變，翁天義那邊巳走了過來，道：「由現在開始，到我老人家大顯身手了。」
白玉樓目光一轉，說道：「最好快一些。」
翁天義道：「別的可以快，這件事却是快不得，一個不小心，觸動其他機關，就算我本領再大，也只有等死的份兒。」
白玉樓一頓足，沒有作聲，翁天義走到照壁前停下，雙手在照壁上摸索起來。
照壁六尺之上是一幅浮彫，彫塑着百數十個奇形怪狀的天神，飄飛在烈焰怒濤之中。
翁天義雙手一面游移，一面按動，有時按在一個天神的眼睛上，有時却按在天神的肚臍中，白玉樓默數着他按到了四十九下，一陣「軋軋」聲便響了起來。
那幅浮彫隨即往上升起來，那竟是嵌在一塊厚逾一尺的鐵板上，別的不說，就是這塊鐵板的重量，巳够嚇人。
鐵門後是一條大理石的甬道，與進口同樣寬闊，兩壁都是浮彫，怪異非常，翁天義探頭望了一眼，道：「這道暗門只有用鑰匙才能够將之固定，否則在機括轉盡之後，便會落下來。」
白玉樓道：「由這裏開始，一共有三道這樣的暗門，最後的一道暗門開啓的時間最短促，在它落下同時，其他的二道暗門亦會先後落下，所以我們的行動必須迅速。」
翁天義道：「應該怎樣做，大家都清楚的了，入門之後，大家的動作最好與我一樣，否則有什麼失閃，翁某人可不負責任。」
他一向喜歡抬槓，難得說話這樣認眞

，白玉樓等聽說都不由緊張起來。
翁天義隨即擧步走前去，走得並不快，驟看來好像隨隨便便的一步步跨出，但細看之下，顯然甚有規律，沈勝衣白玉樓並不難看出，他踏的其實是七星步。
地面的石塊亦是以七星排列，顏色好像都差不多，石虎走着忽然道：「你怎麼不在地面上留些標記，那一會我們離開的時候，也方便得多。」
翁天義冷笑道：「進出若都是一樣設置，那就不是高手匠人，最多只能够列入三四流匠人之內。」
石虎接問道：「那你應該是高手匠人的了。」
翁天義傲應道：「當然，否則也不會給請到這裏來。」
石虎搖頭道：「這玩意兒我却是完全不懂。」
翁天義道：「但我們要離開却是非你不可，所以說重要，你不在我之下。」
石虎咧開大嘴，笑笑，翁天義即時道：「小心脚下。」
石虎一脚正要往旁邊踏下，聽說忙收住，翁天義捏了一把冷汗，道：「不要命了，這時候還跟我說話。」
「我……」石虎搖搖頭，沒有說下去，小心翼翼的跟住翁天義後面，留意着翁天義脚步的移動。
前行不遠，第二道暗門擋住去路，翁天義用了弄開第一道暗門差不多一倍的時間才將這道暗門弄開。
這道暗門之後三丈，就是第三道暗門，翁天義打開這第三道暗門所費的時間更多，他雙手移動了四十八遍之後，突然停下來，道：「四位準備好了。」
白玉樓、沈勝衣一齊移步到翁天義身旁，石虎亦上前，立在翁天義身後，雷方有如上弦之箭，巳隨時準備射出去。
翁天義看了他們一眼，雙手終於按石門上的浮彫即時移開丁方一尺，上面也現了三個匙洞，每一個匙洞之旁都有一個鐵把手。
翁天義左右手齊施，將那三個鐵把手扳下來，與之同時，那道石門亦往上疾升了起來。
沈勝衣白玉樓身形齊動，飛射了進去，翁天義身形同時一偏，石虎立即補上，那道暗門亦同時緩緩落下來。
石虎雙手齊擧，正好將那扇門托住，混身的肌肉那刹那齊皆墳起。
雷方亦緊接掠了進去。
暗門後是一個寬敞的大堂，一個人也沒有，白玉樓沈勝衣身形弧形一掠，來到了堂中石鼎之前，翁天義緊接掠到，繞着那個石鼎一轉，將石鼎座下四周的四隻石獅的舌頭全都推了進去，接着一聲道：「火藥——」
雷方的動作也不慢，將火藥迅速塞進獅口內。
火光接連四閃，那隻石鼎往左移開，露出了鼎下一個石洞，深只有尺許，嵌着一個石造的圓盤，翁天義手執圓盤左轉七次右轉八次，前面一大片空地立即左右裂開，一道石階出現在眼前，翁天義手一揮，又一聲：「火藥——」
那個圓盤在他雙手移開之後又轉動起來，雷方立即將火藥壓進圓盤當中凹槽。
火藥瞬息爆炸，圓盤四分五裂，裂開的地面停止移動，四人飛快奔下。
翁天義搶在最前，雙手接連往左右兩面牆壁浮彫按去，雷方緊接將火藥放進；在極短的一段時間之內，將石階兩旁的機括完全毀去，再弄開石階盡頭的一扇門，翁天義旋即往回走。
沈勝衣白玉樓却雙雙搶進。
那扇門之後是一座殿堂，兩旁放着大理王朝的無數寶物，沈勝衣白玉樓都沒有理會；直撲堂中那座潔白得有如玉石的綉榻。
一個女人正臥在那兒，從身上的衣飾看來，那絕無疑問就是他們要找尋的太平公主。
她靜靜的躺在那裏，竟然沒有被那些聲響驚醒，白玉樓巳經奇怪，走近一看，面色立時大變。
太平公主雪白的脖子上一條青藍色的瘀痕，面色有如白堊，眼睛圓睜，一眨也都不眨，彷彿巳凝成冰石。
白玉樓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仍然伸手往太平公主的鼻端探去，一探之下面色又變，一把將太平公主抱起來轉身往外奔。
沈勝衣看在眼內，多少巳猜到是什麼回事，也無暇多問，一劍護着白玉樓迅速退出。
石階兩旁的機關巳經被火藥毀去，他們毫無困難的回到大堂，雷方等候在那裏，一見白玉樓那種表情，亦為之一呆。
那邊石虎仍然雙手支撐着，不讓那道暗門落下來，豆大的汗珠從他的額上滾滾落下來，一身衣衫亦巳被汗水濕透。
他的一雙脚巳弓起，雖然神力天生，但那扇暗門到底不輕，何況他巳經支撐了這麼久。
翁天義正在第二第三道暗門之間，將一種紅色的粉末洒在石板上。
他的動作也很快，接着將粉末洒在第一第二道暗門之間。
雷方白玉樓當先從暗門下穿過，踏着那些洒上紅色的粉末石板往外奔，沈勝衣亦不慢，伸手往暗門下一托，道：「快些走！」
石虎吁了一口氣，鬆手奔出，那道暗門迅速的落下，「隆」然有聲。第二道暗門跟着落下來，在這道暗門落下之前，石虎沈勝衣巳然從下奔過。
第一道暗門也落下來了，這一次石虎顯然是慢了一些，他亦知道，雙手急忙往邊一塊沒有紅色粉末的石板上。
沈勝衣巳脫出，一眼瞥見，伸手便抓向石虎的小腿，企圖將石虎拉過來，翁天義那邊也看得清楚，一張臉立時變了色。
也就在那刹那之間，一道刀閘從上而下，迅速壓下來。
沈勝衣一把抓住石虎的小腿立即全力拉出，他的氣力雖然沒有石虎的大，但這一拉，也非同小可，石虎整個身子立時給他幾乎完全拉來。
一聲慘叫刹那響起，沈勝衣心頭一寒，手裏同時一輕，目光及處，只見石虎半邊腦袋巳然壓斷在刀閘下，鮮血淋漓。
（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筆大俠令狐玄回憶在豫南武林中黑白兩道的大殺戳，雖然魑魅稍斂迹，爲天龍一派後繼人選而發掘人材，當面對這位兪人杰是可造之材時又錯過機緣。兪人杰沮喪地走出天龍府往見酒叟劍叟說出面試情況。由兩叟舉薦去天水求「逍遙書生」拜師受藝。兪人杰到天水又未遇見大俠，只得轉到長安等候，古語說長安不易居，帶來銀兩用盡，爲了生活，迫得同歌女金素蓮在狀元樓伴笛配唱，原來這位少年是笛叟大俠的裔孫，家傳吹得一支好笛子。眞有：「笛簫吹繞畫樑間，重按霓裳歌遍徹」的韻味。於是在長安待下設法拜師……。

懲淫惡狂徒　爲老少扶危

今天，王府下人去客棧傳話時，指定只須小兄弟兩個到場，故金老頭並未前來，臨行之際，金老頭再三叮囑，要金素蓮到了王府，處處都得聽兪人杰的，不許違拗，因此之故，金素蓮刻下心中雖有着一萬個不願意，然碍着爺爺之關照仍舊一聲不響，跟着那丫鬟向廳後走去。

這邊，王公子向一名家丁揮手道：「王福，帶這位小兄弟到大廚房吃飯，先賞十兩銀子。」

兪人杰稱謝領下賞封，跟在那家人身後，向廳外走來。

走出大廳，兪人杰轉身陪笑道：「十兩銀子，不是小數目，請問這位管家的，小的可不可以先回客棧，將這包銀子交給我爺爺？」

那家人點點頭笑道：「當然可以。」

兪人杰走出王府，身心一鬆，如釋重負。

他於腰際藏好笛袋，挺胸吸入一口清氣，正待向南城趕去時，身後忽然傳來一聲乾咳道：「哥兒打算走了嗎？」

兪人杰回頭一看，原來是那位管二爺，他先是微微一怔，但旋即領悟過來：「拿兩成『規矩』的來了。」

於是，他忙從賞封中取出二兩銀子，走過去低低說道：「一點小意思，下次仍請二爺關照。」

管二爺接過去掂得一掂，臉上登時露出一抹可圈可點的笑容，兪人杰星眸一轉，抬頭接着道：「剛才席上那位謝五爺，人可眞風趣，這位謝五爺，目下在那裏得意？」

管二爺噢了一下道：「你是問那個姓謝的麼？在龍虎鏢局管管文牘，一個沒出息的東西。」

兪人杰搭訕着又道：「二爺要是有空，賞光喝杯茶去怎麼樣？」

管二爺似乎突然想起了自己的身份，連忙端正面孔道：「不，我還有點事。」

說着，輕輕一咳，轉身揚長而去。

兪人杰向地下狠狠啐了一口，繼續向南城趕來，他走到離太平棧不遠的一條街角上，抬頭看到棧前那一大片人羣，不禁當場一呆。

當着這許多人，那五百兩銀子，如何個提取法？兪人杰抓抓耳朵，心念一動，忽然想到了一個主意。這些人擠在客棧前面，目的何在，他心裏當然清楚，當下，他走上前去，運目搜索，不消片刻，終於被他在人羣中找着一個水泡子眼，下巴尖尖的年輕漢子。

根據兩位爺爺教給他的相人術，他知道有着以上這種長相者，在相書上屬於喜怒無常格，其人多半胸無定見，人云亦云，性喜招惹口舌是非。

兪人杰從人叢中擠了過去，以求教口氣，向那漢子低聲問道：「這兒出了什麼事？」

「一件大事。」

「什麼大事？」

「這可就說來話長了，總而言之，在等一個人，提起此人，嘿嘿，來頭可大了，他就是過去江湖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不會是一名青衣老者吧？」

那漢子一下楞住了，兩眼睜得大大的，嘴巴也張得大大的，似因權威之遽爾消失，而深深有着一種被侮辱的感覺。

這時漲紅着面孔，怒聲道：「你這小子——」

兪人杰暗暗好笑，連忙正容分辯道：「這位大哥，你大概是誤會了，小弟之所以有此一問，是因爲小弟剛從東城來，曾看到龍威鏢局中，一名青衣老者正在那裏鬧得不亦樂乎，局裏幾名鏢伙，一個個全給打得頭破血流，因此才想請教一下，今天城裏，究竟有着幾個青衣老者而已。」

那漢子幾乎等不及兪人杰將話說完，迅速轉過身去，攘臂大呼道：「快去龍威鏢局。」

「什麼事？」

「快，快，那老傢伙又在龍威鏢局出現，據說局中的鏢伙們，全被打得口吐鮮血，非死即傷，慘不忍睹，再遲就要錯過一場好戲了。」

一片驚响聲中，人人爭先恐後，搶着向東城奔去，眨眼之間走得一個不剩。

兪人杰微微一笑，閃身進入棧旁小巷內，取出已預藏的一個小包裹，從容更衣易容，然後背起雙手，緩步踱去棧房中。

棧中伙計臉色一變，不等他開口，即將那隻錢箱自動取出，恭恭敬敬的說道：「你的銀子已經送來了，全在這裏！」

兪人杰頭一擺道：「開個房間，替我拿進去！」進入後院一間上房，兪人杰等那伙計送上茶水退去，起身閂好房門，洗淨臉上藥膏，脫下那件青袍，將銀子做一處包好，另外喜桌上放下一塊碎銀，留下作爲房錢，然後縱身一躍，弄開屋頂天窗，自天窗中輕輕翻出。

兪人杰再度來到王府，在大門口恰巧碰見那名家人王福，王福看到他，似乎很驚訝，噢了一聲說道：「你們沒有在路上遇到嗎？」

兪人杰微怔道：「遇到誰？」

王福詫異地道：「你妹妹啊！我們娘娘又賞了她十兩銀子，已經回去啦！」

兪人杰忙說道：「那一定是我來的時候，路上沒有留意，這樣一說，我也不用再進去了，就煩管家的，代我謝謝公子和夫人吧！」

別過那名家人，兪人杰又向大安棧趕來。

跨進客棧大門，一名伙計迎着他笑道：「哥兒怎麼一個人先回來了？」

兪人杰聞言一呆，心中頓生不妙之感，勉强笑了一下說道：「她在後面買點東西。我爺爺呢？」

那伙計也笑了一下道：「你爺爺麼？他剛從外面喝得醉醺醺的回來，現在大概上了床。你們這位爺爺，可眞够福氣！」

兪人杰笑了笑，未再說什麼，逕向後院走來。

那伙計說得一點不錯，金老頭已經上了床；兪人杰才走到房門口，便聞到一陣撲鼻酒氣，以及一陣呼呼鼾聲。

兪人杰呆呆地站在那裏，心中迅速盤算着，下一步該怎麼辦？

對於金素蓮兩頭不見人影，他已約略猜知毛病出在那裏，最後他毅然作下決定：長安並非久居之地，這對祖孫的賣唱生涯，就此也該作一結束了！

計議一定，不再猶豫。他走去隔壁車行，喊來一部馬車，將金老頭先抱去車上，然後入棧結清房飯錢，謊稱擬移向洛陽，續求發展。爲了不使那位寮掌櫃疑惑不安，他另外又拿出五兩銀子，說是今天在王府共領得十兩紅賞，這五兩銀子，二兩留交管二爺，三兩煩轉龐四爺！

一切交代清楚，兪人杰出門跳上馬車，吩咐車老大立即啓程。

轉過一道街角，兪人杰探身車外，向前喊道：「掉頭，出西城門！」

車老大愕然轉過臉來道：「哥兒不是說……」

兪人杰面孔一沉道：「去那裏都一樣，只要少不了你的車酒錢就是了！」

在向西城門駛去的路上，兪人杰以推拿手法，設法將金老頭弄醒。接着，他向金老頭簡略地道出經過：昨天，向龐四爺硬敲五百兩銀子的，就是他，銀子已經拿到手。如今，金素蓮被扣王府中，他正準備前去營救，等到人救出來，他們爺兒倆便可以拿着這五百兩銀子，去漢中一帶安家立業，不再幹這種賣唱營生！

金老頭愕然睜大那雙血絲紅眼道：「原來你老弟……」

兪人杰笑了笑，搖手止住道：「時間無多，還是談談正事要緊。至於晚生的來歷，縱然說出來，您老也未必清楚！」

金老頭倔强地道：「笑話！老漢在外面跑了這麼多年，江湖上的事，那點不清楚？」

兪人杰甚感有趣道：「好，好！既然您老清楚，就請先說吧！」

金老頭肯定地道：「老漢敢打賭，你老弟乃行俠江湖，武林人物，如非八大名門之弟子，必係當代某一異人之高足！」

兪人杰笑了笑道：「還有呢？」

金老頭認眞地道：「如果老漢猜得不錯，你老弟一身武功，必定相當驚人！」

兪人杰微微一笑道：「也許會有那麼一天，只是目前尚還談不到——好了，銀

子在這裏，您先收着———前面快到城門了！」

金老頭直到這時候，似才一下想起他那位愛孫女，慌慌張張的問道：「那丫頭……不礙事吧？」

兪人杰一面伸手去掀車簾，一面答道：「您老只管放心就是，爲了出一口鳥氣，也許得躭擱一點時間，假使天黑之前尚不見晚生回來，您老可在這附近，找個客棧先行歇下，天黑以後，至遲起更，保你們爺兒倆安然團聚！」

說話之間，車已出城。

兪人杰向前高聲喊叫道：「停車，伙計！」

馬車停定後，兪人杰躍身落地，向車老大道：「忘了爲那邊的親友們帶點禮品去，須得進城辦一辦，你跟我爺，暫且等在這裏，如果回來晚了，可將馬車靠去一邊歇下。這兩吊錢，給你買酒喝；喝酒時能不讓我爺看到，回頭還有重賞！」

車老大接下兩吊錢，高高興興的道：「行，行，你哥兒怎麼說，怎麼好！」

兪人杰回到城中，看看天色尚早，知道王府賀客，定然尚未散盡；尤其像龍威鏢局那一批有關係的客人，晚上也許還有一頓熱閙的，就時間方面說，仍然從容得很。

於是，他走進一家成衣舖，指着一件質料極佳的夾袍，向那個細瞇着眼睛的成衣匠問道：「這件衣服———」

那裁縫搖搖頭道：「這裏不賣衣服，哥兒。」

兪人杰點點頭道：「我曉得。」跟着，嘆了口氣道：「我們公子，眞不講理，唉！」

那裁縫好奇地道：「怎麼不講理？」

兪人杰又嘆了一口氣道：「明天要出門，今天才想起沒有一身合適的衣服，以爲有銀子，什麼事情都辦得了，哪，銀子在此，五兩整，足足的，一厘不少，可是，唉唉，想起來眞把人氣死！」

那裁縫的一雙細瞇眼，漸漸睜大：「五兩銀子？」

兪人杰聳肩苦笑道：「誰說不是？他還說要有現成合身的，那怕再添上三五吊，都是小事，就像我們這些當小廝的，會變戲法一般。」

那裁縫朝架子上的夾袍溜了一眼，沉吟道：「要現成的尚不太難，合身不合身，可就難說了。」

兪人杰撩起那件外衣道：「看吧！這就是我們那位寶貝公子的舊衣服。」

那裁縫起身點點頭道：「你來試試看吧！」

結果，兪人杰花去六兩銀子，不但買得一襲新夾袍，而且附帶取得一頂新皮帽，一雙新棉鞋！

現在，兪人杰第三次來到王府門前。說巧也眞巧，他這次碰着的，竟然又是那名家人王福。所不同的，他仍認得對方，對方却已分辨不出他是誰！

王福忽然看到一名貴公子登門，不期然堆笑打躬道：「這位相公……」

兪人杰揚臉淡淡道：「龍威鏢局的謝五爺，可在裏面！」

王福連忙回答道：「在，在！」

兪人杰淡淡接着道：「請他出來說句話！」

王福陪笑問道：「相公貴姓？」

兪人杰頭一擺說道：「說是大牌坊尚書府來的就可以了！」

王福臉色一變，連應五六個是，邊應邊向後退，差點沒給門檻絆倒！

不一會，那位滿臉邪氣，兼帶滿臉酒氣的謝老五，從裏面一路張望着走了出來。兪人杰却背着雙手，緩緩踱上去，微側着臉道：「這位可是謝五爺？」

謝老五忙不迭抱起雙拳打拱道：「是的，是的，不敢，不敢，不知沈公子有何見教？」

總算他腦筋夠靈活，雖然彼此之間過去沒有見過面，但一聽說是大牌坊尚書府來的，居然就能喊出一聲「沈公子！」

兪人杰淡淡說道：「家嚴有一批……兩輕輕一咳，抬頭接着道：「可否借這兒後院一間廂房說話？」

謝老五的一顆心，登時騰騰跳動起來。引進一宗鏢貨，向有紅利可拿；尚書府的交易，可以想見的，必然小不了。這豈非天外飛來之橫財？

當下趕緊打躬道：「可以，可以！」

兪人杰又咳了一下道：「不才之所以一路找來此地，跟您五爺私下接洽，爲的就是想避開他人耳目，因此，咱們……」

謝老五忙接道：「這個小的理會得，這兒的王公子，就是咱們東家的小舅爺，我謝某人，在這裏進進出出，可說是家常便飯，現在裏面閙得很，咱們打偏院夾道中走進去，包管神不知鬼不覺！」

兪人杰點點頭道：「這樣本公子就放心了。」

兩人入府，一路走向後院，果然未曾引起府中下人之注意。

進入後院一間廂房，兩人隔着一方茶几坐落後，謝老五顯得有點迫不及待的輕輕咳了一聲道：「公子說的那一批……」

兪人杰抬頭微微一笑道：「五爹可會武功？」

謝老五怔了一下道：「公子問這個，什麼意思？」

兪人杰微笑如故道：「聽說一個會武功的人，擧手投足之間，便能使對方或輕傷帶殘，或重傷致死，有沒有這回事？」

謝老五眼珠一轉，似乎已有所領悟，連忙接着道：「是的，是的，敝局那些鏢師們，便有這種能耐，鏢貨交給敝局承運，保證不會出差池，沈公子只管放心就是了！」

兪人杰不置可否，繼續說道：「據稱武功特別高強者，尚會一種什麼分筋錯骨手法，這種手法一經施之於敵方，將能使敵人輾轉哀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其狀之慘，往往使人不忍卒覩……」

謝老五只聽得心頭發毛，冷汗直冒，不禁皺眉道：「公子———」

兪人杰注目緩緩道：「五爺可曾嚐過這種滋味？」

謝老五身子往後一縮，不期然移目向門口望去。

兪人杰伸手閃電一抄，五指緊緊扣住茶几上那條正待後撤的手臂，眞力微注，淡淡說道：「大處着眼，小處着手，咱們

就先從這條胳膊開始吧！」

謝老五臉色一白，顫聲求告道：「公子饒命。」

兪人杰又加了成把勁道，淡淡接着道：「現在叫饒命還早，等到你眞肯百依百順時，本公子自會看得出。」

謝老五身軀扭曲，喲喲不已道：「公子高抬貴手，我現在就是百依百順的時候了！」

「不見得吧？」

「見得見得……」

「眞的夠了？」

「夠了夠了……」

「聽說王公子今天有喜事？」

「是的，三十大慶。」

「可見火候還是不夠，別慌，伙計，咱們慢慢來，現在如何，廝到心坎兒裏沒有？」

「我活不成了……」

「沒有那樣嚴重，五爺。聽說五爺歌喉很好，唱支曲子來聽聽怎樣？就唱那支什麼『杏桃腮楊柳纖腰，占斷他風月排場』好了！」

「啊，原來公子……」

「比較中聽了，繼續說下去。」

「請公子先放手！」

「保持現狀很好！」

「提起這件事，都怪他裏頭那個女人不好。」

「那個女人，說清楚！」

「這兒王公子的渾家。」

「怎麼樣？」

「這女人也是大家出身，偏偏喜歡以這一手來媚夫邀寵，凡是他看中的女子，她總千方百計的加以玉成……」

「那賣唱的姑娘現在何處？」

「這個，小的也不太清楚，不過，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根據過去的例子，很可能就藏在那女人房中！」

「聽說這一次你謝五爺眞的功勞也不小？」

「那是因爲小的多喝了幾杯酒，一時糊塗，小的委實沒有想到這位姑娘她跟沈公子有關係。」

「本宅那位女主人，她的臥房是在那裏？」

「好像就是從這裏進去的一座小樓上邊。」

「如咱們現在一起進去，『百依百順』是否仍然有效？」

「有效有效！」

「你不問問要你進去做些什麼？」

「但憑吩咐。」

「服侍女主人的丫鬟有幾個？」

「好像只有兩個。」

「那麼，你聽清楚了，進去之後，你先將那女人喊出來，以慌張語氣，介紹我是尚書府的公子，就說發生了一件大事，要兩個丫鬟，一個去泡茶，一個去前面請公子帶他那批好友進來！」

「小的一定遵辦！」

前面大廳中，王公子人逢喜事精神爽，正帶着五七分酒意，逸興遄飛之際，在夫人身邊的一名丫鬟，忽然走過來啓稟道：「夫人請公子進去一下！」

王公子揮手道：「還早！」

丫鬟又說道：「謝五爺也在裏面。」

王公子一怔道：「這廝醉昏了不成？他說出去會個客人，怎麼不分一點裏外，竟跑到我渾家房中去了？」

丫鬟囁嚅地接着道：「五爺的神情，好像不大對，噢，對了，夫人還吩咐，要公子最好多帶幾個人一起進去……」

王公子向另一席上龍威鏢局的幾名鏢師，以及平常專跟自己跑的一夥幫閒人物，寒着臉孔道：「大家跟我進去看看！」一行浩浩蕩蕩，眊眼來到後院。

後院中平靜得很，人影不見半個，衆人全部面面相覷，大感莫名其妙。

王公子扭頭向那丫鬟怒聲問道：「人呢？」

那丫鬟也呆了，訥訥答道：「也許在屋裏。」

王公子怒不可遏，手臂一揮，領着衆人，推門跨檻而入！

好了！人有了！答案也有了！

女主人在，謝五爺也在；在一張貴妃榻上，謝五爺雙臂緊摟如鐵箍，下面掙扎着的是女主人，兩人全都……

×　　×　　×

當夜，在一輛西向扶風方面，以常速戴月駛去的馬車中，金素蓮輕輕推了兪人杰一把，撒嬌似地道：「你少要裝睡！」

兪人杰睜開眼皮笑道：「誰裝睡了？養養神而已！」

金素蓮佯嗔道：「那我剛才問你的話，你都聽到沒有？」

兪人杰道：「誰說沒有聽到？」

金素蓮道：「既然聽到，爲何不作回答？」

兪人杰赧然一笑道：「再說一遍好不好？說眞的……我……聽……是聽到了，只是……迷迷糊糊的……沒有聽得太清楚吧。」

金素蓮眞的有些着惱道：「虧你還說聽到了！我是問你：先前在王府中，你將我送來院牆外面，幹嗎又進去那樣久？」

兪人杰噢了一下，含混地道：「這個麼？還不就是那麼一回事，但像你這樣聰明的人，閉起眼睛來想想也就知道了。」

金素蓮追問道：「殺了他們？」

兪人杰輕咳了一聲道：「也可以這樣說。」

金素蓮追問不放道：「什麼叫做『可以這樣說』？」

兪人杰又咳了一聲道：「因爲有種人，劣根天生，如僅給予一刀了事，總覺得太便宜了些，所以，咳咳———聲音輕一點，看你爺睡得好熟。」

金老頭搖搖頭，閉着眼皮漫應道：「沒有關係，老漢也只是養養神而已。」

金素蓮噗哧一聲，掩口笑道：「現在還有賴的藉口沒有？」

兪人杰轉過臉去，半眞半假的正容說道：「現在要告訴你的一句話比什麼都重要，由此前去，我只能送你們到扶風爲止，過了扶風，你們爺兒就得靠自己了！」

金素蓮眼圈一紅，低下頭去道：「留不住又有什麼辦法……」

金老頭輕輕一咳，坐直身子，睜眼抬頭道：「丫頭這話說得不錯，人各有志，相強無益，只是老弟爲什麼一定要重回長

安，可否說與我們爺兒倆知道？」

俞人杰坦然回答道：「爲了尋訪一個人。」

金老頭一拍大腿道：「快說，快說，要找的是誰？在今天長安城中，敢說沒有一個人能比我金老頭人頭更熟的了！」

俞人杰搖搖頭道：「此人並非長安人氏。」

金老頭惑然道：「那麽你——」

俞人杰苦笑道：「因爲長安是個大地方，人來人往，消息靈通，打聽起來比較方便罷了。」

金老頭注目道：「此人姓甚名誰？」

俞人杰聳肩道：「說給您聽也是杜然。此人乃爲武林中一位前輩高人，姓柳號子放，人稱逍遙書生，您老也許連名字都是頭一遭聽到哩！」

金老頭自語道：「逍遙書生柳子放，唔，這個名字的確生得很。」接着，頭一抬道：「老弟要找此人作甚？」

俞人杰笑了笑道：「您想呢？」

金老頭點點頭，似乎業已會意，只因愛莫能助，也就沒有再說什麽。

金素蓮忽然插口道：「你在長安，以後打算住在什麽地方？」

俞人杰不假思索道：「龍威鏢局！」

金素蓮像是沒有聽清道：「你說什麽地方？」

俞人杰微笑道：「你也感到奇怪是不是？」

金素蓮張目笑道：「難道還不够奇怪麽？」

俞人杰笑着道：「何奇之有？何怪之有？」

金素蓮一咦道：「你說那個王公子，就是龍威鏢局那位什麽馬大局主的妻舅，前者所以敢胡作非爲，就是仗着後者的勢力，像這種人開設鏢局，你爲什麽還要投進去？」

俞人杰笑了笑道：「問你爺爺看，看他老人家知不知道這裏面道理何在？」

金素蓮果然向他爺爺問道：「爺爺聽到沒有？」

金老頭點點頭道：「當然了，他要打聽的，是武林中事情，他要尋訪的，是武林中人，在鏢局裏行走，自然處處方便得多。」

金素蓮輕輕噢了一下，心裏才明白過來。

金老頭接着望向俞人杰道：「老弟自信能够進得去？」

俞人杰微微一笑道：「事在人爲，區區一座鏢局，也不是什麽侯門巨第，只要稍爲用心點，應該不是一件爲難事。」

金老頭點點頭，又問道：「老弟打算以什麽身份投進去？」

俞人杰搖搖頭道：「還沒有決定。」

第二天傍晚時分，車抵扶風。俞人杰將從長安僱來的那輛馬車打發了，又在當地另行僱了一輛，並交代爺兒倆，此去漢中，可多多採用此一方式，以策安全；每到一地，便另外換輛車子！

諸事處理順遂，這才跟爺兒倆訂下後期，依依惜別分手。

第三天同一時候，俞人杰再度回到長安。

沒有想到，前後相隔，只不過三兩天工夫，長安城中，竟緊接着又掀起另一股鬧哄哄的熱潮。

第一件事是：五六天前，三元茶樓上，那位神秘青衣老者之出現，消息業已傳抵東京洛陽；「金筆四友」之一的「流星趕月」郎星奇，當時適有事在城中，聞訊之下，連夜趕到，刻正歇在東大街鴻賓老棧，準備積極展開對此一神秘青衣老者之來龍去脈加以調查。

第二件事是：大牌坊的尚書府，聽說有人冒該府公子名義，混入北城王府鬧了個不亦樂乎，老尚書甚爲震怒，除飭知有關衙門從速究辦外並派人四出張貼黃榜，不論何人緝獲該匪徒，一律賞銀一千兩！

第三件事是：龍威鏢局正派出該局三名得力鏢師，滿城搜索一名造謠生事的小子、據說這小子當日曾對圍在南城太平客棧前面的閒人們，謊稱靑衣老者正在該局在開殺戒，結果，害得該局費盡了唇舌，方將誤會解釋清楚。這件事表面看來雖然微不足道，但肇事者之動機却令人不能無疑；故該局向外宣稱，無論如何得找出這個小子，追查一個水落石出！俞人杰弄清城中到處「沸沸揚揚」之「眞象」，不禁啞然失笑。他對別的事，都不關心；他只想看看那四位友之一的流星趕月郎星奇，其爲人究竟如何？辦事能力怎樣？因而毫不遲疑，也去到鴻賓老棧，以一名中年富商之身份，要了一間上等客房。他住的是後院第二進東廂第四號，剛剛安頓下來，即聽外面院中，一名棧伙提高喉嚨，在向對面廂房中喊道：「郎大爺在不在？外面龍威鏢局馬局主投刺求見！」

那伙計連喊數聲，廂房中均無回應，似乎那位流星趕月外出尚未返棧。俞人杰心想：無怪大安棧那個蔡姓掌櫃要說這位馬大局主是個僞善人，看樣子這傢伙還眞有幾手表面工夫，人家剛到，名帖馬上就來了，這種巴結手腕，可眞虧他這位大局主使得出來！

不一會，天色黑下來了。

俞人杰信步出棧，各處溜了一圈，順便吃了點東西，爲了符合「富商」身份起見，他雖然只進食一點簡單的麵食，却例外的叫了半碗酒，好讓伙計看上去，有一份醺醺之態；另一方面，連日來奔波辛苦，喝點酒，好睡覺，也是眞的。

回到客棧，一名伙計提着茶壺跟來裏院陪笑道：「老爺子今兒興緻不錯啊！」

俞人杰淡淡說道：「應酬而已。」

伙計低低咳了一聲，問道：「今兒晚上……老爺子……要不要找一個……煖煖被窩……？」

俞人杰手一揮，說道：「明天再說吧！去拿把算盤來，我要趕在今夜裏，跟這兒幾家號子，將半年來的帳目結一結。」

算盤取來之後，俞人杰見那伙計，爲了招呼其他房間裏的客人，不斷的在窗外走來走去，乃自行囊中取出一本曲譜，對着上面的上、尺、工、凡、六、五、乙、合、四，的的達達，胡亂地敲撥起來。他這樣做的目的，除了不使棧伙起疑之外，便是好藉此觀察對面廂房之動靜。他已知道那位流星趕月係住在對面三號房，跟他這邊，正好面對面！

可是，非常奇怪的是，他一直等到初更過後，院中各房客人，差不多都回來了，就是不見那位流星趕月之踪影！俞人杰疑忖道：難道這只是那位流星趕月的一種手段不成？是的，很有可能。在這位流星趕月心目中，他可能也跟別人一樣，將那名青衣老者誤認爲是五台天厭叟之化身！

如果確是這樣，那位流星趕月此一措施，倒是未可厚非。對付天厭叟那樣的人物，自然得小心一二！俞人杰忖着，一陣倦意侵襲，眼皮漸感沉重，當下乃將油燈吹熄，和衣倒上炕上。

就在這時候，院中忽然響起一陣脚步聲。

「剛才東城龍威鏢局那位馬局主親自來這裏，湊巧您不在，他說，明兒中午，在狀元樓，務必請您老賞光。」

「還有誰來過沒有？」

「還有『西京鏢局』和『雙燕鏢局』，也派人來遞過拜帖，不過來的只是該局兩名小伙計。」

「知道啦，你去罷！」

「要不要來盆熱湯？」

「不用了——」底下是開門關門聲，以及那名棧伙離去的脚步聲，一會兒之後，又歸寂然。

俞人杰神思矇矓，懶得再起床，不久即告沉沉睡去。

也不知過去多久，俞人杰忽被天窗上一聲輕響所驚醒。他緩緩睜開眼皮，但未立即轉動身軀；這是「酒」「劍」兩位爺爺告訴他的江湖經驗談之一，聽到一點聲響就往床下跳，跟着招呼過來的，往往是一支淬毒暗器！

他眼皮睜開，看到的是，一團黑影正自天窗上倏忽離去；那移開的，無疑是一張窺探的面孔！

俞人杰精神來了。

對來人，他有兩種猜測；一是那位流星趕月，爲安全計，在調查其他各房客之身份；剛才那一聲輕響，也許就是這位流星趕月有意帶出來的！如其不然，便可能是一些黑道餘孽，知道四友有人來到長安，正打算動對面那位流星趕月的歪主意！

兩種猜測之中，不管屬於那一種，所謂來而不往非禮也，既然是有人這樣關心他，他這位笛叟裔孫當然不能毫無表示！

俞人杰腦中念轉，人已輕輕一滾，悄然下地。他迅速脫去外面的長袍，抽出枕底的長笛，斜插腰際，又去案頭摸着那把大算盤，用刀一拗，壓斷串骨，抹下算盤珠，裝滿一袋，這才縱身一躍，自天窗中緩緩探出半截身軀。

這時月影已過中天，天空正飄浮着一片片的烏雲，他待烏雲向那牆移近時，雙掌一按，竄上屋面。俞人杰於屋脊暗處藏妥身形，探頭看清下面院中之情景，不由得當場倒抽一口冷氣！

只見下面院中，人影幢幢，刀光閃閃，一羣黑衣蒙面壯漢，人手一柄鬼頭砍山刀，爲數不下十四五名之衆，刻已將對面那間三號上房，成新月式圍了個水洩不通；這是就他目前藏身之處，視野所及的部份而言，其餘，院牆上，通道口，高低明暗各處之巡邊把風者，尚未計算在內。

衆賊人衣着一律，首從難分，全是身穿黑色對襟短打，黑布包頭，黑巾蒙面，這時似乎剛將陣式佈好，只聽其中一名賊人橫刀大呼道：「姓郎的，別裝孫子了，是個有種的就，快快滾出來，要等咱們『西京二十八宿』動上粗活兒，對你這位『流星趕月』就不好看相了！」

「西京二十八宿？」

俞人杰不禁微微一呆。就他記憶所及，這道名號，似乎尚是第一次聽到。賊人今夜此舉難道只是想藉此揚威立萬不成？

還有一件事，俞人杰亦不明白。剛才，他都給驚醒了，對面這位流星趕月，何以反無所覺？

是這位流星趕月連日來趕路太辛苦呢？還是這位四友之一的郎大俠，根本未將這批賊人看在眼裏？那發話的賊人，見廂房中無人接腔，不禁大爲光火，這時厲聲又喝道：「姓郎的，我操你祖奶奶的——」

花牆滴水簷下，突然有人冷冷接口道：「嘴巴放乾淨點，朋友！」話發聲中，一條身形，自發話處如箭射出。只見寒星一點，隨着身形飛出，一道耀眼的銀虹過處，那名破口大罵的賊人未及轉過身來，已然上身一顚，腦袋開花，嗚呼了帳！

衆賊人先是驚呼，繼而吆喝，紛自四方八面擺刀撲上，頓將一位初擊得手的流星趕月團團圍在核心。

從兩位爺爺口中，俞人杰知道這位郎星奇之所以被號爲「流星趕月」，實有着雙重意義，因爲這位金筆之友除了輕功特佳外，他所用的兵器，就是一對流星錘！

流星錘在所有兵刃中，練者極少，因爲這種兵刃硬中帶柔，柔中帶剛，發招時常有一股迴旋反彈之力，故所以對敵時如果火候不到，第一個受害者，往往就是使用這種兵刃之本人！

俞人杰雖然知道這位流星趕月一身功力不凡，但他眼看下面院中賊人如此之衆，仍不免這爲這位流星趕月暗暗担憂！

不過，事實迅即獲得證明，他這種杞人之憂，無疑是多餘的。

當賊人呼嘯而上的那一瞬間，聲勢雖然浩壯驚人，但顯然未嚇得倒那位流星趕月！

只見後者左手握定了流星錘的一端，另一端向外一洒，身軀微側，右臂一掄，錘泛銀花，柔練纏腕，接着雙足轉立，全身如蓬飛轉，登時銀盤似地蕩開徑丈大小一片無人之境！

有幾個不明死活的賊人，還要向裏面硬闖，結果命大的撒手丟刀，氣數該絕的斷骨折頸，一片唷哼聲中又去了三四個！

俞人杰至此方始深深舒出口氣。金筆四友，望重一代，果然盛名之下無虛士！

就在這時候，賊人們又接着犯下另一錯誤。

須知任何兵刃，有其利必有其弊，流星錘的好處，在於吞吐自如，可遠攻，可近守，其弱點則在易與敵方兵刃糾纏；賊人人數多至二十餘名，而且都是用的帶環鬼頭刀，這時賊人如果派出數名膂力强勁者，探刀逐步欺上，來個硬拚蠻纏，則流星趕月之流星錘，遲早勢必要與其中一人之兵刃盤糾一起，餘人趁此機會，便可一湧而上，充份發揮以多攻少，亂刀齊下之威力！

詎知賊人不此之圖，他們見伙伴連死帶傷，一下子去了六七個，怵目驚心之餘，竟爲之銳氣大減！這時雖然圍攻如故，吆喝亦如故，但陣脚業已呈浮動，一個個勾腰縮肩，進兩步，退三步，刀尖伸向身前，眼角却不是掠向身後；這種情形，自然逃不過流星趕月的一雙銳利眼光！

只見他大喝一聲，錘招突改。雙掌捲握如筒，雙錘左收右投，右收左投，如穿梭然；再配上那一身騰縱自如，進退飄忽的上佳輕功，眞個是極盡雙錘翻飛之能事。眨眼之間，賊人又給打垮四五名！

至此，二十多名賊人，已去了將近一半，餘下的賊人，心中愈慌，章法愈亂，而流星趕月的一雙流星錘，也就愈見其神出鬼沒之妙！

就這樣，不消片刻工夫，賊人方面，僥倖留得活命的，已不足原來的總人數的三分之一。

那剩下來的少數幾名賊人，眼看大勢已去，欲振無力，一聲呼嘯，紛紛奪路而逃。

流星趕月並無趕盡殺絕之意，當下將流星雙錘呼的一聲收攏，朝滿院各處那些帶傷臥地呻吟的賊人掃了一眼，搖搖頭，嘆一口氣，轉身登階，便擬回房安歇。

就在流星趕月轉過身軀的這當口，北邊花牆上，人影一閃，一名身裁修長的灰衣人，手持一對三稜刺，居高臨下，橫空直瀉，不帶一絲聲息地，對準流星趕月後背心，閃電般一下撲去！

俞人杰別無選擇，迅將早已備在手中的三顆算盤珠子，以三星照戶手法，刷的一聲打出！

因爲他這時假如先行出聲招呼，使受驚的流星趕月有所趨避，勢將要影響暗器之出手，而以灰衣來人功力之高，以及心機之毒，若等招呼出口，來人手中那對三稜刺，也許早就在流星趕月背肩之間透胸穿過了。

俞人杰現在這三顆算盤珠子，並非直接打向來人，因爲算盤珠子體微質輕，終非一般暗器可比，他縱能將來人打個正着，依然難救流星的一條活命，故爾他打去的方向，乃是離流星趕月後頸不遠，亦即灰衣人即將撲至的半空中。

果然，一石兩鳥，灰衣人與流星趕月幾乎於同一刹那爲之警覺。

灰衣人陡見眼前有數點黑影一掠而過，心神受擾之餘，去勢不期然微微一阻；同一時候，流星趕月聽得風生腦後，心中一凜，迅即低頭滑步，一個螺旋急轉，於挪開丈許後霍地轉過身來！

那灰衣人誠非俗手，一招撲空之下，並無張皇失措之態，只見他雙刺一划，身軀落而復起，一溜烟竄去前院屋脊上，返身哈哈大笑道：「好，好，算你姓郎的機警，預先埋下一支伏兵，咱們後會有期，下次重來過！」語畢，曳着一道怪笑的尾聲，於夜空中投向西北而去！

流星趕月對灰衣人之離去，絲毫不加理會，這時下階向前走出數步，仰起頭來，朝這邊屋頂上拱拱手，朗聲說道：「那位高人出手相救，郎某人這厢謹謝了！」

俞人杰靜伏不動，既不答腔，亦不馬上離去。他這時心中矛盾異常，依他本意，他並不願這樣藏頭露尾，故示神秘，同時，最要緊的，他還得告訴這位流星趕月，日前那位青衣老者，就是他——他這位笛叟裔孫——所飾扮，以免對方在這件公案上虛耗心力。

可是，不知怎麼的，他一想到對方也是當日天龍府中，阻他投入天龍門下的四位主考者之一，心中便有着一種異樣感覺，這種感覺告訴他：對你這一位郎大俠出手相救，乃義所當爲，但要我俞人杰跟你們四友套交情，我俞人杰還得考慮考慮，除非有一天你們金筆四友能認錯，或是我俞人杰能找着那位逍遙書生，獲得金筆縱橫七十二式，在武林中有着與金筆令狐玄今日相等的地位時，那時候，咱們再坐下來，慢慢的論交情吧！

下面院中，只聽那位流星趕月輕輕咳了一聲，接着又說道：「朋友如不願現身相見，郎某人亦不勉强，如果朋友尙未離去，郎某人有句話，却不得不說。就是剛才向郎某人施以暗襲的這位伙計，提起他的名頭來，朋友或許也曾有所耳聞，此人便是七八年前，兩川黑道上有名之巨寇，『惡君平』公孫節！」

「惡君平」公孫節？

俞人杰聽了，心頭不禁微微一凜。是的，這道名號，他似乎曾聽兩位爺爺不止一次提到過！

下面那位流星趕月繼續說道：「這位惡君平，其心胸之狹，乃人所共知，如論武功造詣，他與郎某人，實在伯仲之間，但此人最可惡，也是最可怕，及最可鄙之處，便是從不與人公開正面爲敵；他自從被金筆令狐大俠，在終南開派百年慶會上，當衆折辱了一番後，便將金筆令狐大俠，和咱們金筆四友，以及一切與天龍門稍有淵源的人，統統恨入骨髓，像他今夜這樣暗算我郎某人，早已不是第一次了！」

俞人杰記起來了！不錯，兩位爺爺曾經告訴過他，要他以後來到江湖上，在沒有任何把握之前，千萬不要跟這位惡君平結怨，若是一旦鬧翻了臉，只有一個可行之策，剷草除根，永絕後患！

下面那位流星趕月接下去說道：「所以，他今夜離去之時，雖然毫無表示，但對你朋友，可以想見的，遲早一定不肯放過……」

下面那位流星趕月說至此處時，似爲措詞之無法圓潤，而深深感到一份不安，語音頓了頓，方始接着道：「當然，以您這位朋友之身手，也許不一定會放在心上，只是，就郎某人所知，這廝不但心術詭詐，手段毒辣，而且精擅易容之術，是過去武林中，有名的千面人，朋友今後，似仍以多多留意爲是，千百句併做一句，大恩不言謝，朋友好走，恕郎某人不遠送了！」語畢，脚步聲遠去，接着是厢房啓閉聲。俞人杰四下裏環掃一眼，見無異狀，亦自天窻中返回臥室。

第二天，「金筆四友」中的「流星趕月」，於鴻賓客棧中，憑雙錘獨力奮殲「西京二十八宿」的慘烈經過，迅即傳遍整座長安城。

只是，人們不無懷疑：西京二十八宿？「西京」幾時有過什麼「二十八宿」？於是，人們乃又再度想起日前那位神

秘的青衣老者。認爲所謂二十八宿，不過是個杜撰的名號，夜來這批黑衣蒙面人，無疑就是那位青衣老者——五台天厭叟——這次東山復出所帶爪牙中的一那份了！至於最後那位惡君平公孫節之出現，則未見有人提及。

俞人杰因爲第二進院子裏，共有八個房間，除去流星趕月住的三號房，其他七個房間，包括他本身在內，尙住有十多名普通旅客，假使那些旅客不受懷疑，他這代平凡的中年商人，自無引起注意之可能。所以，關於身份方面，他放心得很。第二天，他跟同院其他住客一樣，爲避免好事者無謂之問詢，一大早便鎖上房門，悄悄走出客棧。

俞人杰走在大街上，漫無目的地向前閒踱着；心中有着說不盡的苦悶和徬徨。是的，他對那對祖孫說過，他要盡量設法投去龍威鏢局，但是，投進龍威鏢局之後，是不是一定就能找得着那位逍遙書生呢？老實說，這位逍遙書生如今是否尚在人世，都成問題！想到這些地方，俞人杰便止不住一陣心灰意冷。

不知不覺，已是近午時分。

俞人杰忽然想起早上到現在還沒有吃過東西，抬頭張望之下，看到前面不遠，便是那座狀元樓，正待過去登樓想叫點酒菜，一面吃喝，一面順便看看那位流星趕月，會不會來赴龍威鏢局今天之邀宴時，狀元樓上，突然傳來一陣怪裏怪氣的歌聲，歌喉異常蒼老，似乎已有幾分醉意：

——有子萬事足，無徒一身輕，兩者俱無有，逍遙羨煞仙……

俞人杰不由得聽呆了。這，這——這豈不正是那位逍遙書生之口氣？

天下眞有這等巧事？

俞人杰怔怔然正擬舉步，忽又一下停住。他想：不！天下巧事，不會這樣多，那位流星趕月，昨夜曾經再三提醒他：說那位什麼惡君平不但心地詭詐，手段毒辣，而且精擅易容之術，這也許正是那位惡君平的牢籠之計！

不過，繼而一想，又覺得甚不可能。

那位惡君平，昨夜來去匆匆，莫說沒有機會來識破他的身份，就算對方已經看出他不是一名商人，也絕不可能會進一步知道他目前正在尋訪誰！所以，他認爲這完全是自己疑心生暗鬼，多慮得可笑。於是，他定一定神，繼續向前走去；腦中一面盤算着，等會兒見了面，對方要眞的就是那位逍遙書生，他將如何啓口。

俞人杰登臨二樓，游目閃掃之下，不由得又是微微一呆！

樓廳中央靠裏部份，三張八仙桌，以屏風隔着，桌上舖着大紅布，椅子排得整整齊齊，那裏無疑是龍威鏢局今天宴請流星趕月預訂席位。

另外，在四週的散座上，這時僅稀稀落落的坐了七八名食客，這七八名食客，看上去全是商賈者流，其中年紀最大的，亦不過五旬上下，而且都似乎剛來不久，有的面前桌上尙未上菜，當然更談不到誰已有着醉意了。

一名伙計過來陪笑招呼道：「一共幾位？」

俞人杰咳了一下道：「只我一個，不過我想先找一個人。」

那伙計忙問道：「老爺子找誰？」

俞人杰又咳了一下道：「找……咳咳……就找剛剛在這兒擊膝高歌的那位老先生。」

那伙計眼中一亮，搶着問道：「那位老先生，可是老爺子的朋友？」

俞人杰點點頭道：「是的。他現在去了那裏？」

那伙計深深噓了一口氣，手一伸道：「一共三錢七分銀子，您請付了罷！」

俞人杰一怔道：「這話什麼意思？」

那伙計皮笑肉不笑的乾嘻了一聲道：「說到意思，您那位貴友才眞有意思呢。剛才，嘿嘿，他唱完歌，說要下去方便一下，沒想到，最後，嘿嘿，竟駕着尿遁，來了個一去影無踪！」

俞人杰臉孔一沉道：「代朋友惠惠酒帳，本來不算一回事，不過，我現在却要告訴你老鄉，我的朋友之中，沒有一個會駕尿遁！」說着，轉身便擬下樓。那伙計這下可慌了。茶樓酒館中，發生白吃開溜的事，可說司空見慣，不足爲奇；但現在不同的是，這筆花帳原有希望收回來，最後却因他做伙計的口不擇言壞了事，這要是傳到他們東家耳朵裏，他仁兄的飯碗可就算砸定了！

那伙計呆得一呆，趕忙繞來身前，攔住去路，陪着笑臉，打躬道：「老爺子多担待……」

俞人杰抬頭悠悠然說道：「我那位朋友，最後不是駕尿遁走的吧？」

那伙計慌忙接着道：「不不不……不不……說眞的，那位老先生，也算是個好人，今兒也許……也許一時……咳……忽然想起什麼緊要事……」

俞人杰走去靠窻一副座頭上坐下，抬頭又道：「我那位朋友，今天穿着打扮如何？」

那伙計想了一下，小心地答道：「穿着很簡樸，不過，咳咳，說眞的，他老人家那件大褂兒，也該換換季了，至於其它方面，小的可沒有留意。」

俞人杰故意皺着眉頭道：「這樣一說，倒很像是我那位二叔公，但我那位二叔公却沒有中午喝酒的習慣——你再說說他的相貌看！」

那伙計奉命唯謹地又想了一下道：「約莫六十上下年紀，個頭兒不高不矮，一張普通老人的臉，還有，這個，咳咳，這個，小的一時也記不起來了。」

俞人杰知道再問下去，也不會得到什麼結果，於是掏出一塊重約五六錢的碎銀，丟去桌面上說道：「揀好的做幾樣送上來，不够等會兒算——」

那伙計如獲大赦，撈起那塊碎銀，連應七八聲是，歡天喜地而去！

俞人杰掉臉望去窻外，心中納罕異常。剛才溜掉的這名白吃者，他會是誰呢？到目前爲止，從店伙口中，他只能獲得這樣一個模糊的印象：那似乎僅是一個衣着破舊，外貌平淡無奇的窮糟老頭子，但他知道，事實上決不會如此簡單！

聽吧：「無徒一身輕」；還有什麼「逍遙羨煞仙」！難道這樣的歌詞也會是一時的巧合不成？

（未完）

諜海風雲錄

諜海亡魂

金剛・文　丁岡・圖



掌握情報　監視敵人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畢德凱等三人要了龍實佳一艘有回音測探儀的船，以時速四十｜六十浬，帶了寫生板釣魚桿佯作出海逛遊，其實他們去尋覓失事的飛機，潛落海底找到了飛機殘骸，抓了兩木個盒子，發現水壓管尾端有兩個SC記號，他在旁邊刻寫自己縮寫的名字DP便上來了。忽見由遠而近的氣墊船上有人手持輕機槍，一個正向他們的船躍過來，畢德凱揮出斧頭劈進那人的胸膛，彼此的船在各自分開。氣墊船再次追擊，畢德凱將灌滿汽油的廢物瓶，點燃了瓶口垂下的布條，迅速擲向氣墊船，船上隨即變成火海而沉沒。這玩意叫做「莫洛托夫鷄尾酒」。他們也勝利回航。

當『格姆斯號』駛進費凱蒂的船塢時。碼頭上闃無一人，警衛和工人都杳無踪影，但桑達柯和畢德凱却未敢掉以輕心。他們明白，當『格姆斯號』駛向防波堤的時候，就已經遭到監視了。

畢德凱在蒂蒂和桑達柯離船後，從容地在這艘滿目瘡痍的舵艙裏，留下了一張紙條：

「很抱歉，把你的船弄得一團糟。我們被一羣海盜攻擊。請將一切費用記在帳上。」他簽上了桑達柯的名字。

廿分鐘後，他們到達了領事館，年輕的參事禮貌的接待他們，並且小心翼翼地將那兩座模型鎖鎖進了地窖的保險櫃裏。

畢德凱折回房間，洗盡了週身的齷齪和疲憊，他換了衣服，喚了一部計程車，直奔賈拉維克機場。

「富豪牌」的車子。駛出了景色宜人的城鎮，奔馳在海岸公路的羊腸小徑上。在他的右側是一望無際的大西洋，海水湛藍，碧波萬頃，遠方歸帆點點，海風輕撩，左方則是盈疇沃野，冰島特有的長鬃馬，馳騁在畦間小徑上，伏然自適。

「先生，你是要到出境大廈嗎？」司機的問話打斷了畢德凱的思潮。

「不！不！我要到修護廠棚去。」

司機思忖了一會兒說：「那是管制區，僅僅持有通行證的人方可進出。」

司機的口音頗爲熟稔。畢德凱稍加思忖，不禁莞爾，那正是美國中西部的腔調，絕不會錯的。

「我們去碰碰運氣去！」

司機聳了聳肩。不表異議，最後車子停在一個檢查站的崗亭前。一名身着藍色制服，身材瘦長的警衛，從白色的小崗亭中走了出來。他用右手的食指在帽緣上輕輕地觸碰了一下，友善地敬了個禮。畢德凱搖下了車窗的玻璃，將頭伸出窗外，遞出了他空軍的識別證。

「畢德凱少校！」畢德凱官腔十足的介紹了自己的全銜。「我有緊急公務在身，必須到民營的修護廠棚去。」

警衛空洞的眼神望着畢德凱，他無奈的笑了笑，聳了聳肩。

「他聽不懂英文，少校，請讓我爲你翻譯一下。」司機反過身來說。他並未等待畢德凱的同意，就推開了車門。他堆滿了一臉的笑容，將一隻手膀子親暱地搭在警衛的肩膀上，朝着大門緩步走去，他嘴中像連珠砲似的說着饒舌的冰島語，配着優雅的手勢，畢德凱這才看清楚了這司機的模樣。

司機約莫中等身材，身高不超過一八〇公分。年齡大約廿六、七歲，一頭棕黃的頭髮，白皙的皮膚，若是在街坊中相遇，畢德凱必定會將他看成是甫自大學畢業，涉世未深，兢兢業業，力爭上游的小職員。

這時候，就看見司機和警衛二人笑得直不起腰，隨後又親熱的握了握手。司機朝車子走了回來，爬進了駕駛座，朝畢德凱擠了擠眼。警衛升起了柵欄。含笑招了招手，示意要車子通過。

「你對付警衛，倒還眞有一手！」

「幹我們這行的，要是連這都罩不住，怎樣混下去！」他的語調中似乎很自負。「你要到特殊的修護廠棚嗎？每一家航空公司，都有他們自己的修護部門。」

「我要到一般修護部，專營非定期班機的維護。」

陽光從光潔水門汀反着耀眼的光芒，刺得畢德凱幾乎睜不開眼，他戴上了太陽眼鏡。各大航空公司的飛機整齊的停在機坪上，着白色工作服的修護人員，忙碌地穿梭在機腹下。遠方的機坪上，停列着美國空軍的飛機，想必又是例行任務吧！

「到了！」司機說。「請讓我担任你的翻譯好嗎？」

「不必了！你讓收費錶計時收費好了。我只會躭擱一會兒！」

畢德凱走下了車子，從修護廠棚一個敞開了的側門進去。

他推開了一向辦公室的房門，一股混雜了烟草、咖啡和汗水的異味，衝鼻而來。他佇立在門口，盯着一羣圍坐在一隻咖啡爐四週的五個人，他們正有說有笑的暢談着。

「打擾了，諸位，你們之中有人會說英文嗎？」

爐邊一個邋遢的修護員慢條斯理的說：「我會，有何指敎嗎？」

畢德凱說，要找一位名字縮寫是S．C的人。原來他叫柯山蒙。

由於他起初態度惡劣，畢德凱敎訓了他一頓，他便不敢調皮了。

「請問吧！少校。」

「好，第一個問題，你經常都在你修理過的東西上，鐫上你名字的縮寫嗎？」

「大部分是的，一方面是我的註册商標。二來要是再進廠翻修，就很容易提醒我毛病的所在。」

「那麼你最近曾修理過一架英製的十二個座位的噴射機的鼻輪？」

柯山蒙沉思了一會兒。「有啊！大約在一個月前。那是一架嶄新設計，性能優越、裝配了兩具勞斯萊斯渦輪引擎……」

「漆成黑色的機身嗎？」畢德凱迫不急待地問着。

「那時是凌晨一點半左右，天色太暗，況且我也沒有刻意留心它的顏色。不過，我確定它不是黑色。」

「就你記憶所及，這架飛機可有任何明顯特徵，或是其他異於尋常的地方？」

柯山蒙笑着說：「倒是那兩名飛行員神秘兮兮地，他們十萬火急地要我將飛機修復。飛機鼻輪的襯版有一道裂罅，顯然是重降落所致。好在我在英國航空公司的廠棚裏，找到了合適的零件。」

「那麼你知道他們從何而來？又飛往何處？」

「這兩個傢伙簡直守口如瓶，不漏半點口風，不過想必不會太遠，因爲他們並沒有重新加油。你知道勞斯萊斯引擎的耗油量，是大得出名的。」

「他們也一定塡有『檢修維護記錄』囉？」

「沒有，他們口口聲聲推託沒時間塡，不過付錢倒是蠻爽快的。他們給了我雙倍的工資。」柯山蒙得意的說着。

「這麼說，我根本無從追查這架飛機是爲何人所有的囉？」

柯山蒙神秘地笑着說：「嘻！我柯山蒙也不是省油的燈啊，跟我來。」他領着畢德凱進到了一間凌亂不堪的房間．房內僅有一張桌子，桌面滿是香烟燒焦的痕跡，兩張陳舊的椅子和一隻檔案櫃。他拉開了一只抽屜，翻弄了一陣，抽出了一本滿是油漬的檔案夾，遞給了畢德凱說：「就我看來，這架飛機是全新的，是剛出廠沒多久。」

畢德凱翻開了檔案夾，裏面是一張完整的檢修報告，在『飛機型號』那欄裏，清清楚楚地塡寫着：『勞斯萊斯引擎，飛機編號八｜｜B一六〇八號。』

畢德凱如獲至寶似的興奮的說：「你是怎麼找到的？」

「這是一張原廠的檢查表，貼在鼻輪的輪艙裏，是勞斯萊斯廠的品管檢驗人員遺留下來的。我湊巧在無意中發現了這個飛機的出廠號碼，就默記在心中。」柯山蒙似乎對自己的小聰明頗爲沾沾自喜。

畢德凱將檔夾扔在桌上，正經八百地說：「柯山蒙下士！」

柯山蒙從椅子上驚跳起來，直挺挺的立正站在那裏，眼珠子也迷惑地盯着畢德凱轉：「什麼事？長官。」

「你是什麼單位？」畢德凱板着臉孔問着。

「報告，空軍第八十七運輸聯隊。」柯山蒙小心翼翼地回答着。

「好！」畢德凱的臉上方始綻開了笑容，他拍了拍柯山蒙的肩膀，嘉勉似的說：「好小子！」柯山蒙如重負的鬆了一口氣說：「你把我嚇得出了一身冷汗。你爲什麼要知道我的工作單位？」

「這樣我才知道一箱拿破崙要寄到那裏啊！我想你不會討厭白蘭地吧？」

柯山蒙的臉上閃爍着一份驚喜，雀躍着說：「哇！長官，眞希望你能來當我們的指揮官。」

畢德凱並沒有在聽柯山蒙的話，心想，這下子桑達柯上將又要破財了。他伸手掏烟，却意外的發現了另外一樣東西。

「哦，對了。你認得這玩意兒嗎？」他將一支螺絲起子交給柯山蒙，那是他在那架黑色的噴射機殘骸裏找到的。

「哇！妙極了。少校，如果我告訴你這支螺絲起子是我的你不會相信的。我是從芝加哥郵購來的。在這島上是獨一無二的一支。我早就料到那兩個飛行員鬼鬼祟祟、賊頭賊腦的。果然還手腳不乾淨。順手牽羊拿走了我的螺絲起子。」

「不過惡有惡報，他們恐怕已經到了陰曹地府了。」畢德凱說着。「總之，山蒙，謝謝你帮了我這麼多忙。」

「不要客氣。哦！對了，少校，這支螺絲起子你就留着作個紀念吧！我已經另外郵購了一支，不久就會寄到的。」

畢德凱收下了它，放進衣袋裏。

畢德凱舒服地倚在計程車的後座，他

叨了一支香烟，却沒有點燃它。能够得到黑色噴射機的廠號，實在是一項意外而重大的收穫。不知道這飛機和龍實佳，有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關聯。他不自覺地陷入了紛亂的思緒之中。但是直覺告訴他，窗外的景緻似乎和來時大異逕庭。長鬃的馬羣不見了，放眼望去儘是無盡的凍原。大西洋遠遠地展陳在後方，車子正朝着內陸疾駛着。畢德凱將身子往前傾了傾，對着司機說：「你是急着要趕去和村子裏姑娘幽會呢？還是故意繞遠路，想多賺一點錢？」

司機踩下剎車踏板，車子減了速，緩緩在路邊停了下來。「沒什麼？少校，只想找個清靜的地方，私下好好聊聊！」但是司機却突然止住了，一動也不動地僵直在那裏；因為畢德凱手中的螺絲起子，正不偏不倚的插在司機的右耳朵洞裏。

「少打歪主意，乖乖地把車開回雷哥賈維克；要不然你就眞要右耳進去，左耳出了！」畢德凱淡淡的說着。但他的眼睛却目不轉睛的從反光鏡中盯着司機那雙碧藍的眼珠子，任何企圖都會先從他的眼神中表露出來。但是反光鏡中司機的那張孩子氣的臉孔上却沒有任何的表情，甚至連一絲恐懼之情也沒有。漸漸地，鏡中的那張臉孔綻開了一絲笑意，逐漸的擴散開來，最後，司機不覺得抽搐地笑了起來。「畢少校，你實在是一個疑神疑鬼的人！」

「要換了你，三天之內，有人三次取你的性命，你也會緊張兮兮的。」畢德凱依然木然地說着。

笑聲突然止住了，司機緊鎖着他的雙眉。「三次？我僅知道兩次——。」

畢德凱又將螺絲起子往司機耳朵中插深了八分之一吋。「今天，你很幸運落在我的手裏。要是今天你栽在蘇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務手裏，少不了又是嚴刑逼供一番。不過我只要你安份地將車開回雷哥賈維克的空軍基地，那裏自會有一羣『國家情報局』的人來接待你的。」

「那會讓我很尷尬的！」司機顯得有些困窘。反光鏡中又再次浮現出那張童稚般的笑靨。「少校，如果你發現，你拘押的人，竟也是一名『國家情報局』的特工，恐怕你也會覺很難堪的。」

「你要我相信你這二流蹩脚的故事？」畢德凱手中的螺絲起子並未絲毫放鬆。

「桑上將早就提醒我，你是個不好對付的人。」

「你上次和上將談話是什麼時候？」畢德凱問着，邊推開了車門。

「是在他『國家海洋及海底資源開發總署』的辦公室裏，就在你和韓諾威士安抵『卡托瓦球號』十分鐘之後。」

這項資料的正確性很高。因為畢德凱確知，在他和桑達柯在到達冰島之後，並沒有和任何『國家情報局』的人進行接觸。他環視了一下四週，並沒有跡象顯示尚有其他的埋伏，他才稍微鬆懈些。

「少校，請你放輕鬆些，順便請摘下我的帽子。」

「帽子？」畢德凱似乎有些訝異，他小心翼翼地用他的左手，摘下了司機的帽子。

「在帽子上層的內緣裏，」司機的聲音柔和之中還帶着一絲命令的口吻。「有一柄點二五口徑的左輪。請用它，求你把耳朵裏的螺絲起子拿開！」

畢德凱依然用左手，摸到了那柄手握。他檢視了抱膛，子彈都已經上了膛。他撥開撞針，這才緩緩地將螺絲起子放了下來。「好，你現在下車，千萬不要打任何歪主意。」

司機謹愼地跨出了車門，懶洋洋地靠在擋風板上。右手不停的在揉着右耳。「這招好狠，是我前所未聞的。」

畢德凱也鑽出車子。他將車門敞開着，站在車門後面，將槍架在門緣上，扳口對準了司機的心臟。「你說，你曾經在華盛頓和桑上將晤談過。那麼請你描述一下他的長相特徵、辦公室的設計和擺設。」

司機點了點頭，像如數家珍般的把桑上將的身高，膚色，甚至他的口頭禪都鉅細無遺的生動描繪了一遍。

「你的記憶力不錯。」

「少校，你要知道，這些情報，我却可能是從檔案資料中得到的，甚至你離開華盛頓後的行踪，我也一樣瞭若指掌，如果你有興趣聽，我也極樂意複述一遍。」

「不用了！」畢德凱揮了手中的手抢說。「你是……」

「李傑如。我是你的聯絡官。」

畢德凱釋然地將撞針扳了回去，把手槍擲還給李傑如，李傑如習慣地將槍又塞回了帽子的內緣。「剛才提到有人第三度想暗算你。」

「你不是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嗎？你告訴我才對呀！」畢德凱挖苦的說着。

「沒有人是十全十美的，今天我有兩個鐘頭，失去了你的踪影。」

畢德凱心裏在推算着時間。「中午時份，你人在那裏？」

「在島的南緣海邊。」

「幹什麼？」

李傑如偏過頭去，眺望着盈目的沃野，臉上却是一抹冷漠的神色。「中午十二點十分，我正把一柄刀，刺入一個人的喉嚨裏。」

「如此說來，一共有兩個人在監視『格姆斯號』囉！」

「『格姆斯號』。哦，你是說那條船的名字，我有預感你會到和韓諾威博士墜機的地點，所以我就預先趕到附近的海岸，結果居然被你的偽裝給唬過去了。」

「但是你的對手，却不是等閒之輩啊！他望遠鏡的倍數要高得多。」畢德凱說着。

「他用的是一具單眼的一百七十五倍的長角望遠鏡，用三角架支撐着。」李傑如補充地說着。

畢德凱點燃了一支烟，打火機蓋子闔上的聲音，在這空蕩蕩的原野裏，顯得十分清脆，他陷入了短暫的沉默，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凝望着李傑如。

「你說你把他殺了。」

「是的！不過我令他毫無選擇的餘地，當我發現他的時候，他正專心的在用望遠鏡專心地觀察着，手中有一具無綫電對講機，我繞過一塊岩石，正巧和他照了個正面，他立即從袖子裏掏出一柄彈簧刀，就對着我猛刺，說實在，這是相當老舊的



畢德凱用絲起子插着司機的耳朵。

手法了。」李傑如無奈的聳了聳肩。「這可憐的傢伙，居然妄想刺中我，而不用砍劈的手法，顯然就不是行家，我實在應該生擒他的，但是在當時的生死關頭，我也實在顧不了這麼多了！」李傑如似乎有着一股抱憾。

「不過，只可惜你晚了一步。」

「為什麼？」

「因為他已將我們的位置用無綫電傳送出去，然後再派人來追殺我們。」

「他們的動機又是為了什麼？」

「他們是為了一架黑色的噴射機。」

「我聽說了，你那架神秘的黑色噴射機，我推想你一定會去尋找它的殘骸，但是你的報告中，却沒有標示飛機墜落的確切——」

畢德凱打岔說：「我知道桑上將到達冰島後並沒有和你們的人接觸過，而也僅有我和他是唯一知道報告內容的人……」畢德凱頓了頓，腦海中盤旋着：「除非是……」

「除非是那領事館裏負責打字的秘書。」李傑如接了腔，替畢德凱說了他想說的話，「畢德凱，到底是畢德凱，果然不同凡響。」李傑如欽佩的說着。

畢德凱說：「好了，讓我們回到車子裏去，我再詳詳細細地告訴你事情的來龍去脈。」

畢德凱鑽進了車子，把脚高高地翹在椅背上，敍述「格姆斯號」所發生的一切，他却刻意遺漏了一點，那就是——費凱蒂。

「原來你把龍實佳排列在你黑名單上的首位。」李傑如說着，「但是截至目前為止，你的證據似嫌鬆軟了些。」

「我同意，這些或許只是蠡測。」畢德凱說，「但是龍實佳在整件事件中，利害攸關，所以動機也就應運成立了，他為了鈷探測器而謀殺了『洛克斯號』的船員，更不惜殺人滅跡，湮沒證據。」

「你這看來有些無的放矢，妄下斷語了。」

畢德凱望了望李傑如說：「好，那麽讓我來解釋一下。」

「身為一個『國家情報局』的一員，我不得不承認，整個的事件，令我有剪不斷，理還亂的感覺。」李傑如有些尷尬的說着。

「連你都弄不清楚，天啊！」畢德凱誇張地搖頭嘆息。「國家的安全，竟然是操在你們這羣人的手中。」

李傑如淡淡的笑着，最後他正色對畢德凱說：「在過去的十八個月裏，一些特殊，非比尋常的狀況接二連三的出現，它們彼此之間都有相當程度的關連，形成了連鎖反應。而反應的地區則南從智利起，往北延伸，一直涵蓋了瓜地馬拉，整個中美洲及南美洲這片廣大的地域。透過一連串複雜而秘密的過程，中南美洲所有舉世聞名的工礦公司均相繼被一個龐大的企業組織逐一吞併。表面上來看，各個工礦公司依然照常營運，然而其經營方針和管理却被某組織操縱，把持。」

畢德凱搖了搖頭說：「這決不可能，我至少可以列舉五個以上的國家，早已將其工礦開採，變成國家經營，根本不可能被任何海外私人企業滲透，吞併。」

「但事實上，那些工礦公司，表面上一如往昔國家經營，但實際的管理和經營却早已假手於人。巴西著名的生產高品質鐵砂的巴拿圭國家礦坑，多明尼加的國營鐵礬土礦塲，洪都拉斯的銀礦，它們均聽命於某一海外企業組織！」

「你們情報的來源可靠嗎？」

「我們佈綫很廣！」李傑如說，「某些眼綫早已潛伏在各個礦塲，只可惜，他們尚未能滲透到高階層的管理部門去。」

畢德凱扭熄了香烟說：「其實要是有人妄想造成壟斷或獨佔，倒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這不過是追求財富和權力的一種手段罷了。」

「壟斷已經够糟了，」李傑如說。「這個幕後集團中，我們所能找到的一些相關的人名裏，眞是洋洋大觀，嘆為觀止，十二個人均是西方世界中最富有，最具影響力的財團。他們亦分別在礦藏探勘方面擁有擧足輕重的地位。而每一個人均分別直接控制兩百家以上的企業、工廠或公司。他們的觸角幾乎遍及世界上每一個重要

的地區。」李傑如停頓了一會說：「如果他們形成壟斷的局面，那麼擧凡銅、錫、鉾、鋁、鐵砂等這些重要礦產的價格，都將被操縱，透過哄招物價，進而從中攫取暴利，如此一來，至少有卅個以上的國家，即刻面臨原料短缺，而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即使連美國亦將爲之屈膝。」

「那倒不一定，因爲如果這情況不幸發生，那麼這十二人所擁有的經濟王國，同樣也會遭受到這種經濟風暴的襲擊，這就兩蒙其害。」

李傑如笑着點着頭說：「這就是其中奧妙的地方，這人包括美國的桂禮義，大英國協的馬濟民爵士，法國的竇全忠，西德的韓漢思，伊朗的梅垣理等。他們的身價都逼近百億美金，但是各個人都是愛國人士。他們或許漏稅，或作爲人不齒的詐欺行徑。但是這十二個人中，沒有一個會將他的祖國置於經濟崩潰的邊緣。」

「那麼他們的動機和利益究竟是什麼呢？」

「截至目前爲止，我們還不知悉。」

「龍實佳方面呢？」

「除了他與費凱蒂，以及陸棚探勘的部份投資外，其他則毫無綫索。」

車子中陷入了一陣寂靜，然後畢德凱緩緩打破了這個沉靜。「我有一個比較尖銳的問題，你在此地的任務是什麼？我相信他們絕不只是要你來此開計程車，還是他們要你來監視一些特殊的對象？」

李傑如的眼睛盯在畢德凱的臉上，似乎在搜尋着什麼，謹慎的說：「你這麼說完全是無的放矢。」

「哦？是嗎？」畢德凱小心地抽緊了陷阱的袋口說：「好！讓我們暫且將這些疑團放在一邊，來談點別的。桑上將告訴我，他曾經檢查了從布宜諾斯艾利斯至鵝灣一帶的所有港口，其間有十二次紀錄顯示，一艘冰島的拖網漁船，極近似『洛克斯號』的複製品，曾進出在這個海域。這項情報的來源，與其說是桑上將獲得，不如更精確的說是『國家情報局』替他蒐集的。」

「這並非不可能，」李傑如說：「我們有相當靈活的情報網。」

「但問題的癥結在於你們桑上將諮詢這項情報之前，早就掌握了這項情報。」

李傑如未發一語，但他嘴角那一抹得意的笑意，却證明了畢德凱的臆測。

「幾個月前的一個晚上，我在一間小酒廊裏，邂逅了一名陸軍的通訊官員，相談十分投機，他告訴我他正從加拿大邊境的哈德遜灣附近的辛德堡的通訊中心，休假回來，那個中心是由兩百件以上的通訊器材和電腦裝備，精密組成一個佔地千畝的巨大通訊截聽網，你無須問我那名軍官的名字。我是不會告訴你的，反正我也忘記了……。」

畢德凱在狹窄的後座裏，調整了一個更好的位置，繼續說：「他對整個的裝置，相當得意，因爲他是參與設計與執行監造的工程師之一。整個通訊站能精密的截聽到紐約、倫敦、莫斯科以北地區之間的任何電訊，在這項工程結束之後，所有的工作人員均被調派他處，但是他確定整個通訊站正由國家情報局——這個專司竊聽的機構——執管。」畢德凱諷刺的說着。

「你到底想說什麼？」

「馬泰吉，歐人傑，這兩個人都已經死了。」

「你認爲我應該認識他們嗎？」李傑如好奇的問着。

「你當然不認識他們，不過對他們的名字，你絕不會陌生，我也無須贅述他們的身份，而辛德堡的截聽網，確實偵測到他們向桑上將所拍出關於證實『洛克斯號』重現的電訊。這項情報對你們的情報分析專家，在當時也許相當生疏，甚至不知所云，但是在他們的飛機，在被黑色的噴射機擊落之前所發出的最後電訊，也隻字不漏地截收。這時候，情報顯示出相當的深度和嚴重性。桑上將不動聲色地要求海岸防衛隊，組成一支海空聯合搜救小組，在飛機墜落的海域，進行搜索，假稱『國家海洋及海底資源開發總署』在該地區遺失了一批重要的裝蒲。但是搜索支隊的工作，却一直毫無所獲。在這期間，海岸防衛隊可說是傾巢而出，但是國家情報局却始終按兵不動，因爲他早已掌握了『洛克斯號』的動態，每當這隻船向冰島的母港發出電訊時，辛德堡的電腦就依據電訊，精確的標示了『洛克斯號』的坐標。直至目前，貴局覺察出『洛克斯號』上的探測裝置和中南美洲的陰謀有着某種程度的牽連。於是他們再將『洛克斯號』在北大西洋活動的情況重新加以研判。所以當桑上將在諮訊該項情報時，國家情報局僅是將現成的資料重新付印一份而已。」

「難道你期望我會承認這一切？」

「承認與否，與我無關，我不過是列擧幾項不容置辯的事實，將這些事實串聯起來，你在冰島所監視的人名就呼之欲出了。」

「你怎麼能肯定？他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啊！」李傑如試探地問着。

「因爲你和我一樣明白，費凱蒂或許控制了費氏企業，但龍實佳却控制了費凱蒂。」

「所以我們追根究底，關鍵還在龍實佳。」

「精彩！精彩，我必須相當恭維地說，你大部份的推論幾乎是每擊必中，但倘於我工作的範疇和性質，我無法一一直接印證你的假設，不過眼前有三項工作，必須在今晚完成，到時可以讓你略知一、二，其一，黑色噴射機的廠號已予追查，運氣好的話，明晨買主的名字就會現形了，其二，那艘氣墊船，我也要去下番功夫。其三，你交給領事館的那兩具小模型，確實潑我們一頭霧水，須向華盛頓方面電請專家來此鑑定。」

「有什麼需要我帮忙的嗎？我今晚倒是相當的無聊。」

李傑如神秘的笑了，這笑令畢德凱相當的不自在。「老畢，你走運了，因爲龍實佳親自下帖邀請你參加今晚擧行的詩詞欣賞會，或許這是費凱蒂的意思吧！」

畢德凱的眉宇，鎖的更緊更深了。

× × ×

聳立在雷哥賈維克山巔的那幢雄偉壯觀的大厦，與貝絲加的總統官邸，究竟誰較出色，一直是冰島人茶餘飯後爭論不息

的話題。總統官邸以幾條簡明，莊嚴典雅而爲人稱道；而龍實佳現代感十足的大厦，也予人華麗堂皇的新潮感。

這幢大厦的門前，今晚是車水馬龍，各式各樣的名牌轎車，似乎也想和這幢大厦一較長短，而盛裝的佳賓，亦在爭奇鬥艷。莫約八十餘位光芒四射的賓客，穿梭在陽台和正廳之間，他們用各國的語言在斛觥交錯中談着。

時間是剛過九點，夜空中並無皓月、繁星，北極圈暈弱的陽光，間透在疏雲之間，大廳的盡頭，一個巨幅的紅色的信天翁壁畫下，費凱蒂正挽着龍實佳，殷切地和來賓寒暄着。

費凱蒂今晚可說是萬丈光芒——一件鑲了金邊的絲質曳地長裙，金黃色的秀髮盤捲在頭上，露出了誘人細膩的頸子，典雅地像是希臘神話中的女神。龍實佳頎長的身軀，臉上却吝嗇不帶笑容。他正在接待一羣蘇俄的賓客，領着他們走向一條長桌。長桌上儘是精緻的點心，魚子醬，鵝肝，鮭魚，盛裝在銀質盤子裏，令人目不暇給。但是他臉上的那一絲虛假的笑意却凍結起來，費凱蒂也僵住了，突如其來的死寂，瞬間籠罩了整個大廳，每一個客人都被眼前的一幅景象怔住了。

畢德凱招搖地出現在長廊的盡頭，他全身怪異的裝束，和眩目的燈彩，相映成趣。一片單眼的鏡片夾在他的右眼，裝模作樣地瞠視看那羣張口結舌的賓客。

畢德凱的裝扮確實是令人側目。他的服裝似乎介於法國路易六世王朝宮廷裝的



費凱蒂挽着龍實佳招呼畢德凱。

模樣，荷葉邊般的縐摺，波浪似地起伏在他襯衫的領子和袖口，外面罩了一件紅色的背心，一條黃色錦緞的緊身褲，合身地裹住了他的雙腿，脚上的那棗紅色的長筒馬靴，擦得雪亮，褐色的絲帶纏繞在他的腰際，穗尖一直飄洒到膝蓋的下方。這種裝飾確實使畢德凱達到了震撼的效果。在這個令他自己都有些沾沾自喜的高潮時，他緩步走下了階梯，脚下移向了費凱蒂和龍實佳。

「晚安！兩位，能邀請我參加你的詩辭欣賞會，實在是我的殊榮！」畢德凱矯作地說着！

費凱蒂出神地凝望着畢德凱，龍實佳則嘎聲地說：「你的光臨眞使我蓬蓽生輝。」邊說着邊握了握畢德凱軟綿綿像死魚般的手。

費凱蒂似乎覺察出自己的失態，趕忙掩飾說：「少校，今晚怎麼沒穿你的軍服啊？」

畢德凱將鏡片瀟洒地從眼睛上摘了下來：「你知道制服太單調了，我想要是我今晚換了這身『便服』，一定不會有人認得出我來的，太刺激，太有意思了。」畢德凱對他自己這番說辭，十分得意，尖聲的笑着，又引來了一陣側目。

龍實佳的臉上，勉強擠出了一絲笑容，禮貌地說着：「我眞希望桑上將和蒂蒂小姐也能賞光！」

「蒂蒂一會兒就會來的！至於桑上將，」畢德凱重重的嘆了一口氣惋惜地說着，「他畢竟年紀大了，總有些力不從心。再加上今天下午發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恐怕他是無法參加這盛會了！」

「我希望情況不是很嚴重。」龍實佳說着，但是語氣中，好奇的成份，似乎比關心要大的多。

「哦！還好！上將只是有些輕微的刮傷和瘀傷罷了！」

「是什麼意外事件？」費凱蒂好奇地問着。

「太可怕了！眞的！恐怖到了極點。」畢德凱誇張地說着。「蒙兩位的好意，把遊艇借給我們。今天中午，我們正在島的西南端垂釣，忽然一層層的濃霧包圍了我們。於是我們決定折返雷哥賈維克。突然一陣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從霧靄中傳了出來，把駕駛艙的玻璃震得粉碎，桑上將的頭部也被碎玻璃割傷了好幾個傷口。」

「爆炸？」龍實佳沉着聲音問。「你知道是什麼東西爆炸嗎？」

「不知道！當時什麼也看不見。能見度低於廿呎，我們曾經試圖去看個究竟，却是無功而還。」

「奇怪？你當眞什麼也沒有發現嗎？少校。」龍實佳神色木然地問着。

「我們曾向海岸巡邏隊報告了這件爆炸案，但是他們也束手無策。這眞像是一場惡夢……」畢德凱的話被蒂蒂的出現打斷了。

龍實佳的笑容又再次堆滿在那張虛假的臉孔上。「蒂蒂小姐，」他欠了欠身，執起了蒂蒂的纖手，親吻了她的手背。「少校剛剛正在告訴我們，你們今天下午碰上的那件可怕事哩！」

好厲害的一招，畢德凱心想，這分明

就是想從蒂蒂的口中來印證他的說辭。蒂蒂着曳地的長裙，秀髮飄逸地垂在肩上俏麗迷人。畢德凱伸手摟住了蒂蒂的纖腰，而手却以不被覺察的動作，緩緩地垂了下去，用他的手指，輕輕地戮着蒂蒂的臀部。他凝望着蒂蒂那雙湛藍深邃的眸子，微笑着。那雙眸子裏也閃動着機靈、會意的神彩！

「我想我錯過了其中最精彩的部份！」蒂蒂邊說着，邊攫住了畢德凱那隻肇禍的手的小姆指，扳擰着，直到畢德凱痛得抽了回去。但這一切的動作却是那麼的柔緩。「爆炸的震盪，讓我撞上了廚房裏的碗橱，我當時就昏迷過去了。」她指了指額角上的腫塊，瘀紫的部分被粉底巧妙的遮蓋住了。「少校一路驚魂未定，將船駛回了碼頭。」

蒂蒂的默契和反應，出乎畢德凱意料的好，他忍不住想去親她一下。「你一定餓了！」畢德凱邊說着，邊牽住蒂蒂的手，走向那條令人垂涎的長桌。他為蒂蒂斟了一杯鷄尾酒，當着那些精緻的小點心。會場中瀰漫着一股不尋常的氣氛。雖然同他交談過的人表面上都非常親切有禮，但是總缺少了些誠摯、純真的笑容和臉孔。

「你想見那邊的兩位先生嗎？」蒂蒂用頭微微向右點了點，「就站在鋼琴的旁邊。」

畢德凱朝着蒂蒂眼神的方向，順勢望了過去。一個精神矍鑠的小個子，正和一個蓄着短髮、滿頭銀絲、身材修長的紳士在比手劃腳的談着，畢德凱聳了聳肩說：「怎麼樣？」

「你難道不認得他們？」

「我應該認識他們嗎？」

「你大概從來不看『紐約時報』社會版的新聞。」

「我只知道『花花公子』。」畢德凱解嘲地說着。

蒂蒂的臉上展露了一抹懨惡的表情。「虧你身為美國參議員之子，居然連當今最富有的兩個人都認不出來。」

蒂蒂的話像是閃電般地，擊中了他黑寂的腦海。他緊緊地扼住了蒂蒂的臂膀說：「他們叫什麼名字？」

蒂蒂對畢德凱突來的一攫，張大了眼睛，困惑地望着他說：「那小個子是韓漢思，留了鬍子的叫桂禮義。」

「你不會弄錯吧？」

「絕對不會！」蒂蒂肯定的說着。

「這大廳中你還認得其他的人嗎？」

蒂蒂環視廳中的人羣，一一掃瞄着。

「長櫈子上坐着的那個戴眼鏡的老年人就是馬濟民爵士。他身邊坐着的那位膚色黝黑的美女是英國的女星郝陶樂……」

「我只對男仕有興趣！」畢德凱打斷了蒂蒂的話。

「除此之外，我僅認得現在正在和費凱蒂說話的那位男士了，他叫包新民，是澳洲的煤礦大王！」

「你怎麼會對這些百萬富家，瞭若指掌？」

蒂蒂可愛的聳了聳肩。「你知道，未婚女子都夢想她們會戲劇化的邂逅到一位富豪，一睹風采。所以她們對這些大亨的動向都會很留心的。」

「那麼你的夢想今天實現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一股不安的預感從畢德凱的腦海中浮昇起來，他也許根本不該接受龍實佳的邀請。他匆忙挽起蒂蒂，穿過嘈雜的人羣，企圖遠離這個令人窒息的地方，他腦筋裏正在盤桓着苦思一個告退的藉口，而費凱蒂却迎了上來說：「時間不早了，請到書房就座吧！詩辭欣賞會就快開始了！」

「是由誰來朗誦呢？」蒂蒂好奇的問着。

「當然由龍實佳本人囉！」

「哦！天啊！」畢德凱喃喃地說着。

就像是待宰的羔羊，畢德凱牽着蒂蒂，在費凱蒂的引領下進到了書房。當他們走進書房的時候，房間中已經烏壓壓地幾乎坐滿了人。一排排絨絨的椅子，拱繞着一個隆起的小枱子。他們很幸運的選擇了最後一排兩個靠近門邊角落的位子。畢德凱正暗自慶幸這兩個位子，剛好是死角，可以神不知，鬼不覺的中途退席。但是這唯一的希望也幻滅了——一個僕役，攏起了門扇，大門深鎖了。

不多時，僕人扭熄了書房的燈火，頓時一片黑寂。兩道聚光燈投射在站立在講台上的費凱蒂，漾着一片迷矇的粉紅。像極了羅浮宮中擺設的希臘女神的雕像，莊嚴、神聖。畢德凱望了望身邊的蒂蒂，她的眸子裏閃動着興奮的神彩，他緩緩地在黑暗中伸出了他的手，摸索着，攫住了蒂蒂的手，輕輕地捏揉着。蒂蒂却浸沉在眼前這醉人的氣氛裏，陶醉得出了神，根本

對畢德凱的觸碰毫無反應。

費凱蒂從容地站在台上，臉上綻着笑容，朝着漆黑的聽衆席鞠了個躬，柔聲地說：「各位來賓，今晚的主人，龍實佳先生將以冰島語為各位朗誦他最近的作品。然後，再以英語朗誦愛爾蘭動人、優美的詩篇。希望諸位能盡興！」

在他朗誦的過程，畢德凱却想到韓諾威。

響亮的掌聲將畢德凱從沉昏而紊亂的意識中驚醒過來，書房又回復了奪目的光亮，刺眼的光綫令畢德凱幾乎睜不開眼睛。龍實佳依然站在台上，洋洋地接受着這掌聲，他舉起雙手，希望大家安靜下來。

「我想在座的各位，大多數都知道我個人最醉心於背誦詩詞。所以在座的任何一位，如果心中有你喜愛的詩篇，請起個頭，然後我會將它背誦到你認為滿意為止，假若我失敗了，我將會以你的名義，捐贈五千美元的現金給你所指定的任何慈善機構。」龍實佳信心十足，大言不慚地說着，這番話立即引起了台下一陣騷動，也將朗誦會掀起了一個高潮。

馬濟民繼包新民之後，對龍實佳的記憶進行了挑戰，但龍實佳非但一字不錯的背誦了詩句，更精確地說明了章節和作者。他的記憶和胸羅的確令人激賞與折服。龍實佳的臉上有着征服者傲然的笑意，他烱烱的目光環視着書房中的賓客，最後他將視綫停在遠方的角落裏。

「你有興趣嗎？畢少校！」

畢德凱的臉上籠罩着一抹陰鬱，他緩緩地說：「我只能提示你五個字！」

「請說！」龍實佳信心十足的接受了畢德凱的挑戰。

「上帝拯救你……。」畢德凱一個字接一個字緩慢地從唇間吐着。

龍實佳禁不住笑了。「少校，你正巧帮了我一個大忙。這首詩，實際上是我最鍾愛的！」他語氣中的傲意和自得盪漾在這擁塞的書房裏，幾乎令在座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上帝拯救你，
古代的水手；
為什麼撒旦的咀咒，
瘟疫的折磨，降臨給你？
我將石弩的鏃頭；
穿透了信天翁的心臟。
旭日從東方攀升，
透過矇矓的霧靄，
沉淪在西方的海裏，
薰風吹送，
却無南飛之雁，
我自造孽，必受天譴，
信天翁已死，
海風依然輕拂，
僅餘下水手空蕩的呼喚。」

畢德凱輕吐出了一口氣，他胸中的積鬱，豁然釋懷了。他今後再也不必担心夢魘會縈繞在每一個夜晚。一絲滿意的笑意從他嘴角漾了開來。

「謝謝你，龍先生，你的記憶確實令人心折。」

「那裏。」龍實佳可以感覺出畢德凱的語氣中，有一絲不尋常的意味；而畢德凱的笑意，更令他渾身不自在。（未完）

鐵娘子

（本文承自第36頁）

歐陽劍一揚一揚手中斷劍，道：「即興之作，可足道哉，老夫就憑這把斷劍，絕不再讓你在我劍下走滿十招。」

鐵娘子一笑，說道：「我們不佔你的便宜，你女兒的劍就在外面，我去替你取來。」

江九峯望着鐵娘子一笑道：「華妹想得週全，小兄不會讓你失望的。」

鐵娘子轉身出去，片刻之間將歐陽青的劍取回，擲給歐陽劍一，道：「老賊，接着。」

歐陽劍一借着接劍的動作，忽然在誰也想像不到的情形之下，將手中斷劍投向鐵娘子鐵瑞華。

鐵娘子一聲驚叫，斷劍已到了她的胸前……

好可恨的歐陽劍一！此刻，江九峯的眼睛全紅了，可是，他却毫無救助鐵娘子之能。

「噹！」的一聲，鐵娘子立時仰身跌倒……

江九峯頓時暴喝一聲，說：「老賊納命來！」

江九峯是心痛到了極點，也狂怒到了極點，奮不顧身的使出一劍，飛身向歐陽劍一撲去。

他這一劍完全沒有章法，但却是他化怪性為靈巧的一劍，也是他心神會一的一劍。

歐陽劍一望着江九峯撲來一劍，竟是神情猛震，手足無措的一楞。

他簡直不知如何接招，更不知如何閃讓，他只縮了一下胸膛，但後縮的胸膛並不能讓開江九峯刺來的劍勢，「噗哧！」一聲，江九峯手中劍把歐陽劍一穿了個對穿……

歐陽劍一張大着眼睛，他是死也不瞑目，憑他的一身劍上工夫，怎會擋不住江九峯一劍呢？

他不但不瞑目，而且身子也不倒下去，看來好怕人！

江九峯長劍刺中歐陽劍一之後，他可沒有注意歐陽劍一的死像，他關心的只是鐵娘子，人一轉身就撲向鐵娘子，伸手向鐵娘子抱去，口中還叫着：「華妹，你怎樣了？」

那知江九峯雙手一空，鐵娘子已從他手中滾了出去，一個鯉魚打挺，跳了起來，笑道：「把你嚇了一跳吧，我有龍角寶刀在手，連這點暗算都應付不了，還算是什麼鐵娘子。」

江九峯心情一鬆，笑道：「我是怒極了，他是高興極了，陰錯陽差，居然一點不費力的，他就遭了天遣，我們回去可以無憂無慮的享受田園生活了。」

鐵娘子扭腰笑道：「你不老實，我才不和你生活在一起哩！」轉身就向洞外跑去。

江九峯一面追趕，一面叫道：「華妹，你聽我說，每一次她都用了迷藥……」一路叫着，追出去了。

（全文完）

舊都市新面目

金剛·文

舊式的大都市，由於人口膨脹，工廠不斷增加，高樓大厦屹立，逐漸變成雀籠似的東西，空氣染污，喧聲四起，不單對人類健康有所損害，壽命也會減少，故此專家認爲必須改善，盡量令它煥然一新。

圖A係現時東京下午六時拍攝的，乃係實景，由於燈光不够明亮且又大霧迷漫，視野不清，看來似乎入黑，假如它繼續發展下去，不堪設想，日本的「都市環境專家山本剛木」企圖把它改變爲「超時代」的大都市，同是「東京大道」，改建之後，大不相同。圖B係它準備改建的形貌。圖C是一幅光由高空拍照看得到的細霧地區，圖D是燃料供應的原子反應爐，可供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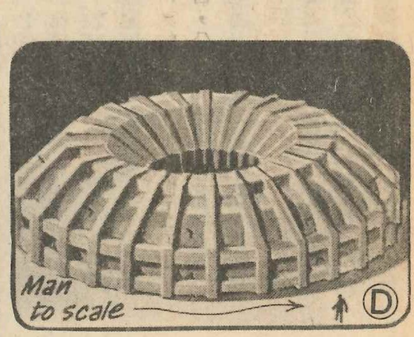
專家認爲對大都市影響最大的係燃料問題，如果有辦法把「石油供應」這種燃料改爲「核子供應」，必有很大差別，原因是石油燃燒之後有濃濃的烟霧出現，那些烟霧往往籠罩了整個大都市，並有許多不利於健康的硫化物，浮游在空氣中，吸入太多，極易發生呼吸系統的毛病。

等於垂危的病人

日本山本剛木博士認爲現有的東京大道有五種特徵，不適宜人類居住，整個大都市，等於垂危的病人，用數字表示，分圖A中的1字顯示出東京大道兩邊的樹木漸趨凋謝，因此空氣別解釋。越來越多碳氣；2字表示空氣污染程度甚爲驚人，幾乎日日有霧，它係工廠噴出的烟霧；3字代表沉重的車輪壓地聲及噴射機的飛行聲震耳欲聾；4字代表巨型摩天大厦有如一座山，居民無法取得足够的新鮮空氣而百病叢生，特別嚴重的地區需要使用氧氣筒工作；5字代表現有的街燈，照明程度太差。綜合上述各點，這一類都市無異是一個垂危的病人，必須改善，否則整個大都市可能一直沉淪下去，無可救藥。

驚人的原子反應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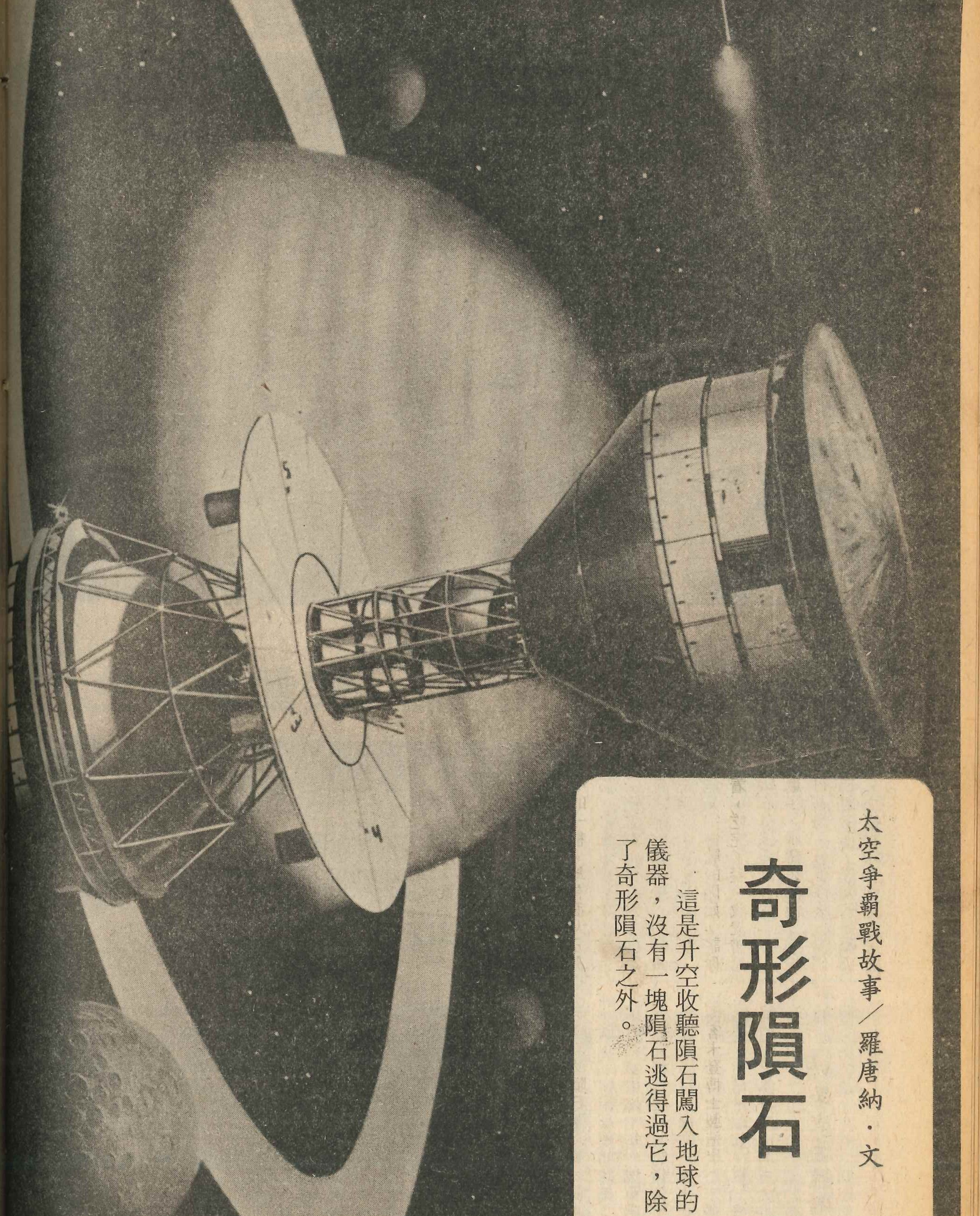


在氫彈爆炸的過程中，氫原子爆裂發出刺日的火光，並且有無比的熱力，其實氫原子爆裂迅速分解這種力量是可以作爲工業發展之用的，換言之，利用它去代替石油發電，那樣做可以發揮更大的力量，並可避免空氣染污，日本的原子彈博士山本剛木正在研究的「氫原子反應爐」就有這種力量，它十分巨型，站在一旁的人體跟他比較，便可看出它相當巨大，這種反應爐一旦研究成功，整個大都市沒有絲毫染污，確是一個喜訊。

都市花園 美觀兼衛生

進入廿一世紀，如果世界上各大都市依照新的方法改建，面目一新，除了達到保健的目的，還可以收到美觀之效，日本都市設計專家兼原子能專家山本剛木博士，對此有很深刻的研究，他以圖B表示，分作七點改善，分述如下：

①高度電動火車負責使交通改善，這是很容易辦得到的，只是把地下鐵的路軌和火車移上地面而已，它是架空行駛的，可以騰空地面使私家車行駛；②所有私家車規定在電動架空火車之下的地面行駛，它靠近山邊，那就寧靜得多，使到山邊以及山上的花草樹木，非常茂盛；③在大都市的一角，必須大量種植花草樹木，除了美化它之外，還可以吸收空中的碳氣，等於使氧氣增加，對居民的保健方面發生作用，收效很大；④在空中飛行的任何一種飛機，如果在尾部噴氣噴火然後能够飛行的，不准低飛，免得空氣染污，同時避免嘈吵音響，刺激居民的神經系統，影響整體的健康；⑤各種載運貨物的巨型車輛不能在鬧市中行駛，除非它配備減聲以及無烟的設備；⑥這是最新型的圓屋設計，到時大都市的面積擴展，屋內有較多的空位，人口不至於太密，再又因爲它使用玻璃牆，靠陽光照射，看來更加明朗，靠近圓屋必有大批花草，看來十分養眼；⑦這是最新型的暗燈設計，到時都市內已經沒有釣魚桿似的街燈了，那巨型的光管藏在花草之間照明整個都市，夜色極美。



太空爭霸戰故事／羅唐納・文

奇形隕石

這是升空收聽隕石闖入地球的儀器，沒有一塊隕石逃得過它，除了奇形隕石之外。

遠遠看去有如一個巨人

從太空飛入地球的大石，不論大小，都是叫做「隕石」，隕石不一定是圓形，有時係橢圓形或者係不規則的凹凸形石塊，甚至在石塊的表面有疱狀物，看來十分醜陋，無論如何，石形不會在中間保留相當大的空位，特別是看來好像圖案的隕石，更加少見，故此在加拿大北部凌空而墜的一塊奇形隕石，哄動一時，星相學專家一致認為它是妖物，預測全世界必有一塲大災難，它發生在美加的北方。

首先發覺那塊「奇形隕石」從高空墜下的人，是一個管理農塲的助手，叫做卜烈，他每天習慣了在黎明的一段時間驅車前往農塲巡視，看看雪花，同時看看各種農作物，那天他駕車駛近農塲之際，正在公路疾馳，突然聽到空中傳出一陣雷鳴之聲，抬頭仰望，火光熊熊，很快就跌下來，好像巨人似的屹立在草地上面。

即使那一片草地距離他有一千碼遐外，他仍然覺得腹部灼熱之感，恍如站在火爐之前，更為使他驚駭的還是那件物體，它簡直是一個巨人，大到難以想像，他嚇到轉身飛奔，可是，走不了多遠，他就倒下來，大概昏迷了兩小時之久，天色完全發亮，他看得更加清楚了，本來是渾身發紅的巨人，變成灰色，有些地方比較黑，最準確的描寫就是把它看做一塊𤏲溶的鋼鐵冷却之後所呈現的東西，他一直都是在農塲過活，當然有機會看過這種由火爐取出又再拋入水中的鐵，他認為這件神秘物體可能散佈毒氣，或者有些毒質浮游在空氣中，使人畜逐漸受到嚴重的損害，故此他在恢復神志之後立刻駕車駛向警署報告，又由警方派人到該地監視，並且用鐵絲網封閉附近的道路，不准市民走近，最後，加拿大北部的太空署聞訊派出許多個專家到現塲展開實地調查的工作，那時距離飛行物體降落已經有十個鐘頭之久，它仍是很熱的，沒有人能够走近，由此可以反映出它降落地面的一瞬必然是熱度非常之高了，說不定它像是一團火。

跟卜烈差不多同一時間，有幾個人自稱看見過它。

加拿大極北的一座城叫做「魁北克」，這座城有許多古蹟，還有無窮無盡的冰雪在近郊出現，封住大湖，喜歡釣魚的遊客只要在冰上挖了個三呎深的洞，把釣竿投入，很快就有大魚上釣，多數是兩三磅重的魚，正好用作燒烤，故此天氣再冷也有人到「冰湖」上面釣魚，當時正在渡假的太空秘密武器專家史勃拿加樂博士，獲悉這一宗奇事，立刻回到太空署，謁見署長，乘搭一種叫做「偵察器」的飛行物體，形如南美洲土人所用的戰鼓，飛近奇形隕石，作出各種接觸，試探它的硬度以及構成它的物質，此外，還對它的重量作出估計，認為這一塊隕石十分出奇，他沒有正式向外發表奇形隕石的眞相之前，先行拍電報給美國太空署的雷加拉博士，催促這個老同學兼且是摯友的太空專家，立刻到魁北克城相敍，澈底研究奇形隕石的眞實情況。

雷加拉博士也是一生研究太空秘密武器的，他跟史勃拿博士的交情很深，接獲了電報，便即乘坐專機飛往加拿大的魁北克機場降落，抵步的時候，史勃拿博士巳經在機塲恭候多時。

兩人見面後，同赴加拿大極北的太空署餐廳，落座後，史勃拿博士說：「昨天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塊巨大的隕石由高空降落，我相信它是從很遙遠的太空飛來的，無論如何，一塊隕石穿過地球大氣層的時候必然跟氧氣接觸，從十一萬呎那麼高的空中降落時，一定着火焚燒，它的體積只有原形的百份之一，故此在地球上面看得到的隕石俱是不會巨大到有如一座山崗，照情形看，眼前能够看得見的一塊隕石之所以如此巨大，且又能够保持天然的圖案美，顯然它有些奇特之處，或者它本身並不含鐵，穿過氧氣不會焚燒，此外，它可能是外層含有一種塗料，使它不會跟氧氣接觸時發生大火，以致體積變細，你是太空秘密武器專家，故此我想提出了上述的兩個問題，請你解答，雖然這個答案必係上述兩種推測當中的一種，却有很大分別，假如它不含鐵質，只是看來有如一塊生銹鐵，那不要緊，把它列入天外飛來的隕石那一類好了，反之，它係精煉過的鋼鐵，只是在外層加上塗料，使它不會燃燒，那就可怕了，可能是宇宙戰的開始，請你落足眼力仔細查看，吃完了餐，我就帶你進入偵察器飛往隕石那邊看個詳細。」

雷加拉博士聽了，很謙虛的說：「史勃拿博士，我算得甚麼，最低限度，你們加拿大的太空署巳經發明了最新的科學儀器，叫做偵察器，比較地面裝置的雷達網更勝一籌，由此反映出你們研究太空秘密武器比較美國深入，千萬不要謬讚我在太空方面的學識比你懂得更多，使我感到慚愧。」

史勃拿說：「我們兩人都是一生研究太空的，客套的話不必說了，這是事實，儘管我在太空秘密武器方面能够追得上你，有一件事情我是沒法追上你的，你的助手唐龍到過月球兩次，他仍是活跳跳的一個人，你本人三番四覆跟那個住在月球上面的卡登博士交手，每次他向你挑戰總是你打贏的，可見你在太空戰鬥方面不單是擁有很豐富學識，還有很豐富的經驗，我望塵莫及，閒話休提了，我所憂慮的只是這一點，我十分懷疑那一塊巨型的隕石並非普通的隕石可比，它係卡登博士襲擊地球的先頭部隊，過下去還有更可怖的事情發生，坦白的說，這是我邀請你到來展開實際行動的唯一願望，盼望你能够分辨得出它是否卡登博士的神秘贈品。」

他說得十分鄭重，好像明天起床即時看見巨型隕石滿天飛。雷加拉博士安慰他，說：「你用不着如此担心，就算有許多隕石滾滾出來，每一塊石頭都可以把整整一座大都市壓扁，它仍是不會全部在加拿大北部降落，反過來說，它眞是月球上的怪客卡登博士製造出來，那就更加不必憂慮了，他只是跟我作對，決不會多開幾條戰綫，把你看做仇人。」

科學家集體研究大隕石

當晚，史勃拿博士就帶雷加拉博士到

藍月農場那邊去。

剛剛進入沒有雪的草原，遙遙望得見一件長條形的物體，在黑暗中屹立，史勃拿博士說：「它就是奇形隕石了，不宜走得太近，我們還是走進偵察器，使它升空，飛向奇形隕石那邊，慢慢的欣賞它，比較安全，即使眼前係黑夜，仍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我可以叫人放出照明球。」

史勃拿研究太空的秘密武器，頗有成就，除了偵察器，還有照明球，它也是他精心研究出來的科學產物，形狀方面有大有細，把它施放，冉冉上升，能夠在預先指定的一個位置停下來，把那一處照耀得如同白晝，即使投入海中，仍是有效的，過份明亮的光綫在深海出現時，往往把魚羣嚇走。

更妙的是這種照明球的製造成本很廉，只用一次，便可任由它自行消滅，至於發光的時間，最長的可以達到十小時之久，如果在戰場進攻，利用它照耀敵人的陣地，當然勝過照明彈，它本來是加拿大當局珍藏的秘密武器，跟戰鼓形的偵察器放在一起，由於形勢逼人，史勃拿博士竭力拉攏雷加拉博士，並肩作戰，這才把它拿出來施放，當時雷加拉博士在極度明亮的光綫照映之下，有機會看見奇形隕石，他也驚奇不已。

史勃拿博士坐在他的身邊，送上一個望遠鏡，說：「利用它去看，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它的表面光澤雖然很弱，有如生銹鐵，可是，它的內部却是極堅固的，我直覺到它是金屬品，不是石頭，它的堅硬程度比較鋼鐵硬得多。」

說到這裏，他就趁着雷加拉博士很有興致的向奇形隕石用望遠鏡細看之際，突然提出了一個問題，說：「雷加拉博士，你認爲月球上面的怪客有沒有本領製造如此怪異的一塊隕石，把它由太空拋入地球呢？」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這樣大的一塊石，不管它係石頭抑或係金屬品，照我看，那是大自然的產物，並非卡登博士能夠製造出來，我的意思只是說它太過雄偉，無法製造，並非確定它不是從月球拋下來的，如果月球上面的岩石有一部份眞的如此堅硬，他想掘一塊出來，拋入地球，並非難事，故此我要補充一句，我只是說它並非任何人製造出來，但却有可能被人利用，作爲攻擊性武器。」

史勃拿博士說：「對了，我也有這種想法，我想問問你，你的助手唐龍兩次到月球去，他回到地球來，一定把他的所見所聞向你報告，他有沒有提及月球上面的火山岩是如此巨大的？」

雷加拉博士眉心一皺，說：「他一直都沒有提及過，如果他不是患了彈震病，我立刻可以問問他。」

史勃拿博士說：「甚麼？他患了彈震病嗎？最近地球上面沒有大規模的戰爭，他怎會患這種病？」

雷加拉博士聽了這句話，逼於把唐龍被他派到智利擊破卡登博士佈下的陷阱因此震到失去記憶的過程說出來，那件事情相當複雜，他要費了十五分鐘之久才說完，史勃拿博士說：「你的助手如果眞的因爲小型核彈爆炸，他距離得大近，以致患了彈震病，我有把握使他的病態在三天之內消失，快些派人到美國把他帶來。」

想不到史勃拿博士除了在太空的秘密武器方面有特殊貢獻之外，醫學方面也有很深入的研究，雷加拉博士聽了，喜出望外，看完了奇形隕石，立刻打長途電話去美國死亡谷的太空署基地，叫人通知羅美莎，趕快把唐龍帶到加拿大的魁北克城。

至於他本人，留在那座古色古香的大城之內。

史勃拿博士認爲奇形隕石凌空而墜，人造衞星一定錄得它闖入地球大氣層的衝力，無法隱瞞，此外，又因這件事是世界上的珍聞，前往藍月農場站在遠處用望遠鏡向奇形隕石眺望的人，越來越多，很快就引起科學家的注意，理所當然，索性由加拿大太空署署長彼拉特博士招待各國科學家，正式發表談話，比較好些，此外，他們還可以趁着這個機會跟赴會的萬邦科學家逐個交談，徵求嘉賓的意見，集思廣益，可能有更大的收獲，他把這個想法告訴雷加拉博士，兩人同意這樣做，於是正式通知各國太空署，請該署派人到來看看奇形隕石，研究它會不會引起毀滅性的危機。

嘉賓還沒有駕臨，羅美莎巳經把唐龍用專機送到加拿大的魁北克城，史勃拿博士把他放在國家醫院的隔離病房，以便保密，想盡辦法替他診治。

經過三次精密的檢查後，史勃拿博士臉露笑容，對雷加拉博士說：「唐龍先生的病症並非很嚴重的，他只是被過份强烈的震動所擾，戰場上面有許多士兵不單是被炸彈或炮彈爆炸時震到昏迷不醒，覺醒之後失憶，有一部份人因此震死，他能夠活下去，反映出他的體力旺盛，意志堅强，非普通人所能及，由於他兩度飛往月球，跟卡登博士同在一起過活，對我們說，他是很有價值的，絕對不能夠失去他，照我看，二十天之內他會一切復元，到時他必然成爲我們一個最得力的助手，跟卡登博士展開另外一場戰鬥。」

雷加拉博士聽了，說：「說到這方面的事，我先要向你道歉，卡登博士一向把我看做假想敵，現時你也牽涉在內了，萬一有甚麼大災難在加拿大發生，或者在你的身上發生，我就萬二分抱歉。」

說到這裏，雷加拉博士忽然想起一件事情，隨口發問：「史勃拿博士，爲甚麼你一口咬定此事跟月球怪客卡登博士有關呢？」

史勃拿博士說：「我只是憑着科學上的理論推測而巳，科學家一向把太空分做兩部份，月球跟地球距離二萬四千哩，這個範圍通常稱做太空，從月球向外伸展，可以伸到無限遠，索性把它稱做外太空，以資識別，如果奇形隕石從太空飛來，多數是向月球襲擊，故此月球的表面出現許多個深坑，同時地面極不平坦，有些隕石在月球身邊滑過，闖入地球來，難得看見像奇形隕石那麼巨大，因爲越大的隕石越加難以在月球身邊滑過。」

雷加拉博士說：「你懂得很多，佩服之至了，這一座大城不久就有幾百個科學家湧到，那時你負責招待嘉賓，兼且代表太空署長發表談話，到時你打算說些甚麼

，照我的想法，不管你怎樣說，最好盡量避免涉及月球怪客卡登博士，免得多生枝節。」

史勃拿博士笑了笑，說：「月球上面的怪客，如果眞的向地球挑戰，無非想雄霸各國，威震萬邦，他的震撼力比不上從別的星球派來的殺手，我的意思打算在演詞裏面强調奇形隕石係火星人企圖毀滅地球上面的人類所運用的一種秘密武器，那樣說更加有份量。」

雷加拉博士說：「讓我重複說一句，你眞是聰明。」

可能變成毀滅人類兇手

十五天之後，那一塊奇形隕石仍然屹立，科學家從世界各地前往加拿大北部的魁北克城，參加盛會，同時抱着一股好奇心去看看它。

唐龍的彈震病也逐漸消失了，雷加拉不想他公開露臉，不讓他列席，事實上他不是科學家，論理他是沒有資格列席的，他本人當然絕不介意。

開會之前，雷加拉博士跟史勃拿博士一起迎賓，並且分別把他們帶到奇形隕石前面，任由他們在近處觀看，甚至容許他們走到那塊石的三呎之遙那處短的距離，用手觸摸它，另外用放大鏡去看，三天之後，正式開會，不過。會議廳改在魁北克城的大會堂上，因爲那個地方比較高雅，兼且可以放置一些關於太空各星體的掛圖，以便嘉賓討論奇形隕石引用。

一切辦妥，正式開會了，赴會的嘉賓有三百六十人，十分熱鬧。

史勃拿博士向米高風發表演詞，四方八面都有擴音筒，在場的嘉賓聽得十分清楚。

他第一句就說：「歡迎各位同業以及老前輩蒞臨加拿大，集體欣賞那一塊奇形隕石，同時比較深入的研究它，以本人的意見，這塊隕石雖然十分精緻，屹立草原之上，好像一幅名畫，可是，換過一個角度看，它可能是毀滅人類的兇手，切勿輕視它。

「各位也想像得到，倘若如此巨大的隕石，從高空飛墜下來，它並非跌在草原上而係壓落魁北克城，會造成怎樣大的損害呢？這個問題，不須回答，被壓的城市就算不是在短短的幾個鐘頭之內全城焚毀，到時居住的人也會死個清光，因爲隕石剛剛飛墜下來，含有毀滅性的輻射綫。

「照初步觀察，這塊隕石的品質是很奇異的，叫做石頭，其實係金屬跟岩石的混合物，地球上面至今仍未出現過這種東西，充其量只是石中含有金屬而巳，這是它最大的一種特徵，再其次，它所含的金屬並非鋼鐵那麼沉重，却比鋼鐵輕得多，且又堅硬得多，地球上面恐怕沒有這種金屬，現時我把它鋸出來的石粉分贈各位，每人一包，重五磅，希望各位盡量利用科學儀器，把它化驗，研究它的性能，向加拿大的太空署奇形隕石研究組提供意見。

「爲了使各位有初步的概念，我不妨把現時巳經發現的實際情形講述幾句，第一點，我確信這一塊奇形隕石有高度的耐熱抗火力量，故此它穿過包圍地球的大氣層沒有焚毀，第二點，它極有可能是保存原來形狀的，特別是隕石中心的勾曲形狀，一定係它的原形，如果它無法保持原形，在地球的高空跌落，有如一團火，不單是它的體積變細，石心的屈曲形狀也會變形，既然它看來好像一幅畫，可見它沒有變形，可以說它不會跟氧氣結合，突然焚燒，至於它下降之際，仍有厲害的火光與高熱，那是它本身的特徵，跟氧氣無關，它會不會是火星人拋下來的一件物體呢？迄今仍是無從證實。」

史勃拿博士提及火星人，座上各人聽了，各有各的見解，議論紛紛，史勃拿博士乘機揮手揚聲，就此散會。

各人離開大會堂，分別派送一份禮物，它是灰黑色的石粉，因爲它的重量太過輕，雖然它僅得五磅，却有一大包，有如普通石粉三十磅過外那麼多。

送走了嘉賓，史勃拿鬆了一口氣，不過，他跟雷加拉博士仍有許多事情做，不能夠太過鬆懈，兩人同在一起工作，分別召見每一個國家派出去的科學家，談談奇形隕石，所有赴會的人，不能夠拒絕會談，兩晝夜過後，這項工作然後告一段落，嘉賓漸散，史勃拿博士跟雷加拉博士再度碰頭，研究各國科學家的心理反應。

他們這一項工作是在密室進行的，先把每一個科學家的身份改爲政治背景作爲檢討的對象，再把每個科學家接受訪問暢談他對奇形隕石的觀感那些錄音帶播聽，經過一整晚的深入研究，兩人都認爲西德波恩工業城的一個科學家費蒙特爵士最爲可豸，立刻召喚羅美莎以及唐龍，叫他們二人秘密啓程，離開加拿大，展開不同形式的活動，徹查費蒙特爵士究竟對奇形隕石懂得多少。

唐龍經過史勃拿博士專心醫理之後，腦力復元，對他十分感激，出動之前，回答史勃拿提出來的各項問題，俱是照實回答，沒有半句虛言，關於奇形隕石，唐龍一口咬定在月球上面沒有如此巨大的岩石，因爲那個地方只有深洞，沒有高山，即使有高山也沒法找到整塊石高三千呎，故此他認爲月球上面一定沒有奇形隕石這種石頭，此外，他還說月球上面的岩石跟地球的岩石十分接近，根本上沒有金屬跟石質結合的產物。

至於卡登博士，唐龍說他像一個充滿仇恨的怪人，腦海中只有一個念頭，渴望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使東德與西德結合爲一，進而征服全世界。

費蒙特爵士財雄勢大

唐龍跟羅美莎奉命出動，他們二人雖然係如膠似漆的情侶，全於工作方面，却是分得很清楚的，雷加拉博士認爲靚女展開各種活動比較爲容易接近費蒙特爵士，兩人進入德國，走出西柏林機場之後，便即分道揚鑣，唐龍應該暫時留在西柏林，從側面刺探費蒙特爵士的底蘊，羅美莎最好以撈女身份投入波恩的交際圈，跟當地名流交遊，她遲早有辦法接近費蒙特，爲了掩人耳目，她跟唐龍只能夠每隔三天秘密交換消息，一切躲在暗處活動，最好暫時不碰頭，原因是太過接近費蒙特爵士的

女人，極有可能被人躲在背後跟踪。

至於費蒙特爵士，他確是一個充滿神秘性的一個人，他根本上不是科學家，因爲他財雄勢大，而且是幾間工廠的老闆，故此他被選爲波恩工業科學推進協會的首腦。

另一方面，他係爵士，因爲五代之前的祖宗在德國威名遠播，戰功彪炳，被封爲爵士，這個榮銜係世襲的，他想表現他的權力，名片上面只有一個頭銜，叫做「金鷹爵士」。

他居住的郊區巨型別墅，故意建築成一座古堡的模樣，堡內有許多牆壁裝飾品是刀斧長劍，還有刑具室，另有許多秘道，比較傳統性的古堡更加森嚴，如果沒有他的許可，休想潛入這座「金鷹堡」裏面走動。

他這樣重要，而且代表西德工業科學推進協會前往加拿大參加盛會，照理他對奇形隕石應該有些見解，他却漫不經心的回答各項問題，兼且在談話中處處避重就輕，盡可能的沒有發表意見，這種表現跟他平時的爲人大不相同，故此雷加拉博士以及史勃拿博士都認爲他最可疑。

羅美莎沒有抵達波恩工業城之前，所獲悉的資料只是這些，她想置身於當地名流經常飲飲食食的交際場合，必須另想辦法，因此她把雷加拉指示的路綫稍爲改變，先行投靠波恩的名女人「金蕾」。

名女人有許多種，有些名女人徒負虛名，享譽的時候，已經度過了寶貴的青春，只是靠她掩護的美女在交際場獻媚掘金，抽取佣金，把她們看做搖錢樹，另外一種名女人，不必倚賴這些，她本身就是美色撩人的，甚至本身有錢，不必倚靠男人，金蕾就是這種人，羅美莎投靠她，確係明智之舉，不過，她剛剛走進了金蕾的密室，只是說一句話，就令到這個名女人大吃一驚。

她很鄭重的說：「金蕾小姐，我願意給你十萬美元，只是盼望你替我安排，使我有機會睡在大亨費蒙特的床上，只是一晚，已經够了。」

金蕾雖然只有二十八歲，却很懂事，聽了就說：「請告訴我，你想迷住他呢？抑惑想把他刺死？」

「這是我的私事，我不會回答你，我只是想你看在錢的份上，帮忙這一次。」羅美莎很冷靜的說。

金蕾默默的思索，十分鐘後，抬起頭來，向她打量一眼，說：「好的，我願意合作，至於十萬美元，先要請你付出，再談其他細節，此外，我還要告訴你，必須十天八天的時間，讓畫家替你繪寫一幅含有高度藝術氣氛的裸照，我相信你是毫不在乎的。」

羅美莎很愉快的說：「我很高興這樣做，現時我簽一張十萬美元面額的支票給你，你把它過戶之後，認爲沒有錯誤，然後進行各種必須做的工作，還有一點，我現時住在波恩大酒店，你認爲我住在那個地方好呢？抑或住在你府上好？」

金蕾想了想，說：「從今天開始，你必須住在我在海灘私人產業的一間沙灘屋，最好你整天不要外出，繪寫裸體畫就在沙灘屋進行。」

只是短短的談話，羅美莎已經跟金蕾扳上了交情。

一切進行得很順利的，一週之後，那幅美妙的裸體畫已繪寫完畢，不另收費，到了第十天，金蕾走進沙灘屋通知她，那晚她就要盛裝前往「金鷹堡」，並且睡在他的寢室之內。

羅美莎聽了；十分高興，向她道謝。

那晚華燈初上，金蕾帶了裸像參加費蒙特每月一次的盛宴，見面後，嫣然一笑，說：「費蒙特爵士，今晚我走進金鷹堡，除了喝酒吃肉，還送給你一幅名畫，她是活的，希望你對她發生興趣。」

說完，她把那幅四呎高的彩畫奉上。它用油布包裹，拆開了它，被燈光照映，栩栩欲活，羅美莎根本就是很迷人的，透過畫家的生花妙筆，看來更加艷麗，費蒙特看多了幾眼，不禁驚呼了一聲，衝口而出的說：「她實在是太美了，希望眞有其人。」

金蕾說：「別忘記，我是很有名氣的魔術師，只要你把她懸掛在寢室之內，到了午夜，她自然在畫框走出來，跟你見面，末了，我還想把她的芳名奉告，她叫做羅美莎。」

這番話隱約透露出她可以把這個活色生香的美女奉獻，不消說：「費蒙特當然是有所領悟的，他立刻叫男僕把那幅畫懸掛在寢室的牆上，辦妥了這件事，他才走到大堂接見其他嘉賓。

靠近午夜，費蒙特喝了一些酒，心情興奮，走進了寢室，自然而然的躺在床上，那幅人像剛剛懸掛在他躺下來視綫所及之處，他越看越開心，臉露微笑。

他把燈光熄滅，只是留下一盞壁燈，燈光所及之處，正好照射到畫中美女的酥胸，使他看得入了迷。

一連串隱語盤問她

突然，他聽到很微細的脚步聲，仍是躺在床上，但却把仰臥姿勢改變成側臥，因此他可以看到床前不遠的地方，是否有人走進來。

他看見一個盛裝的美女，淺笑盈盈的站在床口，她的杏臉跟畫裏的佳人完全相同，笑嘻嘻的說：「金蕾，送給我的禮物，原來是你！我太過興奮了，興奮到忘記了自己的年齡，今年我已經是五十歲了，相信你只有二十五歲，我剛剛是你歲數的一倍，希望你不會討厭我。」

羅美莎笑了笑，說：「爵士，你太過謙虛了，我一向就是很崇拜你的，由於我太過崇拜你，我忘記了你的眞實年齡，我以爲我倆是可以相配的，假如你眞的喜歡我。」

她說得那麼甜，費蒙特怎會不喜歡她呢？張開一雙手，表示歡迎，羅美莎乘機投懷送吻，不過一會，兩人就溶化在情與慾的汪洋大海裏面，樂極忘形。

費蒙特獲得最大的滿足，覺得很吃力，分分鐘想睡，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情，說：「羅美莎，既然你站在我的臉前，那幅畫仍然懸掛在牆上，可見你不是從畫框走下來了，請告訴我，你究竟是怎樣走進來的？」



這是能夠潛入海底一千呎的遊覽船。博士利用它搜索南太平洋的雲頭石。

羅美莎毫不考慮的說：「我從寢室右邊火爐走出來。」

「那是一條秘道，沒有人知道！」費蒙特的疑心湧起來，逕問一句：「是否金蕾把它告訴你的？」

羅美莎很冷靜的說：「她不單止把那一條秘道對我說知，還把我帶到火爐的出口，然後走開。」

費蒙特眼睛一亮，說道：「羅美莎，爲甚麼她要冒險帮助你呢？你給了她多少錢？」

羅美莎柔聲說：「助人爲快樂之本，何況這種活動只是遊戲性質，希望增加你的好奇心，根本上就沒有冒險的意味。」

她說得太過樂觀了，費蒙特的兩條眉毛突然鎖在一起，虎起了臉孔，從床頭一個隱蔽的地方拔出一柄手槍來，命令她倒臥，把槍嘴對準她的額角太陽穴，冷然說：「誰說你們這樣做沒有危險呢？假如我懷疑你係刺客，只消扳動槍機，你立刻喪命。」

羅美莎十分冷靜，說：「爵士，你忘記了，假如我是刺客，身上必有武器，我在床上跟你纏綿的時候，有很多機會殺你，我沒有下毒手，可見我不是刺客，只是崇拜你然後獻身給你而已。」

費蒙特冷笑一聲，說：「即使你不是刺客，你也是一個特殊人物，否則，你不會送十萬美元給金蕾小姐的，現時你必須把眞正的目的說出來，否則，我不會手下留情。」

羅美莎仍很樂觀，說：「我此行只是想向你提出一個問題。」

費蒙特說：「我當然可以十分正確的回答你，不過，先決的原則還是要你回答我提出來的問題，我要你很準確而又很快捷的答覆，如果你答錯，三分鐘內你就要血洒長街，閒話休提，現時我開始發問了，第一個問題是月亮能够使海水升起，變成潮水，最高的潮水可以升到多高呢？」

羅美莎很快就回答說：「三百六十五呎。」

「好，你再告訴我，潮退的時候可以低到水面之下若干呎呢？」

「六百三十五呎。」

「爲什麼這樣低？」

「因爲這兩個數字相加起來就是一千呎。」

費蒙特沉住氣再問一句：「羅美莎，這是最後一個問題了，上述的潮水漲退度數是在甚麼地方計算出來的？」

她毫不思索地說：「在莫斯科。」

費蒙特放下了手槍，說：「羅美莎，原來你是自己人，你想盡辦法求見，必然是有些要緊的事情求助於我，你究竟想我怎樣帮忙你呢？」

她很鄭重的說：「爵士，你弄錯了，我並非求助於你，不過我負担一項頗爲重要的任務，希望你回答一個問題，故此我透過金蕾的帮忙，向你查問，我知道你最近曾經參加過奇形隕石的研究集會，你在這方面懂得很多，別人說它從太空飛入地球，我認爲它絕對不是如此闖入地球的，因爲有大氣層保護它，任何一塊隕石從太空墜下，必然氧化焚燒，故此我認爲奇形隕石只是一個巧妙的佈局，或者派出巨型運輸機把它從二三萬呎的高空拋下來，此外，還有可能是把它在地面豎起來的，現時你只是回答我一個問題就够了，它究竟有沒有穿過大氣層呢？」

費蒙特想了想，說：「我本來不應該多口，因爲你曾經獻身於我，而且是自己人，我就破例回答你這個問題吧，別再向我提出任何一個問題了，你再問甚麼？我不再回答。至於這個問題，我可以把準確的答案告訴你，那塊奇形隕石沒有穿過大氣層。」

「够了，多謝你的好意。」她很愉快的說。

瞄準金蕾小姐的酥胸

天亮之前，費蒙特把她偸偸的送走，仍是從秘道走出去的，分手之前，他很興奮的說：「羅美莎，如果你不需要我回答問題，只是求助於我，任何一晚你都可以走進來，反正你已經知道這條秘道怎樣走出走進。」

她笑着說：「金鷹堡的秘道有五條，其中只有一條秘道透進你的寢室，那些秘道怎樣走？我全知道！」

說完這句話，她就飄然而行。

她走出戶外，照理她要回到沙灘屋那邊睡覺，或者到外邊找個地方歇宿，她沒有這樣做，只是走到有辦法召喚的士的一條大街，便即搭的士到金蕾的寓所，在外邊按動門鈴。

她使用「三長兩短」的方式按鈴，那是她事前跟金蕾約定的一種暗號，金蕾懂

得站在門外的人是她，立刻叫女傭開門，迎她入內，再入密室交談。

她很是激動，剛剛走進密室，便即拔出手槍來，說：「金蕾，相信你認得這一柄手槍是誰的自衛手槍，我險些死在槍下，現時輪到你嚐嚐這種滋味了，為甚麼你要出賣我？」

金蕾大吃一驚，但仍沉住氣說：「羅美莎，你誤會了，我怎會出賣你呢？你不是安然的走進費家又安然的走出來嗎？」

羅美莎哼了一聲，說：「我跟費蒙特倒在床上打滾之際，他忽然拔槍，向我審問，其中有一句是涉及你的，他問我拿十萬美元送給你，渴望走進他的寢室，抱着甚麼目的，坦白點說，如果你沒有把我的行踪報告他，使他早作準備，他未必把手槍放在床頭一個隱蔽的地方收藏，同時不會知道我送錢給你，如果他靠估，決不會說得那麼準確，一口就說出十萬元來，只是這一點，已經可以反映你出賣我。」

金蕾聽了，微微一笑，說：「羅美莎，你像一個有見識並且智勇雙全的女人，怎會如此魯莽，口口聲聲說我出賣你呢？不錯的，我曾經在事前向他透露有一個女人想進入他的寢室，但卻說明你不是他的仇人，他始終沒有傷害你，可見我沒有出賣你了，你能够在他拔槍指嚇的時候安然逃生，大獻慇懃，把他迷住，使他把手槍也送給你自衛，眞是了不起！我聽了着實覺得高興，當時你究竟憑甚麼本領脫險的？坐下來談談吧！我探知費蒙特爵士的為人，即使他送手槍給你，佯稱他不便把你送出門外還要護送一程，你可以用它自衛，我敢說槍膛裏面一定沒有子彈，如果你不信，不妨站遠一點，看看手槍裏面收藏子彈的地方。」

羅美莎不信，眞的這樣做，只是望了一眼，她就呆若木鷄，那柄三號曲尺手槍眞的沒有子彈！

真正身份係珠寶竊賊

趁羅美莎有點發呆，金蕾企圖說服她，向她說了許多句好話，還說她早已判斷羅美莎並非刺客，然後答應帮忙她，跟着問她一些話，渴望知道她如何能够脫身。

羅美莎嘆息了一聲，說：「像我這種人，怎配做特務？不過，我在交際場上打滾，有時會碰上了一些特殊的男友，其中有一個男人像特務，教我如何回答一些古古怪怪的問題，昨晚形勢危急，我沒法可想，只好硬着頭皮把他教給我的方法施展出來，料不到費特蒙信以為眞，於是把我放走，不過，他事後可能醒悟的，如果他對我發生懷疑，盼望你向他解釋幾句，替我說些好話，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堅稱我係他的同路人，因為我從金鷹堡的秘道走出走進，假如他知道我眞正的身份，並非特務，下次有人從秘道走進去殺他，給他捉住，他就對我發生懷疑，甚至派人走遍歐洲追殺我，既然你不是有意出賣我，相信你肯帮忙我的，是也不是呢？」

金蕾聽了，欣然點頭答允，跟住向她問：「羅美莎，你眞正的身份究竟是甚麼呢？」

羅美莎很冷靜的說：「珠寶竊賊！」

一個十分巧妙的佈局

羅美莎在金鷹堡逃出虎口，明知金蕾永遠站在費蒙特爵士那邊，還要找她問長問短，似乎太過魯莽，實則不然，她這樣做正是想金蕾向費蒙特爵士再度告密，假如金蕾中計，眞的找費蒙特說個明白，那個爵士對她係自己人的信心發生動搖，可能急急忙忙的搬出去，她沒有採取行動之前，已經從金蕾口中獲悉費蒙特除了金鷹堡還有另外兩座別墅，防守的力量較為薄弱，倘若爵士搬走了後，眞的搬到那一個巢穴當中的任何一處，便由唐龍收拾他，事實上她跟唐龍只有兩個人，很難闖入金鷹堡把他刦走的，故此她必須這樣安排。

金蕾不知是計，以為她把羅美莎的底蘊查探出來，可以在費蒙特爵士那邊領功，料不到對方比她棋高一着，因此費蒙特也受到她的牽累。

費蒙特搬到近海的一座別墅那一天，羅美莎在晚上走到事前約好的地點，跟唐龍相聚，那是頗有名氣的情人路，兩人根本上就是如膠似漆的情侶，不必裝模作樣，自然而然的情話綿綿。走進情人路的中段，兩邊都是樹木，中間一條小徑，非常幽靜，唐龍笑了笑，說：「羅美莎，現時我該由情郎的身份退出來，改用同志的身份跟你商量怎樣擄刦那個自命不凡的爵士了，初時我想用投石問路之法取得波恩城內屬於美國保密局海外工作人員的帮忙，後來我改變主意，寧願找一個略帶邪氣的私家偵探帮手，我這樣做，並非由於好勝心太大，而是因為波恩這座城對我太過陌生，我担心有些特務份子係兩面人，跟你們商量，弄巧反拙，照我所知，有些私家偵探能够在一兩天之內找到二三十人做助手的，他們多數係賭場裏面的打手，或者靠收爛賬過活，見財開眼，我得到一個綽號夜光眼格雷的私家偵探協助，找到一批人，依照你的指示去做，果然在費蒙特海濱的一座精緻別墅戶外窺伺，看清楚他走進去，他們都認識他，決不會看錯，事不宜遲，我想明天晚上動手，先行在戶外縱火，分東南西三方面一齊縱火，並且有些打手從正門以及側門衝進去，只就留下後門，沒有撲攻，到時費蒙特看見火光四起，必然心慌意亂，叫人跟戶外衝入的打手駁火，他由後門走出去，企圖駕車突圍而出，我們先行把三角形的釘板放在公路中間，他的汽車駛到該處，必然被尖釘刺穿輪胎，沒法再駛開，我穿了避彈衣，抓住手提機槍，一馬當先的衝出去，他就落在我們的手上，儘可以把他連人帶車刦走，如果車內有人，是女的留下來，男的就地槍決，我認為這個計劃不錯，負責從戶外正面搶攻的人，可能有些受傷，甚至死在槍下，私家偵探格雷負責理妥，最後，我駕駛費蒙特的私家車把他擄刦，在較遠的石屋把他軟禁起來，我們就為所欲為。我的計劃，是這樣子進行的，如果你認為有甚麼地方需要修改，不妨說出來。」

羅美莎很嬌柔的說：「唐龍，你想好的計劃一定是可以實踐的，用不着我開口了。」

費蒙特係這樣子遇刦的，當時私家車

裏面除了他只有兩個保鏢，都給唐龍殺掉，他看了心胆俱裂，更加不敢反抗，終於連人帶車被唐龍刦走，抵達石屋，他被唐龍用手提機槍押着走進去，才知道那是怎樣的一回事，因為他入屋第一眼就看見羅美莎，他登時臉色大變，發生錯覺，以為那是政治上的綁票。

千方百計叫他捉棋

羅美莎的處境佔盡上風，比他鎭定得多，移步走過去，說：「爵士，你一點也不必担心，我們只是刦匪，跟政治無關，我已經把眞正的身份告訴金蕾，料想她已轉達，我只是珠寶竊賊！」

費蒙特厚着面皮懇求她：「羅小姐，看在金蕾小姐的份上，請你替我求情，叫他們把我放走，想要多少不妨提出來。」

唐龍哼了一聲，說：「費蒙特，你是否認為所有刦匪冒險擄刦一個名流大亨必然是講錢，那就錯了，你千萬不要聽她的花言巧語，坦白點說，我們做刦匪只是玩要性質，閒來無事，把銀幕上面經常看到的擄人勒贖鏡頭搬演出來，玩厭了，自然把你放走！」

這番話十分漂亮，可是，費蒙特聽了卻心上一寒，他懂得對方正在玩貓捉老鼠的把戲，卻又無可奈何。

在他的眼中看來，羅美莎這個女人，十分可怕，就算她微笑，那種笑聲仍是很刺耳的，隨時觸動殺機，至於唐龍，整個人就是典型的殺手，無怪他的內心浮起了怕死的念頭，奇怪得很，他越是怕死，對方越加輕鬆，表面上看來有如認識多年的老友，不錯的，她曾經跟他同睡過，作為特務份子，跟陌生人造愛是很平常的，難道她因此就跟他有些交情，希望把男友說服不會傷害他嗎？這種想法太過天眞了。

那種處境是費蒙特有生以來沒有遭遇過，故此他感到很難應付，突然他聽到唐龍在身邊開口：「費蒙特爵士，聽說你渾身本領，即使捉棋，你也是比較別人更勝一籌，我們必須等候大哥到來，然後給你一個合理的價錢，讓你恢復自由，閒來無事，我們還是玩玩棋吧，相信你不擅長捉中國的象棋，我們玩玩西洋棋好嗎？不過，我一生喜歡賭博，捉棋亦無例外，假如你能够累積起來贏了我三局，我發誓說，毫無條件把你放走！」

說完這句話，唐龍叫羅美莎拿出一盒西洋棋來，打開了它，親自動手把每一隻棋子依照它的正確位置放好，便即展開棋盤上面的龍虎鬥。

他們正在捉棋的時候，羅美莎在旁很冷靜的說：「爵士，他就是國際英雄榜上面的知名人物，叫做唐龍，棋藝不錯，你不妨集中精神跟他玩個痛快，如果你眞的贏他三局，我肯用性命担保他把你放走，反正你輸了沒有損失，不妨一試。」

費蒙特沒法可想，只好奉陪，第一局棋他就很輕鬆的戰勝對方，不覺勇起了一綫希望，怎料第二局他就輸掉，打個平手，夜色已深，唐龍仍然纏住他捉棋，他勉強應戰，無奈他上了年紀，有點吃力，唐龍看了他一眼，向羅美莎說：「現時距離天亮還很遙遠，卻又沒法入夢，倒不如喝杯咖啡提神，你快些弄幾杯咖啡給我們喝喝。」

羅美莎奉命烹製新鮮的黑咖啡，費蒙特望了唐龍一眼，說：「唐先生，你眞是爽快，如果你肯把我放走，我願意給你五十萬美元，永不追究此事！」

唐龍想了想，說：「大哥還沒有到來，我怎能作主？不過，他說過的，如果到了凌晨七時，他還沒有到來，那就反映出他發生意外，輪到我做主了，那時我可以考慮你提出來的請求，我很喜歡捉棋，尤其喜歡對方把我殺到片甲不留，假如你喝了咖啡，精神一振，棋法更加靈活，把我殺敗，我就會實行剛才說過的諾言，你好好的跟我玩棋吧！」

唐龍很認眞的說，費蒙特聽了，莫測高深，形勢比人强，他逼於很冷靜的沉住氣跟唐龍在棋局上面苦戰。

羅美莎斟出來的咖啡，承放在特別細而又特別精緻的咖啡杯裏，他喝了第一杯黑咖啡之後，的確是振奮一點，贏了唐龍一局棋，喝第二杯黑咖啡，他很快又再贏一局，不過，他集中力量捉第三局的時候，不知道怎樣，精神恍惚，他的視覺也發生了變化，微微吃驚，不自覺的開口：「唐先生，我覺得棋盤上面所有棋子的形狀以及顏色糾結在一起，變了形，看來不是棋子，而是……」他沒有氣力再說下去，眼前一黑，俯伏在那張小圓桌上面。

心底秘密無法保留

羅美莎拿出錄音機來，放在他的臉孔旁邊，向唐龍望了一眼，說道：「藥力發作了，他沒法保守內心裏的秘密，有問必答，你甚麼時候開始發問，我就扭開錄音機。」

唐龍說：「使用顛茄素混和於任何一種飲料之內，讓一個人喝了它，沒法掩飾眞相，不自覺的吐露秘密，這種方法是很有效的，不過，詢問之前仍要把那個人弄到腦力消耗殆盡，體力仍然保持，否則，他太過清醒抑或太過疲倦，總是弄不好的，現時你可明白我為甚麼佈局誘他捉棋了吧？我開始發問了，請你扭開錄音機。」

她聽了，立刻照做。

唐龍把費蒙特的肩膊抓住了，搖了幾搖，說：「費蒙特，不要睡了。我係上邊派來的，有些問題，你必須回答我，你聽到沒有？」

費蒙特說：「聽到了，有問必答，決不隱瞞。」

顯然顛茄素發生作用了，羅美莎不自覺的向唐龍望了一眼，那種目光含有喜悅的成份。

唐龍把他想問的每一句話都說得清清楚楚，第一句就說：「費蒙特，你負責把奇形隕石帶到加拿大的，請你把當時的情形說出來。」

費蒙特說：「好的，我記得很清楚，那塊石運到加拿大北部，在一處不知名的海岸彎泊，便即把它移到陸地，費了整晚的時間把它打磨，再用六架大貨車承住它，駛往藍月農場外邊放置，憑着拖拉車的力量，終於把它豎起來。」

他忽然閉嘴，唐龍趕快問：「卜烈帮

忙你辦妥這件事，然後報警，詭稱它係高空飛下來的隕石，還說當時光火熊熊高燃，是也不是呢？」

「是的。」費蒙特只回答一句，因爲他受了藥物控制，不會參加自己的意見。

唐龍再問：「費蒙特，那些貨車以及拖拉車都是由卜烈供應的，是嗎？」

「是的。」

「在草原附近一些農夫以及餐廳的兩個食客，都說看見一種飛行物體由高處降落，身上噴火，且有高熱，他們都是卜烈的爪牙，是嗎？」

「是的。」

「卜烈是否蘇聯特務？」

「卜烈不是特務。」

「照這樣看，卜烈不是特務，一定是你們用錢收買他的了，是嗎？」

「是的，我用五萬美元收買他，連他的爪牙應得之數也在內，由他分攤。」

唐龍逐漸明白，再問一句：「你負責收買一些本來並不屬於蘇聯的人，幹這一宗任務，最終的目的是甚麼？」

「蘇聯的眞正目的，就是把雲頭石投入太平洋之內，它是有毒的，由潛艇進行，目的是毒殺巨大的鯊魚，至於奇形隕石，乃係自行製造出來的石頭，含鋁特別多，免得它太過沉重，不易搬運，蘇聯當局想借此吸引美加兩國的注意，把視綫投向太空，忘記了從海底進攻的敵人。」

唐龍說：「蘇聯是否準備用十大潛艇進攻美國？」

「是的。」

「那些潛艇早已造好了。」

「是的，隨時出擊。」

「潛艇的基地分散在世界各處，你懂不懂得那些基地在甚麼地方嗎？」

「我不知道。」

「準確的進攻日期在那一個月份？」

「我不知道。」費蒙特說。

看來他所知有限，只是負責把奇形隕石豎起來，而雲頭石計劃，並非他負責，多問也是枉然，此外，唐龍還担心抓住他查問的時間太長，他覺醒之後記憶得一部份，那就不妙，索性終止了詢問，叫羅美莎把錄音機收起來，讓他繼續伏案小睡。

過了一小時，費蒙特忽然覺醒，說：「唐龍先生，我實在太倦了，無意中伏案酣睡，使你覺得掃興，眞是對不起。」

唐龍說：「算得甚麼？你伏案小睡的一段時間，我也悠然入夢，我們都睡了兩小時過外，如果你夠精神，希望你繼續跟我捉棋，別忘記，我是一個言出必行的人，你已經贏了我兩局，再贏一局，我就無條件釋放你。」

「眞的？」費蒙特興奮到臉上有了笑容。

始終無法找出謎底

他集中精神捉那一局棋，果然節節勝利，贏了第三局，唐龍十分慷慨，拍了拍他的肩膊，說：「費蒙特，你的棋藝果然高強，我要實踐說過的話，你可以安然走開，不過，我必須告訴你，外邊可能有些歹徒潛伏，你還是留在屋內，我跟羅美莎靜悄悄的離去，他們絕不知情，天亮之後，陽光普照，你然後走開，萬無一失，言盡於此了，希望你把今晚發生的事情，澈底忘記，我們決不會向外談及半句，那就百份之百的保持你的聲譽。」

說完，唐龍帶了羅美莎走了，費蒙特自覺如在夢中。

唐龍跟羅美莎此行可以說百份之百的成功，雖然花掉十多萬美元，可是，得到費蒙特親口講述的計劃，那就不枉此行了，可惜，他不是科學家，無法知道雲頭石是甚麼東西，何以它投入海中能夠殺死魚類，更加無法想像得到他們爲甚麼要殺太平洋的鯊魚，而且這種活動跟戰事有關，凡此種種，都是他無法找到答案的，他只好沉住氣把那一盒錄音帶送到雷加拉博士臉前，再行定奪。

他跟羅美莎無驚無險的在波恩機場乘搭航機返加拿大魁北克城，向太空署報到，那時史勃拿博士跟雷加拉博士爲了奇形隕石一案，澈底合作，雷加拉博士暫時留下來，兩人知道唐龍及羅美莎已經安然回來，喜出望外，趕快把他們帶入機密室，叫他們講述跟費蒙特爵士交手的經過，先說話的是羅美莎，隨後由唐龍報告其他枝枝節節的問題。

他們兩人不再查問，聽了唐龍的報告之後，說：「你跟羅美莎眞是最佳拍檔，先由她施展媚術迷惑他，再又透過金蕾小姐嚇他一嚇，使唐龍有機可乘，單刀直入，把他擄刦，可謂智勇雙全，照事論事，最大的收獲，當然是那一盒錄音帶，快些把它啓播，大家在旁集中注意力聽聽他講些甚麼。」

經過四次反反覆覆的傾聽之後，雷加拉博士發表意見，說：「他承認收買農夫卜烈，把一塊用科學方法製造出來的石頭，僞裝做奇形隕石，相信這些話句句屬實，因爲一個人喝了含有顛茄素的飲品，一定不能夠隱瞞事實，任意說謊，不過，他說這樣做只是爲了掩飾在太平洋投入雲頭石，至於把含有毒質的石頭投入太平洋，蓄意毒殺鯊魚，那就荒謬絕倫！」

史勃拿博士說：「太平洋那麼大，到處有鯊魚，怎能逐條殺死？再從戰爭方面看，鯊魚對戰爭絕對無影响，如果有影响，美國的潛艇目標所受影响，絕對沒有理由要把鯊魚趕盡殺絕！不過，那句話確是藏在費蒙特爵士心底的秘密，那又不能夠輕視，究竟我們要怎樣做呢？」

他在機密室之內來回走動，還把一雙手頻頻搓動，充份表現出他的內心十分焦躁。

雷加拉博士嘆息了一聲說：「有許多災難係在絕不經心的狀況之下突然發生的，寧可信其有，美國在加勒比海有艘雪茄形的潛艇，乃係遊覽船，能夠入海一千呎，我想徵用它放在南太平洋那邊潛水巡視，在船上安裝深水的回聲儀，可以探測得到海底是否有大批雲頭石了，叫它在鯊魚出沒最多的海中搜索，便可獲悉眞相。」

史勃拿博士說：「現時我們沒有更加巧妙的對策，這樣做也好，加拿大有一種新的科學產品，叫做照明球，在空中施放抑或在海裏施放，同樣的生效，將來美國潛艇需要在海中搜索，需要海底光亮一點，我可以送幾百個照明球給你。」

唐龍突然走出水族館

這件案似乎告一段落，雷加拉也就離開魁北克城，唐龍跟羅美莎，獲得兩週的假期，他倆暫時不想回到美國去，寧願到南美洲暢遊，至於史勃拿博士，他是加拿大太空署的人，當然留在魁北克城，他們暫時各散東西了，不過，一週之後，忽又發生變化，散而復聚。

加勒比海係南美洲與中美洲之間的一個大海，魚類品種極多，珊瑚礁十分秀麗，經常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那邊有一個巨型的海底花園，長達一百六十呎的玻璃走廊，伸展到海心，有許多魚類在厚達一呎的玻璃外邊游來游去，岸上還有水族館，對各種魚類有特別解釋，這些地方深受遊客歡迎，羅美莎跟唐龍一直都喜歡海，也喜歡魚類，既然到了加勒比海，當然順路去逛逛海底花園，欣賞一番，兩人離開「玻璃走廊」，回到岸上，正在走向餐廳，經過兩邊水族箱的時候，唐龍突然站在飼養海豚的巨型水族箱之前，看呆了雙眼，很久沒有作聲。

羅美莎以爲他舊病復發，大吃一驚，抓了他一把，說：「唐龍，你覺得怎樣？是否有些暈？」

唐龍沒有回答她，說：「快些走，我有一件重要事情必須立刻用長途電話跟雷加拉博士談談！」

說完，他拉着她的玉手往外飛奔，餐也沒有吃，如臨大敵，盡快走出水族館，搭的士回到酒店。

到了他們住宿的「加勒比海酒店」，唐龍跟羅美莎打通了長途電話，只是向雷加拉博士說：「我必須盡快跟你見面，請你留在死亡谷太空署等候我，我跟羅美莎盡快搭航機回到美國來。」

說完，他掛斷電話，羅美莎再三問他究竟爲了甚麼，如此緊張，唐龍沒有解釋，因此她很是担心，懷疑他舊病復發。

雲頭石含有高度殺傷力

唐龍跟羅美莎在翌日早上起飛，傍晚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賭城的機場降落，即時乘坐太空署專車駛向死亡谷，跟着由升降機降落地面二百呎的總部，雷加拉博士看見他如此匆忙，笑着說：「唐龍，你已經站在我的眼前了，幹甚麼這樣匆忙？」

唐龍聽了這句話，然後鬆一口氣，好像整個人疲倦到無力支撑似的頹然坐在梳發椅上，一雙眼睛緊閉着。

羅美莎低聲向雷加拉博士說：「他太過緊張了，我懷疑他舊病復發，可否替他找一個醫生？」

雷加拉博士還沒有回答，唐龍已經開口了，他突然睜開眼睛，向她瞪了一眼，說：「女人總是如此，甚麼事情一定是從最壞的地方着想，我甚麼病也沒有！」

雷加拉趕快向羅美莎打了一個手勢，暗示她最好不做聲，唐龍緩緩的說：「我發現了一項秘密，不知道那是費蒙特聽錯，抑或講話的人故意說錯，蘇聯出動潛艇，投下雲頭石，準備用來毒死的一種魚，並非鯊魚，而是海豚！」

雷加拉問：「唐龍，你怎樣知道？」

唐龍說：「初時我沒有想過海豚係蘇聯企圖殺害的海產生物，直到我跟羅美莎在加勒比海水族館遊玩，逛完了海底花園，又再逛逛巨型的水族箱，站在海豚那個水族箱之前，我然後發覺這種秘密，在那個水族箱旁邊豎起來的一塊鐵牌上面，貼了一張膠紙，寫了許多國的文字，除了解釋海豚的形格以及牠的特徵，還有兩項重要的解釋，一種是跟戰爭有關的，海豚受過訓練，可以在背上綁了一個二百磅的炸彈，變成活的魚雷，牠的頭上裝置了雷達搜索器，如果潛艇駛入牠的控制範圍之內，牠就會自動出擊，視死如歸，找到潛艇，會向前衝過去，魚和船一齊炸開，同歸於盡，另外一種解釋就是澳洲海面只有極少海豚，因爲它的礁石當中有一種礁石叫做雲頭石，形狀如雲，這種礁石上上下下都有虫類以及海底蘚苔寄生，石沒有毒，那些東西有毒，偏就那麼古怪，所有海豚都喜歡吃它，吃了毒發身亡，故此雲頭石係海豚的尅星，寒冷地帶的海中沒有雲頭石，故此海豚不會絕跡，逐漸向北繁殖，要說的話我都說完了，雷加拉博士，現時你可明白我急於回來看你的原因了吧。」

跟着他向羅美莎說：「我的腦子沒有病，我之所以如此緊張，因爲担心蘇聯已派出潛艇在南太平洋美國訓練海豚作戰的幾個孤島附近，投下大批雲頭石。」

她嫣然一笑，說：「唐龍，你一直沒有向我解釋，原來你怕別人偶然偷聽。」

雷加拉博士認爲事態嚴重，趕快透過國防部叫海軍方面派出海底掃雷隊伍下海搜索，另一方面，借重史勃拿博士說過可以送給他的海底照明球，集中力量，在海豚飼養區以及訓練牠作戰的一連串無名小島附近淺水地區搜索，另外派出驅逐艦以及潛艇在那邊的海面海底分別活動，盡量保護下海搜索的人，採取這種緊急措施，然後及時挽救海豚的浩刦。

儘管如此，仍有二百多頭海豚喪命，那邊一共有一萬二千頭海豚接受專家的訓練，用來保護美國海岸，假如海豚死光了，蘇聯擁有大批小潛艇一齊出擊，那就不堪設想，唐龍在這一件案當中再建奇功。

爲了使蘇聯知道這一項謀殺海豚的行動失敗，美當局故意透過通訊社發表一項電訊，指出這一點，緊隨一個由太空降落加拿大北部的奇形隕石之後，又有一批雲頭石，比較細小，疑是另外一種形式的隕石，由高空墮下，跌落南太平洋，當地魚類專家以及科學家合力搜索，終於把全部雲頭石由海底打撈出來，提供科學家研究，這樣做純然是爲了保護魚類着想，因爲從太空飛來的隕石，可能有毒。

事後雷加拉博士秘密召見唐龍，說：「你十分聰明，我早已多次警告你，切勿在羅美莎的臉前透露關於蘇聯的軍事秘密，因爲她有親蘇的嫌疑，如果你在加勒比海酒店把這種秘密說出來連你可能惹起殺身之禍。」

唐龍說：「看來她逐漸投進愛神的懷抱，不再戀戀於過去，說有一天，我會利用深厚的愛情把她從蘇聯那邊整個拉出來了。」

(完)

預告刊登：「銀冰地獄」。

奇形隕石越來越多，多數是沉入太平洋海底一萬呎，然後停留不動，雲狀的奇形隕石，所發出的電磁更强，美國太空署雷加拉博士派出大批掃海艇潛入深海，打算把它打撈，看看它到底是些甚麼，因此引起太平洋海底發生惡鬥，火山爆發，大禍臨頭。 （請參閱本文太空爭霸戰故事之"奇形隕石"）



內幕報導

行刺教宗秘聞

兇手曾在利比亞受訓 美前中情局特工協助恐怖活動

根據義大利「米蘭晚郵」報導，被控於五月十三日槍擊教宗約望保祿的艾加，於四月底曾經被人發現在一個利比亞訓練營裏。

該報在頭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一個絕對可靠的目擊者向司法當局稱，他肯定在教宗被槍擊的兩個星期之前，在利比亞一處隱蔽的營地見過艾加。

二十三歲的土耳其人艾加再三拒絕向盤問者招出他得到何人的協助和贊助，他只稱他是因伊斯蘭原教信仰而幹重件事情的。

「晚郵」稱：艾加曾對法官說：「沒有人指使我。我就是波士，而且有一個組織受我控制。」

如所週知，利比亞强人加達菲，是國際恐怖主義的支持者。上一個月，美國列根政府，便因為這種關係而驅逐駐華盛頓的利比亞外交使節團離境。

但是，最令美國尷尬和震驚的就是，業已證實，協助訓練和武裝加達菲恐怖份子的，竟然是前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官員，以及供應特務儀器給中央情報局的私營公司。

紐約時報雜誌揭發這些美國人不顧國家利益，只圖個人發達的報導，掀起了美國政府對於輸出恐怖主義技術所採取的態度的檢討，而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則似乎無力阻止這種不義的歛財活動。

時報雜誌的報導，是由一位自由投稿新聞從業員西蒙納·赫斯執筆的，資料的來源，則是前中央情報局電腦與電訊專家梅加菲提供的。

三十八歲的梅加菲於一九六八年離開中央情報局，到了一九七六年，他和兩名前中央情報局特工，合作經營出口高速通訊和電腦設備的生意，這兩名特工，其一是曾經協助策劃古巴猪灣事件的威爾遜，而另一名則是前中央情報局在海外担任通訊技師的泰碧爾。

迄今威爾遜仍舊和中央情報局的同僚保持聯繫的，他經常帶梅加菲到特務聚集的華府近郊酒吧喝酒，因此梅加菲深信他的夥友，仍舊替中央情報局服務。當威爾遜和泰碧爾當着梅加菲面前，對當時的一位中央情報局秘密行動高官的助理，透露要去探望加達菲時，梅加菲也沒有覺得驚奇。加達菲希望購得幾千個定時器去引爆以色列在一九七三年十月戰爭留下的地雷時，一家一向供應中央情報局機密設施的美國電子公司，當即通過這兩名中央情報局的特工的出席洽商，接受了加達菲的訂單。但當該公司發覺數量竟是三萬個的時候，才有點顧忌，於是威爾遜只好找過另一家供應商，供應第二批定時器。

這批貨由威爾遜和梅加菲在一家旅館接收，加達菲一共訂購了五萬個定時器，繳付了三千五百萬美元，但生產成本不過二百五十萬美元而已，定時器所使用的炸藥，則由另一家中央情報局的供應商提供，約為四萬磅的高度炸藥，裝載在五十個五加侖裝的桶內，以「工業溶劑」名義運往利比亞，其實這是很危險的，炸藥如果在狂暴的天氣下飛行，隨時也會發生爆炸的。

後來，梅加菲在他這兩位夥友的指示下，又替加達菲安排購買了一枚地對空導彈。這時候，梅加菲開始懷疑威爾遜和泰碧爾不是替中央情報局工作了，他連忙查核公司的檔案，發現一些他不曾寓目的文件。於是他便向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報告。

據赫斯指出，那些文件顯示了威爾遜和泰碧爾替利比亞設立「間諜、破壞與心理戰」訓練計劃，包括開設一所製造行刺炸彈的實驗室。另一名在職的中央情報局特務，則涉嫌誘使一些受訓的特動部隊，到利比亞担任導師，梅加菲跟住又發現泰碧爾供應了價值三百二十萬美元的武器和施刑工具，給予烏干達的阿敏政府。泰碧爾曾經鼓勵他在烏干達，向一些人試驗新毒藥。

威爾遜和泰碧爾終於在去年四月被控串謀向利比亞售賣炸藥及謀殺武器，可是距離梅加菲的報告已經四年，兩人早已逃亡海外。聯邦調查人員相信他們是在利比亞訓練恐怖份子。他們在英美擁有的物業，超過五百萬美元，聯邦檢察官承認這次「賊過興兵」的做法，是與欠缺有效法例有關，對於前中央情報局的特務採取行動，又有着一定的困難，事關沒有一條法例，是禁止他們出賣他們的專長的。一些調查人員懷疑中央情報局沒有積極去調查威爾遜事件，可能是因為威爾遜會將其他前任的，或現任的中央情報局高官牽涉入類似的牟取私利的武器交易勾當裏。（完）


註册商標
紫金丹
THE ROYAL GOLD
常服
じきんたん